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下)

醒世恒言

中国古典名著



明 冯梦龙

醒世恒言

(下)

〔明〕 冯梦龙 编

目 录

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441
第二十二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454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	468
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	506
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	521
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	546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568
第二十八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	601
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621
第三十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652
第三十一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682
第三十二卷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	700
第三十三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717
第三十四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733
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765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	786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长安·····	813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837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867
第 四 十 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882

第二十一卷 张淑儿巧智脱杨生

自昔财为伤命刃，从来智乃护身符。
贼髡毒手谋文士，淑女双眸识俊儒。
已幸余生逃密网，谁知好事在穷途？
一朝获把封章奏，雪怨酬恩显丈夫。

话说正德年间，有个举人，姓杨名延和，表字元礼，原是四川成都府籍贯。祖上流寓南直隶扬州府地方做客，遂住扬州江都县。此人生得肌如雪晕，唇若朱涂，一个脸儿，恰像羊脂白玉碾成的，那里有什么裴楷，那里有什么王衍？这个杨元礼，便真正是神清气清第一品的人物。更兼他文才天纵，学问夙成，开着古书簿叶，一双手不住的翻，吸力豁刺，不勾吃一杯茶时候，便看完一部。人只道他查点篇数，那晓得经他一展，逐行逐句，都稀烂的熟在肚子里头。一遇作文时节，铺着纸，研着墨，蘸着笔尖，飏飏声，簌簌声，直挥到底，好像猛雨般洒满一纸，句句是锦绣文章。真个是：

笔落惊风雨，书成泣鬼神。

终非池沼物，堪作庙堂珍。

七岁能书大字，八岁能作古诗，九岁精通时艺，十岁进了府庠，次年第一补廪。父母相继而亡。丁忧六载，元礼因

为少孤，亲事也都不曾定得。喜得他苦志读书，十九岁便得中了乡场第二名。不得首荐，心中闷闷不乐，叹道：“世少识者，不耐烦赴京会试。”那些叔伯亲友们，那个不来劝他及早起程。又有同年兄弟六人，时常催促同行。那杨元礼虽说不愿会试，也是不曾中得解元，气忿的说话，功名心原是急的。一日，被这几个同年们催逼不过，发起兴来，整治行李。原来父母虽亡，他的老尊原是务实生理的人，却也有些田房遗下。元礼变卖一两处为上京盘缠，同了六个乡同年，一路上京。

那六位同年是谁？一个姓焦名士济，字子舟；一个姓王名元晖，字景照；一个姓张名显，字弢伯；一个姓韩名蕃锡，字康侯；一个姓蒋名义，字礼生；一个姓刘名善，字取之。六人里头，只有刘、蒋二人家事凉薄些儿。那四位却也一个个殷足。那姓王的家私百万，地方上叫做小王恺。说起来连这举人也是有些缘故来的。那时新得进身，这几个朋友，好不高兴，带了五六个家人上路。一个个人材表表，气势昂昂，十分济整。怎见得？但见：

轻眉俊眼，绣腿花拳，风笠飘摇，雨衣鲜灿。玉勒马一声嘶破柳堤烟，碧帷车数武碾残松岭雪。右悬雕矢，行色增雄；左插蛟函，威风倍壮。扬鞭喝跃，途人谁敢争先；结队驱驰，村市尽皆惊盼。正是：处处绿杨堪系马，人人有路透长安。

这班随从的人打扮出路光景，虽然悬弓佩剑，实落是一个也动不得手的。大凡出路的人，第一是老成二字最为紧要。一举一动，俱要留心。千不合，万不合，是贪了小便宜。在

山东兖州府马头上，各家的管家打开了银包，兑了多少铜钱，放在皮箱里头，压得那马背郎当，担夫疼软。一路上见的，只认是银子在内，那里晓得是铜钱在里头。行到河南府荣县地方相近，离城尚有七八十里。路上荒凉，远远的听得钟声清亮。抬头观看，望着一座大寺：

苍松虬结，古柏龙蟠。千寻峭壁，插汉芙蓉；百道鸣泉，洒空珠玉。螭头高拱，上逼层霄；鸱吻分张，下临无地。颤巍巍恍是云中双阙，光灿灿犹如海外五城。

寺门上有金字牌扁，名曰“宝华禅寺”。这几个连日鞍马劳顿，见了这么大寺，心中欢喜。一齐下马停车，进去游玩。但见稠阴夹道，曲径纡回，旁边多少旧碑，七横八竖，碑上字迹模糊，看起来唐时开元年间建造。正看之间，有小和尚疾忙进报。随有中年和尚油头滑脸，摆将出来，见了这几位冠冕客人踱进来，便鞠躬迎进。逐一位见礼看坐。问了某姓某处，小和尚掇出一盘茶来吃了。那几个随即问道：“师父法号？”那和尚道：“小僧贱号悟石。列位相公有何尊干，到荒寺经过？”众人道：“我们都是赴京会试的，在此经过，见寺宇整齐，进来随喜。”那和尚道：“失敬，失敬！家师远出，有失迎接，却怎生是好？”说了三言两语，走出来分付道人摆茶果点心，便走到门前观看。只见行李十分华丽，跟随人役，个个鲜衣大帽。眉头一蹙，计上心来，暗暗地欢喜道：“这些行李，若谋了他的，尽好受用。我们这样荒僻地面，他每在此逗留，正是天送来的东西了。见物不取，失之千里。不免留住他们，再作区处。”转身进来，就对众举人道：“列位相公

在上，小僧有一言相告，勿罪唐突。”众举人道：“但说何妨。”和尚道：“说也奇怪，小僧昨夜得一奇梦，梦见天上一个大星，端端正正的落在荒寺后园地上，变了一块青石。小僧心上喜道：必有大贵人到我寺中。今日果得列位相公到此。今科状元，决不出七位相公之外。小僧这里荒僻乡村，虽不敢屈留尊驾，但小僧得此佳梦，意欲暂留过宿。列位相公，若不弃嫌，过了一宿，应此佳兆。只是山蔬野蕮，怠慢列位相公，不要见罪。”

众举人听见说了星落后园，决应在我们几人之内，欲待应承过宿，只有杨元礼心中疑惑，密向众同年道：“这样荒僻寺院，和尚外貌虽则殷勤，人心难测。他苦苦要留，必有缘故。”众同年道：“杨年兄又来迂腐了。我们连主仆人夫，算来约有四十多人，那怕这几个乡村和尚。若杨年兄行李万有他虞，都是我众人赔偿。”杨元礼道：“前边只有三四十里，便到歇宿所在。还该赶去，才是道理。”却有张弢伯与刘取之都是极高兴的朋友，心上只是要住，对元礼道：“且莫说天时已晚，赶不到村店。此去途中，尚有可虑。现成这样好僧房，受用一宵，明早起身，也不为误事。若年兄必要赶到市镇，年兄自请先行，我们不敢奉陪。”那和尚看见众人低声商议，杨元礼声声要去，便向元礼道：“相公，此处去十来里有黄泥坝，歹人极多。此时天时已晚，路上难保无虞。相公千金之躯，不如小房过夜，明日蚤行，差得几时路程，却不安稳了多少。”元礼被众友牵制不过，又见和尚十分好意，况且跟随的人，见寺里热茶热水，也懒得赶路，向主人道：“这师父说黄泥坝晚上难走，不如暂过一夜罢。”元礼见说得有理，只得允从。众

友分付抬进行李，明早起程。

那和尚心中暗喜中计，连忙备办酒席，分付道人宰鸡杀鹅，烹鱼炮鳖，登时办起盛席来。这等地面那里买得凑手？原来这寺和尚极会受用，件色鸡鹅等类，都养在家里，因此捉来便杀，不费工夫。佛殿旁边转过曲廊，却是三间精致客堂，上面一字儿摆下七个筵席，下边列着一个陪卓，共是八席，十分齐整。悟石举杯安席。众同年序齿坐定。吃了数杯之后，张弢伯开言道：“列位年兄，必须行一酒令，才是有兴。”刘取之道：“师父，这里可有色盆？”和尚道：“有，有。”连唤道人取出色盆，斟着大杯，送第一位焦举人行令。焦子舟也不推逊，吃酒便掷，取么点为文星，掷得者卜色飞送。众人尝得酒味甘美，上口便干。原来这酒不比寻常，却是把酒来浸米，曲中又放些香料，用些热药，做来颜色浓酳，好像琥珀一般。上口甘香，吃了便觉神思昏迷，四肢痿软。这几个会试的路上吃惯了歪酒，水般样的淡酒，药般样的苦酒，还有尿般样的臭酒，这晚吃了恁般浓酳，加倍放出意兴来。猜拳赌色，一杯复一杯，吃一个不住。那悟石和尚又叫小和尚在外厢陪了这些家人，叫道人支持这些轿夫马夫，上下人等，都吃得泥烂。

只有杨元礼吃到中间，觉酒味香浓，心中渐渐昏迷，暗道：“这所在那得恁般好酒！且是昏迷神思，其中决有缘故。”就地生出智着来，假做腹痛，吃不下酒。那些人不解其意，却道：“途路上或者感些寒气，必是多吃热酒，才可解散，如何倒不用酒？”一齐来劝。那和尚道：“杨相公，这酒是三年陈的，小僧辈置在床头，不敢轻用。今日特地开出来，奉敬相

公。腹内作痛，必是寒气，连用十来大杯，自然解散。”杨元礼看他勉强劝酒，心上愈加疑惑，坚执不饮。众人道：“杨年兄为何这般扫兴？我们是畅饮一番，不要负了师父美情。”和尚合席敬大杯，只放元礼不过，心上道：“他不肯吃酒，不知何故？我也不怕他一个醒的跳出圈子外边去。”又把大杯斟送。元礼道：“实是吃不下了，多谢厚情。”和尚只得把那几位抵死劝酒。却说那些副手的和尚，接了这些行李，众管家们各拣洁净房头，铺下铺盖，这些吃醉的举人，大家你称我颂，乱叫着某状元、某会元，东歪西倒，跌到房中，面也不洗，衣也不脱，爬上床磕头便睡，鼾鼾鼻息，响动如雷。这些手下人也被道人和尚们大碗头劝着，一发不顾性命，吃得眼定口开，手痒脚软，做了一堆矬倒。

却说那和尚也在席上陪酒，他便如何不受酒毒？他每分付小和尚，另藏着一把注子，色味虽同，酒力各别。间或客人答酒，只得呷下肚里，却又有解酒汤，在房里去吃了，不得昏迷。酒散归房，人人熟睡。那些贼秃们一个个磨拳擦掌，思量动手。悟石道：“这事须用乘机取势，不可迟延。万一酒力散了，便难做事。”分付各持利刃，悄悄的步到卧房门首，听了一番，思待进房，中间又有一个四川和尚，号曰觉空，悄向悟石道：“这些书呆不难了当，必须先把跟随人役完了事，才进内房，这叫做斩草除根，永无遗患。”悟石点头道：“说得有理。”遂转身向家人安歇去处，掇开房口，见头便割。这班酒透的人，匹力扑六的好像切菜一般，一齐杀倒，血流遍地。其实堪伤！

却说那杨元礼因是心中疑惑，和衣而睡。也是命不该绝，

在床上展转不能安寝。侧耳听着外边，只觉酒散之后，寂无人声。暗道：“这些和尚是山野的人，收了这残盘剩饭，必然聚吃一番，不然，也要收拾家火，为何寂然无声？”又少顷，闻得窗外悄步，若有人声，心中愈发疑异。又少顷，只听得外厢连叫暖哟，又有模糊口声。又听得匹扑的跳响，慌忙跳起道：“不好了，不好了！中了贼僧计也！”隐隐的闻得脚踪声近，急忙里用力去推那些醉汉，那里推得醒！也有木头般不答应的，也有胡胡卢卢说困话的。推了几推，只听得呀的房门声响。元礼顾不得别人，事急计生，耸身跳出后窗，见庭中有一棵大树，猛力爬上，偷眼观看。只见也有和尚，也有俗人，一伙儿拥进房门，持着利刃，望颈便刺。

元礼见众人被杀，惊得心摇胆战，也不知墙外是水是泥，奋身一跳，却是乱棘丛中。欲待蹲身，又想后窗不曾闭得，贼僧必从天井内追寻，此处不当稳便。用力推开棘刺，满面流血，钻出棘丛，拔步便走，却是硬泥荒地。带跳而走，已有二三里之远。云昏地黑，阴风淅淅，不知是什么所在，却都是废冢荒丘。又转了一个弯角儿，却是一所人家，孤丁丁住着，板缝内尚有火光。元礼道：“我已筋疲力尽，不能行动。此家灯火未息，只得哀求借宿，再作道理。”正是：

青龙白虎同行，凶吉全然未保。

元礼低声叩门，只见五十来岁一个老姬，点灯开门。见了元礼，道：“夜深人静，为何叩门？”元礼道：“昏夜叩门，实是学生得罪。争奈急难之中，只得求妈妈方便，容学生暂息半宵。”老姬道：“老身孤寡，难好留你。且尊客又无行李，又无随从，语言各别，不知来历，决难从命！”元礼暗道：

“事到其间，不得不以实情告他。”“妈妈在上，其实小生姓杨，是扬州府人，会试来此，被宝华寺僧人苦苦留宿。不想他忽起狠心，把我们六七位同年都灌醉了，一齐杀倒。只有小生不醉，幸得逃生。”老姬道：“噯哟！阿弥陀佛！不信有这样事！”元礼道：“你不信，看我面上血痕。我从后庭中大树上爬出，跳出荆棘丛中，面都刺碎。”

老姬睁睛看时，果然面皮都碎。对元礼道：“相公果然遭难，老身只得留住。相公会试中了，看顾老身，就有在里头了。”元礼道：“极感妈妈厚情！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替你关了门，你自去睡。我就此卓儿上在假寐片时，一待天明，即便告别。”老姬道：“你自请稳便。那个门没事，不劳相公费心。老身这样寒家，难得会试相公到来。常言道：‘贵人上宅，柴长三千，米长八百。’我老身有一个姨娘，是卖酒的，就住在前村。我老身去打一壶来，替相公压惊，省得你又无铺盖，冷冰冰地睡不去。”元礼只道脱了大难，心中又惊又喜，谢道：“多承妈妈留宿，已感厚情，又承赐酒，何以图报？小生倘得成名，决不忘你大德。”妈妈道：“相公且宽坐片时。有小女奉陪。老身暂去就来。女儿过来，见了相公。你且把门儿关着，我取了酒就来也。”那老姬分付女儿几句，随即提壶出门去了，不提。

却说那女子把元礼仔细端详，若有嗟叹之状。元礼道：“请问小姐姐今年几岁了？”女子道：“年方一十三岁。”元礼道：“你为何只管呆看小生？”女子道：“我看你堂堂容貌，表表姿材，受此大难，故此把你仔细观看。可惜你满腹文章，看不出人情世故。”元礼惊问道：“你为何说此几句，令我好生

疑异？”女子道：“你只道我家母亲为何不肯留你借宿？”元礼道：“孤寡人家，不肯夤夜留人。”女子道：“后边说了被难缘因，他又如何肯留起来？”元礼道：“这是你令堂恻隐之心，留我借宿。”女子道：“这叫做燕雀处堂，不知祸之将及。”元礼益发惊问道：“难道你母亲也待谋害我不成？我如今孤身无物，他又何所利于我？小姐姐，莫非道我伤弓之鸟，故把言语来吓诈我么？”女子道：“你只道我家住居的房屋，是那个的房屋？我家营运的本钱是那个的本钱？”元礼道：“小姐姐说话好奇怪！这是你家事，小生如何知道？”女子道：“妾姓张，有个哥哥，叫做张小乙，是我母亲过继的儿子，在外面做些小经纪。他的本钱，也是宝华寺悟石和尚的，这一所草房也是寺里搭盖的。哥哥昨晚回来，今日到寺里交纳利钱去了，幸不在家。若还撞见相公，决不相饶。”元礼想道：“方才众和尚行凶，内中也有俗人，一定是张小乙了。”便问道：“既是你妈妈和寺里和尚们一路，如何又买酒请我？”女子道：“他那里真个去买酒！假此为名，出去报与和尚得知。少顷他们就到了，你终须一死！我见你丰仪出众，决非凡品，故此对你说知，放你逃脱此难！”

元礼吓得浑身冷汗，抽身便待走出。女子扯住道：“你去了不打紧，我家母亲极是利害，他回来不见了你，必道我泄漏机关。这场责罚，教我怎生禁受？”元礼道：“你若有心救我，只得吃这场责罚，小生死不忘报。”女子道：“有计在此！你快把绳子将我绑缚在柱子上，你自脱身前去。我口中乱叫母亲，等他回来，只告诉他说你要把我强奸，绑缚在此。被我叫喊不过，他怕母亲归来，只得逃走了去。必然如此，方

免责罚。”又急向箱中取银一锭与元礼道：“这正是和尚借我家的本钱。若母亲问起，我自有言抵对。”元礼初不敢受，思量前路盘缠，尚无毫忽，只得受了。把这女子绑缚起来，心中暗道：“此女仁智兼全，救我性命，不可忘他大恩。不如与他定约，异日娶他回去。”便向女子道：“小生杨延和，表字元礼，年十九岁，南直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因父母早亡，尚未婚配。受你活命之恩，意欲结为夫妇，后日娶你，决不食言。小姐姐意下如何？”女子道：“妾小名淑儿，今岁十三岁。若不弃微贱，永结葭莩，死且不恨。只是一件：我母亲通报寺僧，也是平昔受他恩惠，故尔不肯负他。请君日后勿复记怀。事已危迫，君无留恋。”元礼闻言一毕，抽身往外便走。才得出门，回头一看，只见后边一队人众，持着火把，蜂拥而来。元礼魂飞魄丧，好像失心风一般，望前乱跌，也不敢回头再看。

话分两头。单提那老嫗打头，引僧觉空，持棍在前，悟石随后，也有张小乙，通共有二十余人，气咻咻一直赶到老嫗家里。女子听得人声相近，乱叫乱哭。老嫗一进门来，不见了姓杨的，只见女子被缚，吓了一跳，道：“女儿为何倒缚在那里？”女子哭道：“那人见母亲出去，竟要把我强奸，道我不从，竟把绳子绑缚了我。被我乱叫乱嚷，只得奔去。又转身进来要借盘缠，我回他没有，竟向箱中摸取东西，不知拿了甚么，向外就走。”那老嫗闻言，好像落汤鸡一般，口不能言，连忙在箱子内查看，不见了一锭银子，叫道：“不好了！我借师父的本钱，反被他掏摸去了。”

众和尚不见杨元礼，也没工夫逗留，连忙向外追赶。又

不知东西南北那一条路去了。走了一阵，只得叹口气回到寺中，跌脚叹道：“打蛇不死，自遗其害。”事已如此，无可奈何。且把杀死众尸，埋在后园空地上。开了箱笼被囊等物，——原来多是铜钱在内，银子也有八九百两，把些来分与觉空，又把些分与众和尚、众道人等，也分些与张小乙。人人欢喜，个个感激。又另把些送与老姬，一则买他的口，一则赔偿他所失本钱。依旧作借。

却说那元礼脱身之后，黑地里走来走去，原只在一簋地方，气力都尽，只得蹲在一个冷庙堂里头。天色微明，向前奔走，已到荣县。刚待进城，遇着一个老叟，连叫：“老侄，闻得你新中了举人，恭喜，恭喜！今上京会试，如何在此独步，没人随从？”那老叟你道是谁？却就是元礼的叔父，叫做杨小峰，一向在京生理，贩货下来，经繇河间府到往山东。劈面撞着了新中的侄儿，真是一天之喜。元礼正值穷途，撞见了自家的叔父，把宝华寺受难根因，与老姬家脱身的缘故一一告诉。杨小峰十分惊诧。挽着手，拖到饭店上吃了饭，将自己身边随从的阿三送与元礼伏侍，又借他白银一百二三十两，又替他叫了骡轿送他进京。正叫做：

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元礼别了小峰，到京会试，中了第二名会魁，叹道：“我杨延和到底逊人一筹！然虽如此，我今番得中，一则可以践约，二则得以伸冤矣。”殿试中了第一甲第三名，入了翰林。有相厚会试同年舒有庆，他父亲舒珽，正在山东做巡按。元礼把六个同年及从人受害本末，细细与舒有庆说知。有庆报知父亲，随着府县拘提合寺僧人到县。即将为首僧人悟石、觉

空二人，极刑鞫问，招出杀害举人原繇。押赴后园，起尸相验，随将众僧拘禁。此时张小乙已自病故了。舒琨即时题请灭寺屠僧，立碑道傍，地方称快。后边元礼告假回来，亲到废寺基址，作诗吊祭六位同年，不题。

却说那老姬原系和尚心腹，一闻寺灭僧屠，正待逃走。女子心中暗道：“我若跟随母亲同去，前日那杨举人从何寻问？”正在忧惶，只见一个老人家走进来，问道：“这里可是张妈妈家？”老姬道：“老身亡夫，其实姓张。”老叟道：“令爱可叫做淑儿么？”老姬道：“小女的名字，老人家如何晓得？”老叟道：“老夫是扬州杨小峰，我侄儿杨延和中了举人，在此经过，往京会试。不意这里宝华禅寺和尚忽起狼心，谋害同行六位举人，并杀跟随多命。侄儿幸脱此难。现今中了探花，感激你家令爱活命之恩，又谢他赠了盘缠银一锭，因此托了老夫到此说亲。”老姬听了，吓呆了半晌，无言回答。那女子窥见母亲情慌无措，扯他到房中说道：“其实都晚见他丰格超群，必有大贵之日。孩儿惜他一命，只得赠了盘缠放他逃去。彼时感激孩儿，遂订终身之约。孩儿道：母亲平昔受了寺僧恩惠，纵去报与寺僧知道，也是各不相负，你切不可怀恨。他有言在先，你今日不须惊怕。”杨小峰就接淑儿母子到扬州地方，赁房居住。等了元礼荣归，随即结婚。老姬不敢进见元礼，女儿苦苦代母请罪，方得相见。老姬匍匐而前。元礼扶起行礼，不提前事。却说后来淑儿与元礼生出儿子，又中辛未科状元，子孙荣盛。若非黑夜逃生，怎得佳人作合？这叫做：

夫妻同是前生定，曾向蟠桃会里来。

有诗为证：

春闹赴选遇强徒，解厄全凭女丈夫。

凡事必须留后着，他年方不悔当初。

第二十二卷 吕洞宾飞剑斩黄龙

暮宿苍梧，朝游蓬岛，朗吟飞过洞庭边。岳阳楼酒醉，借玉山作枕，容我高眠。出入无踪，往来不定，半是风狂半是颠。随身用、提篮背剑，货卖云烟。人间，飘荡多年，曾占东华第一筵。推倒玉楼，种吾奇树；黄河放浅，栽我金莲。摔碎珊瑚，翻身北海，稽首虚皇高座前。无难事，要功成八百，行满三千。

这只词儿名曰《沁园春》，乃是一位陆地大罗神仙所作。那位神仙是谁？姓吕名岩，表字洞宾，道号纯阳子。自从黄梁梦得悟，跟随师父钟离先生，每日在终南山学道。或一日，洞宾曰：“弟子蒙我师度脱，超离生死，长生妙诀，俺道门中轮回还有尽处么？”师父曰：“如何无尽！自从混沌初分以来，一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世上混一，圣贤皆尽。一大数，二十五万九千二百年，儒教已尽。阿修劫，三十八万八千八百年，俺道门已尽。襄劫，七十七万七千七百年，释教已尽。此是劫数。”洞宾又问：“我师，阎浮世上，高低阔远，南北东西，俱有尽处么？”师父曰：“如何无尽处！且说中原之地，东至日出，西至日没，南至南蛮，北至幽燕，两轮日

月，一合乾坤，四百座军州，三千座县分，七百座巡检司，此是中原之地。”洞宾曰：“弟子欲游中原，从何而起？从何而止？”师曰：“九九之数属阳，先从山前九州，山后九州，两淮三九二十七军州，河北四九三十六军州，关西五九四十五军州，西川六九五十四军州，荆湖七九六十三军州，江南九九八十一军州，海外潮阳四州，共计四百座军州。”洞宾曰：“四百座军州，有多少人烟？”师曰：“世上三出、六水、一分人烟。”

洞宾又问：“我师成道之日，到今该多寿数？”师父曰：“数着汉朝四百七年，晋朝一百五十七年，唐朝二百八十八年，宋朝三百一十七年，算来计该一千年一百岁有零。”洞宾曰：“师父计年一千一百岁有零，度得几人？”师父曰：“只度得你一人。”洞宾曰：“缘何只度得弟子一人？只是俺道门中不肯慈悲，度脱众生。师父若教弟子三年严限，只在中原之地，度三千余人，兴俺道家。”师父听得说，呵呵大笑：“吾弟住口！世上众生不忠者多，不孝者广。不仁不义众生，如何做得神仙？吾教汝去三年，但寻得一个来，也是汝之功。”洞宾曰：“只就今日拜辞吾师，弟子云游去了。”师父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吾有法宝，未曾传与汝。道童，与吾取过降魔太阿神光宝剑来。”道童取到。师父曰：“此剑是吾师父东华帝君传与吾，吾传与汝。”这洞宾双膝跪下：“领我师法旨。”师父曰：“此剑能飞取人头，言说住址姓名，念咒罢，此剑化为青龙，飞去斩首，口中衔头而来，有此灵显。有咒一道，飞去者如此如此；再有收回咒一道，如此如此。”

言罢，洞宾纳头拜授，背了剑曰：“告吾师，弟子只今日

拜辞下山去。”师曰：“且住，且住！你去未得。汝若要下山，依我三件事，方可去。”洞宾曰：“告我师，不知那三件事？”师曰：“第一件，到中原之地，休寻和尚闹，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曰：“第二件，将吾宝剑去要将回来，休失落了，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曰：“第三件，与你三年限满，休违了。如违了限，即当斩首灭形，依得么？”洞宾曰：“依得。”师父大喜道：“好去，好去！”洞宾曰：“蒙我师传法与弟子，年代劫数，地理路途，宝剑法语，弟子都省悟了。今作诗一首，拜谢吾师。弟子下山度人去也！”诗曰：

二十四神清，三千功行成。

云烟笼地轴，星月遍空明。

玉子何须种，金丹岂用耕？

个中玄妙诀，谁道不长生！

作诗已罢，师父呵呵大笑：“吾弟，汝去三年，度得人也回来，度不得人也回来，休违限次，宝剑休失落了，休惹和尚闹。速去速回！”洞宾拜辞师父下山。却不知度得人也度不得？正是：

情知语是钩和线，从头钓出是非来。

这洞宾一就下山，按落云头，来到阎浮世上，寻取有缘得道士。整整行了一年，绝无踪迹。有诗为证：

自隐玄都不记春，几回沧海变成尘。

我今学得长生法，未肯轻传与世人。

洞宾行了一年，没寻人处，如之奈何？眉头一纵，计上心来。在山中曾听得师父说来，直上太虚顶上观看，但是紫气现处，五霸诸侯；黑气现处，山妖水怪；青气现处，得道

神仙。去那无人烟处，喝声起，一道云头直到太虚顶上。东观西望，远远见一处青气冲天而起。洞宾道：“好！此处必有神仙。”云行一万，风行八千，料来千里路；云头一片，去心留不住。看看行到青气现处，不知何所。洞宾唤：“土地安在？”一阵风过处，土地现形，怎生模样？

衣裁五短，帽裹三山。手中梨杖老龙形，腰间皂绦黑虎尾。

土地唱喏：“告上仙，呼唤小圣，不知有何法旨？”洞宾曰：“下界何处青气现者，谁家男子妇人？”土地道：“下界西京河南府在城铜驼巷口有个妇人殷氏，约年三十有余，不曾出嫁。累世奉道，积有阴果。此女唐朝殷开山的子孙，七世女身，因此青气现。”洞宾曰：“速退。”风过处，土地去了。

却说洞宾坠下云端，化作腌臢人，直入城来。到铜驼巷口，见牌一面，上写“殷家浇造细心耐点清油蜡烛”。铺中立着个女娘，鱼魇冠儿，道装打扮，眉间青气现。洞宾见了，叫声好，不知高低。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洞宾叫声“稽首”，看那娘子，正与浇蜡烛待诏说话。回头道：“先生过一遭。”洞宾上前一看，见怒气太重，叫声“可惜”！去袖内拂下一张纸来，上有四句诗曰：

出山罚愿度三千，寻遍阎浮未结缘。

特地来时真有意，可怜殷氏骨难仙。

诗后写道：“口口仙作。”这个女娘见那道人袖中一幅纸拂将下来，交人拾起看时，二“口”为“吕”，知是吕祖师化身。便教人急忙赶去，寻这个先生。先生化阵清风不见了。殷

氏心中懊悔。正是：无缘对面不相逢！只因这四句诗，风魔了这女娘一十二年。后来坐化而亡。

只说洞宾不觉又早一年光景，无寻人处。且去太虚顶上观看，只见一匹马飞来。到面前下马离鞍，背上宣筒里取出请书来：“告上仙：东京开封府马行街居住，奉道信官王惟善，于今月十四日，请道一坛，就家庭开建奉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斋。请往来道士二千员，恭为纯阳真人度诞之辰。特资请状拜请。”洞宾听说：“吾忘其所以，来朝是吾生日。符官有劳心力远来！”符官曰：“小圣直到终南山，见老师父说，上仙在中原之地，特寻到此，得见上仙。”洞宾于荆筐篮内，取一个仙果，与符使吃了。拜谢上马而去。

洞宾一道云头直到东京人不到处，坠下云头，立住了脚。若还这般模样，被人识破。把头一摆，喝声变，变作一个腌臢疥癩先生入城。行到马行街，只见扬幡挂榜做好事，上朝请圣邀真。洞宾却好到。人若有愿，天必从之。且看那斋主有缘度他？洞宾到坛上看，却是个中贵官太尉，好善，奉真修道，眉间微微有些青气。洞宾肚内思量：“此人时节未到，显些神通化他。初心不退，久后成其正果。”洞宾吃罢斋，支衬钱五百文，白米五斗。洞宾言曰：“贫道善能水墨画，用水一碗，也不用笔，取将绢一匹，画一幅山水相谢斋衬。”众人禀了太尉，取绢一幅与先生。先生磨那碗墨水，去绢上一泼，坏了那幅绢。太尉见道：“这厮无礼，捉弄下官，与我拿来！”先生见太尉焦躁，转身便去。众人赶来，只见先生化阵清风而去。但见有幅白纸吊将下来，众人拿白纸来见太尉，太尉打开看时，有四句言语道：

斋道欲求仙骨，及至我来不识。

要知贫道姓名，但看绢画端的。

太尉教取恰才坏了的绢，再展开来看。不看时万事全休，看了纳头便拜。见甚么来？正是：

神仙不肯分明说，误了阎浮世上人。

王太尉取污了绢来看时，完然一幅全身吕洞宾，才信来的先生是神仙，悔之不及！将这幅仙画送进入后宫，太后娘娘裱褙了，内府侍奉。王太尉奏过，将房屋宅子纳还朝廷，伴当家人都散了，直到武当山出家。山中采药，遭遇纯阳真人，得度为仙。这是后话。

且说洞宾吕先生三年将满限期，一人不曾度得，如之奈何？心中闷倦。只得再在太虚顶上观看青气现处。只见正南上有青气一股，急驾云头望着青气现处。约行两个时辰，见青气至近，喝声住，唤：“此间山神安在？”风过处，山神现形。金盔金甲锦袍，手执着开山斧，躬身唱喏：“告上仙，有何法旨？”洞宾道：“下方青气现处，是个甚么人家？”山神曰：“下界江西地面，黄州黄龙山下有个公公，姓傅，法名永善，广行阴骘，累世积善。因此有青气现。”洞宾曰：“速退。”

聚则成形，散则为气。先生坠下云来，直到黄龙山下傅家庭前，正见傅太公家斋僧。直至草堂上，见傅太公。先生曰：“结缘增福，开发道心。”太公曰：“先生少怪！老汉家斋僧不斋道。”洞宾曰：“斋官，儒释道三教，从来总一家。”太公曰：“偏不敬你道门！你那道家说谎太多。”洞宾曰：“太公，那见俺道家说谎太多？”太公曰：“秦皇汉武，尚且被你道家捉弄，何况我等！”先生曰：“从头至尾说，俺道家怎么是捉

弄秦皇汉武？”太公曰：“岂不闻白氏讽谏曰：

海漫漫，直下无底傍无边。云涛雪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药，服之羽化为神仙。秦皇汉武信此语，方士年年采药去。蓬莱今古但闻名，烟水茫茫无觅处。海漫漫，风浩浩，眼穿不见蓬莱岛。不见蓬莱不肯归，童男童女舟中老。徐福狂言多诳诞，上元太乙虚祈祷。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上青天。”

傅太公言毕，先生曰：“我道家说谎，你那佛门中有甚奇德处？”太公曰：“休言灵山活佛，且说俺黄龙山黄龙寺黄龙长老慧南禅师，讲经说法，广开方便之门；普度群生，接引菩提之路。说法如云，度人如雨。法座下听经闻法者，每日何止数千，尽皆欢喜。几曾见你道门中阐扬道法，普度群生，只独吃自痴，因此不敬道门。”吕先生不听，万事全休；听得时，怒气填胸，问太公：“这和尚今日说法么？”太公道：“一年四季不歇，何在乎今日！”吕先生不别太公，提了宝剑，径上黄龙山来，与慧南长老斗圣。谁胜谁赢？正是：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直恁甘忙！事皆前定，谁弱与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容他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明月，簟纹展帘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却才说不了，吕先生径望黄龙山上来，寻那慧南长老。话

中且说黄龙禅师擂动法鼓，鸣钟击磬，集众上堂说法，正欲开口启齿，只见一阵风，有一道青气撞将入来，直冲到法座下。长老见了，用目一观，暗暗地叫声苦：“魔障到了！”便把手中界尺，去卓上按住大众道：“老僧今日不说法，不讲经，有一转语问你大众，其中有答得的么？”言未了，去那人丛里走出那先生来道：“和尚，你快道来。”长老曰：

老僧今年胆大，黄龙山下扎寨。

袖中扬起金锤，打破三千世界。

先生呵呵大笑道：“和尚！前年不胆大，去年不胆大，明年亦不胆大，只今年胆大！你再道来。”和尚言：“老僧今年胆大。”先生道：“住！

贫道从来胆大，专会偷营劫寨。

夺了袖中金锤，留下三千世界。”

众人听得，发一声喊，好似一风撼折千竿竹，百万军中半夜潮。众人道：“好个先生答得好！”长老拿界方按定，众人肃静。先生道：“和尚，这四句只当引子，不算输赢。我有一转语，和你赌赛输赢，不赌金珠富贵。”去背上拔出那口宝剑来，插在砖缝里双手拍着，“众人听贫道说：和尚赢，斩了小道；小道赢，要斩黄龙。”先生说罢，说得人人失色，个个吃惊。只见长老道：“你快道来！”先生言：

铁牛耕地种金钱，石刻儿童把线穿。

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铛内煮山川。

白头老子眉垂地，碧眼胡僧手指天。

休道此玄玄未尽，此玄玄内更无玄。

先生说罢，便回和尚：“答得么？”黄龙道：“你再道来。”

先生道：“铁牛耕地种金钱。”黄龙道：“住！”和尚言：

自有红炉种玉钱，比先毫发不曾穿。

一粒能化三千界，大海须还纳百川。

六月炉头喷猛火，三冬水底纳凉天。

谁知此禅真妙用，此禅禅内又生禅。

先生道：“和尚输了，一粒化不得三千界。”黄龙道：“怎地说，近前来，老僧耳聋！”先生不知是计，趲上法座边，被黄龙一把摔住：“我问你：一粒化不得三千界，你一粒怎地藏世界？且论此一句。我且问你：半升铛内煮山川，半升外在那里？”先生无言可答。和尚道：“我的禅大合小，你的禅小合大。本欲斩你，佛门戒杀。饶你这一次！”手起一界尺，打得先生头上一个疙瘩，通红了脸。众人一齐贺将起来。先生没出豁，看着黄龙长老，大笑三声，三摇头，三拍手，拿了宝剑，入了鞘子，望外便走。众人道：“输了呀！”黄龙禅师按下界方：“大众！老僧今日大难到了。不知明日如何？有一转语曰：

五五二十五，会打贺山鼓。黄龙山下看相扑，却来这里吃一赌。大地甜瓜彻底甜，生擦瓜儿连带苦。”

大众，你道甚么三鼓掌，三摇头，三声大笑，作甚么生？咦！

本是醍醐味，番成毒药仇。

今夜三更后，飞剑斩吾头。

禅师道罢，众人皆散。和尚下座入方丈，集众道：“老僧今日对你们说，夜至三更，先生飞剑来斩老僧。老僧有神通，躲得过；神通小些，没了头。你众僧各自小心。”众僧合掌下

跪：“长老慈悲，救度则个！”黄龙长老点头。伸两个指头，言不数句，话不一席，救了一寺僧众。正是：

劝君莫结冤，冤深难解结。一日结成冤，千日解不彻。若将恩报冤，如汤去泼雪。若将冤报冤，如狼重见蝎。我见结冤人，尽被冤磨折。

黄龙长老道：“众僧，牢关门户，休点灯烛。各人裹顶头巾，戴顶帽儿，躲此一夜，来日早见。”众僧出方丈，自言自语：“今日也说法，明日也说法，说出这个祸来！一寺三百余僧，有分切西瓜一般，都被切了头去。”胆大的在寺里，胆小的连夜走了。且说长老唤门公来。门公到面前唱个喏。长老道：“近前来。”耳边低低道了言语，门公领了法旨自去。天色已晚，闹了黄龙寺中，半夜不安迹。

话中却说吕先生坐在山岩里，自思：“限期已近，不曾度得一人。师父说道：休寻和尚斗！被他打了一界尺，就这般干罢？和尚，不是你便是我！飞将剑去斩了黄龙，教人说俺有气度。若不斩他，回去见师父如何答应？”抬头观看，星移斗转，正是三更时分，取出剑来，分付道：“吾奉本师法旨，带将你做护身之宝，休误了我。你去黄龙山黄龙寺，见长老慧南禅师，不问他行住坐卧间，速取将头来。”念念有词，喝声道：“疾！”豁刺刺一声响亮，化作一条青龙，径奔黄龙寺去。吕先生喝声采，去了多时，约莫四更天气，却似石沉沧海，线断风筝，不见回来。急念收咒语，念到有三千余遍，不见些儿消息。

吕先生慌了手脚：“倘或失了宝剑，斩首灭形！”连忙起身，驾起云头，直到黄龙寺前坠下云头。见山门佛殿大门一

齐开着，却是长老分付门公，教他都不要关闭。吕先生见了道：“可惜早知这和尚不准备，直入到方丈，一剑挥为两段。”径到方丈里面，两枝大红烛点得明晃晃地，焚着一炉好香，香烟缭绕，禅床上坐着黄龙长老。长老高声大叫：“多口子！你要剑，在这里！进来取去。”吕先生揭起帘子，走将入方丈去，道：“和尚，还我剑来。”长老用手一指，那口剑一半插在泥里。吕先生肚里思量：“我去拔剑，被他暗算，如之奈何？”道：“和尚，罢，罢，罢！你还了我剑，两解手。”长老道：“多口子，老僧不与你一般见识。本欲斩了你。看你师父面。”洞宾听得：“直恁利害！就拔剑在手，斩这厮！”大踏步向前，双手去拔剑，却便似万万斤生铁铸牢在地上，尽平生气力来拔，不动分毫。黄龙大笑。“多口子，自古道：‘人无害虎心，虎无伤人意。’我要还了你剑，教你回去见师父去；你心中却要拔剑斩吾！吾不还你剑。有气力拔了去。”吕先生道：“他禁法禁住了，如何拔得去！”便念解法，越念越牢，永拔不起。吕先生道：“和尚，还了我剑罢休。”长老道：“我有四句颂，你若参得透，还了你剑。”先生道：“你道来！”和尚怀中取出一幅纸来，纸上画着一个圈，当中间有一点，下面有一首颂曰：

丹在剑尖头，剑在丹心里。

若人晓此因，必脱轮回死。

吕先生见了，不解其意。黄龙曰：“多口子，省得么？”洞宾顿口无言。黄龙禅师道声：“俺护法神安在？”风过处，护法神现形。怎生打扮？

头顶金盔，绀红散发朱缨，浑身金甲，妆成惯

带，手中拿着降魔宝杵，貌若颜童。

护法神向前问讯：“不知我师呼召，有何法旨？”黄龙曰：“护法神，与我将这多口子押入困魔岩，待他参透禅机，引来见吾。每日天厨与他一个馒头。”护法神曰：“领我师法旨。”护法神道：“先生快请行！”吕先生道：“那里去？”护法神曰：“走，走！如不走，交你认得三洲感应护法韦驮尊天手中宝杵！只重得一万四千斤！你若不走，直压你入泥里去！”吕先生自思量：“师父教我不要惹和尚！”只得跟着护法神入困魔岩参禅。不在话下。

却说黄龙寺僧众，五更都到方丈参见长老。长老道：“夜来惊恐你们。”众僧曰：“得蒙长老佛法浩大，无些动静。”长老道：“你们自好睡，却好闹了一夜。”众僧道：“没有甚执照？”长老用手一指，众人见了这口宝剑，却似：

分开八片顶阳骨，倾下半桶冰雪水。

众僧一齐礼拜，方见长老神通广大，法力高强。山前山后，城里城外，男子女人，僧尼道俗，都来方丈，看剑的人，不知其数。闹了黄龙山，鼎沸了黄州府。

却说吕先生坐在困魔岩，耳畔听得闹嚷嚷地，便召山神。山神现形唱喏，问：“寺中为甚热闹？”山神曰：“告上仙：城里城外人都来看这口宝剑，人人拔不起，因此热闹。”洞宾道：“速退。”山神去了。先生自思：“闹了黄州，师父知道，怎地分说？自首免罪。”韦天不在，走出洞门，驾云而起。且说韦天到困魔岩，不见了吕先生，径来方丈报与黄龙禅师：“走了吕先生，不知吾师要赶他也不赶？”禅师道：“护法神，免劳生受。且回天宫。”化阵清风而去。

却说吕先生一道云头，直到终南山洞门口立着，见道童向前稽首，道童施礼。吕先生道：“道童，师父在么？”道童言：“老师父山中采药，不在洞中。”吕先生径上终南山寻见师父，双膝跪下，俯伏在地。钟离师父呵呵大笑，自己知道了，道：“弟子引将徒弟来了？不知度得几人？先将剑来还我。”吕先生告罪说：“不是处，望乞老师父将就解救弟子！”师父曰：“吾再三分付，休惹和尚们，你头上的疙瘩，尚然未消，有何面目见吾？你神通短浅，法力未精，如何与人斗胜？徒弟们不曾度得一个，收这辱门败户的事！俺且饶你初犯一次，速去取剑来。”吕先生：“拜告吾师，免弟子之罪。此剑被他禁住了，不能得回。”师父言：“吾修书一封，将去与吾师兄辟支佛看，自然还你。不可轻易，休损坏了封皮。”去荆筐篮里，取出这封书来。吕先生见了，纳头便拜：“吾师过去未来，俱已知道。”得了书，直到黄龙寺坠下云来。伽蓝通报长老：“吕先生在方丈外听法旨。”黄龙道：“唤他进来。”伽蓝曰：“吾师有请！”洞宾到方丈里，合掌顶礼：“来时奉本师法旨，有封书在此。”长老已知道，教取书来。吕先生双手献上。长老拆开，上面一个圆圈，圈外有一点，上下有四句偈曰：

丹只是剑，剑只是丹。得剑知丹，得丹知剑。

黄龙曰：“觑汝师父面皮，取了剑去。”洞宾向前，将剑轻轻拔起。“拜谢吾师。吕岩请问：吾师法语，‘圈子里一点’；本师法语，‘圈子上一点’，不知是何意故？”黄龙曰：“你肯拜我为师，传道与你。”吕先生言：“情愿皈依我佛。”前三拜，后三拜，礼佛三拜，三三九拜，合掌抱膝谛听。黄龙曰：“汝在座前言，一粒粟中藏世界，小合大圈子上一点。吾

答一粒能化三千界，大合小圈子内一点。这是道！吾传与你。”吕先生听罢，大彻大悟，如漆桶底脱，“拜谢吾师，弟子回终南山去拜谢师父。”黄龙曰：“吾传道与汝，久后休言自会，或诗或词留为表记。”就去取那文房四宝将来。吕先生磨墨蘸笔，作诗一首。诗曰：

摔碎葫芦踏折琴，生来只念道门深。

今朝得悟黄龙术，方信从前枉用心。

作诗已毕，拜谢了黄龙禅师，径回终南山，见了本师，纳还了宝剑。从此定性，修真养道，数百年不下山去。功成行满，陆地神仙。正是：

朝骑白鹿升三岛，暮跨青鸾上九霄。

后府人于凤翔府天庆观壁上，见诗一首，字如龙蛇之形，诗后大书“回道人”三字。详之，知为纯阳祖师也。诗曰：

得道年来八百秋，不曾飞剑取人头。

玉皇未有天符至，且货乌金混世流。

第二十三卷 金海陵纵欲亡身

昨日流莺今日蝉，起来又是夕阳天。

六龙飞辔长相窘，何忍乘危自着鞭。

这四句诗是唐朝司空图所作。他说流光迅速，人寿无多，何苦贪恋色欲，自促其命。看来这还是劝化平人的。平人所有者，不过一身一家，就是好色贪淫，还只心有余而力不足。若是贵为帝王，富有四海，何令不从，何求不遂。假如商惑妲己，周爱褒姒，汉嬖飞燕，唐溺杨妃，他所宠者止于一人，尚且小则政乱民荒，大则丧身亡国，何况渔色不休，贪淫无度，不惜廉耻，不论纲常。若是安然无恙，皇天福善祸淫之理，也不可信了。

如今说这金海陵，乃是大金国一朝聪明天子。只为贪淫无道，蔑礼败伦，坐了十二年宝位，改了三个年号，初次天德三年，二次贞元也是三年，末次正隆六年。到正隆六年，大举侵宋，被弑于瓜洲。大定帝即位，追废为海陵王。后人将史书所载废帝海陵之事，敷衍出一段话文，以为将来之戒。正是：

后人请看前人样，莫使前人笑后人！

话说金废帝海陵王初名迪古，后改名亮，字元功，辽王宗干第二子也。为人善饰诈，痾急多猜忌，残忍任数。年十八，以宗室子为奉国将军，赴梁王宗弼军前任使。梁王以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未几，加龙虎卫上将军，累迁尚书右丞，留守汴京，领行台尚书省事。后召入为丞相。初，熙宗以太祖嫡孙嗣位。海陵念其父辽王，本是长子，己亦是太祖嫡孙，合当有天下之分，遂怀凯觎，专务立威以压伏人心，后竟弑熙宗而篡其位。心忌太宗诸子，恐为后患，欲除去之。与秘书监萧裕密谋。裕倾险巧诈，因构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状。海陵杀宗本，遣使杀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孙七十余人，秦王宗翰子孙三十余人。宗本已死，裕乃取宗本门客萧玉，教以具款反状，令作主名上变，遍诏天下。天下冤之。萧裕以诛宗本功为尚书右丞，累迁至平章政事，专恣威福，遂以谋逆赐死。此是后话。

且说海陵初为丞相，假意俭约，妾媵不过三数人。及践大位，侈心顿萌，淫志蛊惑。自徒单皇后而下有大氏、萧氏、耶律氏，俱以美色被宠。凡平日曾与淫者，悉召入内宫，列之妃位。又广求美色，不论同姓、异姓，名分尊卑，及有夫无夫，但心中所好，百计求淫。多有封为妃嫔者。诸妃名号，共有十二位，昭仪至充媛九位、婕妤、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举数。大营宫殿，以处妃嫔。土木之费，至二千万。牵一车之力，至五百人。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绚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一殿之费，以亿万计。成而复毁，务极华丽。这俱不必题起。

且说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驸马都尉没里野女也。生

而妖娆娇媚，嗜酒跌宕。阿里虎嫁于宗室子阿虎迭，生女重节七岁。阿虎迭伏诛，阿里虎不待闭丧，携重节再蘸宗室南家。南家故善淫，阿里虎又以父所验方，修合春药，与南家昼夜宣淫。重节熟睹其丑态，阿里虎恬不讳也。久之，南家髓竭而死。南家父突葛速为南京元帅都监，知阿里虎淫荡丑恶，莫能禁止。因南家死，遂携阿里虎往南京，幽闭一室中，不令与人接见。阿里虎向闻海陵善鬪戏，好美色，恨天各一方，不得与之接欢，至是沉郁烦懣，无以自解。且知海陵亦在南京，乃自图其貌，题诗于上。诗曰：

阿里虎，阿里虎，夷光、毛嫱非其伍。一旦夫
死来南京，突葛爬灰真吃苦。有人救我出牢笼，脱
却从前从后苦。

题毕，封缄固密，拔头上金簪一枝，银十两，贿嘱监守阍人，送于海陵。海陵稔闻阿里虎之美，未之深信。一见此图，不觉手舞足蹈，羡慕不止。于是托人达突葛速，欲取之。突葛速不从。海陵故意扬言，突葛速有新台之行，欲突葛速避嫌而出之。突葛速知海陵之意，只不放出。及篡位三日，诏遣阿里虎归父母家，以礼纳之宫中。阿里虎益嗜酒喜淫，海陵恨相见之晚。数月后，特封贤妃，再封昭妃。

一日，阿虎迭女重节来朝。重节为海陵再从兄之女，阿里虎其生母也。留宿宫中。海陵猝至，见重节年将及笄，姿色顾盼迥异诸女，不觉情动，思有以中之。而虞阿里虎之沮己，乃高张灯烛，令室中辉煌如昼。自傅淫药，与阿里虎及诸侍嫔裸逐而淫，以动重节。重节闻其嬉笑声，潜起以听，钻穴隙窥之，神痴心醉，几欲破户趋前，羞缩自止。海陵鬪谑

至四鼓方止。诸嫔咸灭烛就寝，寂然无声。独重节咬指抚心，倏起倏卧，席不得暖，只得和衣拥被，长叹歪眠。忽闻阿里虎床复有声，欲再起窥之，头岑岑不止，倚枕听之，又闻有击户声。重节不应。击声甚急。重节问为谁。海陵捏作侍嫔取灯声，以促其开。重节强起，拔去门栓。海陵突入，搂抱接唇。重节欲脱身逃去，海陵力挽就榻中，盘桓一夜，谗浪千般。

置阿里虎于不理者将及旬矣。阿里虎欲火高烧，情烟陡发，终日焦思，竟忘重节之未出宫也。命诸侍嫔侦察海陵之所之。一侍嫔曰：“帝得新人，撇却旧人矣。”阿里虎惊问道：“新人为谁？几时取入宫中？”侍嫔答道：“帝幸阿虎重节于昭华宫，娘娘因何不知？”阿里虎面皮紫涨，怒发如火，捶胸跌脚，诟骂重节。侍嫔道：“娘娘与之争锋，恐惹笑耻。且帝性躁急，祸且不测。”阿里虎道：“彼父已死，我身再醮，恩义久绝，我怕谁笑话！我誓不与此淫种俱生，帝亦奈我何哉！”侍嫔道：“重节少艾，帝得之胜百斛明珠。娘娘齿长矣！自当甘拜下风，何必发怒！”阿里虎闻谗，愈怒道：“帝初得我，誓不相舍。诿意来此淫种，夺我口食！”乃促步至昭华宫。见重节方理妆，一嫔捧凤钗于侧。遂向前批其颊，骂道：“老汉不仁，不顾情分，贪图淫乐，固为可恨！汝小小年纪，又是我亲生儿女，也不顾廉耻，便与老汉苟合，岂是有人心的！”重节亦怒骂道：“老贱不知礼义；不识羞耻，明烛张灯，与诸嫔裸裎夺汗，求快于心。我因来朝，踏此淫网，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正怨你这老贱，只图利己，不怕害人，造下无边恶孽，如何反来打我！”两下言语不让一句，扭做一团，结做

一块。众多侍嫔，从中劝释。阿里虎忿忿归宫。重节大哭一场，闷闷而坐。

顷之，海陵来，见重节面带忧容，两颊泪痕犹湿，便促膝近前，偎其脸问道：“汝有恁事，如此烦恼？”重节沉吟不答。侍嫔道：“昭妃娘娘批贵人面颊，辱骂陛下，是以贵人失欢。”海陵闻之，大怒道：“汝勿烦恼！我当别有处分。”是日，阿里虎回宫，益嗜酒无赖，诋訾海陵不已。海陵遣人责让之。阿里虎恬无忌惮，暗以衣服遗前夫南家之子。海陵侦知之，怒道：“身已归我，突葛速之情犹未断也！”由是宠衰。

海陵制，几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假厮儿。有胜哥者，身体雄壮若男子，给侍阿里虎本位，见阿里虎忧愁抱病，夜不成眠，知其欲心炽也，乃托宫竖市角先生一具以进。阿里虎使胜哥试之，情若不足，兴更有余。嗣是，与止同卧起，日夕不须臾离。厨婢三娘者不知其详，密以告海陵道：“胜哥实是男子，扮作女耳，给侍昭妃非礼。”海陵曾幸胜哥，知其非男子，不以为嫌，惟使人诫阿里虎勿箠三娘。阿里虎怒三娘之泄其隐也，撈杀之。海陵闻昭妃阁有死者，想道：“必三娘也。若果尔，吾必杀阿里虎。”侦之，果然。是月为太子光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徒单后又率诸妃嫔为之哀求，乃得免。胜哥畏罪，先仰药而亡。阿里虎闻海陵将杀己，又见胜哥先死，亦绝粒不食，日夕焚香吁天，以冀脱死。逾月，阿里虎已委顿不知所为。海陵乃使人缢杀之，并杀侍婢捶三娘者，因此不复幸昭华宫。出重节为民间妻，后屡召幸，出入昭妃位焉。

柔妃弥勒者，耶律氏之女，生有国色，族中人无不奇之。

年十岁，色益丽，人益奇。弥勒亦自谓异于众人，每每沽娇夸诩。其母与邻母善，时时迭为宾主。邻母之子哈密都卢年十二岁，丰姿颇美，闲尝与弥勒儿戏于房中，互相嘲谑，遂及于乱。

说话的，那十二岁的孩儿，和那十岁的女儿，晓得甚么做作，只无过是顽耍而已，怎么就说个乱字？看官们有所不知，北方男女，生得长大倜傥，容易知事。况且这些骚搥子，干事不瞒着儿女。他们都看得惯熟了，故此小小年纪，便弄出事来。

光阴荏苒，约摸有一年多光景。一日也是合当败露。弥勒正在房中洗浴，忘记上了门闩，恰好哈密都卢闯进房来。弥勒忙叫他回去，说：“娘要来看添汤。”那哈密都卢见弥勒雪白身子在那浴盆中，有如玉柱一般，欢喜得了不得，偏要共盆洗浴。弥勒苦不肯容。正在拘执喧闹，其母突至。哈密都卢乘间逸去。母大怒，将弥勒痛捶戒训，关防严密，再不得与哈密都卢绸缪欢狎。

倏经天德二年，弥勒年已逾笄。海陵闻其美也，使礼部侍郎迪鞏阿不取之于汴京。迪鞏阿不者，华言萧珙也，为弥勒女兄择特懒之夫，芳年美貌，颇识风情。一见弥勒，心神摇动，惧惮海陵，强自沮遏，不意弥勒久别哈密都卢，欲火甚熯，见迪鞏阿不生得标致，心里便有几分爱他。只是船只各居，难以通情达意。弥勒遂心生一计，诈言鬼魅相侵，夜半辄喊叫不止。相从诸婢，无可奈何，只得请迪鞏阿不同舟共济。果尔寂然。从婢实不察其隐衷也。于是眉目相调，情兴如火，彼此俱不能遏。遇晚，便同席饮食，谑浪无所不至。

所以不遽上手者，迪鞏阿不谓弥勒真处子，恐点破其躯，海陵见罪故耳。一晚，维舟傍岸，大雨倾盆，两下正欲安眠，忽闻歌声聒耳。迪鞏阿不虑有穿窬，坐而听之，乃岸上更夫倡和山歌，歌云：

雨落沉沉不见天，八哥儿飞到画堂前。

燕子无窠梁上宿，阿姨相伴姐夫眠。

迪鞏阿不听见此歌，叹道：“作此歌者，明是讥诮下官。岂知下官并没这样事情。谚云‘羊肉不吃得，空惹一身臊’也！”叹息未毕，又闻得窸窣似有人行。定睛一看，只见弥勒蹣跚凉凉，缓步至床前矣。迪鞏阿不惊问：“贵人何所见而来？”弥勒道：“闻歌声而来，官人岂年高耳聩乎？”迪鞏阿不道：“歌声聒耳，下官正无以自明，贵人何不安寝？”弥勒道：“我不解歌，欲求官人解一个明白。”迪鞏阿不遂将歌词四句逐一分析讲解。弥勒不觉面赤耳热，偎着迪鞏阿不道：“山歌原来如此，官人岂无意乎？”迪鞏阿不跪于床前，告道：“下官心非木石，岂能无情，但惧主上闻知，取罪不小。”弥勒便搂抱他起来说道：“我和官人是至亲瓜葛，不比别人。到主上跟前，我自有道理支吾，不必惧怕。”当下两个兴发如狂，就在舟中成其云雨。但见：

蜂忙蝶恋，弱态难支。水渗露湿，娇声细作。一个原是惯熟风情，一个也曾略尝滋味。惯熟风情的，到此夜尽呈伎俩；略尝滋味的，喜今番方称情怀。一个道大汉果胜似孩童，一个道小姨又强如阿姊。一个顾不得女身点破，一个顾不得王命紧严。鸳鸯云雨百年情，果然色胆天来大。

一路上朝欢暮乐，荏苒耽延。道出燕京，迪辇阿不父萧仲恭为燕京留守，见弥勒面貌，知非处女，乃叹道：“上必以疑杀珙矣。”却不知珙之果有染也。

已而入宫，弥勒自揣事必败露，惶悔无地。见海陵来，涕交颐下，战栗不敢迎。海陵淫兴大作，遂列烛两行，命侍婢脱其衣而淫之。弥勒掩饰不来，只得任其做作。海陵见非处女，大怒道：“迪辇阿不乃敢盗尔元红，可恼可恨！”呼宫竖捆绑弥勒，审鞫其详。弥勒泣告道：“妾十三岁时，为哈密都卢所淫，以至于是，与迪辇阿不实无干涉。”海陵叱问：“哈密都卢何在？”弥勒道：“死已久矣。”海陵道：“哈密都卢死时几岁？”弥勒道：“方十六岁。”海陵怒道：“十六岁小孩童，岂能巨创汝耶？”弥勒泣告道：“贱妾死罪，实与迪辇阿不无干！”海陵笑道：“我知道了：是必哈密都卢取汝元红，迪辇阿不乘机入彀也。”弥勒顿首无言。即日遣出宫，致迪辇阿不于死。弥勒出宫数月，海陵思之，复召入，封为充媛，封其母张氏华国夫人，伯母兰陵郡君萧氏为巩国夫人。越日，海陵诡以弥勒之命，召迪辇阿不妻择特懒入宫乱之，笑曰：“迪辇阿不善躡混水，朕亦淫其妻以报之。”进封弥勒为柔妃，以择特懒给侍本位，时行幸焉。

崇义节度使乌带之妻定哥，姓唐姑氏，眼横秋水，如月殿姮娥，眉插春山，似瑶池玉女，说不尽的风流万种，窈窕千般。海陵在汴京时，偶于帘子下瞧见定哥美貌，不觉魄散魂飞，痴呆了半晌，自想道：“世上如何有这等一个美妇人！倒落在别人手里，岂不可惜！”便暗暗着人打听是谁家宅眷。探事人回覆：“是节度使乌带之妻，极是好风月有情趣的人，

只是没人近得他。他家中侍婢极多，止有一个贵哥是他得意丫鬟，常时使用的。这贵哥也有几分姿色。”

海陵就思量一个计策，差人去寻着乌带家中时常走动的一个女待诏，叫他到家里来，与自己篋了个头，赏他十两银子。这女待诏晓得海陵是个猜刻的人，又怕他威势，千推万阻，不敢受这十两银子。海陵道：“我赏你这几两银子自有用你处，你不要十分推辞。”女待诏道：“但凭老爷分付。若可做的，小妇人尽心竭力去做就是，怎敢望这许多赏赐？”海陵笑道：“你不肯收我银子，就是不肯替我尽心竭力做了。你若肯为我做事，日后我还有抬举你处。”女待诏道：“不知要妇人做怎么事？”海陵道：“大街南首高门楼内，是乌带节度使衙内么？”女待诏答道：“是节度使衙。”海陵道：“闻你常常在他家中篋头，果然否？”女待诏道：“他夫人与侍婢，俱用小妇人篋头。”海陵道：“他家中有一个丫鬟叫做贵哥，你认得否？”女待诏道：“这个是夫人得意的侍婢，与小妇人极是相好，背地里常常与小妇人东西，照顾着小妇人。”海陵道：“夫人心性何如？”女待诏道：“夫人端谨严厉，言笑不苟。只是不知为甚么欢喜这贵哥？凭着他十分恼怒，若是贵哥站在面前一劝，天大的事也冰消了。所以衙内大小人，都畏惧他。”

海陵道：“你既与贵哥相好，我有一句话央你传与贵哥。”女待诏道：“贵哥莫非与老爷沾亲带故么？”海陵道：“不是。”女待诏道：“莫非与衙内女使们是亲眷往来，老爷认得他么？”海陵也说：“不是。”女待诏道：“莫非原是衙内打发出去的人？”海陵道：“也不是。”女待诏道：“既然一些没相干，要小妇人去对他说怎么话？”海陵道：“我有宝环一双、珠钏一对，央

你转送与贵哥，说是我送与他的。你肯拿去么？”女待诏道：“拿便小妇人拿去，只是老爷与他既非远亲，又非近邻，平素不相识，平白地送这许多东西与他。倘他细细盘问时，叫小妇人如何答应？”海陵道：“你说得有理，难道教他猜哑谜不成？我说与你听，须要替我用心委曲，不可乱事。”女待诏道：“分付得明白，妇人自有处置。”海陵道：“我两日前在帘子下看见他夫人立在那里，十分美貌可爱，只是无缘与他相会。打听得他家，只有你在里面走动。夫人也只欢喜贵哥一人。故此赏你银子，央你转送这些东西与他，要他在夫人跟前通一个信儿，引我进去，博他夫人一宵恩爱。”女待诏道：“偷寒送暖，大是难事，况且他夫人有些古怪兜搭，妇人如何去做得？”海陵怒道：“你这老虔婆，敢说三个不去么？我目下就断送你这老猪狗！”只这一句，吓得女待诏毛发都竖了，抖做一团道：“妇人说不去，只说这件事，必须从容缓款，性急不得。怎么老爷就发起恼来？”海陵道：“我如今也不恼你了。只限你在一个月內，要圆成这事，不可十分怠缓。”

女待诏唯唯连声，跑到家中，算计了一夜，没法入脚。只得早早起来，梳洗完毕，就把宝环珠钏藏在身边，一径走到乌带家中。迎门撞见贵哥。贵哥问道：“今日有何事？来得恁早？”女待诏道：“有一个亲眷，为些小官事，有两件好首饰，托我来府中变卖些银两，是以早来。”贵哥道：“首饰在那里？我用得的么？”女待诏道：“正是你们用得着的，你换了他的倒好。”贵哥道：“要几贯钱？拿与我看一看。”女待诏道：“到房中才把与你看。”贵哥引他到了自家房内，便向厨柜里搬些点心果子请他吃，问他讨首饰看。那女待诏在身边摸出一双

宝环放在卓子上，那环上是四颗祖母绿镶嵌的，果然耀日层光，世所罕见。贵哥一见，满心欢喜，便说：“他要多少银子？”女待诏道：“他要二千两一只，四千两一双。”贵哥舔舌道：“我只说几贯钱的东西，我便兑得起。若说这许多银子，莫说我没有，就是我夫人一时间也拿不出来，只好看看罢。”又道：“待我拿去与夫人瞧一瞧，也识得世间有这般好首饰。”女待诏道：“且慢着！我有句话与你说个明白，拿去不迟。”贵哥道：“有话尽说，不必隐瞒。”

女待诏道：“我承你日常看顾，感恩不尽。今日有句不识进退的话，说与你听，你不要恼我，不要怪我。”贵哥道：“你今日想是风了。你在府中走动多年，那一日不说几句话，怎的今日说话我就怪你恼你不成？你说！你说！”女待诏道：“这环儿是一个人央我送你的，不要你的银子。还有一双珠钏在此。”连忙向腰间摸出珠钏，放在卓子上。贵哥见了，笑道：“你这婆子说话真个风了！我从幼儿来在府中，再不曾出门去，又不曾与恁人相熟，为何有人送这几千两银子的首饰与我？想是那个要央人做前程，你婆子在外边，指着我老爷的名头，说骗他这些首饰；今日露出马脚，恐怕我老爷知道，你故此早来府中说这话骗我？”女待诏道：“若是这般说，我就该死了。你将耳朵来，我悄悄说与你听。”贵哥道：“这里再没有人来听的，你轻轻说就是了。”

女待诏道：“这宝环珠钏，不是别人送你的，是那辽王宗干第二世子，见做当朝右丞，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迪古老爷央我送来与你的。”贵哥笑道：“那完颜老爷不是那白白净净没髭须的俊官儿么？”女待诏道：“正是那俊俏后生官儿。”贵

哥道：“这到希奇了！他虽然与我老爷往来，不过是人情体面上走动，既非府中族分亲戚，又非通家兄弟，并不曾有杯酌往来。若说起我一面也不曾相见，他如何肯送我这许多首饰？”女待诏道：“说来果忒希奇，忒好笑！我若不说，便不是受人之托，终人之事；我若轻轻说出来，连你也吃一个大惊。”贵哥笑道：“果是怎么事情？你须说个明白。”女待诏才定了喘息，低了声音，附着贵哥耳朵说道：“数日前完颜右丞在街上过，恰好你家夫人立在帘子下面，被他瞧见了。他思量要与你夫人会一会儿，没个进身的路头。打听得只有你在夫人眼前说得一句话，故此央我拿这宝环珠钏送与你，要你做个针儿将线引。你说希奇也不希奇，好笑也不好笑！”贵哥道：“癞虾蟆躲在阴沟洞里指望天鹅肉吃，忒差做梦了！夫人好不兜搭性子！侍婢们谁敢在他跟前道个不字？莫说眼生面不熟的人要见他，就是我老爷与他做了这几年夫妻，他若不欢喜时，等闲不许他近身。怎么完颜右丞做这个大春梦来！”女待诏道：“依你这般说，大事成不得了。我依先拿这环钏送还了他，两下撒开，省得他来絮聒。”

那贵哥口里虽是这般回覆，恰看了这两双好环钏，有些眼黄地黑，心下不割舍得还他，便对女待诏道：“你是老人家，积年做马泊六的主子，又不是少年媳妇，不曾经识事的，又不是头生儿，为何这般性急？凡事须从长计较，三思而行。世上那里有一锹掘个井的道理？”女待诏道：“不是我性急，你说的话，没有一些儿口风，教我如何去回覆右丞。不如送还了他这两件首饰，倒得安静。”贵哥道：“说便是这般说，且把这环钏留在我这里，待我慢慢地看觑个方便时节，躡探一

个消息回话你。若有得一线的门路，我便将这物件送了夫人。你对右丞说，另拿两件送我何如？”女待诏道：“这个使得。只是你须要小心在意，紧差紧做，不可丢得冰洋了。我过两三日就来讨个消息，好去回覆右丞。”说毕，叫声聒躁去了。贵哥便把这东西，放在自己箱内，踌躇算计，不敢提起。

一夕晚，月明如昼，玉宇无尘。定哥独自一个坐在那轩廊下，倚着栏杆看月。贵哥也上前去站在那里，细细地瞧他的面庞。果是生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只是眉目之间，觉道有些不快活的意思。便猜破他的心事八九分，淡淡的说道：“夫人独自一个看月，也觉得凄凉，何不接老爷进来，杯酒交欢，同坐一看，更热闹有趣。”定哥皱眉，答道：“从来说道人月双清。我独自坐在月下，虽是孤另，还不辜负了这好月。若接这腌臢浊物来，举杯邀月，可不被嫦娥连我也笑得俗了！”贵哥道：“夫人在上，小妮子蒙恩抬举，却不晓得怎么样的人叫做趣人，怎么样的叫做俗人？”定哥笑道：“你是也不晓得，我说与你听。日后拣一个知趣的才嫁他，若遇着那般俗物，宁可一世没有老公，不要被他污辱了身子。”贵哥道：“小妮子望夫人指教。”

定哥道：“那人生得清标秀丽，倜傥脱洒，儒雅文墨，识重知轻，这便是趣人。那人生得丑陋鄙猥，粗浊蠢恶，取憎讨厌，齷齪不洁，这便是俗人。我前世里不曾栽修得，如今嫁了这个浊物，那眼稍里看得他上！到不如自家看看月，倒还有些趣。”贵哥道：“小妮子不知事，敢问夫人，比如小妮子，不幸嫁了个俗丈夫，还好再寻个趣丈夫么？”定哥哈哈的一笑了一声道：“这妮子倒说得有趣！世上妇人只有一个丈夫，

那有两个的理？这就是偷情不正气的勾当了。”贵哥道：“小妮子常听人说有偷情之事，原来不是亲丈夫就叫偷情了。”定哥道：“正是！你他日嫁了丈夫莫要偷情。”贵哥苦笑着说道：“若是夫人包得小妮子嫁得个趣丈夫，又去偷什么情！倘或像夫人今日，眼前人不中意，常常讨不快活吃，不如背地里另寻一个清雅文物，知轻识重的，与他悄地往来，也晓得人道之乐。终不然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就只管这般闷昏昏过日子不成？那见得那正气不偷情的就举了节妇，名标青史？”

定哥半晌不语，方才道：“妮子禁口，勿得胡言！恐有人听得，不当稳便。”贵哥道：“一府之中，老爷是主父，夫人是主母，再无以次做得主的人。老爷又趁常不在府中。夫人就真个有些小做作，谁人敢说个不字！况且说话之间，何足为虑。”定哥对着月色，叹了一口气，欲言还止。贵哥又道：“小妮子是夫人心腹之人，夫人有甚心话，不要瞒我。”定哥道：“你方才所言，我非不知。只是我如今好似笼中之鸟，就有此心，眼前也没一个中得我意的人，空费一番神思了。假如我眼里就看得一个人中意，也没个人与我去传消递息，他怎么到得这里来？”贵哥道：“夫人若果有得意的人，小妮子便做个红娘，替夫人传书递柬，怎么夫人说没人敢去？”定哥又迷迷的笑一声，不答应他。贵哥转身就走，定哥叫住他道：“你往那里去？莫不是你见我不答应，心下着了忙么？我不是不答应，只笑你这个小妮子说话倒风得有趣。”贵哥道：“小妮子早间给得一件宝贝，藏放在房里，要去拿来与夫人识一识宝。”定哥道：“恁么宝贝？那里拾得来的？我又不是识宝的三叔公。”

贵哥也不回言，忙忙的走回房中，拿了宝环珠钏，递与定哥，道：“夫人，这两件首饰，好做得人家的聘礼么？”定哥拿在手里看了一回道：“这东西那里来的？果是好得紧。随你恁么人家下聘，也没这等好首饰落盘。除非是皇亲国戚、驸马公侯人家，才拿得这样东西出来。你这妮子如何有在身边？实实的说与我听。”贵哥道：“不敢瞒夫人说，这是一个人央着女待诏来我府里做媒，先行来的聘礼。”定哥笑道：“你这妮子真个害风了！我无男无女，又没姑娘小叔，女待诏来替那个做媒？”贵哥道：“他也不说男说女，也不说姑娘小叔。他说的媒远不远千里，近只在目前。”定哥道：“难道女待诏来替你做媒？”贵哥道：“小妮子那得福来消受这宝环珠钏？”定哥道：“难道替侍女中那一个做媒不成？算来这些妮子，一发消受不起了。”贵哥道：“使女们如何有福消受这件？只除是天上仙姬，瑶台玉女，像得夫人这般人物，才有福受用他。”定哥笑道：“据你这般说，我如今另寻一个头路去做新媳妇，作兴女待诏做个媒人，你这妮子做个从嫁罢。”贵哥跪在地上道：“若得夫人作成女待诏，小妮子情愿从嫁夫人。”

定哥又嘻嘻地笑了一声，把贵哥打一掌道：“我一向好看你，你今日真真害风，说出许多风话来！倘若被人听见，岂不连我也没了体面？”贵哥道：“不是妮子胡言乱道，真真实实那女待诏拿这礼物来聘夫人。”定哥柳眉倒竖，星眼圆睁，勃然怒道：“我是二品夫人，不是小户人家孤孀嫠妇，他怎敢小觑我，把这样没根蒂的话，来奚落我！明日对老爷说，着人去拿他来，拷打他一番，也出这一口气。”贵哥道：“夫人且莫恼怒，待小妮子悄悄地说出来，斗夫人一场好笑。俗语

云：‘不说不笑，不打不叫。’只怕小妮子说出来，夫人又笑又叫。”定哥一向是喜欢贵哥的。大凡有事发怒，见了贵哥，就解散了，何况他今日自家的言语唐突，怎肯与他计较，故此顺口说道：“你说我听。”那一腔怒气直走到爪哇国去了。

贵哥道：“几日前头有一个尚书右丞，打从俺府门首经过，瞧见夫人立在帘子下面，生得娇娆美艳，如毛嫱、飞燕一般。他那一点魂灵儿就掉在夫人身上，归家去整整欣昏迷痴想了两日，再不得凑巧儿遇见夫人。因此上托这女待诏送这两件首饰与夫人，求夫人再见一面。夫人若肯看觑他，便再在帘子下与他一见，也好收他这两件环钏。况这个右丞，就是那完颜迪古，好不生得聪俊洒落，极是有福分的官儿！算来夫人也曾瞧见他来？”定哥回嗔作喜道：“莫不是常来探望老爷的那少年官儿么？生得到也清俊文雅。只是这个人心性是不常的。”贵哥哈哈的笑道：“从来相面的先生，与人对坐着半日，从头看到脚下，又相手摸腰，还只知面不知心。夫人略瞧右丞一瞧，连心都瞧见了，岂不是两心相照？”定哥道：“丫头莫要嚷！我且问你，那女待诏怎么样对你说？你怎么样回话那女待诏？”

贵哥道：“那女待诏是个老作家，恐怕一句说出来，惹是非到了身上，便伸进吐出，团团圈圈，远远地说将来。我说：‘老婆子，你不消多说了，以定是有那个人儿看上了我家夫人，你思量做个马六甲，何苦扯扯拽拽排布这个大套子？’那女待诏便拍手拍脚的笑起来，说道：‘好个乖乖姐姐！像似被人开过聪明孔了，一猜就猜着。’被小妮子照脸一口啐，唾骂他道：‘老虔婆，老花娘！你自没廉耻，被千人万人开了聪明孔，才

学得这篦头生意。我是天生天化，踏着尾耙头便动的，那个和你这虔婆取笑!’那女待诏道：‘好姐姐，你不须发恼，我不过是趁口取笑你，难道你这般决烈!索性的姐姐身边就肯添个影人儿。’小妮子道：‘你这般说，且饶你去。不许在此胡缠!’那女待诏又道：‘我特特为着夫人来，被你抢白这一顿，怎么教我就去了?你且把夫人平日的性格说说我听。我是劈面相、闻声相、揣骨相、麻衣相、达磨相，一下里就知道他的心事了。’小妮子便道：‘若问别样心事，我实实不曾晓得。若说我夫人正色治家，严肃待众，见我们一些笑容也是没有的，谁敢在他眼前把身子侧立立儿?’那女待诏道：‘若依这般说，就恭喜贺喜我这马百六稳稳地做成了。’小妮子道：‘你这般胡嘲乱讲!莫不惹得打下截来!’他道：‘我是依着相书上相来的。’小妮子道：‘相书上那一本有如此说话?’他道：‘俗语说得好!嬉嬉哈哈，不要惹他;脸儿狠狠，一问就肯。’”

定哥正呷着一口茶，听见贵哥这些话，不觉笑了一声，喷茶满面，骂道：“虔婆一味油嘴，明日叫他来，打他几个耳聒子才饶他!”说罢话时，炉烟已尽，织女横斜，漏下二鼓矣。贵哥伏侍定哥归房安置，就问道：“这两件宝贝放在那里好?”定哥道：“且放在我首饰箱内，好好锁着。”贵哥依言收拾不题。恰说贵哥得了定哥这个光景，心中揣定有八九分稳的事，也安眠了一夜。

到次日清晨，定哥在妆阁梳里，贵哥站在那里伏侍他。看见他眉眼欣欣，比每日欢喜的不了，便从傍插一嘴道：“夫人，今日为何不着人去，叫那虔婆来打他一顿?”定哥笑道：“且

从容，那婆子自然来。”贵哥道：“不是小妮子性急，实是气那老虔婆不过！”定哥道：“当怒火炎，惟忍水制，你不消性急。”贵哥又悄悄道：“大凡做事，只该一促一成。倘或夜长梦多，这般一个标致人物，被人搂上了，那时便迟了。”定哥道：“他自标致，要他做怎么？”贵哥道：“不是小妮子多言，老爷常常不在家，夫人独自一个，甚是凄冷。小妮子又要溺尿，搯不得夫人的脚。待这标致人来替夫人搯一搯，也强如冬天用汤婆子，夏天用竹夫人。”定哥道：“丫头多嘴，我不要你管！”贵哥道：“小妮子蒙夫人抬举，故替夫人耽忧。怎么说个管着夫人？”

定哥也不答应他的说话，向身边钞袋内摸出十两一锭的银子，递与贵哥道：“我把这银子赏赐你，拿去打一双镯儿戴在臂膊上，也是伏侍我一场恩念。你不可与众人知道。”贵哥叩头接了银子，对定哥道：“一丝为定，万金不移。夫人既酬谢了媒婆，媒婆即着人去寻女待诏，约那人晚上到府中来。”定哥掩口葫芦道：“黄花女儿做媒，自身难保！世间那有未出嫁的媒婆？”贵哥道：“虔婆也是女儿身，难道女儿就做不得虔婆？”定哥又笑道：“你说话真个乖巧好笑！只是人生路不熟，羞答答的，怎好去约他？”贵哥道：“别的事怕羞，这事儿只有小妮子、女待诏知道，怕怎么羞！俗语道得好：‘羞一羞，抽一抽，羞两羞，抽两抽。只顾羞，只顾抽。若不羞，便不抽。’”定哥道：“好女儿，你怎么学得这许多鬼话儿在肚里？”

两个一递一句，说得梳妆事毕。贵哥便走到厅上，分付当直的去叫女待诏来。“夫人要篦头绞面。”当直的道：“夫人又不去烧香赴筵席，为何要绞面？”贵哥道：“夫人面上的

毛，可是养得长的，你休多管闲事！”当直的道：“少刻女待诏来，姐姐的毛一发央他绞一绞，省得养长了拖着地。”贵哥啐了一声，进里面去了。

不移时，女待诏到了。见过定哥。定哥领他到妆阁上去篦头，只叫贵哥在傍伏侍，其余女使一个也不许到阁儿上来。女待诏到得妆阁上头，便打开家伙包儿，把篦箕一个个摆列在卓子上，恰是一个大梳，一个通梳，一个掠儿，四个篦箕，又有剔子剔帚，一双簪子，共是十一件家伙。才把定哥头发放散了，用手去前前后后，左边右边蒲揲摸索，捏了一遍，才把篦箕篦上两三篦箕。贵哥在傍，把嘴一努，那女待诏就知其意愿，口儿开科说道：“夫人，头垢气色及时，主有喜事临身。”贵哥插嘴道：“应在几时得喜？”女待诏道：“只在早晚之间，主有非常喜庆。”定哥道：“朝廷没有覃恩，我又不讨封赠，有怎么非常的喜事？”女待诏道：“该有个得活宝的喜气。”贵哥插嘴道：“除了西洋国出的走盘珠，缅甸国出的缅甸铃，只有人才是活宝。若说起人时，府中且是多得紧，夫人恰是用不着的。你说怎么活宝不活宝？”女待诏道：“人有几等人，物有几等物，宝有几等宝，活也有几等活。你这姐姐只好躲在夫人跟前拆白道绿，喝五吆三，那曾见希奇的活宝来？”

定哥心中虽是热燥得紧，只是口里说不出来。贵哥又问女待诏道：“你今日来篦头，还是来献宝？”定哥便把女待诏推了一推道：“小妮子多嘴饶舌，你莫听他！”贵哥便向女待诏瞅了一眼。女待诏道：“要活宝时尽有，只怕夫人不用。”贵哥道：“夫人正用得着这活宝。”定哥道：“还不噤声！谁许你

多说？”贵哥道：“我站在此，禁不住口。我且站远些个。”说罢，洋洋的走过一边。定哥便道：“婆子，我且问你，那人几时见我来？有恁话对你说？你怎么大胆就敢替他来诱骗我？”女待诏道：“夫人勿罪！待老婆子细细告诉夫人。这个月那一日，夫人立在朱帘下边，瞧看那往来的人。恰好说的那人，打从府门过，看见夫人容貌，便叹道：‘天下怎么有这等一个美人，倒被别人娶了去，岂不是我没福！’”定哥笑道：“这不是那人没福？”贵哥听得，又走来插嘴道：“不是那人没福，是谁没福？”女待诏道：“是我婆子没福。”贵哥道：“怎么是你没福？”女待诏道：“若是夫人不曾出阁，我去对那人说，做上一头媒，岂不撰那人百十两媒钱？”贵哥道：“夫人倒肯作成你撰百十两银子，只怕那人没福受享着夫人。”定哥道：“他派演天潢，官居右相，那里少金钗十二，粉黛成行，说他没福！看来倒是我没福！”女待诏道：“夫人，干净识得人。只是那人情重，眼睛里不轻易看上一个人。夫人如何得没福！”一边说，一边篦头。

三个人说得火滚般热，竟没了一些避忌。这定哥欢天喜地，開箱子取出一套好衣服，十两雪花银，赏与女待诏，道：“婆子，今日篦得头好，权赏你这些东西。我日后还要重重酬你。”女待诏千恩万谢，收藏过了，才附着定哥耳朵说道：“请问夫人，还是婆子今日去约那人来？还是明日去约他？”定哥面皮通红，答应不出。贵哥道：“老虔婆做事颠倒！说话好笑！今日是一个黄道大吉日，诸样顺溜的。况且那人，数日前就等你的回覆，他心里好不急在那里。你如今忙忙去约他晚上来，他还等不得日落西山，月升东海，怎么说个明日？”

定哥笑道：“痴丫头，你又不曾与那人相处几时，怎么连他的心事先瞧破来？”贵哥道：“小妮子虽然不曾与那人相处，恰是穿铁草鞋，走得人的肚子过。”定哥又冷笑了一声，低头弄着裙带子。女待诏道：“婆子如今去约那人。夫人把怎么物件为信？”贵哥将定哥一枝凤头金簪拿在手中，递与女待诏。那簪儿有何好处：

叶子金出自异邦，色欺火赤；细抽丝攒成双凤，状若天生。顶上嵌猫儿眼，闪一派光芒，冲霄辉日；口中衔金刚钻，垂两条珠结，似舞如飞。常绾青丝，好像乌云中赤龙出现；今藏翠袖，宛然九天降丹诏前来。这女待诏将着这一件东西，明是个消除孽障救苦天尊，解散相思五瘟使者。

贵哥把簪儿递与女待诏道：“这个就是信物了。”定哥笑道：“这妮子好大胆，擅动我的首饰！”贵哥笑道：“小妮子头一次大胆，望夫人饶恕则个。”定哥道：“饶你，饶你！”女待诏欢天喜地，接着簪儿出门，一径跑到海陵府中。

海陵正坐在书房里面。女待诏便走到那里，朝着海陵道：“老爷恭喜，老爷贺喜！”海陵道：“我托你的事，如今已是七八日了，我正在此恼你。你今日来贺怎么喜？”女待诏道：“老妇人如今不做待诏了，是一个檄定三秦扶炎刘的韩信，临潼斗宝尊周室的子胥，怀揣令旨兵符来救那困围城的烈丈夫，怎么还说个恼字！”海陵欣然道：“早知你干成了功劳，却是错怪了也。”

那女待诏把前前后后的话，细细陈说了一遍，才向袖中取出那同心结的凤头簪儿，递与海陵道：“这便是皇王令旨，

大将兵符，一到即行，不许迟滞。”欢喜得那海陵满身如虫钻虱咬，皮燥骨轻，坐立不牢，道：“这事亏着你了！只是我什么时候好去？从那一条路入脚？”女待诏道：“黄昏时候，老爷把幅巾笼了头，穿上一件缙衣，只说夫人着婆子请来宣卷的尼姑，从左角门进去，万无一失。”海陵笑道：“这婆子果然是智赛孙吴，谋欺陆贾。连我也走不出这个圈套了。”忙取银二十两赏他。女待诏道：“前日送与贵哥的宝环珠钏，贵哥就送与夫人作聘礼了。老爷今晚过去，须索另寻两件去送与他。”海陵道：“环儿钏子，我还有两对，比前日的更好，原留着送夫人的。夫人既收了那两对，我晚上另带这两对去送与他。你须先和他约会一个端正，后头好常常来往。”

女待诏应允，去见定哥，把海陵的说话回覆了一遍。定哥满面堆下笑来，叫贵哥送他出门，嘱咐道：“师父早些来。”女待诏一头走，悄悄地对贵哥说：“完颜老爷再三嘱咐你，说晚上另有环儿钏子送你，比前日又好。你须要温存抚惜他，不要只推在夫人身上。”贵哥啐了一声，道：“好一个包前包后的马百六！”两下散去。

看看天色晚了，定哥便分付前后关门，男妇各归房去。大小侍婢，俱各早早歇息，不许东穿西走，只留贵哥一个在房伏侍。不觉谯楼鼓响，远寺钟鸣。这海陵瞒了徒单夫人，一个从人也不带着，独自一个走到女待诏家中，敲门叫道：“待诏在否？”只见女待诏提了一盏小灯笼，走将出来开门。看见海陵黑魆魆的独自立在街上，便道：“请进来，坐坐去。”海陵道：“这是什么时候了，还说坐坐？”女待诏道：“譬如他那里还不招架子，怎的这般性急？”海陵笑了声，拽了手就走。

女待诏道：“放尊重些，不要连婆子也取笑。”

两个提着这盏小灯笼，遮遮掩掩，走到乌带府衙角门首，轻轻敲上一下。那里面走出一个丫鬟，也拿了一碗小纱灯儿，迎门相叫。海陵走进门去，丫鬟便一地里拴上了门。女待诏扯扯海陵道：“颜师父，这个便是贵哥姐姐。”海陵听了女待诏话，便千揖万揖，谢了贵哥；又在袖子里取出两双环共钏，与他道：“屡劳姐姐费心，这物件权表寸心，望姐姐勿嫌轻薄。”女待诏从旁撺掇道：“老爷仔细看一看，不要错认了。若论这般一个好姐姐，就受老爷这聘礼，也不为过。”海陵笑道：“原蒙姐姐错爱，才敢唐突。若论小生这般人物，岂不辱莫了姐姐？”女待诏道：“老爷不必过谦，姐姐不要害怕。你两个何不先吃个合卺杯儿？”海陵道：“婆婆说得极是。只是酒在那里？杯儿在那里？”女待诏掰着他两个的头道：“好个不聪明的老爷，杯儿就在嘴上，好酒就在嘴里。你两个香喷喷美甜甜呷一个嘴，就是合卺杯了。”海陵道：“果是小生呆蠢，见不到此！”便搂着贵哥，要与他做嘴。那贵哥扭头捏颈，不肯顺从。被海陵拦腰抱住，左凑右凑。贵哥拘不过，只得做了个肥嘴。海陵就用出那水磨的工夫，咂咂咬咬，多时还不放松。女待诏笑道：“好姐姐，酒便少吃些，莫要贪杯吃醉了，撒酒风。”海陵便照女待诏肩胛上拍一下道：“老虔婆！一味胡言，全不理论正事。”

三个人说说道道，走到定哥房中。只见灯烛辉煌，杯盘罗列，珍羞毕备，水陆兼陈。恰便似会亲见礼，男男女女斗新妆；庆喜芳筵，色色般般堆美品。海陵近前下拜，定哥慌忙答礼，分宾主坐下。女待诏道：“今日该坐床撤帐。你两个

又不是亲家翁，如何对面坐着？”拖定哥过来，坐在海陵身边。贵哥嘻嘻地笑道：“你才做媒婆，又做搀扶婆了。”海陵道：“这个叫做一当两，大家免思想。”他两个并肩同坐，一递一杯，席前各叙相慕之意。女待诏坐在傍边，左斟右劝。贵哥捧着酒壶，立在椅子背后，看他们调情斗口，觉得脸上，热了又冷，冷了又热。约莫酒至半酣，女待诏道：“欢娱夜短，寂寞更长，早结同心，莫教错过。”便收拾过酒肴几案，拽上了门关，自和贵哥去睡了。他两个携归罗帐，各逞风流。解扣轻褰，卸衣交颈。说不尽百媚千娇，魂飞魄荡。正是：

春意满身扶不起，一双蝴蝶逐人来。

颠倒约有两个更次，还像鳔胶一般，不肯放开。两个狂得无度，方才合眼安息。那女待诏也鼾鼾的睡着不醒。只有贵哥一个听他们一会，又走起来睨他们一会，耳闻目击，这许多侮弄的光景，弄得没情没绪，辗转无聊，眼也合不上。看看谯楼上钟鸣漏尽，画角高吹，贵哥只得近前叫道：“鸡将鸣矣，请早起身，以图再会。”海陵从魂梦中爬起来，披衣就走。定哥也披了衣服，要送海陵。海陵叫他将息，不要他起来。定哥分付贵哥：“好好送爷出去，你就进来。”贵哥便掌了灯，悄悄地一重重开了门送海陵。

海陵走得几步，见侧边一间厢房净荡荡没有人，便搂住贵哥求欢。贵哥道：“夫人极是疑心重的，我进去得迟，他岂不怪！”海陵道：“你是有功之人。夫人也要酬谢你的，定不作酸！”一头说，一头就抱了贵哥走进厢房。恰好有旧椅子一张靠着壁，海陵就那椅子上，与贵哥行事。原来贵哥年纪只得十五六岁，乌带虽是看上他，几番要偷摸他，怕着定哥，不

曾到手。他只睃见定哥与海陵这般恩爱，只道怎地快乐，所以欣然相就。海陵摩弄多时，才出角门而去。

却说定哥见贵哥送海陵去，许久不转，疑有别事，忙忙的潜踪蹑足立在角门里等他。见他慢慢地转来，便将身子影在黑地里，听他说些甚话。只见他一路关门，口里喃喃的说道：“这桩事有甚好处，却也当一件事去做他，真是好笑！”一头说，一头笑，望房里走，只道没人听见。不料定哥影着身子，跟着他走到房里。转身去关房门，才看见定哥立在房门外，吓了一跳，羞得当不得。定哥扶他起来道：“你和他干得好事，我都瞧见了！”贵哥道：“并不干怎么事。”定哥道：“你赖到那里去？若是别一个，我实是容不得。他是你引进来的，果然不比我那浊物。如今正要和他来往，难道倒多你不成？只是你日后不要僭我的先头。”贵哥道：“小妮子安敢僭先！只望夫人饶恕！”说毕，大家欢欢喜喜，坐到天明。不题。从此以后，海陵不时到定哥那里，通宵作乐。贵哥和定哥两个，都像姐妹一般，不相嫌忌。渐渐的侍女们也都知道。只是不敢管他的事。所不知者，乌带一人而已。

光阴似箭，约摸着往来，有数个月。海陵是渔色的人，又寻着别个主儿去弄。有好一程不到定哥这里。这定哥偷垂泪眼，懒试新妆，冷落凄凉，埋怨懊悔，叫贵哥着人去寻女待诏，要他寄个信儿与海陵，催他再来。那女待诏又病倒在床上，走来不得。定哥捺不住那春心鼓动，欲念牢骚。过一日有如一年，见了乌带就似眼中钉一般，一发惹动心中烦恼，没法计较。家奴中有个阎乞儿，年不上二十，且是生得干净活脱。定哥看上了他，又怕贵哥不肯，不敢开言。凑着贵哥往

娘家去了，便轻移莲步，独自一个走到厅前，只做叫阎乞儿分付说话，就与他结上了私情。怎见得私情好处？

一个是幽闺乍旷，一个是女色初侵。幽闺乍旷，有如饿虎擒羊；女色初侵，好似苍鹰逐兔。鸳鸯枕上，罗襪纵横；裴翠衾中，云鬟散乱。定哥许多欲为之兴趣，此际方酬；乞儿一段鏖战之精神，今宵毕露。惟愿同心天地老，何妨暮暮与朝朝。

如此往来，非止一夜。一日贵哥回来，看见定哥容颜，不似前番愁闷，便问：“那人是几时来的？”定哥道：“那人何尝肯来？不是跳槽，决是奉命往他方去了。我日夜在此想你，怨你，你为何今日才回？”贵哥道：“夫人如何是想我？如何是怨我？”定哥道：“亏你引得那人来，这便是想你；那人如今再不来，这便是怨你。”贵哥见定哥这样说话，心中有七八分疑惑，只是不敢问。停不移时，定哥叫贵哥到房中，要对他说明话，却又脸红了，不说，半吞半吐的束住了嘴。

贵哥立了一会，只得问道：“夫人呼唤小妮子来，毕竟要分付些话。怎的又不开口？”定哥叹口气道：“你去得这几日，我惹下一桩事在这里，要和你商议，故此叫你来。及至你到我跟前，我又说不出的。”贵哥道：“夫人平日没一句话不对小妮子说的，怎么今日这般含糊疑虑？”定哥道：“我不好说得，我受了乞儿的亏！”贵哥道：“乞儿不过是抄化无赖的人，受了他亏，夫人若肯饶他，便不打紧。若不肯饶他，着当直的送到五城兵马司，打他一顿板子，重重的枷，枷示他两三个月，就出气了。”定哥道：“不是这个乞儿，所以要和你计较一个是长便。”贵哥道：“不是这个乞儿，却是那个乞儿？”

定哥道：“是家中的阎乞儿。”贵哥道：“若是阎乞儿冲激了夫人，一发好惩治的了。夫人自己不耐烦打他，也不消送官府，只待老爷回来，着着实实的打他几百，赶逐他离了府门就够了，有恁么长便短便要计较得？”

定哥附着贵哥的耳朵道：“不是这般说话。数日前我被阎乞儿强奸了，不好对别个说得，只等你回来，和你商议一个长便。”贵哥笑道：“府中规矩，从来不许男子擅入中堂。便是那人来，也有个女待诏做牵头，小妮子做脚力，才走得进来。这狗才怎的敢闯进绣房，强奸夫人？真是夫人受亏了。这狗才的胆，不知是怎么样大的！但不知他是日间闯来的，是夜间闯来的？”定哥的脸，红了又白，白了又红，羞惭满面道：“不瞒你说，是夜里进来的。”贵哥笑道：“据夫人说来是和奸，不是强奸了。不要说乞儿有罪，连夫人也有个罪了。”定哥道：“我睡着在床上，不知他怎地走将进来把我骗了。”

贵哥笑道：“这狗才倒是个啄木鸟！”定哥也笑道：“他怎的是个啄木鸟？”贵哥道：“小妮子闻得那啄木鸟，把尖嘴在那树上，画了几画，摇了几摇，那树木里头的蠹虫儿，自然钻出来，等这鸟儿吃。夫人的房门谨谨拴上的，房门又有侍妾们相伴着，不知这狗才，把甚的在夫人门上，画得几画，摇得几摇，夫人的房门就自开了？岂不是个啄木鸟？”定哥笑道：“好姐姐，你又来取笑。我实实与你说，那人许久不来，我心里着实怨他。你又不在家中，没有一个知我心的，我冷落不过，故此将就容纳了乞儿。你如今既回来，我就断绝了他，再不许他进来就是。”贵哥道：“萧何律法，和奸也合杖开。夫人这说话，正合着律法，但凭夫人自家裁处。只怕那虫儿不

肯躲，又要钻出来凑着。”他两个正在说话，当直的报说乌带回来。大家惊得面如土色，忙忙出去迎接。不在话下。

当时定哥虽对贵哥说了这一番，心中却不舍得断绝乞儿，依先暗暗地赶着空儿干事。只不敢通宵作乐。贵哥明知其事，也只做不知，不去参破他。婢中有个小底药师奴，一日撞遇定哥和乞儿在轩廊下说话，跑来告诉贵哥。贵哥叮嘱他，叫他不要多管，惹夫人责罚。故此小底药师奴也不对人说。乞儿常常来撩拨贵哥，要图贵哥打做一家。贵哥只是不理他。一日，乞儿张着眼错抱贵哥，一把搂住了要咬嘴，被贵哥骂道：“你这狗才，身上惹下了凌迟的罪儿，还不知死活，又来撩我！我说出来时，只怕你这狗才死无葬身之地。”那乞儿吃了这一场抢白，暗暗对定哥说，才绝了这个念头，再不敢来挑弄贵哥。

后来海陵即了大位，乌带还做崇义节度使。每遇元会生辰，使家奴葛鲁葛温诣阙上寿。定哥亦使贵哥候问两宫太后起居。海陵一见贵哥，就想起昔日的情意，因贵哥传话定哥道：“自古天子亦有两后者，能杀汝夫以从我，当以汝为后。”贵哥归，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哥笑道：“少时丑恶，事已可耻。今儿女已成立，岂可更为此事，以貽儿女羞？”盖与阎乞儿相得，不忍舍之也。海陵闻其言，又使人对定哥说道：“汝不忍杀汝夫，我将族灭汝家。”定哥大恐，乃以子乌答补为辞，说：“彼常侍其父，无隙可乘。”海陵即召乌答补为符宝祗候。定哥与贵哥商议道：“事不可止矣！”因乌带酒醉，令家奴葛鲁葛温缢杀乌带。时天德三年七月也。

乌带死，海陵伪为哀伤，以礼厚葬之。使小底药师奴传

旨定哥，告以纳之之意。定哥将行，贵哥为从。小底药师奴谗之曰：“夫人行矣，阎乞儿何以为情？”定哥惧其泄于海陵也，以奴婢十八口赂之，使无言与阎乞儿私事。定哥入官，海陵册为娘子。贞元元年封贵妃，大爱幸，许以为后，赐其家奴孙梅进士及弟。海陵每与定哥同辈游瑶池，诸妃步从之。阎乞儿以妃家旧人，得给侍本位。后悔陵嬖幸愈多，定哥希得见。一日独居楼上，海陵与他妃同辇从楼下过。定哥望见，号呼求去，诅骂海陵。海陵佯为不闻而去。

定哥益无聊赖，欲复与乞儿通，乃使比丘尼向乞儿索所遗衣服以调之。乞儿识其意，笑曰：“妃今日富贵忘我耶？”定哥欲以计纳乞儿于宫中，惟恐阍者察其隐，乃先令侍儿以大筐盛褰衣其中，遣人载之入宫。阍者索之，见筐中皆褰衣。阍者已悔惧。定哥使人诘责阍者，曰：“我天子妃，亲体之衣，尔故玩视何也？我且奏闻之。”阍者惶惧，甘死罪，请后不敢再视。定哥乃使尼以大筐盛乞儿载入宫中，阍者果不敢复索。乞儿入宫十余日，定哥得恣情欢谑，喜出望外。然乐不可极，不得已，使衣妇人衣，杂诸侍婢，抵暮混出。贵哥闻其事，以告海陵。海陵乃缢死定哥，搜捕乞儿及比丘尼皆伏诛。封贵哥萃国夫人。小底药师奴以匿定哥奸事，杖百五十，后亦赐死。

丽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书监文之妻也。海陵与之私，欲纳之宫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主文家。海陵谓按都瓜曰：“必出而妇，不然，我将必有所行。”按都瓜以语文。文难之，按都瓜曰：“上谓别有所行，是欲杀汝也。岂以一妻杀其身乎？愚痴谅不至此！”文不得已，乃与石哥相持，恸哭而别。是时

海陵至中都，迎石哥于中都，纳之。一日，海陵与石哥坐便殿，召文至前，指石哥问道：“卿还思此人否？”文答道：“‘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微臣岂敢再萌邪思！”海陵大喜道：“卿为人大忠厚。”乃以迪辇阿不之妻择特懒侍之，使为夫妇。及定哥缢死，遣石哥出宫。不数日，复召入，封为昭仪。正隆元年封柔妃，二年进封丽妃。

昭媛察八者，姓耶律氏，尝嫁奚人萧堂古带。海陵闻其美，强纳之，封为昭媛。以萧堂古带为护卫。察八见海陵嫔御甚多，每以新欢间阻旧爱，不得已，勉强承欢，而心实恋恋堂古带也。一日，使侍女以软金鹌鹑袋子数枚，题诗一首，遗萧堂古带。诗云：

一入深宫尽日闲，思君欲见泪阑珊。

今生不结鸳鸯带，也应重过望夫山。

堂古带得之，惧祸及己，谒告往河间驿。无何，事觉。海陵召问之。堂古带以实闻。海陵道：“此非汝之罪也，罪在思汝者，吾为汝结来生缘。”乃登宝昌楼，手刃察八，堕楼下死。诸后妃股栗，莫能仰视。并诛侍女之遣软金鹌鹑袋者。海陵杀诸宗室，择其妇人之美者，皆欲纳入宫中，乃讽宰相道：“朕嗣续未广，此党人妇女，有朕中外亲，纳之宫中何如？”徒单贞以告萧裕。萧裕道：“近杀宗室，中外异议纷纭，奈何复为此耶？”徒单贞以其语复海陵。海陵道：“吾固知裕不肯从！”乃使贞自以己意讽萧裕，必欲裕等请行此事。贞不获辞，乃对裕说道：“上意已有所属。公固止之，祸将及矣。”萧裕道：“必不肯已，惟上择一人纳之。”徒单贞道：“必须公等白之。”裕知不可止，乃具奏，遂纳秉德弟乂里妻高氏、宗本子莎曾

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失来妻，又纳叔曹国王子宗敏妻阿懒于宫中。贞元元年，封为昭妃。大臣奏宗敏属近尊行，不可。乃令阿懒出宫，而封高氏为修仪，加其父高邪鲁瓦辅国上将军，母完颜氏封密国夫人。又宋王宗望女寿宁县主什古，梁王宗弼女净乐县主蒲刺，及习拈宗隼女师姑儿，皆海陵从姐妹也。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其妹余都，太傅宗本女也，为海陵再从姐妹。表兄张定安妻奈刺忽，丽妃妹蒲鲁胡只皆有夫。惟什古丧夫。

海陵无所忌耻，使高师古内哥阿古等，传达言语，皆与之私。内中莎里古真色最美而善淫。高师姑对他说道：“上之好美色，汝所知也。汝之美，主上能舍汝乎？主上于汝为再从姐妹。出阁之日，服制无矣。相遇犹路人。然汝曷不入侍于上，以博恩宠？”莎里古真笑而从之，入见海陵。海陵幸之，竭尽精力，博得古真一笑。次日，以其夫撒速近侍局直宿，海陵谓撒速道：“尔妻年少，偶尔直宿，不可令宿于家，当令宿于妃位。”撒速默然不敢出一语。每召古真入，海陵必亲伺候，于廊下立。久不至，则坐于高师姑膝上，以望之。高师姑道：“陛下尊为天子，嫔御满前，何劳苦如此？”海陵笑道：“我固以天子为易得耳，此等期会乃可贵也。”莎里古真一至，则捧惜拥持无所不用其极，惟恐古真之不悦己。然古真在外颇恣淫佚，恃宠笞决其夫，其夫亦不能制。见官之尊贵，人之有才者，及美貌而饶于淫具者，必招徕之，与之交合，不以为耻。海陵闻之，大怒道：“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我者乎？”怒甚，气咽不能言。莎里古真恬不为意，嘻嘻的道：

“我只笑尔无能耳。”海陵又大怒，遣之出宫。后复思之，屡召入焉。

其妹余都，牌印松古刺妻也。海陵尝私之，谓之曰：“汝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胜莎里古真多矣。”余都恚曰：“古真既有貌，陛下何不易其肌肤，作一全人？”海陵道：“我又不是阎罗天子，安能取彼易此？”余都道：“从今以后，妾不敢复承幸御矣。”海陵慰之曰：“前言戏之耳。汝毋以我言为实，而生怨恚也。”进封寿阳县主，出入贵妃位。又使内哥召什古，出入昭妃位。

什古者，将军瓦刺哈迷妻也。瓦刺哈迷丰躯伟干，长九尺有奇，力能扛鼎，气可吞牛。一夕常淫二三姬。不则满身抽彻难熬。必提掇重物，以泄其气。后因瓦刺哈迷从征阵亡，什古不耐寡居，遂与门下少年相通，恨不畅意。海陵闻什古之善鬻也，遂使内哥传语什古道：“尔风流跌宕，冠绝一时，然沉溺下僚，未见风流元帅，岂不虚负此生？主上阳尊九五，杰出大僚，尔何不独当一队分沾雨露，以自快乎？”什古笑道：“主上虽雄，谅不能敌瓦刺哈迷之半。况且后宫森列，何必召妾？”内哥道：“主上属意尔久矣。尔若不往，恐上怒不测。”什古不得已，乃入宫焉。海陵乘其未至，先于小殿煖位置琴阮其中。什古来朝见礼毕，海陵携其手，坐于膝上，调琴拨阮以悦其心，进封昭宁公主。乃检洞房春意一册，戏道：“朕今宵与汝将次第试之。”海陵未尽其势之半，意欲少息。海宁道：“瓦刺哈迷如何？”什古道：“大异。”于是海陵不悦道：“汝齿长矣，汝色衰矣，朕不弃汝，汝之大幸，何得云尔！”什古愧恨而罢，翌日出宫，潜以其状对少年说道：“帝之交合搏，

果有传授，非空搏也。”少年不谨，以其语泄之于人。人笑谓少年道：“帝今作差强人矣！”

奈刺忽者，蒲只告刺赤女也，修美洁白，见者无不啧啧。及笄，嫁于节度使张定安为妻。定安为海陵表兄，海陵未冠时，常过定安家嬉戏。即与奈刺忽同席，接谈谑笑竟日，遂与之私。无何，张定安受熙宗命，出使于宋。海陵与奈刺忽通宵行乐，遂如夫妇。房中待婢，无得免者。不料熙宗诏海陵赴梁王军前听用。海陵只得辞别奈刺忽而去，不复再见。直至即位，方才又召奈刺忽出入柔妃位。

女使辟懒有夫在外，海陵欲幸之，封以县君，召之入宫。恶其有娠，乃命人煎麝香汤，躬自灌之，且揉拉其腹。辟懒欲全性命，乃乞哀道：“苟得乳娩，当不举，以侍陛下。”海陵道：“若待大产，则汝不可用矣。”竟揉堕其胎。越数日幸之。

蒲察阿虎迭女义察，海陵姊庆宜公中所生。幼养于辽王宗干府中，及笄而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伏诛，义察当连坐。太后使梧桐请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遂白太后欲纳之。太后道：“是儿始生，先帝亲抱至吾家养之，至于成人。帝虽舅，犹父也。岂可为此非礼之事？”海陵屈于太后而止。义察跌宕喜淫，不安其室，遂与完颜守诚有奸。守诚本名遏里来，芳年淑艾，白晰过人，更善交接。义察绝爱之。太后窃知其事，乃以之嫁宗室安达海之子乙补刺。乙补刺不胜其欲，义察日与之反目。海陵不知其故，数使人讽乙补刺出之，因而纳之。太后初不知也。义察思念守诚，愁眉不展，每侍海陵，强为笑乐，转背即诅詈不已。侦者以告海陵。海陵怒道：“朕乃不

如完颜守诚耶？”遂挝杀守诚，欲并杀义察，又得太后求哀，乃释放出宫。无何，义察家奴，告义察痛守诚之死，日夜咒诅，语涉不道。海陵乃自临问，责义察道：“汝以守诚死置我耶？守诚不可得见矣。朕今令汝往见之。”遂杀义察而分其尸。

太宗正阿里虎妻蒲速碗，乃元妃之妹也，大有姿色，而持身颇正。因入见元妃，留宿于宫中。迨晚，海陵强之同坐饮宴。蒲速碗正色固拒，退食于元妃之幕，将周身衣服，谨系牢结，坐而不卧，以防海陵之辱己。果然，谯楼鼓急，画角声摧，银缸半灭半明，神思乍醒乍倦。海陵突至，强抱求欢。蒲速碗再四不从。海陵凌逼不已，相持相拒。将及更余，海陵乃以力制之，怒发如雷，声如乳虎，喝教侍婢共挟持之，尽断其中外衣带。蒲速碗气索力疲，支撑不住，叫不得撞天的冤屈，只得紧闭着双眼，放开了两手，任凭着海陵百谑千嘲，就像喉咙气断，死了不得知的一般。这海陵像心像意，侮辱了许多时节，见蒲速碗没有一些儿情趣，到也觉得没意思，兴尽而去。

元妃问蒲速碗道：“妹妹，你平昔的兴在那里去了？今日做出这般模样。”蒲速碗道：“姐姐，你可是有人气的？古来那娥皇、女英，都是未出嫁的女子，所以帝尧把他嫁得舜哥天子。我是有丈夫的，若和你合着个老公，岂不惹人笑杀！连姐姐也做人不成了！”元妃道：“事到其间，连我也做不得主。俗语说得好：‘只好随乡入乡。’那里顾得人笑耻。”蒲速碗道：“姐姐，你说得好话儿！这话儿只当不说罢。世上那有百世太平千年天子。你倘或被人凌辱，你心里过去得否？”元妃惨沮不出一声。过了一夜。次日早晨，蒲速碗辞朝归去，再不入

宫朝见。虽是海陵假托别样名目来宣召他，他也只以疾辞道：“臣妾有死而已，不能复见娘娘。”海陵亦付之无可奈何也。

张仲轲者，幼名牛儿，乃市井无赖小人，惯说传奇小说，杂以排优诙谐语为业。其舌尖而且长，伸出可以舐着鼻子。海陵尝引之左右，以资戏笑。及即位，乃以为秘书郎，使之入直宫中，遇景生情，乘机谑浪，略无一些避忌。海陵尝与妃嫔云雨，必撤其帷帐，使仲轲说淫秽语于其前，以鼓其兴。

不要说起那宫中妃嫔，就是官庶妇人，曾蒙幸者，海陵也列在宫人数内。虽有丈夫的，皆分番出入，听其淫乱。海陵还不足意，欲把这些妇人随意幸之。限于更番不便，乃尽遣其丈夫往上京去了，恰把这些妇人都留在宫中。每当行幸，即令撤蔽去围帐，教坊司近前奏乐，幸已方止。再幸再奏。一幸必及数妇，徒以尽己之兴，而诸妇皆不畅所欲，人人嗟怨。尝与妃嫔同坐，必自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又诫宫中给使男子，于妃嫔位举首者，剜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旋须四人偕往。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阶砌行者死。告者赏钱百万。男女仓猝互相触，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齐言者皆释之。

有梁琬者，本大宋家奴，随元妃入宫，以阉竖事海陵。琬性便佞，善迎合人意。海陵特见宠信，言无不从。琬尝构求海上仙方，远觅兴阳异物，修合媚药，以奉海陵。海陵试之，颇有效验，益肆淫蛊。中外嫔御妇女殆将万人，犹恨不得绝色，以逞心意。琬乃极言宋刘贵妃绝色倾国。海陵道：“汝试言其容止。”琬道：“鬟发腻理，姿质纤秣，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英华之濯艳。顾影徘徊，光彩溢目。承迎盼睐，举止绝

伦；智算过人，歌舞出众。”海陵闻言大喜，自此决南征之意。将行，命县君高师姑预贮紫绡帐、画石床、鹧鸪枕、却尘褥、神丝绣被、瑟瑟幕、纹布巾。帐轻疏而薄，视之如无所碍。虽属隆冬，而风不能入，盛暑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焉，忽不知其帐也，乃蛟绡之类。床文如锦绣，石体甚轻，郢支国所献。枕以七宝合为鹧鸪，褥色殷鲜，光软无比，云是却尘兽毛所为，出自句骊国。被绣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上缀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其幕色如瑟瑟，阔三丈，长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其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湿漏，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纹布巾，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如绵，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不生垢腻，乃得自鬼谷国者。俟得刘贵妃时用之。更带九玉钗、鬘忿犀、如意玉、龙绡衣、龙髻紫拂。钗刻九鸾，皆九色，其上有字，白玉儿工巧妙丽，殆非人制。犀圆如弹丸，带之令人鬘忿怒。玉类桃实，上有七孔，云是通明之象。衣重无一二两，傅之不盈一握。拂色紫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为柄，刻红玉为环纽，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洒，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于堂中，则日无蝇虫，夜无蚊蚋。拂之为声，则鸡犬无不惊逸；垂之池潭，则鳞介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则成瀑布；烧燕肉熏之，则倬倬焉若生云雾，云得于洞庭湖中者。俟得刘贵妃，则以赐之。海陵件件色色，都打点端正。不想探事人来，报说：“刘贵妃已辞世矣。”海陵好不痛惜！忙传下号令，说灭却宋时，把他死尸也抬来瞧一瞧，完了心中一念。这才是：

生前不结鸳鸯带，死后空劳李少君。

世宗时为济南尹，夫人乌林答氏，玉质凝肤，体轻气馥，绰约窈窕，转动照人。海陵闻其美，思有以通之。而乌林答氏端方严惠，无隙可乘。一日，传旨召之。世宗忿忿，抗旨不使之去。乌林答氏泣对世宗道：“妾之身，王之身也。一醺不再，妾之志也，宁肯为上所辱！第妾不应召，则无君，王不承旨则不臣。上坐是以杀王，王更何辞以免？我行当自勉，不以累王也。”世宗涕泣，不忍分离。乌林答氏毅然就道。一路上凄其沮郁，无以为情。行至良乡地方，乃将周身衣服，缝纫固密，题诗一首于衣裾上，遂自杀。诗云：

世态翻如掌，君心狠似狼。

凶狂图快乐，淫逆灭纲常。

我死身无辱，夫存姓亦香！

敢劳传旨客，持血报君王。

乌林答氏既死，使者以讣闻。海陵伪为哀伤，命归其柩于世宗。世宗发柩视之，面色如生，血凝喉吻，抚尸痛悼，以礼葬焉。后世宗在位二十九年，不复立后者，以乌林答氏之死节也。此是后话。

却说海陵大举南侵，造战船于江上，毁民庐舍以为材，煮死人膏以为油，费财用如泥沙，视人命如草菅。既发兵南下，群臣因万民之嗟怨，立曹国公乌禄为帝，即位辽阳，改名雍，改元大定，遥降海陵为王。海陵闻之，叹道：“朕本欲削平江南，然后改元大定。今日之事，岂非天乎？”因出素所书：“一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群臣。遂召诸将，谋帅师北还。至瓜洲，浙西路都统制耶律元宜等谋弑之，箭入帐中。海陵以为宋兵追至。及视箭，曰：“此我兵也！”欲取弓

还射。忽又中一箭仆地，延安少尹纳合干鲁补先刃之。手足犹动，遂缢杀之。妃嫔等数十人皆遇害。后世宗数海陵过恶，不当有王封土，不当在诸王莹域。乃降废为海陵侯，复降为庶人。改葬于西南四十里。后人有词叹云：

世上谁人不爱色？惟有海陵无止极。
未曾立马向吴山，大定改元空叹息。
空叹息，空叹息，国破家亡回不得。
孤身客死倩人怜，万古传名为逆贼。

第二十四卷 隋炀帝逸游召谴

玉树歌残舞袖斜，景阳宫里剑如麻。

曙星自合临天下，千里空教怨丽华。

这首诗单表隋文帝篡周灭陈，奄有天下，一统太平，真个治得外户不闭，路不拾遗。初时已立太子勇为东宫，却因不得母后独孤氏欢心。原来文帝独孤皇后最是妒忌，文帝畏而爱之。常言：“前代帝王，骨肉分争，皆因嫡庶相猜相忌，致有祸胎。今吾家五子同母，傍无异生之子，后来安享太平，绝无后患。”不想太子勇嫡妃元氏无宠，抑郁而死，专宠云定兴之女。所生子女，皆是庶出。独孤皇后心中甚是不愤，每每在文帝前谮诉太子勇之短。文帝极是惧内的，听他言话，太子勇日渐日疏。

却有第二子晋王广，为扬州都总管，生来聪明俊雅，仪容秀丽。十岁即好看古今书传，至于方药、天文地理、百家技艺术数，无不通晓。却只是心怀叵测，阴贼刻深，好钩索人情深浅，又能为矫情忍讷之事。刺探得太子勇失爱母后，日夜思所以间之，日与萧妃独处，后宫皆不得御幸。每遇文帝及独孤皇后使来，必与萧妃迎门候接，饮食款待，如平交往来。临去，又以金钱纳诸袖中。以故人人到母后跟前，交口

同声，誉称晋王仁孝聪明，不似太子寡恩傲礼，专宠阿云，致有如许豚犊。独孤皇后大以为然，日夜谮之于文帝，说太子勇不堪承嗣大统。后来晋王广又多以金宝珠玉，结交越公杨素，令他谗废太子。杨素是文帝第一个有功之臣，言无不从。皇后谮之于内，杨素毁之于外。文帝积怒太子勇，已非一日。竟废太子勇为庶人，幽之别宫，却立晋王广为太子。受命之日，地皆震动。识者皆知其夺嫡阴谋。独杨素残忍深刻，扬扬得意，以为太子由我得立。威权震天下，百官皆畏而避之。

后来独孤皇后崩，后宫却得近幸。文帝有一位宣华夫人陈氏，陈宣帝之女也。隋灭陈，配掖庭。性聪慧，姿貌无双。及皇后崩后，始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后宫莫及。文帝寝疾于仁寿宫，夫人与太子广同侍疾。平旦，夫人出更衣，为太子所逼。夫人拒之，发乱神惊，归于帝所。文帝怪其容色有异，问其故，夫人泫然泣曰：“太子无礼！”文帝大恚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盖指皇后也。因呼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司空越公杨素等曰：“召我儿来！”述等将呼太子广，帝曰：“勇也。”杨素曰：“国本不可屡迁，臣不敢奉诏。”帝气哽塞，回面向内不言。

素出语太子广曰：“事急矣！”太子广拜素曰：“以终身累公。”有顷，左右报素曰：“帝呼不应，喉中呦呦有声。”素急入，文帝已崩矣。陈夫人与诸后宫相顾悲恸。晡时，太子广遣使者赍金合，缄封其际，亲书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之惶惧，以为药酒，不敢发。使者促之，乃开，见盒中有同心结数枚。宫人咸相庆曰：“得免死矣！”陈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谢。宫人咸逼之，乃拜使者。太子夜入炷焉。明旦发丧，使

人杀故太子勇而后即位。左右扶太子上殿。太子足弱，欲倒者数四，不能上。杨素叱去左右，以手扶接，太子援之乃上。百官莫不嗟叹。杨素归谓家人曰：“小儿子吾已提起教作大家郎，不知能了当否？”

素恃己有功，于帝多呼为郎君。时宴内宫，宫人偶遗酒污素衣。素叱左右引下加搥焉。帝甚不平，隐忍不发。一日，帝与素钓鱼于后苑池上，并坐，左右张伞以遮日。帝起如厕，回见素坐赭伞下，风骨秀异，神彩毅然。帝大忌之。帝每欲有所为，素辄抑而禁之，由是愈不快于素。会素死，帝曰：“使素不死，夷其九族。”先是，素一日欲入朝，见文帝执金钺逐之，曰：“此贼，吾欲立勇，竟不从吾言！今必杀汝！”素惊怖入室，召子弟二人语曰：“吾必死矣！出见文帝如此如此。”移时而死。

帝自素死，益无忌惮，沉迷女色。一日顾诏近侍曰：“人主享天下之富，亦欲极当年之乐，自快其意。今天下富安，外内无事，正吾行乐之日也。今宫殿虽壮丽显敞，苦无曲房小室，幽轩短槛。若得此，则吾期老于其中也。”近侍高昌奏曰：“臣有友项昇，浙人也。自言能构宫室。”翌日，诏召问之。昇曰：“臣乞先进图本。”后日进图，帝览之，大悦，即日诏有司供具材木，凡役夫数万，经岁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栏朱楯，互相连属，回环四合，牖户自通，千门万户，金碧相辉，照耀人耳目。金虬伏于栋下，玉兽蹲于户傍；壁砌生光，琐窗曜日，工巧之极，自古未之有比也。费用金宝珠玉，库藏为之一空。人误入其中者，虽终日不能出。帝幸之，大悦，顾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可

目之曰迷楼。”诏以五品官赐昇，仍给内库金帛千匹赏之。诏选良家女数千以居楼中。帝每一幸，经月不出。

是月，大夫何稠进御女车。车之制度绝小，只容一人，有机伏于其中。若御童女，则以机碍女之手足，女纤毫不能动。帝以处女试之，极喜，召何稠谓之曰：“卿之巧思，一何神妙如此！”以千金赠之。稠又进转关车，可以升楼阁，如行平地。车中御女，则自摇动。帝尤喜悦，谓稠曰：“此车何名？”稠曰：“臣任意造成，未有名也，愿赐佳名。”帝曰：“卿任其巧意以成车，朕得之，任其意以自乐，可命名任意车也。”帝又令画工绘画士女交合之图数十幅，悬于阁中。其年上官时自江外得替回，铸乌铜鉴数十面，其高五尺，而阔三尺，磨以成镜为屏，环于寝所，诣阙投进。帝以屏纳迷楼中，而御女于其傍，纤毫运转，皆入于鉴中。帝大喜曰：“绘画得其形象耳，此得人之真容也，胜绘图万倍矣。”

帝日夕沉荒于迷楼，罄竭其力，亦多倦怠。又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役民力常百万，内为十六院。聚巧石为山，凿池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送京师。诏定西苑十六院名：

景明 迎晖 栖鸾 晨光 明霞 翠华 文安

积珍 影纹

仪凤 仁智 清修 宝林 和明 绮阴 绛阳

每院择宫中佳丽谨厚有容色美人实之，选帝常幸御者为之首。分派宦者，主出入易市。又凿五湖，每湖四方十里。东曰翠光湖，南曰迎阳湖，西曰金光湖，北曰洁水湖，中曰广明湖。湖中积土石为山，构亭殿，屈曲环绕澄泓，皆穷极人

间华丽。又凿北海，周环四十里，中有三山，效蓬莱、方丈、瀛洲，其上皆台榭回廊，其下水深数丈。开通五湖北海，通行龙凤舸。帝多泛东湖，因制湖上曲《望江南》八阙云：

湖上月，偏照列仙家。水浸寒光铺枕簟，浪摇晴影走金蛇。偏称泛灵槎。光景好，轻彩望中斜。清露冷侵银兔影，西风吹落桂枝花。开宴思无涯。其二云：

湖上柳，烟里不胜催。宿雾洗开明媚眼，东风摇弄好腰肢。烟雨更相宜。环曲岸，阴覆画桥低。线拂行人春晚后，絮飞晴雪暖风时。幽意更依依。其三云：

湖上雪，风急堕还多。轻片有时敲竹户，素华无韵入澄波。望外玉相磨。湖水远，天地色相和。仰面莫思梁苑赋，朝来且听玉人歌。不醉拟如何？其四云：

湖上草，碧翠浪通津。修带不为歌舞缓，浓铺堪作醉人茵。无意衬香衾。晴霁后，颜色一般新。游子不归生满地，佳人远意正青春。留咏卒难伸。其五云：

湖上花，天水浸灵芽。浅蕊水边匀玉粉，浓苞天外剪明霞。日在列仙家。开烂熳，插鬓若相遮。水殿春寒幽冷艳，玉轩晴照暖添华。清赏思何赊。其六云：

湖上女，精选正轻盈。犹恨乍离金殿侣，相将尽是采莲人。清唱谩频频。轩内好，嬉戏下龙津。

玉管朱弦闻尽夜，踏青斗草事青春。玉辇从群真。

其七云：

湖上酒，终日助清欢。檀板轻声银甲缓，醅浮香米玉蛆寒。醉眼暗相看。春殿晚，仙艳奉杯盘。湖上风光真可爱，醉乡天地就中宽。帝主正清安。

其八云：

湖上水，流绕禁园中。斜日暖摇清翠动，落花香暖众纹红。蘋末起清风。闲纵目，鱼跃小莲东。泛泛轻摇兰棹稳，沉沉寒影上仙宫。远意更重重。

帝常游湖上，多令宫中美人歌唱此曲。大业六年，后苑草木鸟兽繁息茂盛：桃蹊柳径，翠阴交合；金猿青鹿，动辄成群。自大内开为御道，直通西苑，夹道植长松高柳。帝多宿苑中，去来无时。侍御多夹道而宿，帝往往于中夜即幸焉。道州贡矮民王义，眉目浓秀，应对敏捷，帝尤爱之。常从帝游，终不得入宫。曰：“尔非宫中物也。”义乃出，自宫以求进。帝由是愈加怜爱，得出入内寝。义多卧御榻下。帝游湖海回，多宿十六院。

一夕中夜，帝潜入栖鸾院。时夏气暄烦，院妃庆儿卧于帘下。初月照轩，甚是明朗。庆儿睡中惊魇，若不救者。帝使义呼庆儿。帝自扶起，久方清醒。帝曰：“汝梦中何故而如此？”庆儿曰：“妾梦中如常时，帝握妾臂，游十六院。至第十院，帝入坐殿上。俄时火发，妾乃奔走，回视帝坐烈焰中，惊呼人救帝，久方睡觉。”帝自强解曰：“梦死得生，火有威烈之势。吾居其中，得威者也。”后帝幸江都被弑。帝入第十院，居火中，此其应也。

一夕，帝因观殿壁上有广陵图，帝注目视之移时，不能举步。时萧后在侧，谓帝曰：“知他是甚图画？何消帝如此挂心？”帝曰：“朕不爱此画，只为思旧游之外耳。”于是以左手凭后肩，右手指图上山水及人烟村落寺宇，历历皆如在目前，谓萧后曰：“朕昔征陈后主时游此，岂期久有天下，万机在躬，便不得豁然于怀抱也。”言讫，容色惨然。萧后奏曰：“帝意在广陵，何如一幸？”帝闻之，言下恍然，即日召群臣，言欲至广陵，旦夕游赏。议当泛巨舟，自洛入河，自河达海入淮，至广陵。群臣皆言：“似此程途，不啻万里，又孟津水紧，沧海波深，若泛巨舟，事恐不测。”时有谏议大夫萧怀静，乃皇后弟也，奏曰：“臣闻秦始皇时，金陵有王气，始皇使人凿断砥柱，王气遂绝。今睢阳有王气，又陛下喜在东南，欲泛孟津，又虑危险。况大梁西北有故河道，乃是秦将王离畎水灌大梁之处。乞陛下广集兵夫，于大梁起首开掘，西自河阴，引孟津水入，东至淮阴，放孟津水出。此间地不过千里，况于睢阳境内经过。一则路达广陵，二则凿穿王气。”

帝闻奏大喜。出敕朝堂，有敢谏开河者斩。乃命征北大总管麻叔谋为开河都护，以荡寇将军李渊为开河副使。渊称疾不赴，即以左屯卫将军令狐达代之。诏发天下丁夫，男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者皆至，如有隐匿者斩三族。凡役夫五百四十三万余人，昼夜开掘，急如星火。又诏江淮诸州，造大船五百只，使命促督。民间有配著造船一只者，家产破用皆尽，犹有不足，枷项笞背，然后鬻卖子女以供官费。到得开河功役渐次将成，龙舟亦就。帝大喜，将幸江都，命越王侗留守东都。宫女半不随驾，争攀号留。且言辽东小国，不

足以烦大驾，愿遣将征之。帝意不回。作诗留别宫人云：

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

但存颜色在，离别只今年。

车驾既行，师徒百万。离都旬日，长安贡御车女袁宝儿，年十五，腰肢纤堕，呆憨多态。帝宠爱特厚。时洛阳进合蒂迎辇花，云：“得之嵩山坞中，人不知其名，采花者异而贡之。”会帝驾适至，因以“迎辇”名之。帝令宝儿持之，号曰“司花女”。时诏虞世南草《征辽指挥德音敕》，宝儿持花侍侧，注视久之。帝谓世南曰：“昔传飞燕可掌上舞，朕常谓儒生饰于文字，岂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才人，可便作诗嘲之。”世南应诏，为绝句云：

学画莺黄半未成，垂肩鞞袖太憨生。

缘憨却得君王宠，长把花枝傍辇行。

帝大悦。既至汴京，帝御龙舟，萧后乘凤舸。于是吴越取民间女年十五六岁者五百人，谓之殿脚女，至龙舟凤舸。每船用彩缆十条，每条用殿脚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脚女与羊相间而行。时方盛暑，翰林学士虞世基献计，请用垂柳栽于汴渠两堤上。一则树根四散，鞠护河堤，二则牵舟之人庇其阴，三则牵舟之羊食其叶。上大喜，诏民间献柳一株，赏一匹绢。百姓竞献之。又令亲种。帝自种一株，群臣次第皆种，方及百姓。时有谣言曰：“天子先栽，然后百姓栽。”栽与灾同音，盖妖讖也。栽毕，取御笔写赐垂柳姓杨，曰杨柳也。

时舳舻相继，连接千里，自大梁至淮口，联绵不绝。锦帆过处，香闻数里。一日，帝将登龙舟，凭殿脚女吴绛仙肩，

喜其媚丽，不与群辈等，爱之，久不移步。绛仙善画长蛾眉，帝色不自禁。回辇，召绛仙，将拜婕妤。萧后性妒忌，故不克谐。帝寝兴罢，擢为龙舟首楫，号曰“崆峒夫人”。由是殿脚女争效为长蛾眉。司宫吏日给螺子黛五斛，号为蛾绿。螺子黛出波斯国，每颗值十金。后徵赋不足，杂以铜黛给之。独绛仙得赐螺黛不绝。帝每倚帘视绛仙，移时不去，顾内谒者曰：“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绛仙真可疗饥矣。”因吟《持楫篇》赐之曰：

旧曲歌桃叶，新妆艳落梅。

将身傍轻楫，知是渡江来。

诏殿脚女千辈唱之。时越溪进耀光绫，绫纹突起，有光彩。帝独赐司花女及绛仙，他人莫预。萧后悲愤不悻。由是二姬稍稍不得亲幸，帝常登楼忆之，题东南柱二篇云：

黯黯愁侵骨，绵绵病欲成。

须知潘岳鬓，强半为多情。

又云：

不信长相忆，丝从鬓里生。

闲来倚槛立，相望几含情。

殿脚女自至广陵，悉命备月观行宫，绛仙辈亦不得亲侍寝殿。有郎将自瓜州宣事回，进合欢果一器。帝命小黄门以一双驰骑赐绛仙。遇马上摇动，合欢蒂解，绛仙拜赐，因附红笺小简上进曰：

驿骑传双果，君王宠念深。

宁知辞帝里，无复合欢心。

帝览之，不悦，顾小黄门曰：“绛仙如何辞怨之深也？”黄

门拜而言曰：“适走马摇动，及月观，果已离解，不复连理。”帝因言曰：“绛仙不独容貌可观，诗意深切，乃女相如也。亦何谢左贵嫔乎？”帝尝醉游后宫，偶见宫婢罗罗者，悦而私之。罗罗畏萧后，不敢迎帝，因托辞以程姬之疾，不可荐寝。帝乃嘲之曰：

个人无赖是横波，黛染隆颧簇小峨。

幸好留依伴成梦，不留依住意如何？

帝自达广陵，沉湎滋深，荒淫无度，往往为妖祟所惑。尝游吴公宅鸡台，恍惚间与陈后主相通。帝幼年与后主甚善，乃起迎之，都忘其已死。后主尚唤帝为殿下。后主戴青纱皂帻，青綽袖，长裾，绿锦纯缘紫纹方平履。舞女数十，罗侍左右。中有一女殊色，帝屡目之。后主云：“殿下不识此人耶？即张丽华贵妃也。每忆桃叶山前乘战舰与此妃北渡。尔时丽华最恨，方倚临春阁，试东郭俛紫毫笔，书小研红绡作答江令‘璧月’句未终，见韩擒虎跃青骢马，拥万甲骑直来冲人，都不存去就之礼，以至有今日！”言罢，即以绿文测海酒螽，酌红梁新酿劝帝。帝饮之甚欢，因请丽华舞《玉树后庭花》。丽华白后主，辞以抛掷岁久，自井中出来，腰肢粗巨，无复往时姿态。帝再三强之。乃徐起舞，终一曲。后主问帝：“萧妃何如此人？”帝曰：“春兰秋菊，各一时之秀也。”后主复诵诗十数篇。帝不记之，独爱《小窗诗》及《寄侍儿碧玉诗》。《小窗诗》云：

午醉醒来晚，无人梦自惊。

夕阳如有意，偏傍小窗明。

《寄碧玉》云：

离别肠应断，相思骨合销。

愁魂若非散，凭仗一相招。

丽华拜求帝赐一章，帝辞以不能。丽华笑曰：“尝闻‘此处不留依，会有留依处。’安得言不能耶？”帝强为之，操笔立成，曰：

见面无多事，闻名尔许时。

坐来生百媚，实个好相知。

丽华捧诗，赧然不怩。后主问帝：“龙舟之游乐乎？始谓殿下致治在尧舜之上，今日仍此逸游。大抵人生各图快乐，向时何见罪之深耶？三十六封书，至今使人怏怏不悦。”帝忽悟其已死，叱之曰：“何今日尚呼我为殿下，复以往事相讯耶？”恍惚不见，帝兀然不自知，惊悸移时。

帝后御龙舟，中道，间歌者甚悲，其辞曰：

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少。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寒骨枕荒沙，幽魂泣烟草。悲损门内妻，望断吾家老。安得义男儿，焚此无主尸，引其孤魂回，负其白骨归。

帝闻其歌，遽遣人求其歌者，至晓不得其人。帝颇徬徨，通夕不寐。帝知世祚已去，意欲遂幸永嘉，群臣皆不愿从。扬州朝百官，天下朝贡使无一人至者。有来者，在途遭兵夺其贡物。帝犹与群臣议，诏十三道起兵，诛不朝贡者。

帝深识玄象，常夜起观天，乃召太史令袁充，问曰：“天象如何？”充伏地泣涕曰：“星文大恶，贼星逼帝座甚急，恐祸起旦夕，愿陛下遽修德灭之！”帝不乐，乃起，入便殿，索

酒自歌曰：

宫木阴浓燕子飞，兴亡自古漫成悲。

他日迷楼更好景，宫中吐艳恋红辉。

歌竟，不胜其悲。近侍奏：“无故而歌甚悲，臣皆不晓。”帝曰：“休问！他日自知也。”俯首不语，召矮民王义问曰：“汝知天下将乱乎？”义泣对曰：“臣远方废民，得蒙上贡，进入深宫，久承恩泽，又常自宫，以近陛下。天下大乱，固非今日，履霜坚冰，其渐久矣。臣料大祸，事在不救。”帝曰：“子何不早告我也？”义曰：“臣惟不言，言即死久矣。”帝乃泣下沾襟，曰：“子为我陈败乱之理，朕贵知其故也。”明日，义上书曰：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圣明出治之时，不爱此身，愿从入贡。臣本侏儒，性尤蒙滞。出入左右，积有年岁。浓被圣私，皆逾素望。侍从乘舆，周旋台阁。臣虽至鄙，酷好穷经，颇知善恶之本源，少识兴亡之所以。还往民间，周知利害。深蒙顾问，方敢敷陈。自陛下嗣守元符，体临大器，圣神独断，谋谏莫从。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万艘，宫阙遍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有十，殁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虚，谷粟涌贵。乘舆竟往，行幸无时。兵人侍从，常守空宫。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有家之村，存者可数；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莩盈郊。狗彘厌人之肉，鸢鱼食人之余。臭闻千里，骨积高原。阴风无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断平野，千

里无烟。万民剥落，不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乱离方始，生死谁知。人主爱人，一何至此！陛下圣性毅然，孰敢上谏。或有鲠言，即令赐死。臣下相顾，钳结自全。龙逢复生，安敢议奏！左右近臣，阿谀顺旨，迎合帝意，造作拒谏。皆出此途，乃逢富贵。陛下恶过，从何得闻？方今又败辽师，再幸东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已入涂炭，官吏犹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为计？陛下欲兴师，则兵吏不顺；欲行幸，则将卫莫从。适当此时，何以自处？陛下虽欲发愤修德，特加爱民，圣慈虽切救时，天下不可复得。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急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

帝省义奏，曰：“自古安有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乎？”义曰：“陛下尚犹蔽饰己过！陛下常言：吾当跨三皇，超五帝，下视商周，使万世不可及。今日之势如何？能自复回都辇乎？”帝再三加叹。义曰：“臣昔不言，诚爱生也；今既具奏，愿以死谢。天下方乱，陛下自爱。”少选，左右报曰：“义自刎矣。”帝不胜悲伤，命厚葬焉。时值阁裴虔通，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左右屯卫将军字文化及，将谋作乱。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其奏，即下诏云：

寒暑迭用，所以成岁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劳逸也。故士子有游息之谈，农夫有休养之节。咨

尔髦众：服役甚勤，执劳无怠；埃垢溢于爪发，虬虱结于兜鍪，朕甚悯之。俾尔休番，从便嬉戏，无烦方朔滑稽之请，而从卫士递上之文。朕于侍从之间，可谓恩矣，可依前件施行。

不数日，忽中夜闻外切切有声。帝急起，衣冠御内殿，坐未久，左右伏兵俱起。司马德戡携白刃向帝。帝叱之曰：“吾终年重禄养汝，吾无负汝，汝何得负我！”帝常所幸朱贵儿在帝傍，谓德戡曰：“三日前，帝虑侍卫秋寒，诏宫人悉絮袍裤，帘自临视。造数千领，两日毕功。前日颁赐，尔等岂不知也？何敢迫胁乘舆！”乃大骂德戡。德戡斩之，血溅帝衣。德戡前数帝罪，且曰：“臣实言陛下！但今天下俱叛，二京已为贼据。陛下归亦无门，臣生亦无路。臣已亏臣节，虽欲复已，不可得也，愿得陛下首以谢天下！”乃携剑逼帝。帝复叱曰：“汝岂不知诸侯之血入地，大旱三年，况天子乎？死自有法！”命索药酒，不得。左右进练巾，逼帝入阁自经死。萧后率左右宫娥，辍床头小版为棺敛，粗备仪卫，葬于吴公台下，即前此帝与陈后主相遇处也。

初，帝不爱第三子齐王暕，见之常切齿。每行幸，辄录以自随。及是难作，谓萧后曰：“得非阿孩耶？”阿孩，齐王暕小字也。司马德戡等既弑帝，即驰遣骑兵执齐王暕于私第，裸跣驱至当街。暕曰：“大家计必杀儿，愿容儿衣冠就死。”犹意帝遣人杀之。父子见杀，至死不明，可胜痛悼！

后唐文皇太宗皇帝，提兵入京，见迷楼，太宗叹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也！”乃命放出诸宫女，焚其宫殿，火经月不灭。前谣前诗，无不应验，方知炀帝非天亡之也。后人诗：

十里长河一旦开，亡隋波浪九天来。
锦帆未落干戈起，惆怅龙舟不更回。

第二十五卷 独孤生归途闹梦

东园蝴蝶正飞忙，又见罗浮花气香。

梦短梦长缘底事？莫贪磁枕误黄梁。

昔有夫妻二人，各在芳年，新婚燕尔，如胶似漆，如鱼似水。刚刚三日，其夫被官府唤去。原来为急解军粮事，文书上金了他名姓，要他赴军前交纳。如违限时刻，军法从事。立刻起行，身也不容他转，头也不容他回，只捎得个口信到家。正是上命所差，盖不繇己，一路趲行，心心念念想着浑家。又不好向人告诉，只落得自己凄惶。行了一日，想到有万遍。是夜宿于旅店，梦见与浑家相聚如常，行其夫妻之事。自此无夜不梦。到一月之后，梦见浑家怀孕在身，醒来付之一笑。

且喜如期交纳钱粮，太平无事，星夜赶回家乡。缴了批回，入门见了浑家，欢喜无限。那一往一来，约有三月之遥。尝言道：新娶不如远归。夜间与浑家绸缪恩爱，自不必说。其妻叙及别后相思，因说每夜梦中如此如此。所言光景，与丈夫一般无二，果然有了三个月身孕。若是其夫先说的，内中还有可疑；却是浑家先叙起的。可见梦魂相遇，又能交感成胎，只是彼此精诚所致。如今说个闹梦故事，亦繇夫妇积思

而然。正是：

梦中识想非全假，白日奔驰莫认真。

话说大唐德宗皇帝贞元年间，有个进士覆姓独孤，双名遐叔，家住洛阳城东崇贤里中。自幼颖异，十岁便能作文。到十五岁上，经史精通，下笔数千言，不待思索。父亲独孤及官为司封之职。昔年存日，曾与遐叔聘下同年司农白行简女儿娟娟小姐为妻。那娟娟小姐，花容月貌，自不必说；刺绣描花，也是等闲之事。单喜他深通文墨，善赋能诗。若教去应文科，稳稳里是个状元。与遐叔正是一双两好，彼此你知我见，所以成了这头亲事。不意遐叔父母连丧，丈人丈母亦相继弃世，功名未遂，家事日渐零落，童仆也无半个留存，刚刚剩得几间房屋。

那白行简的儿子叫做白长吉，是个凶恶势利之徒，见遐叔家道穷了，就要赖他的婚姻，将妹子另配安陵富家。幸得娟娟小姐是个贞烈之女，截发自誓，不肯改节。白长吉强他不过，只得原嫁与遐叔。却是随身衣饰，并无一毫妆奁，止有从幼伏侍一个丫鬟翠翘从嫁。白氏过门之后，甘守贫寒，全无半点怨恨。只是晨炊夜绩，以佐遐叔读书。那遐叔一者敬他截发的志节，二者重他秀丽的词华，三者又爱他娇艳的颜色：真个夫妻相得，似水如鱼。白氏亲族中，到也怜遐叔是个未发达的才子，十分尊敬。止有白长吉一味趋炎附热，说妹子是穷骨头，要跟恁样饿莩，坏他体面，见了遐叔就如眼中之刺，肉内之钉。遐叔虽然贫穷，却又是不肯俯仰人的。因此两下遂绝不相往。

时值贞元十五年，朝廷开科取士，传下黄榜，期于三月间诸进士都赴京师殿试。遐叔别了白氏，前往长安，自谓文才，必魁春榜。那知贡举的官，是礼部侍郎同平章事郑余庆，本取遐叔卷子第一。岂知策上说着：奉天之难，皆因奸臣卢杞窃弄朝权，致使泾原节度使姚令言与太尉朱泚得以激变军心，劫夺府库。可见众君子共佐太平而不足，一小人搅乱天下而有余。故人君用舍不可不慎。元来德宗皇帝心性最是猜忌，说他指斥朝廷，讥讪时政，遂将头卷废弃不录。那白氏两个族叔，一个叫做白居易，一个叫做白敏中，文才本在遐叔之下，却皆登了高科。单单只有遐叔一人落第，好生没趣，连夜收拾行李东归。白居易、白敏中知得，齐来饯行，直送到十里长亭而别。遐叔途中愁闷，赋诗一首。诗云：

童年挟策赴西秦，弱冠无成逐路人。

时命不将明主合，布衣空惹上京尘。

在路非止一日，回到东都，见了妻子，好生惭愧，终日只在书房里发愤攻书。每想起落第的光景，便凄然泪下。那白氏时时劝解道：“大丈夫功名终有际会，何苦颓折如此！”遐叔谢道：“多感娘子厚意，屡相宽慰。只是家贫如洗，衣食无聊。纵然巴得日后亨通，难救目前愁困，如之奈何？”白氏道：“俗谚有云：‘十访九空，也好省穷。’我想公公三十年宦游，岂无几个门生故旧在要路的？你何不趁此闲时，一去访求？倘或得他资助，则三年诵读之费有所赖矣。”只这句话头，提醒了遐叔，答道：“娘子之言，虽然有理；但我自幼攻书，未尝交接人事，先父的门生故旧，皆不与知。止认得个韦皋，是京兆人，表字仲翔。当初被丈人张延赏逐出，来投先父，举

荐他为官，甚是有恩。如今他现做西川节度使。我若去访他，必有所助。只是东都到西川，相隔万里程途，往返便要经年。我去之后，你在家中用度，从何处置？以此抛撇不下。”白氏道：“既有这个相识，便当整备行李，送你西去，家中事体，我自支持。总有缺乏，姑姊妹家犹可假贷，不必忧虑。”遐叔欢喜道：“若得如此，我便放心前去。”白氏道：“但是路途跋涉，无人跟随，却怎的好？”遐叔道：“总然有人，也没许多盘费，只索罢了。”遂即拣了个吉日，白氏与遐叔收拾了寒暑衣装，带着丫鬟翠翘，亲至开阳门外一杯钱送。

夫妻正在不舍之际，骤然下起一阵大雨，急奔入路旁一个废寺中去躲避。这寺叫做龙华寺，乃北魏时广陵王所建，殿宇十分雄壮。阶下栽种名花异果。又有一座钟楼，楼上铜钟，响闻五十里外。后被胡太后移入宫中去了。到唐太宗时，有胡僧另铸一钟在上，却也响得二十余里。到玄宗时，还有五百僧众，香火不绝。后遭安禄山贼党史思明攻陷东都，杀戮僧众，将钟磬毁为兵器，花果伐为樵苏，以此寺遂颓败。遐叔与白氏看了，叹道：“这等一个道场，难道没有发心的重加修造？”因向佛前祈祷：“阴空保佑：若得成名时节，誓当捐俸，再整山门。”雨霁之后，登途分别：正是：

蝇头微利驱人去，虎口危途访客来。

不题白氏归家。且说遐叔在路，晓行夜宿，整整的一个月，来到荆州地面。下了川船，从此一路都是上水。除非大顺风，方使得布帆。风略小些，便要扯着百丈。你道怎么叫做百丈？原来就是縴子。只那川船上的有些不同：用着一寸多宽的毛竹片子，将生漆绞着麻丝接成的，约有一百多丈，为

此川中人叫做百丈。在船头立个轱辘，将百丈盘于其上。岸上扯的人，只听船中打鼓为号。遐叔看了，方才记得杜子美有诗道：“百丈内江船。”又道：“打鼓发船何处郎。”却就是这件东西。又走了十余日，才是黄牛峡。那山形生成似头黄牛一般，三四十里外，便远远望见。这峡中的水更溜，急切不能勾到，因此上有个俗谚云：

朝见黄牛，暮见黄牛；朝朝暮暮，黄牛如故。

又走了十余日，才是瞿塘峡。这水一发急紧。峡中有座石山，叫做滟滪堆。四五月间水涨，这堆止留一些些在水面上。下水的船，一时不及回避，触著这堆，船便粉碎，尤为利害。遐叔见了这般险路，叹道：“万里投人，尚未知失得如何，却先受许多惊恐，我娘子怎生知道？”元来巴东峡江一连三个：第一是瞿塘峡，第二是广阳峡，第三是巫峡。三峡之中，唯巫峡最长。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古木阴森，映蔽江面，止露得中间一线的青天。除非日月正中时分，方有光明透下。数百里内，岸上绝无人烟；惟闻猿声昼夜不断。因此有个俗谚云：

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断客肠。

这巫峡上就是巫山，有十二个山峰。山上有一座高唐观，相传楚襄王曾在观中夜寝，梦见一个美人愿荐枕席。临别之时，自称是伏羲皇帝的爱女，小字瑶姬，未行而死。今为巫山之神。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那襄王醒后，还想着神女，教大夫宋玉做《高唐赋》一遍，单形容神女十分的艳色。因此，后人立庙山上，叫做巫山神女庙。遐叔在江中遥望庙宇，掬水为浆，暗暗的祷告道：“神女既有

精灵，能通梦寐。乞为我特托一梦与家中白氏妻子，说我客途无恙，免其愁念。当赋一言相谢，决不敢学宋大夫作此淫褻之语，有污神女香名。乞赐仙鉴。”自古道的好：“有其人，则有其神。”既是祷告的许了做诗做赋，也发下这点虔诚，难道托梦的只会行云行雨，再没有别些灵感？少不得后来有个应验。正是：

祷祈仙梦通闺阁，寄报平安信一缄。

出了巫峡，再经由巴中、巴西地面，都是大江。不觉又行一个多月，方到成都。城外临着大江，却是濯锦江。你道怎么叫做濯锦江？只因成都造得好锦，朝廷称为“蜀锦”。造锦既成，须要取这江水再加洗濯，能使颜色倍加鲜明，故此叫做濯锦江。唐明皇为避安禄山之乱，曾驻蹕于此，改成都为南京。这便是西川节度使开府之处，真个沃野千里，人烟凑集，是一花锦世界。遐叔无心观玩，一径入城，奔到帅府门首，访问韦皋消息。岂知数月前，因为云南蛮夷反叛，统领兵马征剿去了，须持平定之后，方得回府。你想那征战之事，可是期得日子定的么？遐叔得了这个消息，惊得进退无措，叹口气道：“常言‘鸟来投林，人来投主’，偏是我遐叔恁般命薄！万里而来，却又投人不着。况一路盘缠已尽，这里又无亲识，只有来的路，没有去的路。天那！兀的不是活活坑杀我也！”

自古道：“吉人自有天相。”遐叔正在帅府门首叹气，旁边忽转过一个道士问道：“君子何叹？”遐叔答道：“我本东都人氏，覆姓独孤，双名遐叔。只因下第家贫、远来投谒故人韦仲翔，希他资助。岂知时命不济，早已出征去了。欲待候

他，只恐奏捷无期，又难坐守；欲待回去，争奈盘缠已尽，无可图归。使我进退两难，是以长叹。”那道士说：“我本道家，专以济人为事，敝观去此不远。君子既在穷途，若不嫌粗茶淡饭，只在我观中权过几时，等待节使回府，也不负远来这次。”遐叔再三谢道：“若得如此，深感深感。只是不好打搅！”便随着道士径投观中而去。我想那道士与遐叔素无半面，知道他是甚底样人，便肯收留在观中去住？假饶这日无人搭救，却不穷途流落，几时归去？岂非是遐叔不遇中之遇？

当下遐叔与道士离了节度府前，行不上一二里许，只见苍松翠柏，交植左右，中间龟背大路，显出一座山门，题着“碧落观”三个簪箕大的金字。这观乃汉时刘先主为道士李寂盖造的。至唐明皇时，有个得道的叫做徐佐卿，重加修建。果然是一尘不到，神仙境界。遐叔进入观中，瞻礼法像了，道士留入房内，重新叙礼，分宾主而坐。遐叔举目观看这房，收拾得十分清雅。只见壁上挂着一幅诗轴，你道这诗轴是那个名人的古迹？却就是遐叔的父亲司封独孤及送徐佐卿还蜀之作。诗云：

羽客笙歌去路催，故人争劝别离杯。

苍龙阙下长相忆，白鹤山头更不回。

元来昔日唐明皇闻得徐佐卿是个有道之士，用安车蒲轮，征聘入朝。佐卿不愿为官，钦赐驰驿还山，满朝公卿大夫，赋诗相赠，皆不如独孤及这首，以此观中相传，珍重不啻拱璧。遐叔看了父亲遗迹，不觉潸然泪下。道士道：“君子见了这诗，为何掉泪？”遐叔道：“实不相瞒，因见了先人之笔，故此伤感。”道士闻知遐叔即是独孤及之子，朝夕供待，分外加敬。

光阴迅速，不觉过了半年，那时韦皋降服云南诸蛮，重回帅府。遐叔连忙备礼求见，一者称贺他得胜而回，二者诉说自己穷愁，远来于谒的意思。正是：

故人长望贵人厚，几个贵人怜故人。

那韦皋一见遐叔，盛相款宴。正要多留几日，少尽关怀，岂知吐蕃赞普，时常侵蜀，专恃云南诸蛮为之向导。近闻得韦皋收服云南，失其羽翼，遂起雄兵三十余万，杀过界来，要与韦皋亲决胜负。这是烽火紧切的事，一面写表申奏朝廷，一面兴师点将，前去抵敌。遐叔叹道：“我在此守了半年，才得相见，忽又有此边报，岂不是命！”便向节度府中告辞。韦皋道：“吐蕃入寇，满地干戈，岂还有路归得！我已分付道士好生管待。且等杀退番兵，道途宁静，然后慢慢的与仁兄钱行便了。”遐叔无奈，只得依允，照旧住在碧落观中。不在话下。

且说韦皋统领大兵，离了成都，直至葭萌关外，早与吐蕃人马相遇。先差通使与他打话道：“我朝自与你国和亲之后，出嫁公主做你国赞婆，永不许兴兵相犯。如今何故背盟，屡屡扰我蜀地？”那赞普答道：“云南诸夷，元是臣伏我国的，你怎么辄敢加兵，侵占疆界？好好的还我云南，我便收兵回去；半声不肯，教你西川也是难保。”韦皋道：“圣朝无外，普天下那一处不属我大唐的？要战便战，云南断还不成。”原来吐蕃没有云南夷人向导，终是路径不熟。却被韦皋预在深林穷谷之间，偏插旗帜，假做伏兵；又教步军舞着藤牌，伏地而进，用大刀砍其马脚。一声炮响，鼓角齐鸣，冲杀过去。那吐蕃一时无措，大败亏输，被韦皋追逐出境，直到赞普新筑的王城，叫做末波城，尽皆打破。杀得吐蕃尸横遍野，血染

成河。端的这场厮杀，可也功劳不小！韦皋见吐蕃远遁，即便下令班师，一面差牌将贾撑书飞奏朝廷。一路上：

喜孜孜鞭敲金镫响，笑吟吟齐唱凯歌声。

话分两头。却说独孤遐叔久住碧落观中，十分郁郁，信步游览，消遣客怀。偶到一个去处，叫做升仙桥，乃是汉朝司马相如在临邛县窃了卓文君回到成都。只因家事消条，受人侮慢，题下两行大字在这桥柱上，说道：“大丈夫不乘驷马高车，不过此桥。”后来做了中郎，奉诏开通云南道径，持节而归，果遂其志。遐叔在那桥上，徘徊东望，叹道：“小生不愧司马之才，娘子尽有文君之貌。只是怎能勾得这驷马高车的日子？”下了桥，正待取路回观。此时恰是暮春天气，只听得林中子规一声声叫道：“不如归去！”遐叔听了这个鸟声，愈加愁闷，又叹道：“我当初与娘子临别，本以一年半载为期，岂知担阁到今，不能归去。天那！我不敢望韦皋的厚赠，只愿他早早退了蕃兵，送我归家，却也免得娘子在家朝夕悬望。”不觉春去夏来，又过一年有余，才等候得韦皋振旅而还。

那时捷书已到朝中，德宗天子知得韦皋战退吐蕃，成了大功，龙颜大喜，御笔加授兵部尚书太子太保，仍领西川节度使。回府之日，合属大小文武，那一个不奉牛酒拜贺。直待军门稍暇，遐叔也到府中称庆。自念客途无以为礼，做得《蜀道易》一篇。你道为何叫做《蜀道易》？当时唐明皇天宝末年，安禄山反乱，却是郑国公严武做西川节度。有个拾遗杜甫，避难来到西川，又有丞相房琯也贬做节度府属官。只因严武性子颇多猜狠，所以翰林供奉李白，做《蜀道难》词。其尾特云：“锦城虽云乐，不如早归家。”乃是替房、杜两公

忧危的意思。遐叔故将这“难”字改作“易”字，翻成乐府。一者称颂韦皋功德，远过严武；二者见得自己侨寓锦城，得其所主，不比房、杜两公。以此暗暗的打动他。词云：

吁嗟蜀道，古以为难。蚕丛开国，山川郁盘。秦置金牛，道路始刊。天梯石栈，勾接危峦。仰薄青霄，俯挂飞湍。猿猴之捷，尚莫能干。使人对此，宁不悲叹！自我韦公，建节当关。荡平西寇，降服南蛮。风烟宁息，民物殷繁。四方商贾，争出其间。匪无跋涉，岂乏跻攀；若在衽席，既坦而安。蹲鸱疗饥，筒布御寒。是称天府，为利多端。寄言客子，可以开颜。锦城甚乐，何必思还！

韦皋看见《蜀道易》这一篇，不胜叹服，便对遐叔说：“往时李白所作《蜀道难》词，太子宾客贺知章称他是天上谪下来的仙人，今观仁兄高才，何让李白！老夫幕府正缺书记一员，意欲申奏取旨，借重仁兄为礼部员外，权充西川节度府记室参军，庶得朝夕领教。不识仁兄肯曲从否？”遐叔答道：“我朝最重科目。凡士子不繇及第出身，便做到九棘三槐，终久被人欺侮。小生虽则三番落第，壮气未衰，怎忍把先世科名，一朝自废？如今叨寓贵镇，已过岁余，寒荆白氏在家，久无音信。朝夕萦挂，不能去怀。巴得旌旄回府，正要告辞。伏乞俯鉴微情，勿嫌方命。”韦皋谢道：“既是仁兄不允，老夫亦不敢相强。只是目下岁暮，冰雪载途，不好行走。不若少待开春，治装送别，未为晚也。”遐叔一来见韦皋意思殷勤，二来想起天气果然寒冷，路上难行，又只得住下。

捱过残腊，到了新年，又早是上元佳节。原来成都府地

沃人稠，本是西南都会。自唐明皇驻蹕之后，四方朝贡，皆集于此，便有京都气象。又经严郑公镇守巴蜀，专以平静为政，因此闾阎繁富，库藏充饶。现今韦皋继他，降服云南诸夷，击破吐蕃五十万众，威名大振。这韦皋最是豪杰的性子，因见地方宁定，民心归附，预传号令，分付城内城外都要点放花灯，与民同乐。那道令旨传将出去，谁敢不依。自十三至十七，共是五夜，家家门首扎缚灯栅，张挂新奇好灯，巧样烟火，照耀如同白昼。狮蛮社火，鼓乐笙箫，通宵达旦。韦皋每夜大张筵宴，在散花楼上，单请遐叔庆赏元宵。刚到下灯之日，遐叔便去告辞。韦皋再三苦留，终不肯住。乃对遐叔说道：“仁兄归心既决，似难相强。只是老夫还有一杯淡酒，些小资装，当在万里桥东，再与仁兄叙别，幸勿固拒。即传令拨一船只，次日在万里桥伺候，送遐叔东归；又点长行军士一名护送。

到明日，韦皋设宴在万里桥饯别遐叔，亲举金杯，说道：“此桥最古，昔诸葛孔明送费祎使吴，道是万里之行，实始于此，这桥因以得名。今仁兄青云万里，亦由今始，愿努力自爱。老夫蝉冠虽敝，拱听泥金佳报，特为仁兄弹之。”一连的劝了三杯，方才捧出一个锦囊，说道：“老夫深荷令先公推荐之力，得有今日。止因王事鞅掌，未得少酬大恩，有累远临，岂不惭汗！但今盗贼生发，势难重挈。老夫聊备三百金，权充路费。此外别有黄金万两，蜀锦千端，俟道路稍宁，专人奉送。勿谓老夫轻薄，为负恩人也！”又唤过军士分付道：“一路小心服事，不可怠慢。”军士叩头答应。遐叔再三拜谢道：“不才受此，已属过望，敢烦后命！”领了锦囊，军士跟

随上船。那韦皋还在桥上，直等望不见这船，然后回府。不在话下。

且说遐叔别了韦皋，开船东去。原来下水船，就如箭一般急的，不消两三日，早到巫峡之下。远远的望见巫山神女庙，想起：“当时从此经讨，暗祈神女托梦我白氏娘子，许他赋诗为谢。不知这梦曾托得去不曾托得去？我岂可失信。”便口占一首以偿宿愿。诗云：

古木阴森一线天，巫峰十二锁寒烟。

襄王自作风流梦，不是阳台云雨仙。

题毕，又向着山上作礼称谢。过了三峡，又到荆州。不想送来那军士，忽然生起病来，遐叔反要去服事他。又行了几日，来到汉口地方。自此从汝宁至洛阳，都是旱路。那军士病体虽愈，难禁鞍马驰骤。遐叔写下一封书信，留了些盘费，即令随船回去，独自个收拾行李登岸，却也会算计，自己买了一头生口，望东都进发。约莫行了一个月头，才到洛阳地面，离着开阳门只有三十余里。是时天色傍晚，一心思量赶回家去，策马前行。又走了十余里路，早是一轮月上。趁着月色，又走了十来里，隐隐的听得钟鸣鼓响，想道：“城门已闭，纵赶到也进城不及了。此间正是龙华古寺，人疲马乏，不若且就安歇。”解囊下马，投入山门。不争此一夜，有分教：

蝴蝶梦中逢佚女，鹭鸶杓底听娇歌。

话分两头。且说白氏自龙华寺前与遐叔分别之后，虽则家事荒凉，衣食无措，犹喜白氏女工精绝，翰墨傍通。况白姓又是个东京大族，姑姊妹间也有就他学习针指的，也有学做诗词的，少不得具些礼物为酬谢之资，因此尽堪支给。但

时时记念丈夫临别之言，本以一年为约，如何三载尚未回家？况闻西川路上有的是一线天、人鲜瓮、蛇倒退、鬼见愁，都这般险恶地面。所以古今称说途路艰难，无如蜀道。想起丈夫经由彼处，必多惊恐。别后杳无书信，知道安否如何？“教我这条肚肠，怎生放得！”欲待亲往西川，体访消息。“只我女娘家，又是个不出闺门的人，怎生去得？除非梦寐之中，与他相见，也好得个明白。”因此朝夕悬念。睡思昏沉，深闺寂寞，兀坐无聊，题诗一首。诗云：

西蜀东京万里分，雁来鱼去两难闻。

深闺只是空相忆，不见关山愁杀人。

那白氏一心想着丈夫，思量要做个梦去寻访。想了三年有余，再没个真梦。一日正是清明佳节，姑姊妹中，都来邀去踏青游玩。白氏那有恁样闲心肠！推辞不去。到晚上对着一盏孤灯，凄凄惶惶的呆想。坐了一个黄昏，回过头来，看见丫鬟翠翘已是鼾鼾睡去。白氏自觉没情没绪，只得也上床去睡卧。翻来覆去，那里睡得安稳，想道：“我直恁命薄！要得个梦儿去会他也不能勾！”又想到：“总然梦儿里会着他，到底是梦中的说话，原作不得准。如今也说不得了。须是亲往蜀中访问他回来，也放下了这条肠子。”却又想到：“我家姊妹中晓得，怎么肯容我去！不如瞒着他们，就在明早悄悄前去。”正想之间，只听得喔喔鸡鸣，天色渐亮。即忙起身梳裹，扮作村庄模样，取了些盘缠银两，并几件衣胀，打个包裹，收拾完备。看翠翘时，睡得正熟，也不通他知道，一路开门出去。

离了崇贤里，顷刻出了开阳门，过了龙华寺，不觉又蚤

到襄阳地面。有一座寄锦亭。原来苻秦时，有个安南将军窦滔，镇守襄阳，挈了宠妾赵阳台随任，抛下妻子苏氏。那苏氏名蕙，字若兰，生得才貌双绝。将一幅素锦，长广八寸，织成回文诗句，五色分章，计八百四十一字，诗三千七百五十二首，寄与窦滔。窦滔看见，立时送还阳台，迎接苏氏到任，夫妻恩爱，比前更笃。后人遂为建亭于此。那白氏在亭子上眺望良久，叹道：“我虽不及若兰才貌，却也粗通文墨。纵有织锦回文，谁人为寄，使他早整归鞭，长谐伉俪乎？”乃口占回文词一首，题于亭柱上。词云：

阳春艳曲，丽锦夸文。伤情织怨，长路怀君。惜别同心，膺填思悄。碧凤香残，青鸾梦晓。若倒读转来，又是一首好词：

晓梦鸾青，残香凤碧。悄思填膺，心同别惜。君怀路长，怨织情伤。文夸锦丽，曲艳春阳。

白氏题罢，离了寄锦亭，不觉又过荆州，来到夔府。恰遇天晚。见前面有所庙宇，遂入庙中投宿。抬头观看，上面悬一金字扁额，写着“高唐观”三个大字，乃知是巫山神女之庙。便于神座前撮土为香，祷告道：“我白氏小字娟娟，本在东京居住。只为儿夫独孤遐叔去访西川节度韦皋，一别三年，杳无归信，是以不辞跋涉，万里相寻，今夕寄宿仙宫，敢陈心曲。吾想神女曾能通梦楚王，况我同是女流，岂不托我一梦？伏乞大赐灵感，显示前期，不胜虔恳之至。”祷罢而睡。果然梦见神女备细说道：“遐叔久寓西川，平安无恙。如今已经辞别，取路东归。你此去怎么还遇得他着？可早早回身家去。须防途次尚有虚惊。保重，保重！”那白氏飒然觉来，只

见天已明了，想起神女之言，历历分明，料然不是个春梦。遂起来拜谢神女，出了庙门，重寻旧径，再转东都。在路晓行暮止，迤逦望东而来。

此时正值暮春天气，只见一路上有的是红桃绿柳，燕舞莺啼。白氏贪看景致，不觉日晚，尚离开阳门二十余里，便趁着月色，趑趄归家。忽遇前面一簇游人，笑语喧杂，渐渐的走近。你道是甚么样人？都是洛阳少年，轻薄浪子。每遇花前月下，打伙成群，携着的锦瑟瑶笙，挈着的青尊翠幕，专惯窥人妇女，逞己风流。白氏见那伙人来得不三不四，却待躲避。原来美人映着月光，分外娇艳，早被这伙人瞧破。便一圈圈将转来，对白氏道：“我们出郭春游，步月到此，有月无酒，有酒无人，岂不辜负了这般良夜！此去龙华古寺不远，桃李大开。愿小娘子不弃，同去赏玩一回何如？”那白氏听见，不觉一点怒气，从脚底心里直涌到耳朵根边，把一个脸都变得通红了，骂道：“你须不是史思明的贼党，清平世界，谁敢调弄良家女子！况我不是寻常已下之人，是白司农的小姐，独孤司封的媳妇，前进士独孤遐叔的浑家！谁敢罗唆！”怎禁这班恶少，那管甚么宦家、良家，任你喊破喉咙，也全不作准。推的推，拥的拥，直逼入龙华寺去赏花。这叫做铁怕落炉，人怕落套。正是：

分明绣阁娇闺妇，权做徵歌侑酒人。

且说遐叔因进城不及，权在龙华寺中寄宿一宵。想起当初从此送别，整整的过了三年，“不知我白氏娘子，安否何如？”因诵襄阳孟浩然的诗，说道：“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吟咏数番，潸然泪下。坐到更深，尚未能睡。忽听得墙外人语

喧哗，渐渐的走进寺来。遐叔想道：“明明是人声，须不是鬼。似这般夜静，难道有甚官府到此？”正惶惑间，只见有十余人，各执笤帚粪箕，将殿上扫除干净去讫。不多时，又见上百的人，也有铺设茵席的，也有陈列酒肴的，也有提着灯烛的，也有抱着乐器的，络绎而至，摆设得十分齐整。遐叔想道：“我晓得了，今日清明佳节，一定是贵家子弟出郭游春。因见月色如昼，殿下桃李盛开，烂漫如锦，来此赏玩。若见我时，必被他赶逐。不若且伏在后壁佛卓下，待他酒散，然后就寝。只是我恁般晦气，在古庙中要讨一觉安睡，也不能勾！”即起身躲在后壁，声也不敢则。

又隔了一回，只见六七个少年，服色不一，簇拥着个女郎来到殿堂酒席之上。单推女郎坐在西首，却是第一个坐位。诸少年皆环向而坐，都属目在女郎身上。遐叔想道：“我猜是豪贵家游春的，果然是了。只这女郎不是个官妓，便是个上妓，何必这般趋奉他？难道有甚良家女子，肯和他们到此饮宴？莫不是强盗们抢夺来的？或拐骗来的？”只见那女郎侧身西坐，攒眉蹙额，有不胜怨恨的意思。

遐叔凝着双睛，悄地偷看，宛似浑家白氏，吃了一惊。这身子就似吊在冰桶里，遍体冷麻，把不住的寒颤。却又想道：“呸！我好十分蒙懂，娘子是个有节气的，平昔间终日住在房里，亲戚们也不相见，如何肯随这班人行走？世上面貌厮像的尽多，怎么这个女郎就认做娘子？”虽这般想，终是放心不下，悄地的在黑影子里一步步挨近前来，仔细再看，果然声音举止，无一件不是白氏，再无疑惑。却又想道：“莫不我一时眼花错认了？”又把眼来擦得十分明亮，再看时节，一发丝

毫不差。却又想道：“莫不我睡了去，在梦儿里见他？”把眼霎霎，把脚踏踏，分明是醒的，怎么有此诧异的事！“难道他做闺女时尚能截发自誓，今日却做出这般勾当！岂为我久客西川，一定不回来了，遂改了节操？我想苏秦落第，嗔他妻子不曾下机迎接。后来做了丞相，尚然不肯认他。不知我明早归家，看他还有甚面目好来见我？”心里不胜忿怒，磨拳擦掌的要打将出去，因见他人多伙众，可不是倒捋虎须？且再含忍，看他怎生的下场。

只见一个长须的，举杯向白氏道：“古语云：‘一人向隅，满坐不乐。’我辈与小娘子虽然乍会，也是天缘。如此良辰美景，亦非易得，何苦恁般愁郁？请放开怀抱，欢饮一杯；并求妙音，以助酒情。”那白氏本是强逼来的，心下十分恨他，欲待不歌，却又想：“这班乃是无籍恶少，我又孤身在此，怕触怒了他，一时撒泼起来，岂不反受其辱！”只得拭干眼泪，拔下金雀钗，按板而歌。歌云：

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

自古道：“词出佳人口。”那白氏把心中之事，拟成歌曲，配着那娇滴滴的声音，呜呜咽咽歌将出来，声调清婉，音韵悠扬，真个直令高鸟停飞，潜鱼起舞，满座无不称赞。长须的连称：“有劳，有劳！”把酒一吸而尽。遐叔在黑暗中看见浑家并不推辞，就拔下宝钗按拍歌曲，分明认得是昔年聘物，心中大怒，咬碎牙关，也不听曲中之意，又要抢将出去厮闹。只是恐众寡不敌，反失便宜，又只得按捺住了，再看他们。

只见行酒到一个黄衫壮士面前，也举杯对白氏道：“聆卿

佳音，令人宿醒顿醒，俗念俱消。敢再求一曲，望勿推却。”白氏心下不悦，脸上通红，说道：“好没趣，歌一曲尽勾了，怎么要歌两曲？”那长须的便拿起巨觥说道：“请置监令。有拒歌者，罚一巨觥。酒到不干，颜色不乐，并唱旧曲者，俱照此例。”白氏见长须形状凶恶，心中害怕，只得又歌一曲。歌云：

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返，今日
坐愁鬓如雪。

歌罢，众人齐声喝采。黄衫人将酒饮干，道声：“劳动！”遐叔见浑家又歌了一曲，愈加忿恨，恨不得眼里放出火来，连这龙华寺都烧个干净。那酒却行到一个白面少年面前，说道：“适来音调虽妙，但宾主正欢，歌恁样凄清之曲，恰是不称！如今求歌一曲有情趣的。”众人都和道：“说得有理！歌一个新意儿的，劝我们一杯！”白氏无可奈何，又歌一曲云：

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
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

白氏歌还未毕，那白面少年便嚷道：“方才讲过要个有情趣的，却故意唱恁般冷淡的声音！请监令罚一大觥。”长须人正待要罚，一个紫衣少年立起身来说道：“这罚酒且慢着。”白面少年道：“却是为何？”紫衣人道：“大凡风月场中，全在帮衬，大家得趣。若十分苛罚，反觉我辈俗了。如今且权寄下这杯，待他另换一曲，可不是好！”长须的道：“这也说得是。”将大觥放下，那酒就行到紫衣少年面前。白氏料道推托不得，勉强挥泪又歌一曲云：

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绝音书，遥天雁空度。

歌罢，白衣少年笑道：“到底都是那些凄怆怨暮之声！再没一毫艳意！”紫衣人道：“想是他传派如此，不必过责。”将酒饮尽。行至一个皂帽胡人面前，执杯在手，说道：“曲理俺也不十分明白，任凭小娘子歌一个儿侑这杯酒下去罢了，但莫要冷淡了俺。”白氏因连歌几曲，气喘声促，心下好不耐烦，听说又要再歌，把头掉转，不去理他。长须的见不肯歌，叫道：“不应拒歌！”便抛一巨觥。白氏到此地位，势不容已，只得忍泣含啼，饮了这杯罚酒，又歌云：

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

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

皂帽胡人将酒饮罢，却行到一个绿衣少年，举杯请道：“夜色虽阑，兴犹未浅。更求妙音，以尽通宵之乐。”那白氏歌这一曲，声气已是断续，好生吃力。见绿衣人又来请歌，那两点秋波中扑簌簌泪珠乱洒。众人齐笑道：“对此好花明月，美酒清歌，真乃赏心乐事，有何不美？却恁般凄楚，忒煞不韵！该罚，该罚！”白氏恐怕罚酒，又只得和泪而歌。歌云：

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芦草。

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

白氏这歌，一发前声不接后气，恰如啼残的杜宇，叫断的哀猿。满座闻之，尽觉凄然。只见绿衣人将酒饮罢，长须的含着笑说道：“我音律虽不甚妙，但礼无不答。信口诌一曲儿，回敬一杯。你们休要笑话！”众人道：“你又几时进了这桩学问？快些唱来。”长须的顿开喉咙，唱道：

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

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

那声音犹如哮虾蟆，病老猫，把众人笑做一堆，连嘴都笑歪了，说道：“我说你晓得什么歌曲！弄这样空头！”长须人到挣得好副老脸，但凭众人笑话，他却面不转色。直到唱完了，方答道：“休要见笑！我也是好价钱学来的哩。你们若学得我这几句，也尽勾了。”众人闻说，越发笑一个不止。长须的由他们自笑，却执起一个杯儿，满满斟上，欠身亲奉白氏一杯。直待饮干，然后坐下。

遐叔起初见浑家随着这班少年饮酒，那气恼到包着身子，若没有这两个鼻孔，险些儿肚子也胀穿了。到这时见众人单逼着他唱曲，浑家又不胜忧恨，涕泣交零，方才明白是逼勒来的。这气到也略平了些。却又想：“我娘子自在家里，为何被这班杀才劫到这个荒僻所在？好生委决不下！我且再看他还要怎么？”只见席上又轮到白面的饮酒，他举着金杯，对白氏道：“适劳妙歌，都是忧愁怨恨的意思，连我等眼泪不觉吊将下来，终觉败兴！必须再求一风月艳丽之曲，我等洗耳拱听，幸勿推辞。”遐叔暗道：“这些杀才，劫掠良家妇女，在此歌曲，还有许多嫌好道歉！”那白氏心中正自烦恼，况且连歌数曲，口干舌燥，声气都乏了，如何肯再唱？低着头，只是不应。那长须的叫道：“违令！”又抛下一巨觥。

这时遐叔一肚子气怎么再忍得住！暗里从地下摸得两块大砖橛子，先一砖飞去，恰好打中那长须的头；再一砖飞去，打中白氏的额上。只听得殿上一片嚷将起来，叫道：“有贼，有贼！”东奔西散，一霎眼间蚤不见了。那遐叔走到殿上，四下打看，莫说一个人，连这铺设的酒筵器具，一些没有踪迹。好生奇怪！吓得眼跳心惊，把个舌头伸出，半晌还缩不进去。

那遐叔想了一会，叹道：“我晓得了！一定是我的娘子已死，他的魂灵游到此间，却被我一砖把他惊散了。”这夜怎么还睡得着？等不得金鸡三唱，便束装上路。

天色未明，已到洛阳城外。捱进开阳门，径奔崇贤里，一步步含着眼泪而来。遥望家门，却又不见一些孝事。那心儿里就是十五六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跳一个不止。进了大门，走到堂上，撞见梅香翠翘，连忙问道：“娘子安否，何如？”口内虽然问他，身上却担着一把冷汗，诚恐怕说出一句不吉利的话来。只见翠翘不慌不忙的答道：“娘子睡在房里，说今早有些头痛，还未曾起来梳洗哩。”

遐叔听见翠翘说道娘子无恙，这一句话就如分娩的孕妇，嘭底一声，孩子头落地，心下好不宽畅。只是夜来之事，好生疑惑，忙忙进到卧房里面问道：“夜来做甚不好睡！今早走不起？”白氏答道：“我昨夜害魔哩！只因你别去三年，杳无归信，我心中时常忧忆。夜来做成一梦，要亲到西川访问你的消息。直行至巫山地面，在神女庙里投歇。那神女又托梦与我，说你已离巴蜀，早晚到家，休得途中错过，枉受辛苦。我依还寻着旧路而回。将近开阳门二十余里，踏着月色，要赶进城，忽遇一伙少年，把我逼到龙华寺玩月赏花。饮酒之间，又要我歌曲。整整的歌了六曲，还被一个长须的屡次罚酒。不意从空中飞下两块砖橛子，一块打了长须的头，一块打了我的额角上，瞥然惊醒，遂觉头痛，因此起身不得，还睡在这里。”遐叔听罢，连叫：“怪哉，怪哉！怎么有恁般异事！”白氏便问有何异事。遐叔把昨夜寺中宿歇，看见的事情，从头细说一遍。白氏见说，也称奇怪，道：“元来我昨夜做的

却是真梦？但不知这伙恶少是谁？”遐叔道：“这也是梦中之事，不必要深究了。”

说话的，我且问你：那世上说谎的也尽多；少不得依经傍注，有个边际，从没有见你怎样说瞒天谎的祖师！那白氏在家里做梦，到龙华寺中歌曲，须不是亲身下降，怎么独孤遐叔便见他的形像？这般没根据的话，就骗三岁孩子也不肯信，如何哄得我过？看官有所不知：大凡梦者，想也，因也。有因便有想，有想便有梦。那白氏行思坐想，一心记挂着丈夫，所以梦中真灵飞越，有形有像，俱为实境。那遐叔亦因想念浑家，幽思已极，故此虽有醒时，这点神魂，便入了浑家梦中。此乃两下精神相贯，魂魄感通，浅而易见之事，怎说在下掉谎？正是：

只因别后幽思切，致使精灵暗往回。

当下白氏说道：“梦中之事，所见皆同，这也不必说了。且问你：一去许久，并无音耗，虽则梦中在巫山庙祈梦，蒙神女指示，说你一路安稳，干求称意。我想蜀道艰难，不知怎生到得成都？便到了成都，不知可曾见韦皋？便见了韦皋，不知赠得你几何？”遐叔惊道：“我当初经过巫峡，听说山上神女颇有灵感，曾暗祈他托汝一梦，传个平安消息。不道果然梦见，真个有些灵感。只是我到得成都，偶值韦皋两次出征，因此在碧落观整整的住了两年半，路上走了半年，遂至担搁，有负初盟。犹喜得韦皋故人情重，相待甚厚。若不是我一意告辞，这早晚还被他留住，未得回来。”将那路途跋涉，旅邸凄凉，并韦皋款待赠金，差人远送，前后之事，一一细说。夫妻二人感叹不尽。把那三百金日逐用度，遐叔埋头读

书。约莫半年有余，韦皋差两员将校，赍书送到黄金一万两，蜀锦一千匹。遐叔连忙写了谢书，款待来使去后，对白氏道：“我先人出仕三十余年，何尝有此宦囊！我一来家世清白，二来又是儒素。只前次所赠，以足度日，何必又要许多！且把来封好收置，待我异日成名，另有用处。”白氏依着丈夫言语，收置不题。

且说唐朝制科，率以三岁为期。遐叔自贞元十五年下第，西游巴蜀，却错了十八年这次，宜到二十一年，又该殿试时分。打叠行囊，辞别白氏，上京应举。那知贡举官乃是中书门下侍郎崔群，素知遐叔才名，有心检他出来取作首卷，呈上德宗天子，御笔亲题状元及第。那遐叔有名已久，榜下之日，那一个不以为得人。旧例游街三日，曲江赐宴，雁塔题名。钦除翰林修撰，专知制诰。谢恩之后，即写家书，差人迎接白氏夫人赴京，共享富贵。

且说白氏在家，掐指过了试期，眼盼盼悬望佳音。一日，正在闺房中，忽听得堂前鼎沸，连忙教翠翘出去看时，恰正是京中走报的来报喜。白氏问了详细，知得丈夫中了头名状元，以手加额，对天拜谢。整备酒饭，管待报人。顷刻就嚷遍满城。白氏亲族中俱来称贺。那白长吉昔日把遐叔何等奚落，及至中了，却又老着脸皮，备了厚礼也来称贺。那白氏是个记德不记仇的贤妇，念着同胞分上，将前情一笔都勾。相见之间，千欢万喜。白长吉自捱进了身子，无一日不来撮臀捧屁。就是平日从不往来，极疏冷的亲戚，也来殷勤趋奉，到教白氏应酬不暇。那赍书的差人，星夜赶至洛阳，叩见白氏，将书呈上。白氏拆开，看到书后有诗一首，云：

玉京仙府献书人，赐出宫袍似烂银。

寄语机中愁苦妇，好将颜面对苏秦。

白氏看罢，微微笑道：“原来相公要迎我至京。”遂留下差人，择吉起程。那时府县拨送船夫，亲戚都来饯送。白长吉亲送妹子至京。遐叔接入衙门，夫妻相见，喜从天降。白长吉向前请罪。遐叔度量宽弘，全无芥蒂。即便摆设家筵，款待不题。不想那年德宗皇帝晏驾，百官共立顺宗登位。不上半年，顺宗也就崩了。又立宪宗登位，改元元和元年。到四月间，遐叔蚤升任翰林院学士，知制诰如故。你道他为何升得恁骤？元来大行皇帝的遗诏与新帝登极的诏书，前后四篇，都出遐叔之作。这是朝廷极大手笔，以此累功，不次迁擢。

恰好五月间，有大赦天下诏书，遐叔乘这个机会，就讨了宣赦的差。夫妻二人，衣锦还乡。亲戚们都在十里外迎接，府县官也出郭相迎。遐叔回到家中，焚黄谒墓，杀猪宰羊，做庆喜筵席，遍请亲邻。饮酒中间，说起龙华寺曾许下愿心，要把韦皋送来的黄金万两，蜀锦千匹，都舍在寺里，重修宝殿，再整山门。即便选择吉辰，兴动工役。其时白敏中以中书侍郎请告归家。白居易新授杭州府太守，回来赴任。两个都到遐叔处贺喜。见此胜缘，各各布施。那州县官也要奉承遐叔，无一个不来助工。眼见得这龙华寺不日建造起来，比初时越加齐整。但见：

宝殿嵯峨侵碧落，山门弘敞压阎浮。

却说韦皋久镇蜀中，自知年纪渐老，万一西番南夷，有些决撒，恐损威名，上表固请骸骨，因荐遐叔自代。奉圣旨：“韦皋镇蜀多年，功劳积著，可进光禄大夫、右丞相、同平章

事，封襄国公，驰驿回朝。独孤遐叔累掌丝纶，王言无忝，访之輿望，僉谓通材，可加兵部侍郎，领西川节度使。仍着走马赴任，无得迟误。钦此！”遐叔接了诏书，恐怕违了钦限，便同白氏夫人乘传而去。未到半路，蚤有韦皋差官迎接，约定在夔府交代。恰好巫山神女庙正在夔府地方。遐叔与白氏乘此便道，先往庙中行香，谢他托梦的灵感，然后与韦皋相见。叙过寒温，送过敕印，把大小军政一一交盘明白，才吃公宴。当日遐叔就回了席。明早，点集车骑队伍，护送韦皋还朝。从此上任之后，专务镇静，军民安堵，威名更胜。朝廷累加褒赏。直做到太保兼吏兵二部尚书，封魏国公。白氏诰封魏国夫人。夫妻偕老，子孙荣盛。有诗为证：

梦中光景醒时因，醒若真时梦亦真。

莫怪痴人频做梦，怪他说梦亦痴人。

第二十六卷 薛录事鱼服证仙

借问白龙缘底事？蒙他鱼服区区。虽然纵适在河渠。失其云雨势，无乃困余且。要识灵心能变化，须教无主常虚。非关喜里乍昏愚。庄周曾作蝶，薛伟亦为鱼。

话说唐肃宗乾元年间，有个官人姓薛名伟，吴县人氏，曾中天宝末年进士。初任扶风县尉，名声颇著。后为蜀中青城县主簿。夫人顾氏，乃是吴门第一个大族，不惟容止端丽，兼且性格柔婉。夫妻相得，爱敬如宾。不觉在任又经三年，大尹升迁去了。上司知其廉能，即委他署摄县印。那青城县本在穷山深谷之中，田地硗脊，历年岁歉民贫，盗贼生发。自薛少府署印，立起保甲之法，凡有盗贼，协力缉捕。又设立义学，教育人材。又开义仓，赈济孤寡。每至春间，亲往各乡，课农布种，又把好言劝谕，教他本分为人。因此处处田禾大熟，盗贼尽化为良民。治得县中真个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百姓戴恩怀德，编成歌谣，称颂其美。歌云：

秋至而收，春至而耘。吏不催租，夜不闭门。百姓乐业，立学兴文。教养兼遂，薛公之恩。自今孩童，愿以名存。将何字之？薛儿薛孙。

那薛少府不但廉谨仁慈，爱民如子，就是待郡同僚，却也谦恭虚己，百凡从厚。原来这县中有一个县丞，一个主簿，两个县尉。那县丞姓邹名滂，也是进士出身，与薛少府恰是同年好友。两个县尉，一个姓雷名济，一个姓裴名宽。这三位官人，为官也都清正，因此臭味相投。每遇公事之暇，或谈诗，或弈棋，或在花前竹下，开樽小饮，彼来此往，十分款洽。

一日正值七夕，薛少府在衙中与夫人乞巧饮宴。元来七夕之期，不论大小人家，少不得具些酒果为乞巧穿针之宴。你道怎么叫做乞巧穿针，只因天帝有个女儿，唤做织女星，日夜辛勤织纈。天帝爱其勤谨，配与牵牛星为妇。谁知织女自嫁牛郎之后，贪欢眷恋，却又好梳妆打扮，每日只是梳头，再不去调梭弄织。天帝嗔怒，罚织女住在天河之东，牛郎住在天河之西。一年只许相会一度，正是七月七日。到这一日，却教喜鹊替他在天河上填河而渡。因此世人守他渡河时分，皆于星月之下，将彩线去穿针眼。穿得过的，便为得巧；穿不过的，便不得巧，以此卜一年的巧拙。你想那牛郎、织女眼巴巴盼了一年，才得相会，又只得三四个时辰，忙忙的叙述想念情悰，还恐说不了，那有闲工夫又到人间送巧？岂不是个荒唐之说！

且说薛少府当晚在庭中，与夫人互相劝酬，不觉坐到夜久更深，方才入寝。不道却感了些风露寒凉，遂成一病，浑身如炭火烧的一般，汗出如雨。渐渐三餐不进，精神减少，口里只说道：“我如今顷刻也捱不过了，你们何苦留我在这里？不如放我去罢！”你想病人说出这样话头，明明不是好消息了。

吓得那顾夫人心胆俱落。难道就这等坐视他死了不成？少不得要去请医问卜，求神许愿。元来县中有一座青城山，是道家第五洞天。山上有座庙宇，塑着一位老君，极有灵感。真是祈晴得晴，祈雨得雨，祈男得男，祈女得女，香火最盛。因此夫人写下疏文，差人到老君庙祈祷。又闻灵签最验，一来求他保佑少府，延福消灾；二来求赐一签，审问凶吉。其时三位同僚闻得，都也素服角带，步至山上行香，情愿减损自己阳寿，代救少府。刚是同僚散后，又是合县父老，率着百姓们，一齐拜祷。显见得少府平日做官好处，能得人心如此。只是求的签是第三十二签。那签诀道：

百道清泉入大江，临流不觉梦魂凉。

何须别向龙门去？自有神鱼三尺长。

差人抄这签诀回衙，与夫人看了，解说不出，想道：“闻得往常间人求的皆如活见一般，不知怎地我们求的却说起一个鱼来，与相公的病全无着落？是吉是凶，好生难解！”以此心上就如十五六个吊桶打水，七上八落的，转加忧郁，又想道：“这签诀已不见怎的，且去访个医人来调治，倒是正经。”即差人去体访。却访得成都府有个道人李八百，他说是孙真人第一个徒弟，传得龙宫秘方有八百个，因此人都叫他做李八百。真个请他医的，手到病除，极有神效。他门上写下一对春联道：

药按韩康无二价，杏栽董奉有千株。

但是请他的，难得就来。若是肯来，这病人便有些生机了。他要的谢仪，却又与人不同：也有未曾开得药箱，先要几百两的；也有医好了，不要分文酬谢，止要吃一醉的。也

有闻召即往的，也有请杀不去的。甚是捉他不定：大抵只要心诚他便肯来。夫人知得有这个医家，即差下的当人赍了礼物，星夜赶去请那李八百。恰好他在州里，一请便来。夫人心下方觉少宽。岂知他一进门来，还不曾诊脉，就道：“这病势虽则像个死的，却是个不死的。也要请我来则甚？”

当下夫人备将起病根由，并老君庙里占的签诀尽数说与太医知道，求他用药。那李八百只是冷笑道：“这个病从来不上医书的！我也无药可用。唯有死后常将手去摸他胸前。若是一日不冷，一日不可下棺。待到半月二旬之外，他思想食吃，自然渐渐甦醒回来。那老君庙签诀，虽则灵应，然须过后始验，非今日所能猜度得的。”到底不肯下药，竟自去了。也不知少府这病当真不消吃药，自然无事？还是病已犯拙，下不得药的，故此托辞而去？正是：

青龙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夫人因见李八百去了，叹道：“这等有名的医人，尚不肯下药，难道还有别一个敢来下药？定然病势不救！唯有奄奄待死而已。”只见热了七日七夜，越加越重。忽然一阵昏迷，闭了眼去，再叫也不醒了。夫人一边啼哭，一边教人禀知三位同僚，要办理后事。那同僚正来回候，得了这个凶信，无不泪下，急至衙中向尸哭了一回，然后与夫人相见。又安慰一番。因是初秋时候，天气还热，分头去备办衣衾棺槨。到第三日，诸色完备，理当殓殓入棺。其时夫人扶尸恸哭，觉得胸前果然有微微暖气，以此信着李八百道人的说话，还要停在床里。只见家人们都道：“从来死人胸前尽有三四日暖的，不是一死便冷。此何足据！现今七月天道，炎热未退。倘遇

一声雷响，这尸首就登时涨将起来，怎么还进行棺去？”夫人道：“李道人元说胸前一日不冷，一日不可入棺。如今既是暖的，就做不信他，守到半月二十多日，怎忍便三日内带热的将他殓了？况且棺木已备，等我自己日夜守他，只待胸前一冷，就入棺去，也不为迟。天那！但愿李道人的说话灵验，守得我相公重醒回来，何但救了相公一命，却不连我救了两命！”众人再三解说，夫人终是不听。拗他不过，只得依着。停下少府在床，谨谨看守，不在话下。

却说少府病到第七日，身上热极，便是顷刻也挨不过。一心思量要寻个清凉去处消散一消散，或者这病还有好的日子。因此悄地里背了夫人，瞒了同僚，竟提一条竹杖，私离衙斋，也不要一人随从。倏忽之间，已至城外。就如飞鸟辞笼，游鱼脱网一般，心下甚喜，早把这病都忘了。你道少府是个官，怎么出衙去，就没一个人知道？元来想极成梦，梦魂儿觉得如此，这身子依旧自在床上，怎么去得？单苦了守尸的哭哭啼啼，无明无夜，只望着死里求生。岂知他做梦的飘飘忽忽，无碍无拘，到也自苦中取乐。

萨少府出了南门，便向山中游去。来到一座山，叫做龙安山。山上有座亭子，乃是隋文帝封儿子杨秀做蜀王，建亭于此，名为避暑亭。前后左右，皆茂林修竹，长有四面风来，全无一点日影。所以蜀王每到炎天，便率领宾客来此亭中避暑。果然好个清凉去处！少府当下看见，便觉心怀开爽。“若使我不出城，怎知山中有这般境界？但是我在青城县做了许多时，尚且不曾到此。想那三位同僚，怎么晓得？只合与他们知会，同携一尊，为避暑之宴。可惜有了胜地，少了胜友，

终是一场欠事。”眼前景物可人，遂作诗一首。诗云：

偷得浮生半日闲，危梯绝壁自跻攀。

虽然呼吸天门近，莫遣乘风去不还。

薛少府在亭子里坐了一会，又向山中肯去。那山路上没有些树木荫蔽，怎比得亭子里这般凉爽，以此越行越闷。渐渐行了十余里，远远望见一条大江。你道这江是甚么江？昔日大禹治水，从岷山导出岷江。过了茂州盛州地面，又导出这个江水来，叫做沱江。至今江岸上垂着大铁链，也不知道有多少长，沉在江底，乃是大禹锁着应龙的去处。元来禹治江水，但遇水路不通，便差那应龙前去。随你几百里的高山巨石，只消他尾子一抖，登时就分开做了两处，所以世称大禹叫个“神禹”。若不会驱使这样东西，焉能八年之间，洪水底定？至今泗江水上，也有一条铁链，锁着水母。其形似猕猴一般。这沱江却是应龙，皆因水功既成，锁着以镇后害。岂不是个圣迹？

当下少府在山中行得正闷，况又患着热症的，忽见这片沱江，浩浩荡荡，真个秋水长天一色，自然觉得清凉直透骨髓，就恨不得把三步并做一步，风车似奔来。岂知从山上望时甚近，及至下得山来，又道还不曾到得沱江，却被一个东潭隔住。这潭也好大哩！水清似镜一般，不论深浅去处，无不见底。况又映着两岸竹树，秋色可掬。少府便脱下衣裳，向潭中洗澡。元来少府是吴人，生长泽国，从幼学得泅水。成人之后，久已不曾弄这本事。不意今日到此游戏，大快夙心。偶然叹道：“人游到底不如鱼健！怎么借得这鱼鳞生在我身上，也好到处游去，岂不更快！”只见旁边有个小鱼，却觑着少府

道：“你要变鱼不难，何必假借。待我到河伯处，为你图之。”说声未毕，这小鱼早不见了，把少府吃上一惊，想道：“我怎知这水里是有精怪的？岂可独自一个在里面洗澡！不如早早抽身去罢。”岂知少府既动了这个念头，便少不得堕了那重业障。只教：

衣冠暂解人间累，鳞甲俄看水上生。

薛少府正在沉吟，恰待穿了衣服，寻路回去。忽然这小鱼来报道：“恭喜！河伯已有旨了。”早见一个鱼头人，骑着大鱼，前后导从的小鱼，不计其数，来宣河伯诏曰：

城居水游，浮沉异路，苟非所好，岂有兼通。尔青城县主簿薛伟，家本吴人，官亦散局。乐清江之浩渺，放意而游；厌尘世之喧嚣，拂衣而去。暂从鳞化，未便终身。可权充东潭赤鲤。呜呼！纵远适以忘归，必受神明之罚；昧纤钩而食饵，难逃刀俎之灾。无或失身，以羞吾党。尔其勉之！

少府听诏罢，回顾身上，已都生鳞，全是一个金色鲤鱼。心下虽然骇异，却又想道：“事已如此，且待我恣意游玩一番，也晓得水中的意趣。”自此三江五湖，随其意向，无不游适。元来河伯诏书上说充东潭赤鲤，这东潭便似分定的地方一般，不论游到那里，少不得要回到那东潭安歇。单则那一件，也觉得有些儿不在。过了几日，只见这小鱼又来对薛少府道：“你岂不闻山西平阳府有一座山，叫个龙门山，是大禹治水时凿将开的，山下就是黄河。只因山顶上有水接着天河的水，直冲下来，做黄河的源头，所以这个去处，叫做河津。目今八月天气，秋潦将降，雷声先发，普天下鲤鱼，无有不到那里

去跳龙门的。你如何不稟辞河伯，也去跳龙门？若跳得过时，便做了龙，岂不更强似做鲤鱼！”

元来少府正在东潭里面住得不耐烦，听见这个消息，心中大喜，即便别了小鱼，竟到河伯处所。但见宫殿都是珊瑚作柱，玳瑁为梁，真个龙宫海藏，自与人世各别。其时河伯管下的地方，岷江、沱江、巴江、渝江、涪江、黔江、平羌江、射洪江、濯锦江、嘉陵江、青衣江、五溪、泸水、七门滩、瞿塘三峡，那一处鲤鱼不来稟辞要去跳龙门的。只有少府是金色鲤鱼，所以各处的都推他为首，同见河伯。旧规有个公宴，就如起送科举的酒席一般。少府和各处鲤鱼一齐领了宴，谢了恩，同向龙门跳去。岂知又跳不过，点额而回。你道怎么叫做点额？因为鲤鱼要跳龙门，逆水上去，把周身的精血都积聚在头顶心里，就如被朱笔在额上点了一点的。以此世人称下第的皆为点额，盖本于此。正是：

龙门浪急难腾跃，额上羞题一点红。

却说青城县里有个渔户叫做赵干，与妻子在沱江上网鱼为业。岂知网着一个癞头鼋，被他把网都牵了去，连赵干也几乎吊下江里。那妻子埋怨道：“我们专靠这网做本钱，养活两口。今日连本钱都弄没了，那里还有余钱再讨得个网来？况且县间官府，早晚常来取鱼，你把甚么应付？”以此整整争了一夜。赵干被他絮聒不过，只得装一个钓竿，商量来东潭钓鱼。你道赵干为何舍了这条大江，却向潭里钓鱼？元来沱江流水最急，止好下网，不好下钓，故因想到东潭另做此一行生意。那钓钩上钩着香香的一大块油面，没下水中。

薛少府自龙门点额回来，也有许多没趣，好几自躲在东

潭，不曾出去觅食。肚中饥甚。忽然间赵干的渔船摇来，不免随着他船游去看看。只闻得饵香，便思量去吃他的。已是到了口边，想道：“我明知他饵上有个钩子。若是吞了这饵，可不被他钓了去？我虽是暂时变鱼耍子，难道就没处求食，偏只吃他钓钩上的？”再去船傍周围游了一转，怎当那饵香得酷烈，恰似钻入鼻孔里的一般，肚中又饥，怎么再忍得住！想道：“我是个人身，好不多重，这此一钓钩怎么便钓得我起？”便被他钓了去，我是县里三衙，他是渔户赵干，岂不认得，自然送我归县，却不是落得吃了他的？”方才把口就饵上一含，还不曾吞下肚子，早被赵干一掣，掣将去了。这便叫做眼里识得破，肚里忍不过。

那赵干钓得一个三尺来长金色鲤鱼，举手加额，叫道：“造化，造化！我再钓得这等几个，便有本钱好结网了。”少府连声叫道：“赵干！你是我县里渔户，快送我回县去。”那赵干只是不应，竟把一根草索贯了鱼鳃，放在舱里。只见他妻子说道：“县里不时差人取鱼。我想这等一个大鱼，若被县里一个公差看见，取了去，领得多少官价？不如藏在芦苇之中，等贩子投来，私自卖他，也多赚几文钱用。”赵干说道：“有理！”便把这鱼拿去藏在芦苇中，把一领破蓑衣遮盖，回来对妻子说：“若多卖得几个钱时，拚得沽酒来与你醉饮。今夜再发利市，安知明日不钓了两个？”

那赵干藏鱼回船，还不多时候，只见县里一个公差叫做张弼，来唤赵干道：“裴五爷要个极大鱼做鮓吃。今早直到沱江边来唤你，你却又移到这个所在，教我团团寻遍，走得个汗流气喘。快些拣一尾大的，同我送去。”赵干道：“有累上

下走着屈路了。不是我要移到这里。只为前日弄没了网，无钱去买，没奈何，只得权到此钓几尾去做本钱。却又没个大鱼上钩，止有小鱼三四斤在这里，要便拿了去。”张弼道：“裴五爷分付要大鱼，小的如何去回话？”扑的跳下船，揭开舱板一看，果然通是小的，欲要把去权时答应，又想道：“这般宽阔去处，难道没个大鱼？一定这厮奸诈，藏在那里。”即便上岸各处搜看，却又不见。次后寻到芦苇中，只见一件破蓑衣掀上掀下的乱动。张弼料道必是鱼在底下，急走上前，揭起看时，却是一个三尺来长的金色鲤鱼。赵干夫妻望见，口里只叫得苦。

张弼不管三七廿一，提了那鱼便走，回头向赵干说道：“你哄得我好！待禀了裴五爷，着实打你这厮。”少府大声叫道：“张弼，张弼！你也须认得我。我偶然游到东潭，变鱼耍子。你怎么见我不叩头，到提着我走？”张弼全然不礼。只是提了鱼，一直奔回县去。赵干也随后跟来。那张弼一路走，少府也一路骂。提到城门口，只见一个把门的军，叫做胡健，对张弼说道：“好个大鱼！只是裴五爷请各位爷饮宴，专等鱼来做鲊吃，道你去了许久不到，又飞出签来叫你，你可也走紧些。”少府抬头一看，正前日出来的那一座南门，叫做迎薰门，便叫把门军道：“胡健，胡健！前日出城时节，曾分付你道：我自私行出去，不要禀知各位爷，也不要差人迎接。难道我出城不上一月，你就不记得了？如今正该去禀知各位爷，差人迎接才是，怎么把我不放在眼里，这等无状！”岂知把门军胡健也不听见，却与张弼一般。

那张弼一径的提了鱼，进了县门，薛少府还叫骂不止。只

见司户吏与刑曹史，两个东西相向在大门内下棋。那司户吏道：“好怕人子！这等大鱼，可有十多斤重？”那刑曹吏道：“好一个活泼泼的金色鲤鱼！只该放在后堂绿漪池里养他看耍子，怎么就舍得做鲜吃了？”少府大叫道：“你两个吏，终日在堂上伏事我的，便是我变了鱼，也该认得，怎么见了我都不站起来，也不去报与各位爷知道？”那两个吏依旧在那里下棋，只不听见。少府想道：“俗谚有云：‘不怕官，只怕管。’岂是我管你不着，一些儿不怕我？莫不是我出城这几日，我的官被勾了？纵使勾了官，我不曾离任，到底也还管得他着。且待我见同僚时，把这起奴才从头告诉，教他一个个打得皮开肉绽。”看官们牢记下这个话头，待下回表白。

且说顾夫人谨守薛少府的尸骸，不觉过了二十多日，只见肌肉如故，并不损坏。把手去摸着心头，觉得比前更暖些。渐渐的上至喉咙，下至肚脐，都不甚冷了，想起道人李八百的说话，果然有些灵验。因此在他指顶上刺出鲜血来，写成一疏，请了几个有名的道士，在青城山老君庙里建醮，祈求仙力，保护少府回生。许下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的愿心。宣疏之日，三位同僚与通县吏民，无不焚香代祷，如当日一般。我想古语有云：“吉人天相。”难道薛少府这等好官，况兼合县的官民又都来替他祈祷，怕就没有一些儿灵应？只是已死二十多日的人，要他依旧又活转来，虽则老君庙里许下愿的，从无不验之人，但是阎王殿前投到过的，那有退回之鬼！正是：

须知作善还酬善，莫道无神定有神。

却说是夜，道士在醮坛上面，铺下七盏明灯，就如北斗

七星之状。元来北斗第七个星，叫做斗杓，春指东方，夏指南方，秋指西方，冬指北方，在天上旋转的；只有第四个星，叫做天枢，他却不动。以此将这天枢星上一灯，特为本命星灯。若是灯明，则本身无事；暗则病势淹缠，灭则定然难救。其时道士手举法器，朗诵灵章，虔心禳解，伏阴而去，亲奏星官，要保佑薛少府重还魂魄，再转阳间。起来看这七盏灯时，尽皆明亮。觉得本命那一盏尤加光彩，显见不该死的符验，便对夫人贺喜道：“少府本命星灯，光彩倍加，重生当在旦夕，切不可过于哀泣，恐惊动他魂魄不安，有难回转。”夫人含着两行眼泪谢道：“若得如此，也不枉做这个道场，和那昼夜看守的辛苦。”得了这个消息，心中少觉宽解。岂知朦胧睡去，做成了一梦。明明见少府慌慌忙忙，精赤赤的跑入门来，满身都是鲜血，把两只手掩着脖子叫道：“悔气，悔气！我在江上泛舟，情怀颇畅，忽然狂风陡作，大浪掀天，把舟覆了，却跌在水去。幸遇江神怜我阳寿未绝，赠我一领黄金锁子甲，送得出水，正待寻路入城，不意遇着剪径的强人，要谋这领金甲，一刀把我杀了。你若念夫妻情分，好生看守魂魄，送我回去。”夫人一闻此话，不觉放声大哭，就惊醒了。想道：“适间道士只说不死，如何又有此恶梦？我记得梦书上有一句道：‘梦死得生。’莫非他眼下灾悔脱尽，故此身上全无一丝一缕，亦未可知。只是紧紧的守定他尸骸便了。”

到次日，夫人将醺坛上牺牲诸品，分送三位同僚，这个叫做“散福”。其日就是裴县尉作主，会请各衙，也叫做“饮福”。因此裴县尉差张弼去到渔户家取个大鱼来做鲊，好配酒吃。终是邹二衙为着同年情重，在席上叹道：“这酒与平常宴

会不同，乃为薛公祈祷回生，半是酿坛上的品物。今薛公的生死，未知何如，教我们食怎下咽？”裴五衙便道：“古人临食不叹，偏是你念同年，我们不念同僚的？听得道士说他回生，不在昨晚，便是今日。我们且待鱼来做鲜下酒。拚吃个酩酊，只在席上等候他一个消息，岂不是公私两尽？”当日直到未牌时分，张弼方才提着鱼到阶下。元来裴五衙在席上作主，单为等鱼不到，只得停了酒，看邹二衙与雷四衙打双陆，自己在傍边吃着桃子。忽回转头看见张弼，不觉大怒道：“我差你取鱼，如何去了许久？若不是飞签催你，你敢是不来了么？”张弼只是叩头，把渔户赵干藏过大鱼的情节，备细禀上一遍。裴五衙便教当直的把赵干拖翻，着实打了五十下皮鞭，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你道赵干为何先不走了，偏要跟着张弼到县，自讨打吃？也只恋着这几文的官价，思量领去，却被打了五十皮鞭，价又不曾领得，岂不与这尾金色鲤鱼为贪着香饵上了他的钩儿一般？正是：

世上死生皆为利，不到乌江不肯休。

裴五衙把赵干赶了出去，取去来看，却是一尾金色鲤鱼，有三尺多长，喜叹：“此鱼甚好，便可付厨上做鲜来吃！”当下薛少府大声叫道：“我那里是鱼？就是你的同僚，岂可错认得我了？我受了许多人的侮慢，正要告诉列位与我出这一口恶气，怎么也认我做鱼，便付厨上做鲜吃？若要作鲜，可不屈我杀了，枉做这几时同僚，一些儿契分安在！”其时同僚们全然不礼。少府便情极了，只得又叫道：“邹年兄，我与你同登天宝末年进士，在都下往来最为交厚，今又在此同官，与他们不同，怎么不发一言，坐视我死？”只见邹二衙对裴五衙

道：“以下官愚见，这鱼还不该做鲊吃。那青城山上老君祠前有老大的一个放生池，尽有建醮的人买着鱼鳖螺蛤等物投放池内。今日之宴，既是薛衙送来的散福，不若也将此鱼投于放生池内，见我们为同僚的情分，种此因果。”那雷四衙便从旁说道：“放鱼甚善，因果之说，不可不信。况且酒席美肴饌尽勾多了，何必又要鲊吃？”此时薛少府在阶下，听见叹道：“邹年兄好没分晓！既是有心救我，何不就送回衙里去，怎么又要送我上山，却不渴坏了我？虽然如此，也强如死在庖人之手。待我到放生池内，依还变了转来，重换冠带，再坐衙门。且莫说赵干这起狗才，看那同僚扎甚嘴脸来见我？”

正在踌躇，又见那裴五衙答道：“老长官要放这鱼，是天地好生之心，何敢不听。但打醮是道家事，不在佛门那一教。要修因果，也不在这上。想道天生万物，专为养人。就如鱼这一种，若不是被人取吃，普天下都是鱼，连河路也不通了。凡人修善，全在这一点心上，不在一张口上。故谚语有云：‘佛在心头坐，酒肉穿肠过。’又云：‘若依佛法，冷水莫呷。’难道吃了这个鱼，便坏了我们为同僚的心？眼见得好鱼不作鲊吃，倒平白地放了他去。安知我们不吃，又不被水獭吃了？总只一死，还是我们自吃了的是。”少府听了这话，便大叫道：“你看两个客人都要放我，怎么你做主人的偏要吃我？这等执拗！莫说同僚情薄，元来宾主之礼，也一些没有的。”

元来雷四衙是个两可的人，见裴五衙一心要做鱼鲊吃，却又对邹二衙道：“裴长官不信因果，多分这鱼放生不成了。但今日是他做主人，要以此奉客，怎么好固拒他？我想这鱼不是我等定要杀他，只算今日是他数尽之日，救不得罢了。”当

下少府即大声叫道：“雷长官，你好没主意，怎么两边撺掇！既是劝他救我，他便不听，你也还该再劝才是。怎么反劝邹年兄也不要救我？敢则你衙斋冷淡，好几时没得鱼吃了，故此待他做鲊来，思量饱餐一顿么？”只得又叫邹二衙道：“年兄，年兄！你莫不是乔做人情？故假意劝了这几句，便当完了你事，再也不出半声了！自古道得好：‘一死一生，乃见交情。’若非今日我是死的，你是活的，怎知你为同年之情淡薄如此！到底有个放我时节，等我依旧变了转来，也少不得学翟廷尉的故事，将那两句题在我衙门之上，与你看看！年兄，年兄，只怕你悔之晚矣！”少府虽则乱叫乱嚷，宾主都如不闻。

当时裴五衙便唤厨役叫做王士良，因有手段，最整治得好鲊，故将这鱼交付与他，说道：“又要好吃，又要快当。不然，照着赵干样子，也奉承你五十皮鞭。”那王士良一头答应，一头就伸过手提鱼。忽得少府顶门上飞散了三魂，脚板底荡调了七魄，便大声哭起来道：“我平昔和同僚们如兄若弟，极是交好，怎么今日这等哀告，只要杀我？哎，我知道了，一定是妒忌我掌印，起此一片恶心。须知这印是上司委把我的，不是我谋来掌的。若肯放我回衙，我就登时推印，有何难哉！”说了又哭，哭了又说。岂知同僚都做不听见，竟被王士良一把提到厨下，早取过一个砧头来放在上面。

少府举眼看时，却认得是他手里一向做厨役的，便大叫道：“王士良，你岂不认得我是薛三爷？若非我将吴下食谱传授与你，看你整治些甚样肴馔出来？能使各位爷这般作兴你？你今日也该想我平昔抬举之恩，快去禀知各位爷，好好送回衙去。却把我来放在砧头上待要怎的？”岂知王士良一些不礼，

右手拿刀在手，将鱼头着实按上一下。激得少府心中不胜大怒，便骂：“你这狗才！敢只会奉承裴五衙，全不怕我！难道我就没摆布你处？”一挣挣起来，将尾子向王士良脸上只一泼，就似打个耳聒子一般，打得王士良耳鸣眼暗，连忙举手掩面不迭，将那把刀直抛在地下去了。一边给刀，一边却冷笑道：“你这鱼！既是恁的健浪，停一会等我送你到滚锅儿里再游游去。”元来做鲜的，最要刀快，将鱼切得雪片也似薄薄的，略在滚水里面一转，便捞起来，加上椒料，泼上香油，自然松脆鲜美。因此王士良再把刀去磨一下。

其时少府叫他不应，叹口气道：“这次磨快了刀来，就是我命尽之日了。想起我在衙虽则患病，也还可忍耐，如何私自跑出，却受这般苦楚！若是我不见这个东潭；便见了东潭，也不下去洗澡；便洗个澡，也不思量变鱼；便思量变鱼，也不受那河伯的诏书，也不至有今日。总只未变鱼之先，被那小鱼十分撺掇；既变鱼之后，又被那赵干把香饵来哄我，都是命凑着，自作自受，好埋怨那个？只可怜见我顾夫人在衙，无儿无女，将谁倚靠？怎生寄得一信与他，使我死也瞑目？”正在号啕大哭，却被王士良将新磨的快刀，一刀剃下头来。正是：三寸气在，谁肯输半点便宜；七尺躯亡，都付与一场春梦。眼见得少府这一番真个呜呼哀哉了！

未知少府生回日，已见鱼儿命尽时。

这里王士良刚把这鱼头一刀剃下，那边三衙中薛少府在灵床之上，猛地跳起来坐了。莫说顾夫人是个女娘家，就险些儿吓得死了；便是一家们在那里守尸的，那一个不摇首咋舌，叫道：“好古怪！好古怪！我们一向紧紧的守定在此，从

没个猫儿在他身上跳过，怎么就把死尸吊了起来？”只见少府叹了口气，问道：“我不知人事有几日了？”夫人答道：“你不要吓我！你已死去了二十五日，只怕不会活哩。”少府道：“我何曾死！只做得一个梦，不意梦去了这许多日！”便唤家人：“去看三位同僚，此时正在堂上，将吃鱼鲊。教他且放下了箸，不要吃，快请到我衙里来讲话。”

果然同僚们在堂上饮酒，刚刚送到鱼鲊，正要举箸，只见薛衙人禀说：“少府活转来了，请三位爷莫吃鱼鲊，便过衙中讲话。”惊得那三位都暴跳起来，说道：“医人李八百的把脉，老君庙里铺灯，怎么这等灵验得紧！”忙忙的走过薛衙，连叫：“恭喜，恭喜！”只见少府道：“列位可晓得么？适才做鲊的这尾金色鲤鱼便是不才。若不被王士良那一刀，我的梦几时勾醒。”那三位茫茫不知其故，都说道：“天下岂有此事！请教老长官试说一番，容下官们洗耳拱听。”萨少府道：“适才张弼取鱼到时，邹年兄与雷长官打双陆，裴长官在傍吃桃子。张弼禀渔户赵干藏了大鱼，把小鱼塘塞。裴长官大怒，把赵干鞭了五十。这事有么？”三位道：“果是如此。只是老长官如何晓得恁详细？”少府道：“再与我唤赵干、张弼和那把守迎薰门军士胡健，户曹刑曹二吏，并厨役王士良来，待我问他。”那三位即便差人，都去唤到。

少府问道：“赵干，你在东潭钓鱼，钓得个三尺来长金色鲤鱼，你妻子教你藏在芦苇之中，上头盖着旧蓑衣；张弼来取鱼时，你只推没有大鱼，却被张弼搜出，提到迎薰门下。门军胡健说道：‘裴五爷下飞签催你，你可走快些。’到得县门，门内二吏东西相向，在那里下棋。一个说：‘鱼大得怕人子！

作鲊来一定好吃。’一个说：‘这鱼可爱，只该畜在后堂池里，不该做鲊。’王士良把鱼按在砧头上，却被鱼跳起尾来，脸上打了一下。又去磨快了刀，方才下手。这事可都有么？”赵干等都惊道：“事俱有的！但不知三爷何繇知得？”少府道：“这鱼便是我做的。我自被钓之后，那一处不高声大叫，要你们送我回衙，怎么都不听我，却是甚主意！”赵干等都叩头道：“小的们实是不听见。若听见时，怎么敢不送回少府？”又问裴县尉道：“老长官要做鱼鲊之时，邹年兄再三劝你放生，雷长官在傍边撺掇，只是不听，催唤王士良提去。我因放声大哭，说：‘枉做这几时同僚，今日定要杀我，岂是仁者所为！’莫说裴长官不礼，连邹年兄、雷长官，也更无一言，这是何意？”三位相顾道：“我们何尝听见些儿！”一齐起身请罪。少府笑道：“这鱼不死，我也不生。已作往事，不必再题了。”遂把赵干等打发出去。同僚们也作别回衙。将鱼鲊投弃水中，从此立誓再不吃鱼。元来少府叫哭，那曾有甚么声响，但见这鱼口动而已。乃知三位同僚与赵干等，都不听见，盖有以也。

且说顾夫人想起老君庙签诀的语句，无一字不验。乃将求签打醮事情，备细说与少府知道，就要打点了愿。少府惊道：“我在这里几多时，但闻得青城山上有座老君庙，是极盛的香火，怎知道灵应如此！”即便清斋七日，备下明烛净香，亲诣庙中偿愿。一面差人估计木料，装严金像，合用若干工价，将家财俸资凑来买办，择日兴工。到第七日早上，屏去左右，只带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门子，自出了衙门，一步一拜，向青城山去。刚至半山，正拜在地，猛然听得有人叫道：“薛少府，你可晓得么？”少府不觉吃了一惊。抬头观看，乃是一

个牧童，头戴箬笠，横坐青牛，手持短笛，从一个山坡边转出来的。

当下少府问道：“你要我晓得甚么？”那牧童道：“你晓得神仙中有个琴高，他本骑着赤鲤升天去的。只因在王母座上，把那弹云璈的田四妃，觑了一眼，动了凡心，故此两人并谪人世。如今你的前身，便是琴高；你那顾夫人，便是田四妃。为你到官以来，迷恋风尘，不能脱离，故又将你权充东潭赤鲤，受着诸般苦楚，使你回头。你却怎么还不省得？敢是做梦未醒哩？”少府道：“依你说，我的前身乃是神仙，今已迷惑，又须得一个师父来提醒便好。”牧童道：“你要个提醒的人，远不远千里，近只在目前。这成都府道人李八百，却不是个神仙？他本在汉时叫做韩康，一向卖药长安市上，口不二价。后来为一女子识破了，故此又改名为李八百。人只说他传授得孙真人八百个秘方，正不知他道术还在孙真人之上，实实活过八百多岁了。今你夫妻谪限将满，合该重还仙籍，何不去问那李八百，教他与你打破尘障？”元来夫人止与少府说得香愿的事，不曾说起李八百把脉情繇，因此牧童说着李八百名姓，少府一些也不晓得。心下想道：“山野牧童知道甚么，无过信口胡谈，荒唐之说，何足深信！我只是一步一拜，还愿便了。”岂知才回顾头来，那牧童与牛化作一道紫气，冲天而去。正是：

当面神仙犹不识，前生世事怎能知！

少府因自己做鱼之事，来得奇怪。今番看见牧童化风而去，心下越发惶惑，定道：“连那牧童也是梦中！”好生委决不下。不一时拜到山顶老君座前，叩谢神明保佑，再得回生。

只在早晚选定吉日，偿还愿心。拜罢起来，看那老君神像，正是牧童的面貌。又见座旁塑着一头青牛，也与那牧童骑的一般。方悟道：“方才牧童，分明是太上老君指引我重还仙籍，如何有眼无珠，当面错过？”乃再拜请罪。回至衙中，备将牧童的话，细细述与夫人知道。夫人方说起：“病危时节，曾请成都府道人李八百来看脉。他说是死而不死之症，须待死后半月二旬，自然慢慢的活将转来，不必下药。临起身时，又说：‘这签诀灵得紧。直到看见鱼时，方有分晓。’我想他能预知过去未来之事，岂不真是个仙人！莫说老君已经显出化身，指引你去；便不是仙人，既劳他看脉一场，且又这等神验，也该去谢他。”少府听罢，乃道：“元来又有这段姻缘！如何不去谢他。”又清斋了七日，徒步自往成都府去，访那道人李八百。

恰好这一日，李八百正坐在医铺里面，一见少府，便问道：“你做梦可醒了未？”少府扑地拜下，答道：“弟子如今醒了，只求师父指教，使弟子脱离风尘，早闻大道。”李八百笑道：“你须不是没根基的，要去烧丹炼火；你前世原是神仙谪下，太上老君已明明的对你说破。自家身子，还不省得，还来问人？敢是你只认得青城县主簿么？”当下少府恍然大悟，拜谢道：“弟子如今真个醒了！只是老君庙里香愿，尚未偿还。待弟子了愿之后，即便弃了官职，挈了妻子，同师父出家，证还仙籍，未为晚也。”遂别了李八百，急回至青城县，把李八百的话述与夫人知道。夫人也就言上省悟，前身元是西王母前弹云璈的田四妃，因动尘念堕落。当夜便与少府各自一房安下，焚香静坐，修证前因。

次日，少府将印送与邹二衙署摄，备文申报上司。一面催趲工役，盖造殿庭，装严金像，极其齐整。刚到工完之日，那邹二衙为着当时许愿，也要分俸相助，约了两个县尉，到少府衙舍，说知此事。家人只道还在里边静坐，进去通报。只见案上遗下一诗，竟不知少府和夫人都在那里去了。家人拿那首诗递与邹二衙观看，乃是留别同僚吏民的，诗云：

鱼身梦幻欣无恙，若是鱼真死亦真。

到底有生终有死，欲离生死脱红尘。

邹二衙看了这诗，不胜嗟叹，乃道：“年兄总要出家修行，也该与我们作别一声，如今觉道忒歉然了！谅来他去还未远。”即差人四下寻访，再也没些踪迹。正在惊讶，裴五衙笑道：“二位老长官好不睹事！想他还掉不下水中滋味，多分又去变鲤鱼玩耍去了，只到东潭上抓他便了。”

不题同僚们胡猜乱想，再说少府和夫人不往别处，竟至成都去见那李八百。那李八百对着少府笑道：“你前身元是琴高，因为你升仙不远，故令赤鲤专在东潭相候。今日依先还你赤鲤，骑坐上升，何如？”又对夫人道：“自你谪后，西王母前弹云璈的暂借董双成，如今依旧该是你去弹了。”自然神仙一辈，叫做会中人，再不消甚么口诀，甚么心法，都只是一笑而喻。其时少府夫人也对李八百说道：“你先后卖药行医，救度普众，功行亦非小可，何必久混人世？”李八百道：“我数合与你同升，故在此相候。”顷刻间，祥云缭绕，瑞霭缤纷，空中仙音响亮，鸾鹤翱翔，仙童仙女，各执旌幡宝盖，前来接引。少府乘着赤鲤，夫人贺了紫霞，李八百跨上白鹤，一齐升天。遍成都老幼，那一个不看见，尽皆望空瞻拜，赞叹

不已。至今升仙桥圣迹犹存。诗云：

茫茫宇宙事端新，人既为鱼鱼复人。

识破幻形不碍性，体形修性即仙真。

第二十七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人间夫妇愿白首，男长女大无疾疚。男娶妻兮女嫁夫，频见森孙会行走。若还此愿遂心怀，百年瞑目黄泉台。莫教中道有差跌，前妻晚妇情离乖。晚妇狠毒胜蛇蝎，枕边谮语无休歇。自己生儿似宝珍，他人子女遭磨灭。饭不饭兮茶不茶，蓬头垢面徒伤嗟。君不见大舜历山终夜泣，闵骞十月衣芦花！

这篇言语，大抵说人家继母心肠狠毒，将亲生子女胜过一个九曲明珠，乃希世之宝，何等珍重。这也是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单可恨的，偏生要把前妻男女，百般凌虐，粪土不如。若年纪在十五六岁，还不十分受苦，纵然磨灭，渐渐长大，日子有数。惟有十岁内外的小儿女，最为可怜。然虽如此，其间原有三等。那三等？第一等乃富贵之家，幼时自有乳母养娘伏侍，到五六岁便送入学中读书。况且亲族蕃盛，手下婢仆，耳目众多，尚怕被人谈论，还要存个体面。不致有饥寒打骂之苦。或者自生得有子女，要独吞家业，索性倒弄个斩草除根的手段，有诗为证：

焚稟损阶事可伤，申生遭谤伯奇殃。

后妻煽处从来有，几个男儿肯直肠。

第二等乃中户人家，虽则体面还有，料道幼时，未必有乳母养娘伏侍，诸色尽要在继母手内出放。那饥寒打骂就不能勾免了。若父亲是个硬挣的，定然卫护女儿，与老婆反目厮闹，不许他凌虐。也有惧怕丈夫利害，背着眼方敢施行。倘遇了那不怕天，不怕地，也不怕羞，也不怕死，越杀越上的泼悍婆娘，动辄便拖刀弄剑，不是刎颈上吊，定是奔井投河，惯把死来吓老公，常有弄假成真，连家业都完在他身上。俗语道得好：“逆子顽妻，无药可治。”遇着这般泼妇，难道终日厮闹不成？少不得闹过几次，奈何他不下，到只得诈瞎装聋，含糊忍痛。也有将来过继与人，也有送去为僧学道，或托在父兄外家寄养。这还是有些血气的所为。

又有那一种横肚肠，烂心肝，忍心害理，无情义的汉子。前妻在生时，何等恩爱，把儿女也何等怜惜，到得死后，娶了晚妻，或奉承他妆奁富厚，或贪恋颜色美丽，或中年娶了少妇，因这几般上，弄得神魂颠倒，意乱心迷，将前妻昔日恩义，撇向东洋大海。儿女也渐渐做了眼中之钉，肉内之刺。到得打骂，莫说护卫劝解，反要加上一顿，取他的欢心。常有后生儿女都已婚嫁，前妻之子，尚无妻室。公论上说不去时，胡乱娶个与他，后母还千方百计，做下魇魅，要他夫妻不睦。若是魇魅不灵，便打儿子，骂媳妇，撻掇老公告忤逆，赶逐出去。那男女之间，女儿更觉苦楚。孩子家打过了，或向学中攻书，或与邻家孩子们顽耍，还可以消遣。做了女儿时，终日不离房户，与那夜叉婆挤做一块，不住脚把他使唤，还要限每日做若干女工。做得少，打骂自不必说。及至趑足了，却又嫌好道歉，也原脱白不过。生下儿女，恰像写着包

揽文书的，日夜替他怀抱。倘若啼哭，便道是不情愿，使性儿难为他孩子。偶或有些病症，又道是故意惊吓出来的。就是身上有个蚊虫疤儿，一定也说是故意放来钉的。更有一节苦处，任你滴水成冰的天气，少不得向水孔中洗浣污秽衣服，还要憎嫌洗得不洁净，加一场咒骂。熬到十五六岁，渐渐成人。那时打骂，就把污话来肮脏了。不骂要趁汉，定说想老公。可怜女子家无处申诉，只好向背后吞声饮泣。倘或听见，又道装这许多妖势。多少女子当不起恁般羞辱，自去寻了一条死路。有诗为证：

不正夫纲但怕婆，怕婆无奈后妻何！

任他打骂亲生女，暗地心疼不敢呵。

第三等乃朝趁暮食，肩担之家。此等人家儿女。纵是生母在时，只好苟免饥寒，料道没甚丰衣足食。巴到十来岁，也就要指望教去学做生意，趁三文五文帮贴柴火。若又遇着个凶恶继母，岂不是苦上加苦。口中吃的，定然有一顿没一顿，担饥忍饿。就要口热汤，也须请问个主意，不敢擅专。身上穿的，不是前拖一块，定要后破一爿。受冻捱寒，也不敢在他面前说个冷字。那几根头发，整年也难得与梳子相会。胡乱挽个角儿，还不是扞得披头盖脸。两只脚久常赤着，从不曾见鞋袜面。若得了双草鞋，就胜如穿着粉底皂靴。专任的是劈柴烧火，担水提浆。稍不如意，软的是拳头脚尖，硬的是木柴棍棒。那咒骂乃口头言语，只当与他消闲。到得将就挑得担子，便限着每日要赚若干钱钞。若还缺了一文，少不得敲个半死。倘肯撙掇老公，卖与人家为奴，这就算他一点阴德。所以小户人家儿女，经着后母，十个到有九个磨折死

了。有诗为证：

小家儿女受艰辛，后母加添妄怒嗔。

打骂饥寒浑不免，人前一样唤娘亲。

说话的为何只管絮絮叨叨，道后母的许多短处？只因在下今日要说一个继母谋害前妻儿女，后来天理昭彰，反受了国法，与天下的后母做个榜样，故先略道其概。这段话文，若说出来时：

直教铁汉也心酸，总是石人亦泪洒！

你道这段话文，出在那里？就本朝正德年间，北京顺天府旗手卫，有个荫籍百户李雄。他虽是武弁出身，却从幼聪明好学，深知典籍。及至年长，身材魁伟，膂力过人，使得好刀，射得好箭，是一个文武兼备的将官。因随太监张永征陕西安化王有功，升锦衣卫千户。娶得个夫人何氏。夫妻十分恩爱。生下三女一男：儿子名曰承祖，长女名玉英，次女名桃英，三女名月英。元来是先花后果的。倒是玉英居长，次即承祖。不想何氏自产月英之后，便染了个虚怯症候，不上半年，呜呼哀哉。可怜：

留得旧时残锦绣，每因肠断动悲伤。

那时玉英刚刚六岁，承祖五岁，桃英三岁，月英止有五六个月。虽有养娘奶子伏侍，到底像小鸡失了鸡母，七慌八乱，啼啼哭哭。李雄见儿女这般苦楚，心下烦恼，只得终日住在家中窝伴。他本是个官身，顾着家里，便担阁了公事；到得干办了公事，却又没工夫照管儿女。真个公私不能两尽。捱了几个月日，思想终不是长法，要娶个继室，遂央媒寻亲。那

媒婆是走千家踏万户的，得了这句言语，到处一兜，那些人人家闻得李雄年纪止有三十来岁，又是锦衣卫千户，一进门就称奶奶，谁个不肯。三日之间，就请了若干庚贴送来，任凭李雄选择。俗语有云：“姻缘本是前生定，不许今人作主张。”李雄千择万选，却拣了个姓焦的人家女儿，年方一十六岁，父母双亡，哥嫂作主。那哥哥叫做焦榕，专在各衙门打干，是一个油里滑的光棍。李雄一时没眼色，成了这头亲事，少不得行礼纳聘。不则一日，娶得回家，花烛成亲。

那焦氏生得有六七分颜色，女工针指，却也百伶百俐，只是心肠有些狠毒。见了四个小儿女，便生嫉妒之念。又见丈夫十分爱惜，又不时叮嘱好生抚育，越发不怀好意。他想到：“若没有这一窝子贼男女，那官职产业好歹是我生子女来承受。如今遗下许多短命贼种，纵挣得泼天家计，少不得被他们先拔头筹。设使久后，也只有今日这些家业，派到我的子女，所存几何，可不白白与他辛苦一世？须是哄热了丈夫，后然用言语唆冷他父子，磨灭死两三个，止存个把，就易处了。”你道天下有怎样好笑的事！自己方才十五六岁，还未知命短命长，生育不生育，却就算到几十年后之事，起这等残忍念头，要害前妻儿女，可胜叹哉！有诗为证：

娶妻原为生儿女，见成儿女反为仇。

不是妇人心最毒，还因男子没长筹。

自此之后，焦氏将着丈夫百般殷勤趋奉。况兼正在妙龄，打扮得如花朵相似，枕席之间，曲意取媚。果然哄得李雄千欢万喜，百顺百依。只有一件不肯听他。你道是那件？但说到儿女面上，便道：“可怜他没娘之子，年幼娇痴。倘有不到

之处，须将好言训诲，莫要深责。”焦氏撻唆了几次，见不肯听，忍耐不住。一日趁老公不在家，寻起李承祖事过，揪来打骂。不道那孩子头皮寡薄，他的手儿又老辣。一顿乱打，那头上却如酵到馒头，登时肿起几个大疙瘩。可怜打得那孩子无个地孔可钻，号淘痛哭。养娘奶子解劝不住。那玉英年纪虽小，生性聪慧，看见兄弟无故遭此毒打，已明白晚母不是个善良之辈，心中苦楚，泪珠乱落。在旁看不过，向前道告母亲：“兄弟年幼无知，望乞饶恕则个！”焦氏喝道：“小贱人，谁要你多言？难道我打不得的么？你的打也只在头上滴溜溜转了，却与别人讨饶？”玉英闻得这话，愈加哀楚。

正打之间，李雄已回。那孩了抱住父亲，放声号恸。李雄见打得这般光景，暴躁如雷，翻天作地，闹将起来。那婆娘索性抓破脸皮，反要死要活，分毫不让。早有人报知焦榕，特来劝慰。李雄告诉道：“娶令妹来，专为要照管这几个儿女，岂是没人打骂，娶来凌贱不成！况又几番嘱咐。可怜无母娇幼，你即是亲母一般，凡事将就些，反故意打得如此模样！”焦榕假意埋冤了妹子几句，陪个不是，道：“舍妹一来年纪小，不知世故；二来也因从幼养娇了性子，在家任意惯了。妹丈不消气得！”又道：“省得在此不喜欢，待我接回去住几日，劝喻他下次不可如此。”道罢，作别而去。

少顷，雇乘轿子，差个女使接焦氏到家。那婆娘一进门，就埋怨焦榕道：“哥哥，奴总有甚不好处，也该看爹娘分上访个好对头匹配才是，怎么胡乱肮脏送在这样人家，误我的终身？”焦榕笑道：“论起嫁这锦衣卫干户，也不算肮脏了。但是你自己没有见识，怎么抱怨别人？”焦氏道：“那见得我没

有见识？”焦榕道：“妹夫既将儿女爱惜，就顺着他性儿，一般着些痛热。”焦氏嚷道：“又不是亲生的，教我着疼热，还要算计哩！”焦榕笑道：“正因这上，说你没见识。自古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你心下赶不喜欢这男女，越该加意爱护”焦氏道：“我恨不得顷刻除了这几个冤孽，方才干净，为何反要将他爱护？”焦榕道：“大抵小儿女，料没甚大过失，况婢仆都是他旧人，与你恩义尚疏，稍加责罚，此辈就到家主面前轻事重报，说你怎地凌虐。妹夫必然着意防范，何繇除得？他存了这片疑心，就是生病死了，还要疑你有甚缘故，可不是无丝有线！你若将就容得，落得做好人。抚养大了，不怕不孝顺你。”焦氏把头三四摇道：“这是断然不成！”

焦榕道：“毕竟容不得，须依我说话。今后将他如亲生看待，婢仆们施些小惠，结为心腹。暗地察访，内中倘有无心向你，并口嘴不好的，便赶逐出去。如此过了一年两载，妹夫信得你真了，婢仆又皆是心腹，你也必然生下子女，分了其爱。那时觑个机会，先除却这孩子，料不疑虑到你。那几个丫头，等待年长，叮嘱童仆们一齐驾起风波，只说有私情勾当。妹夫是有官职的，怕人耻笑，自然逼其自尽。是恁样阴唆阳劝做去，岂不省了目下受气？又见得你是好人。”焦氏听了这片言语，不胜喜欢道：“哥哥言之有理！是我错埋怨你了。今番回去，依此而行。倘到紧要处，再来与哥哥商量。”

不题焦榕兄妹计议。且说李雄因老婆凌贱儿女，反添上一顶愁帽儿，想道：“指望娶他来看顾儿女，却到增了一个魔头！后边日子正长，教这小男女怎生得过？”左思右算，想出一个道理。你道是什么道理？元来收拾起一间书室，请下一

个老儒，把玉英、承祖送入书堂读书，每日茶饭俱着人送进去吃，直至晚方才放学。教他远了晚娘，躲这打骂。那桃英、月英自有奶子照管，料然无妨。常言：“夫妻是打骂不开的。”过了数日，只得差人去接焦氏。焦榕备些礼物，送将回来。焦氏知得请下先生，也解了其意，更不道破。这番归来，果然比先大不相同，一味将笑撮在脸上，调引这几个个男女，亲亲热热，胜如亲生。莫说打骂，便是气儿也不再呵一口。待婢仆们也十分宽恕，不常赏赐小东西。大凡下人，肚肠极是窄狭，得了须微之利，便极口称功诵德，欢声溢耳。李雄初时甚觉奇异，只道惧怕他闹吵，当面假意殷勤，背后未必如此。几遍暗地打听，冷眼偷瞧，更不见有甚别样做作。过了年余，愈加珍爱。李雄万分喜悦，想道：“不知大舅怎生样劝喻，便能改过从善。如此可见好人原容易做的，只在一转念耳。”从此放下这片肚肠。夫妻恩爱愈笃。

那焦氏巴不能生下个儿子。谁知做亲二年，尚没身孕。心中着急，往各处寺观庵堂，烧香许愿。那菩萨果是有些灵验。烧了香，许过愿，真个就身怀六甲。到得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儿子，乳名亚奴。你道为何叫这般名字？元来民间有个俗套，恐怕小儿家养不大，常把贱物为名，取其易长的意思，因此每每有牛儿狗儿之名。那焦氏也恐难养，又不好叫恁般名色，故只唤做亚奴，以为比奴仆尚次一等，即如牛儿狗儿之意。李雄只道焦氏真心爱惜儿女，今番生下亚奴，亦十分珍重。三朝满月，遍请亲友吃庆喜筵宴，不在话下。常言说得好：“只愁不养，不愁不长。”眨眼间，不觉亚奴又已周岁。那时玉英已是十龄，长得婉丽飘逸，如画图中人物，且又赋性

敏慧，读书过目成诵，善能吟诗作赋。其他描花刺绣，不教自会。兄弟李承祖，虽然也是个聪明孩子，到底赶不上姐姐，曾咏绿萼梅，诗云：

并是调羹种，偏栽碧玉枝。

不誇红有艳，兼笑白无奇。

蕊绽莺忘啄，花香蝶未窥。

陇头羌笛奏，芳草总堪疑。

因有了这般才藻，李雄倍加喜欢，连桃英、月英也送入书堂读书。又尝对焦氏说道：“玉英女儿，有如此美才，后日不舍得嫁他出去，访一个有才学的秀士入赘家来，待他夫妇唱和，可不好么？”焦氏口虽赞美，心下越增妒忌。正要设计下手，不想其年乃正德十四年，陕西反贼杨九儿据皋兰山作乱，累败官军，地方告急。朝廷遣都指挥赵忠充总兵官，统领兵马前去征讨。赵忠知得李雄智勇相兼，特荐为前部先锋。你想军情之事，火一般紧急，可能勾少缓？半月之间，择日出师。李雄收拾行装器械，带领家丁起程。临行时又叮嘱焦氏，好生看管儿女。焦氏答道：“这事不消分付！但愿你阵面上神灵护祐，马到成功，博个封妻荫子。”

夫妻父子正在分别，外边报：“赵爷特令教场相会。”李雄洒泪出门。急急上马，直至教场中演武厅上与诸将参谒已毕，朝廷又差兵部官犒劳，三军齐向北阙谢恩，口称万岁三声。赵爷分付李雄带领前部军马先行。李雄领了将令，放起三个轰天大炮，众军一声呐喊，遍地锣鸣，离了教场，望陕西而进。军容整肃，器仗鲜明。一路上逢山开径，遇水叠桥。不则一日，已至陕西地面，安营下寨，等大军到来，一齐进

发。与贼兵连战数阵，互相胜负。到七月十四，贼兵挑战，赵爷令李雄出阵。那李雄统领部下精兵，奋勇杀入。贼兵抵挡不住，大败而走。李雄乘胜追逐数思。不想贼人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左冲右突，不能得脱，外面救兵又被截断。李雄部下虽然英勇，终是众寡不敌。鏖战到晚，全军尽没。可怜李雄盖世英雄，到此一场春梦！正是：

正气千寻横宇宙，孤魂万里占清寒。

赵忠出征之事，按下不题。却说焦氏方要下手，恰好遇着丈夫出征，可不天凑其便。李雄去了数日，一乘轿子，抬到焦榕家里，与他商议。焦榕道：“据我主意，再缓几时。”焦氏道：“却是为何？”焦榕道：“妹夫不在家，死了定生疑惑。如今还是把他倍加好好看承。妹夫回家知道，越信你是个好人。那时出个不意，弄个手脚，必无疑虑，可不妙哉！”焦氏依了焦榕说话，真个把玉英姊妹看承比前又胜几分，终日盼望李雄得胜回朝。谁知巴到八月初旬，陕西报到京中，说七月十四日与贼交锋，前部千户李雄恃勇深入，先胜后败，全军尽没。焦榕是专在各衙门当干的，早已知得这个消息，吃了一惊，如飞报与妹子。焦氏闻说丈夫战死，放声号恸。那玉英姊妹尤为可怜，一个个哭得死而复甦。焦氏与焦榕商议，就把先生打发出门，合家挂孝，招魂设祭，摆设灵座。亲友尽来吊唁。那时焦氏将脸皮翻转，动辄便是打骂。

又过了月余，焦氏向焦榕道：“如今丈夫已死，更无别虑，动了手罢。”焦榕道：“到有个妙策在此，不消得下手。只教他死在他乡外郡，又怨你不着。”焦氏忙问有何妙策。焦榕道：“妹夫阵亡，不知尸首下落。再捱两月，等到严寒天气，差一

个心腹家人，同承祖去陕西寻觅妹夫骸骨。他是个孩子家，那曾经途路风霜之苦，水土不服，自然中道病死。设或熬得到彼处，叮嘱家人撇了他，暗地自回。那时身畔没了盘缠，进退无门，不是冻死，定然饿死。这几个丫头，饶他性命，卖与人为妾作婢，还值好些银子。岂非一举两得！”焦氏连称有理。耐至腊月初旬，焦氏唤过李承祖说道：“你父亲半世辛勤，不幸丧于沙场，无葬身之地。虽在九泉，安能瞑目！昨日闻得舅舅说，近日赵总兵连胜数阵，敌兵退去千里之外，道路已是宁静。我欲亲往陕西寻觅你父亲骸骨归葬，少尽夫妻之情。又恐我是个少年寡妇，出头露面，必被外人谈耻，故此只得叫家人苗全服事你去走遭。倘能寻得回来，也见你为子的一点孝心。行装都已准备下了，明早便可登程。”承祖闻言，双眼流泪道：“母亲言之有理，孩儿明早便行。”

玉英料道不是好意，大吃一惊，乃道：“告母亲：爹爹暴弃沙场，理合兄弟前去寻找。但他年纪幼小，路途跋涉，未曾经惯。万一有些山高水低，可不枉送一死？何不再差一人，与苗全同去，总是一般的。”焦氏大怒道：“你这逆种！当初你父存日，将你姐妹如珍宝一般爱惜。如今死了，就忘恩背义，连骸骨也不要了！你读了许多书，难道不晓得昔日木兰代父征西，缙萦上书代刑？这两个一般也是幼年女子，有此孝顺之心。你不能够学他恁般志气，也去寻找父亲骸骨，反来阻挡兄弟莫去！况且承祖还是个男儿，一路又有人服事，须不比木兰女上阵征战，出生入死，那见得有什么山高水低，枉送了性命！要你这样不孝女何用！”一顿乱嚷，把玉英羞得满面通红，哭告道：“孩儿岂不念爹爹生身大恩，要寻访骸尸归

葬？止因兄弟年纪尚幼，恐受不得辛苦。孩儿情愿代兄弟一行。”焦氏道：“你便想要到外边去游山玩景快活，只怕我心里还不肯哩。”当晚玉英姊妹挤在一处言别，呜呜的哭了半夜。李承祖道：“姐姐，爹爹骸骨暴弃在外，就死也说不得。待我去寻觅回来，也教母亲放心，不必你忧虑。”到了次早，焦氏催促起程。姊妹们洒泪而别。焦氏又道：“你若寻不着父亲骸骨，也不必来见我。”李承祖哭道：“孩儿如不得爹爹骨殖，料然也无颜再见母亲。”苗全扶他上生口，经出京师。

你道那苗全是谁？乃焦氏带来赠嫁的家人中第一个心腹，已暗领了主母之意，自在不言之表。主仆二人离了京师，望陕四进发。此时正是隆冬天气，朔风如箭，地上积雪有三四尺高。往来生口，恰如在棉花堆里行走。那李承祖不上十岁孩子，况且从幼娇养，何曾受这般苦楚！在生口背上把不住的寒颤，常常望着雪窝里颠将下来。在路晓行夜宿，约走了十数日。李承祖渐渐饮食减少，生起病来，对苗全道：“我身子觉得不好，且将息两日再行。”苗全道：“小官人，奶奶付的盘缠有限，忙忙趲到那边，只怕转去还用度不来。路上若再担阁两日，越发弄不来了。且勉强捱到省下，那时将养几日罢。”李承祖又问：“到省下还有几多路？”苗全笑道：“早哩！极快还要二十个日子。”李承祖无可奈何，只得熬着病体，含泪而行。有诗为证：

可怜童稚离家乡，匹马迢迢去路长！

遥望沙场何处是？乱云衰草带斜阳。

又行了明日，李承祖看看病体转重，生口甚难坐。苗全又不肯暂停，也不雇脚力，故意扶着步行，明明要送他上路

的意思。又捱了半日，来到一个地方名唤保安村。李承祖道：“苗全，我半步移不动了，快些寻个宿店歇罢。”苗全闻言，暗想道：“看他这个模样，料然活不成了。若到店客中住下，便难脱身，不如撒在此间，回家去罢。”乃道：“小官人，客店离此尚远。你既行走不动，且坐在此，待我先去放下包裹，然后来背你去，何如？”李承祖道：“这也说得有理。”遂扶至一家门首阶沿上坐下。苗全拽开脚步，走向前去，问个小路抄转，买些饭食吃了，雇个生口，原从旧路回家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李承祖坐在阶沿上，等了一回，不见苗全转来。自觉身子存坐不安，倒身卧下，一觉睡去。那个人家却是个孤孀老妪，住得一间屋儿，坐在门门纺纱。初时见一汉子扶个小厮，坐于门口，也不在其意。直至傍晚，拿只桶儿要去打水，恰好拦门熟睡，叫道：“兀那个官人快起来！让我们打水。”李承祖从梦中惊醒，只道苗全来了，睁眼看时，乃是那屋里的老妪，便挣扎坐起道：“老婆婆有甚话说？”那老妪听得语言不是本地上人物，问道：“你是何处来的，却睡在此间？”李承祖道：“我是京中来的。只因身子有病，行走不动，借坐片时，等家人来到，即便去了。”老妪道：“你家人在那里？”李承祖道：“他说先至客店中，放了包裹，然后来背我去。”老妪道：“哎哟！我见你那家人去时，还是上午。如今天将晚了，难道还走不到？想必包裹中有甚银两，撒下你逃走去了。”李承祖因睡得昏昏沉沉，不曾看天色早晚，只道不多一回。闻了此言，急回头仰天观望，果然日已西，吃了一惊，暗想道：“一定这狗才料我病势渐凶，懒得伏侍，逃走去了。如今

教我进退两难，怎生是好！”禁不住眼中流泪，放声啼哭。有几个邻家俱走来观看。

那老妪见他哭的苦楚，亦觉孤恹，倒放下水桶，问道：“小官人，你父母是何等样人？有甚紧事，恁般寒天冷月，随个家人行走？还要往那里去？”李承祖带泪说道：“不瞒老婆婆说，我父亲是锦衣卫千户，因随赵总兵往陕西征讨反贼，不幸父亲阵亡。母亲着我同家人苗全到战场上寻觅骸骨归葬。不料途中患病，这奴才就撇我而逃，多分也做个他乡之鬼了。”说罢，又哭。众人闻言，各各嗟叹。那老妪道：“可怜，可怜！元来是好人家子息，些些年纪，有如此孝心，难得，难得！只是你身子既然有病，睡在这冷石上，愈加不好了。且闸闼起来，到我铺上去睡睡，或者你家人还来也未可知。”李承祖道：“多谢婆婆美情！恐不好打搅。”那老妪道：“说那里话！谁人没有患难之处。”遂向前扶他进屋里去。邻家也各自散了。承祖跨入门槛，看时，侧边便是个火炕，那铺儿就在炕上。老妪支持他睡下，急急去汲水烧汤，与承祖吃。到半夜间，老妪摸他身上，犹如一块火炭。至天明看时，神思昏迷，人事不省。那老妪央人去请医诊脉，取出钱钞，赎药与他吃，早晚伏侍。那些邻家听见李承祖病凶，在背后笑那老妪着甚要紧，讨这样烦恼！老妪听见，只做不知，毫无倦怠。这也是李承祖未该命绝，得遇恁般好人。有诗为证：

家中母子犹成怨，路次闲人反着疼！

美恶性生天壤异，反教陌路笑亲情。

李承祖这场大病，捱过残年，直至二月中方才稍可。在铺上看着那老妪谢道：“多感婆婆慈悲，救我性命！正是再生

父母。若能挣扎回去，定当厚报大德。”那老姬道：“小官人何出此言！老身不过见你路途孤苦，故此相留，有何恩德，却说厚报二字！”光阴迅速，倏忽又三月已尽，四月将交。那时李承祖病体全愈，身子硬挣，遂要别了老姬，去寻父亲骸骨。那老姬道：“小官人，你病体新痊，只怕还不可劳动。二来前去不知尚有几多路程，你孤身独自，又无盘缠，如何去得。不如住在这里，待我访问近边有入京的，托他与你带信到家，教个的当亲人来同去方好。”承祖道：“承婆婆过念，只是家里也没有甚亲人可来；二则在此久扰，于心不安；三则恁般温和时候，正好行走。倘再捱几时，天道炎热，又是一节苦楚。我的病症，觉得全妥，料也无妨。就是一路去，少不得是个大道，自然有人往来。待我慢慢求乞前去，寻着了父亲骸骨，再来相会。”那老姬道：“你纵到彼寻着骸骨，又无银两装载回去，也是徒然。”李承祖道：“那边少不得有官府。待我去求告，或者可怜我父为国身亡，设法装送回家，也未可知。”

那老姬再三苦留不住，又去寻凑几钱银子相赠。两下凄凄惨惨，不忍分别，到像个嫡亲母子。临别时，那老姬含着眼泪嘱道：“小官人转来，是必再看看老身，莫要竟自过去！”李承祖喉间哽咽，答应不出，点头涕泣而去；走两步，又回头来观看。那老姬在门首，也直至望不见了，方才哭进屋里。这些邻家没一个不笑他是个痴婆子：“一个远方流落的小厮，白白里赔钱赔钞，伏侍得才好，急松松就去了，有甚好处，还这般哭泣！不知他眼泪是何处来的？”遂把这事做笑话传说。看官，你想那老姬乃是贫穷寡妇，倒有些义气。一个从不识面的患病小厮，收留回去，看顾好了，临行又馈赠银两，依

依不舍。像这班邻里，都是须眉男子，自己不肯施仁仗义，及见他人做了好事，反又振唇簸嘴。可见人面相同，人心各别。闲话休题。

且说李承祖又无脚力，又不认得路径，顺着大道，一路问讯，捱向前去。觉道劳倦，随分庵堂寺院，市镇乡村，即便借宿。又亏着那老妪这几钱银子，将就半饥半饱，度到临洮府。那地方自遭兵火之后，道路荒凉，人民稀少。承祖问了向日争战之处，直至皋兰山相近，思想要祭奠父亲一番。怎奈身边止存得十数文铜钱，只得单买了一陌纸钱，讨个火种，向战场一路跑来。远远望去，只见一片旷野，并无个人影来往，心中先有五分惧怯，便立住脚，不敢进步，却又想道：“我受了千辛刀苦，方到此间。若是害怕，怎能够寻得爹爹骸骨？须索拚命前去。”大着胆飞奔到战场中。举目看时，果然好凄惨也！但见：

荒原漠漠，野草萋萋。四郊荆棘交缠，一望黄沙无际。髑髅暴露，堪怜昔日英雄；白骨抛残，可惜当年壮士！阴风习习，惟闻鬼哭神号；寒雾濛濛，但见狐奔兔走。猿啼夜月肠应断，雁唳秋云魂自消。

李承祖吹起火种，焚化纸钱，望空哭拜一回。起来仔细寻觅，团团走遍，但见白骨交加，并没一个全尸。元来赵总兵杀退贼兵，看见尸横遍野，心中不忍，即于战场上设祭阵亡将士，收拾尸骸焚化，因此没有全尸遗存。李承祖寻了半日，身子困倦，坐于乱草之中，歇息片时。忽然想起：“征战之际，遇着便杀，即为战场。料非只此一处。正不知爹爹当日丧于那个地方？我却专在此寻觅，岂不是个呆子？”却又想

道：“我李承祖好十分蒙懂！爹爹身死已久，血肉定自腐坏，骸骨纵在目前，也难厮认。若寻认不出，可不空受这番劳碌！”心下苦楚，又向空祷告道：“爹爹阴灵不远：孩儿李承祖千里寻访至此，收取骸骨，怎奈不能识认！爹爹，你生前尽忠报国，死后自是为神。乞显示骸骨所在，奉归安葬。免使暴露荒丘，为无祀之鬼。”祝罢，放声号哭。又向白骨丛中，东穿西走一回。看看天色渐晚，料来安身不得，随路行走，要寻个歇处。

行不上一里田地，斜插里林子中，走出一个和尚来。那和尚见了李承祖，把他上下一相，说道：“你这孩子，好大胆！此是什么所在，敢独自行走？”李承祖哭诉道：“小的乃京师人氏，只因父亲随赵总兵出征阵亡，特到此寻觅骸骨归葬。不道没个下落，天又将晚，要觅个宿处。师父若有庵院，可怜借歇一晚，也是无量功德！”那和尚道：“你这小小孩子，反有此孝心，难得，难得！只是尸骸都焚化尽了，那里去寻觅！”李承祖见说这话，哭倒在地。那和尚扶起道：“小官人，哭也无益，且随我去住一晚，明日打点回家去罢。”李承祖无奈，只得随着和尚。又行了二里多路，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看来只有五六家人家。那和尚住的是一座小茅庵，开门进去，吹起火来，收拾些饭食，与李承祖吃了。问道：“小官人，你父亲是何卫军士？在那个将官部下？叫甚名字？”李承祖道：“先父是锦衣卫千户，姓李名雄。”和尚大惊道：“元来是李爷的公子！”李承祖道：“师父，你如何晓得我先父？”

和尚道：“实不相瞒，小僧原是羽林卫军人，名叫曾虎二，去年出征，拨在老爷部下。因见我勇力过人，留我帐前亲随，

另眼看承。许我得胜之日，扶持一官。谁知七月十四，随老爷上阵，先斩了数百余级，贼人败去。一时恃勇，追逐十数里，深入重地。贼人伏兵四起，围裹在内。外面救兵又被截住，全军战没。止存老爷与小僧二人，各带重伤，只得同伏在乱尸之中，到深夜起来逃走，不想老爷已死。小僧望见傍边有一带土墙，随负至墙下，推倒墙土掩埋。那时敌兵反拦在前面，不能归营。逃到一个山湾中，遇一老僧，收留在庵。亏他服事，调养好了金疮，朝暮劝化我出家。我也想：死里逃生，不如图个清闲自在。因此依了他，削发为僧。今年春间，老师父身故。有两个徒弟道我是个余来僧，不容住在庵中。我想既已出家，争甚是非？让了他们，要往远方去，行脚经过此地，见这茅庵空闲，就做个安身之处，往远近村坊抄化度日。不想公子亲来，天遣相遇。”李承祖见说父亲尸骨尚存，倒身拜谢。和尚连忙扶住，又问道：“公子恁般年娇力弱，如何家人也不带一个，独自行走？”

李承祖将中途染病，苗全抛弃逃回，亏老姬救济前后事细细说出，又道：“若寻不见父亲骨殖，已拚触死沙场。天幸得遇吾师，使我父子皆安。”和尚道：“此皆老爷英灵不泯，公子孝行感格，天使其然。只是公子孑然一身，又没盘缠，怎能勾装载回去？”公子道：“意欲求本处官府设法，不知可肯？”和尚笑道：“公子差矣！常言道：‘官情如纸薄。’总然极厚相知，到得死后，也还未可必，何况素无相识？却做恁般痴想！李承祖道：“如此便怎么好？”和尚沉吟半晌，乃道：“不打紧！我有个道理在此。明日将骸骨盛在一件家伙之内，待我负着，慢慢一路抄化至京，可不好么？”李承祖道：“吾师肯恁般用

情，生死衔恩不浅！”和尚道：“我蒙老爷识拔之恩，少效犬马之劳，何足挂齿！”

到了次日，和尚向邻家化了一只破竹笼，两条索子，又借柄锄头，又买了几陌纸钱，锁上庵门，引李承祖前去。约有数里之程，也是一个村落，一发没个人烟。直到土墙边放下竹笼，李承祖就哭啼起来。和尚将纸钱焚化，拜祝一番，运起锄头，掘开泥土，露出一堆白骨。从脚上逐节儿收置笼中，掩上笼盖，将索子紧紧捆牢，和尚负在背上。李承祖掬了锄头，回至庵中。和尚收拾衣钵被窝，打个包儿，做成一担，寻根竹子，挑出庵门。把锄头还了，又与各邻家作别，央他看守。二人离了此处，随路抄化，盘缠尽是有余。不则一日，已至保安村。李承祖想念那老妪的恩义，径来谢别。谁知那老妪自从李承祖去后，日夕挂怀，染成病症，一命归泉。有几个亲戚，与他备办后事，送出郊外，烧化久矣。李承祖问知邻里，望空遥拜，痛哭一场，方才上路。共行了三个多月，方达京都。

离城尚有十里之远，见旁边有个酒店，和尚道：“公子且在此少歇。”齐入店中，将竹笼放于桌上，对李承祖说道：“本该送公子到府，向灵前叩个头儿才是。只是我原系军人，虽则出家，终有人认得。倘被拿作逃军，便难脱身，只得要在此告别，异日再图相会。”李承祖垂泪道：“吾师言虽有理，但承大德，到我家中，或可少尽。今在此外，无以为报，如之奈何？”和尚道：“何出此言！此行一则感老爷昔年恩谊，二则见公子穷途孤弱，故护送前来。那个贪图你的财物！”正说间，酒保将过酒肴。和尚先捏在竹笼前祭奠，一连叩了四五

个头，起来又与李承祖拜别。两下各各流泪。饮了数杯，算还酒钱，又将钱雇个生口，与李承祖乘坐，把竹笼教脚夫背了，自己也背上包裹，齐出店门，洒泪而别。有诗为证：

欲收父骨走风尘，千里孤穷一病身。

老姬周旋僧作伴，皇天不负孝心人。

话分两头。却说苗全自从撇了李承祖，雇着生口赶到家中。只说已至战场，无处觅寻骸骨，小官人患病身亡，因少了盘缠，不能带回，就埋在彼。暗将真信透与焦氏。那时玉英姊妹一来思念父亲，二来被焦氏日夕打骂，不胜苦楚，又闻了这个消息，愈加悲伤。焦氏也假意啼哭一番。那童仆们见家主阵亡，小官人又死，已寻旺处飞去，单单剩得苗全夫妻和两个养娘，门庭冷如冰炭。焦氏恨不得一口气吹大了亚奴，袭了官职，依然热闹。又闻得兵科给事中上疏，奏请优恤阵亡将士。圣旨下在兵部查复。焦氏多将金银与焦榕，到部中上下使用，要谋升个指挥之职。那焦榕平日与人干办，打惯了偏手，就是妹子也说不得也要下只手儿。

一日，焦榕走来回复妹子说话，焦氏安排酒肴款待。元来他兄妹都与酒瓮同年，吃杀不醉的。从午后吃起直至申牌时分，酒已将竭，还不肯止。又教苗全去买酒。苗全提个酒瓶走出大门，刚欲跨下阶头，远远望见一骑生口，上坐一个小厮，却是小主人李承祖。吃这惊不小，暗道：“元来这冤家还在！”掇转身跑入里边，悄悄报知焦氏。焦氏即与焦榕商议停当，教苗全出后门去买砒礞。二人依旧坐着饮酒，等候李承祖进来，不题。

且说李承祖到了自家门首，跳下生口，赶脚的背着竹笼，

跟将进来。直至堂中，静悄悄并不见一人，心内伤感道：“爹爹死了，就弄得这般冷落！”教赶脚的把竹笼供在灵座上，打发自去。李承祖向灵前叩拜，转着去时的苦楚，不觉泪如泉涌，哭倒在拜台之上。焦氏听得哭声，假意教丫头出来观看。那丫头跑至堂中，见是李承祖，惊得魂不附体，带跌而奔，报道：“奶奶，公子的魂灵来家了！”焦氏照面一口涎沫，道：“啐！青天白日这样乱话！”丫头道：“见在灵前啼哭。奶奶若不信，一同去看。”焦榕也假意说道：“不信有这般奇事！”一齐走出外边。李承祖看见，带着眼泪向前拜见。焦榕扶住道：“途路风霜，不要拜了。”焦氏挣下几点眼泪，说道：“苗全回来，说你有不好的信息。日夜想念，懊悔当初教你出去。今幸无事，万千之喜了！只是可曾寻得骸骨？”李承祖指着竹笼道：“这个里边就是。”焦氏捧着竹笼，便哭起天来。

玉英姊妹，已是知得李承祖无恙，又惊又喜，奔至堂前，四个男女，抱做一团而哭。哭了一回，玉英道：“苗全说你已死，怎地却又活了？”李承祖将途中染病，苗全不容暂停，直至遇见和尚送归始末，一一道出。焦榕怨道：“苗全这奴才恁般可恶！待我送他到官，活活敲死，与贤甥出气。”李承祖道：“若得舅舅张主，可知好么！”焦氏道：“你途中辛苦了，且进去吃些酒饭，将息身子。”遂都入后边。焦榕扯李承祖坐下，玉英姊妹，自避过一边。焦氏一面教丫头把酒去热，自己趑到后门首，恰好苗全已在那里等候。焦氏接了药，分付他停一回进来。焦氏到厨下，将丫环使开，把药倾入壶中，依原走来坐下。

少顷，丫头将酒铤汤得飞滚，拿至卓边。焦榕取过一只

茶瓯，满斟一杯，递与承祖道：“贤甥，借花献佛，权当与你洗尘。”承祖道：“多谢舅舅！”接过手放下，也要斟一杯回敬。焦榕又拿起，直推至口边道：“我们饮得多了，这壶中所存有限，你且乘热饮一杯。”李承祖不知好歹，骨都都饮个干净。焦榕又斟过一杯道：“小官人家须要饮个双杯。”又推到口边。那李承祖因是尊长相劝，不敢推托，又饮干了。焦榕再把壶斟时，只有小半杯，一发劝李承祖饮了。那酒不饮也罢，才到腹中，便觉难过，连叫肚痛。焦氏道：“想是路上触了臭气了。”李承祖道：“也不曾触甚臭气。”焦氏道：“或者三不知，那里觉得！”须臾间药性发作，犹如钢枪攒刺，烈火焚烧，疼痛难忍，叫声：“痛死我也！”跌倒在地。焦榕假惊道：“好端端地，为何痛得恁般利害？”焦氏道：“一定是绞肠沙了。”急救丫头扶至玉英床上睡下，乱撕乱跌，只叫难过。慌得玉英姊妹手足无措，那里按得他住。不消半个时辰，五脏迸裂，七窍流红，大叫一声，命归泉府。旁边就哭杀了玉英姊妹，喜杀了焦氏婆娘，也假哭几声。

焦榕道：“看这模样，必是触犯了神道，被丧煞打了。如今幸喜已到家里，还好。只是占了甥女卧处，不当稳便。就今夜殓过，省得他们害怕。”焦氏便去取出些银钱。那时苗全已转进前门，打探听得里边哭声鼎沸，量来已是完帐，径走入来。焦氏恰好看见，把银递与苗全，急忙去买下一具棺木，又买两壶酒，与苗全吃勾一醉。先把棺木放在一门厢房里，然后揎拳裸臂，跨入房中，教玉英姊妹走开。向床上翻那尸首，也不揩抹去血污，也不换件衣服，伸着双手，便抱起来。一则那厮有些蛮力，二则又趁着酒兴，三则十数岁孩子，原不

甚重，轻轻的托在两臂，直至厢房内盛殓。玉英姊妹，随后哭泣。谁知苗全落了银子，买小了棺木，尸首放下去，两只腿露出了五六寸。只得将腿儿竖起，却又顶浮了棺盖。苗全扯来拽去，没做理会。玉英姊妹看了这个光景，越发哭得惨伤。焦氏沉吟半晌，心生一计。把玉英姊妹并丫头都打发出外，掩上门儿，教苗全将尸首拖在地上，提起斧头，砍下两只小腿，横在头下，倒好做个枕儿。收拾停当，钉上棺盖，开门出来。焦榕自回家乡。玉英觑见棺已钉好，暗想道：“适来放不下，如何打发我姊妹出来了，便能钉上棺盖？难道他们有甚法术，把棺木化大了，尸首缩小了？”好生委决不下。

过了两日，焦氏备起衣衾棺槨，将丈夫骸骨重新殓过，择日安葬祖茔。恰好优恤的覆本已下：李雄止赠忠勇将军，不准升袭指挥。焦氏用费若干银两，空自送在水里。到了安葬之日，亲邻齐来相送。李承祖也就埋在坟侧。偶有人问及，只说路上得了病症，到家便亡。那亲戚都不是切己之事，那个去查他细底。可怜李承祖沙场内倒阄得性命，家庭中反断送了残生。正是：

非故翻如故，宜亲却不亲。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常言道：“痛定思痛。”李承祖死时，玉英慌张慌智不暇致详。到葬后渐渐想出疑惑来。他道：“如何不前不后，恰恰里到家便死，不信有恁般凑巧！况兼口鼻中又都出血；且又不拣个时辰，也不收拾个干净。棺木小了，也不另换，哄了我们转身，不知怎地，胡乱送入里边。那苗全听说要送他到官，至今半句不题，比前反觉亲密，显系是母亲指使的。看

起那般做作，我兄弟这死，必定有些蹊跷！”心中虽则明白，然亦无可奈何，只索付之涕泣而已。

那焦氏谋杀了李承祖之后，却又想道：“这小杀才已除，那几个小贱人日常虽受了些磨折，也只算与他拂养。须是教他大大吃些苦楚，方不敢把我轻觑。”自此日逐寻头讨脑，动辄便是一顿皮鞭，打得体无完肤，却又不许啼哭。若还则一则声，又重新打起。每日止给两餐稀汤薄粥，如做少了生活，打骂自不消说，连这稀汤薄粥也没有得吃了。身上的好衣服，尽都剥去。将丫头们的旧衣旧裳，换与穿着。腊月天气，也只得三四层单衣，背上披一块旧绵絮。夜间止有一条藁荐，一条破被单遮盖，寒冷难熬，如蛆虫般，搅做一团，苦楚不能尽述。玉英姊妹捱忍不过，几遍要寻死路，却又指望还有个好日，舍不得性命，互相劝解。真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看看过了残岁，又是新年。玉英已是十二岁了。那年二月间，正德爷晏驾，嘉靖爷嗣统，下诏招选嫔妃。府司着令民间挨家呈报，如有隐匿，罪坐邻里。那焦氏的邻家，平昔晓得玉英才貌兼美，将名具报本府。一张上选的黄纸贴在门上。那时焦氏就打帐了做皇亲国戚的念头，掉过脸来，将玉英百般奉承，通身换了绫罗锦绣，肥甘美味，与他调养。又将银两教焦榕到礼部使用。那玉英虽经了许多磨折，到底骨格犹存。将息数日，面容顿改，又兼穿起华丽衣服，便似画图中人物。府司选到无数女子，推他为第一，备文齐送到礼部选择。礼部官见了玉英这个容仪，已是万分好了。但只年在幼小，恐不谙侍御，发回宁家。那焦氏因用了许多银子，不能勾中选，心下懊悔气恼，原翻过向日嘴脸，好衣服也剥去

了，好饮食也没得吃了，打骂也更觉勤了。

常言说得好：“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当初李雄家业，原不甚大。自从阵亡后，焦氏单单算计这几个小儿女，那个思想去营运。一窝子坐食，能够几时。况兼为封荫选妃二事，又用空了好些。日渐日深，看看弄得罄尽。两个丫头也卖来完在肚里。那时没处出豁，只得将住房变卖。谁知苗全这厮，见家中败落，亚奴年纪正小，袭职日子尚远，料想目前没甚好处。趁焦氏卖得房价，夜间挟入卧房，偷了银两，领着老婆，逃往远方受用去了。到次早，焦氏方才觉得。这股闷气无处发泄，又迁怒到玉英姊妹，说道：“如何不醒睡，却被他偷了东西去？”又都奉承一顿皮鞭，一面教焦榕告官缉捕。过了两月，那里有个踪迹？此时买主又来催促出房。无可奈何，与焦榕商议，要把玉英出脱。焦榕道：“玉英这个模样儿，慢慢的觅个好主顾，怕道不是一大注银子。如今急切里寻人，能值得多少？不若先把小的胡乱货一个来使用。”焦氏依了焦榕，便把桃英卖与一个豪富人家为婢。姊妹分别之时，你我不忍分舍，好不惨伤！焦氏赁了一处小房，择日迁居。玉英想起祖父累世安居，一旦弃诸他人，不胜伤感。走出堂前，抬头看见梁间燕子，补缀旧垒，旁边又营一个新巢，暗叹道：“这燕儿是个禽鸟，秋去春来，倒还有归巢之日！我李玉英今日离了此地，反没个再来之期！”抚景伤心，托物喻意，乃作《别燕诗》一首。诗云：

新巢泥落旧巢欹，尘半疏帘欲掩迟。

愁对呢喃终一别，画堂依旧主人非。

元来焦氏要依傍焦榕，却搬在他侧边小巷中，相去只有

半箭之远，间壁乃是贵家的花园。那房屋止得两间，诸色不便。要桶水儿，直要到邻家去汲。那焦氏平日受用惯的，自去不成，少不得通在玉英、月英两个身上。姊妹此时也难顾羞耻，只得出头露面。又过了几时，桃英的身价渐渐又将摸完。一日傍晚，焦氏引着亚奴在门首闲立，见一个乞用女儿，止有十数岁，在街上求讨，声音叫得十分惨伤。有个邻家老妪对他说道：“这般时候，哪个肯舍！不时回去罢。”那叫化女儿哭道：“奶奶，你那里晓得我的苦楚！我家老的，限定每日要讨五十文钱，若少了一文，便打个臭死，夜饭也不与我吃，又要在明日补足。如今还少六七文，怎敢回去！”那老妪听说得苦恼，就舍了两文。旁边的人，见老妪舍了，一时助兴，你一文，我一文，登时到有十数文。那叫化女儿，千恩万谢，转身去了。焦氏听了这片言语，那知反拨动了个贪念，想道：“这个小化子，一日倒讨得许多钱。我家月英那贱人，面貌又不十分标致，卖与人，也值得有限，何不教他也做这桩道路，倒是个永远利息？”

正在沉吟，恰好月英打水回来。焦氏道：“小贱人，你可见那叫街的丫头么？他年纪比你还小，每日倒趁五十文钱。你可有处寻得三文五文哩？”月英道：“他是个乞丐，千爷爷、万奶奶叫来的。孩儿怎比得他！”焦氏喝道：“你比他有甚么差！自明日为始，也要出去寻五十文一日，若少一文，便打下你下半截来。”玉英姊妹见说要他求乞，惊得面面相觑，满眼垂泪，一齐跪下，说道：“母亲，我家世代为官，多有人认得，也要存个体面。若教出去求乞，岂不辱抹门风，被人耻笑！”焦氏道：“见今饭也没有得吃了，还要甚么体面，怕甚么耻笑！”

月英又苦告道：“任凭母亲打死了，我决不去的。”焦氏怒道：“你这贱人，恁般不听教训！先打个样儿与你尝尝。”即去寻了一块木柴，揪过来，没头没脑乱敲。月英疼痛难忍，只得叫道：“母亲饶恕则个！待我明日去便了。”焦氏放下月英，向玉英道：“不教你去，是我的好情了，反来放屁阻挠？”拖翻在地，也吃一顿木柴。到次早，即赶逐月英出门求乞。月英无奈，忍耻依随。自此日逐沿街抄化。若足了这五十文，还没得开口：些儿欠缺，便打个半死。

光阴如箭，不觉玉英年已一十六岁。时直三月下旬，焦榕五十寿诞，焦氏引着亚奴同往祝寿。月英自向街坊抄化去了，止留玉英看家。玉英让焦氏去后，掩上门儿，走入里边，手中拈着针指，思想道：“爹爹当年生我姊妹，犹如掌上之珠，热气何曾轻呵一口。谁道遇着这个继母，受万般凌辱。兄弟被他谋死，妹子为奴为丐，一家业弄得瓦解冰消，沦落到恁样地位，真个草菅不如！尚不知去后，还是怎地结果？”又想道：“在世料无好处，不如早死为幸。趁他今日不在家，何不寻个自尽，也省了些打骂之苦？”却又想道：“我今年已十六岁了。再忍耐几时，少不得嫁个丈夫，或者有个出头日子，岂可枉送这条性命？”把那前后苦楚事，想了又哭，哭了又想。直哭得个有气无力，没情没绪。放下针指，走至庭中，望见间壁园内，红稀绿暗，燕语莺啼，游丝斜袅，榆荚乱坠。看了这般景色，触目感怀。遂吟《送春诗》一言。诗云：

柴扉寂寞锁残春，满地榆钱不疗贫。

云鬓衣裳半泥土，野花何事独撩人。

玉英吟罢，又想道：“自爹爹亡后，终日被继母磨难，将

那吟咏之情，久已付之流水。自移居时，作了《别燕诗》，倏忽又经年许。时光迅速如此！”嗟叹了一回，又恐误了女工，急走入来趱赶，见卓上有个帖儿，便是焦榕请妹子吃寿酒的。玉英在后边裁下两折，寻出笔砚，将两首诗录出，细细展玩，又叹口气道：“古来多少聪明女子，或共姊妹赓酬，或是夫妻唱和，成千秋佳话。偏我李玉英恁般命薄！埋没至此，岂不可惜可悲！”又伤感多时，愈觉无聊。将那纸左折右折，随手折成个方胜儿，藏于枕边，却忘收了笔砚，忙忙的趱完针指。天色傍晚，刚是月英到家。焦氏接脚也至，见他泪痕未干，便道：“那个难为了你，又在家做妖势？”玉英不敢回答，将做下女工与他点看。月英也把钱交过，收拾些粥汤吃了。又做半夜生活，方才睡卧。

到了明日，焦氏见卓上摆着笔砚，捡起那帖儿，后边已去了几折，疑惑玉英写他的不好，同道：“你昨日写的是何事？快把来我看。”玉英道：“偶然写首诗儿，没甚别事。”焦氏嚷道：“可是写情书约汉子，坏我的帖儿？”玉英被这两句话，羞得彻耳根通红。焦氏见他脸涨红了，只道真有私情勾当，逼他拿出这纸来。又见折着方胜，一发道是真了，寻根棒子，指着玉英道：“你这贱人恁般大胆！我刚不在家，便写情书约汉子。快些实说是那个？有情几时了？”玉英哭道：“那里说起！却将无影丑事来肮脏！可不屈杀了人！”焦氏怒道：“脏证现在，还要口硬！”提起棒子，没头没脑乱打，打得玉英无处躲闪，挣脱了往门首便跑。焦氏道：“想是要去叫汉子，相帮打我么？”随后来赶。不想绊上一交，正磕在一块砖上，磕碎了头脑，鲜血满面，嚷道：“打得我好！只教你不

要慌！”月英上前扶起，又要赶来，到亏亚奴紧紧扯住道：“娘，饶了姐姐罢。”那婆娘恐带跌了儿子，只得立住脚，百般辱骂。玉英闪在门旁啼哭。

那邻家每日听得焦氏凌虐这两个女儿，今日又听得打得利害，都在门首议论。恰好焦榕撞来，推门进去。那婆娘一见焦榕，便嚷道：“来得好！玉英这贱人偷了汉子，反把我打得如此模样！”焦榕看见他满面是血，信以为实，不问情由，抢过焦氏手中棒子，赶近前，将玉英揪过来便打。那邻家抱不平，齐走来说道：“一个十五六岁女子家，才打得一顿大棒，不指望你来劝解，反又去打他！就是做母舅的，也没有打甥女之理！”焦榕自觉乏趣，撇下棒子，径自去了。那邻家又说道：“也不见这等人家，无一日不打骂这两个女儿！如今一发连母舅都来助兴了。看起来，这两个女子也难存活。”又一个道：“若死了，我们就具个公呈，不怕那姓焦的不偿命！”焦氏一句句听见，邻家发作，只得住口，喝月英推上大门，自去揩抹血污，依旧打发月英出去求乞。

玉英哭了一回，忍着疼痛，原入里边去做针指。那焦氏恨声不绝。到了晚间，吞声饮泣，想道：“人生百岁，总只一死，何苦受恁般耻辱打骂！”等至焦氏熟睡，悄悄抽身起来，扯下脚带，悬梁高挂。也是命不该绝。这到亏了晚母不去料理他身上，莫说衣衫褴褛，只这脚带不知缠过了几个年头，布缕虽连，没有筋骨。一用力，就断了。刚刚上吊，扑通的跌下地来。惊觉月英，身边不见了阿姐，情知必走这条死路，叫声：“不好了！”急跳起身，救醒转来。兀自呜呜而哭。那焦氏也不起身，反骂道：“这贱人！你把死来诈我么？且到明日

与你理会。”

至次早，分付月英在家看守，教亚奴引着到焦榕家里，将昨日邻家说话，并夜来玉英上吊事说与。又道：“倘然死了，反来连累着你。不如先送到官，除了这祸根罢。”焦榕道：“要摆布他也不难。那锦衣卫堂上，昔年曾替他打干，与我极是相契。你家又是卫籍，竟送他到这个衙门，谁个敢来放屁！”焦氏大喜，便教焦榕央人写下状词，说玉英奸淫忤逆，将那两首诗做个执证，一齐至锦衣卫衙门前。焦榕与衙门中人，都是厮熟的，先央进去道知其意。

少顷升堂，准了焦氏状词，差四个校尉前去，拘拿玉英到来。那问官听了一面之词，不论曲直，便动刑具。玉英再三折辩，那里肯听。可怜受刑不过，只得屈招，拟成刚罪，发下狱中。两个禁子扶出衙门，正遇月英妹子。元来月英见校尉拿去阿姐，吓得魂飞魄散，急忙锁上门儿，随后跟来打探。望见禁子扶挟出来，便钻向前抱住，放声大哭，旁边转过焦氏，一把扯开道：“你这小贱人，家里也不顾了，来此做甚！”月英见了焦氏，犹如老鼠见猫，胆丧心惊，不敢不跟着他走。到家又打勾半死，恨道：“你下次若又私地去看了这贱人，查访着实，好歹也送你到这所在去！”月英口虽答应，终是同胞情分，割舍不下。过了两三日，多求乞得几十文钱，悄地趲到监门口，来探望不题。

再说玉英下到狱中，那禁子头见他生得标致，怀个不良之念，假慈悲，照顾他，住在一个好房头，又将些饮食调养。玉英认做好人，感激不尽。叮嘱他：“有个妹子月英，定然来看，千万放他进来，相见一面。”那禁子紧紧记在心上。至第

四日午后，月英到监门口道出姓名，那禁子流水开门引见玉英。两下悲号，自不必说。渐至天晚，只得分别。自此月英不时进监看觑。不在话下。

且说那禁子贪爱玉英容貌，眠思梦想，要去奸他。一来耳目众多，无处下手；二则恐玉英不从，喊叫起来，坏了好事。提空就走去说长问短，把几句风话撩拨。玉英是聪明女子，见话儿说得蹊跷，已明白是个不良之人，留心提防，便不十分招架。一日，正在槛上闷坐，忽见那禁子轻手轻脚走来，低声哑气，笑嘻嘻的说道：“小娘子可晓得我一向照顾你的意思么？”玉英知其来意，即立起身道：“奴家不晓得是甚意思。”那禁子又笑道：“小娘子是个伶俐人，难道不晓得？”便向前搂抱。玉英着了急，乱喊“杀人！”那禁子见不是话头，急忙转身，口内说道：“你不从我么？今晚就与你个辣手。”玉英听了这话，捶胸跌脚的号哭，惊得监中人俱来观看。玉英将那禁子调戏情由，告诉众人。内中有几个抱不平的，叫过那禁子说道：“你强奸犯妇，也有老大的罪名。今后依旧照顾他，万事干休；倘有些儿差错，我众人连名出首，但凭你去计较。”那禁子情亏理虚，满口应承，陪告不是：“下次再不敢去惹他。”正是：

羊肉馒头没得吃，空教惹得一身羶。

玉英在狱不见又经两月有余，已是六月初旬。元来每岁夏间，在朝廷例有宽恤之典，差太监审录各衙门未经发落之事。凡事枉人冤，许诸人陈奏。比及六月初旬，玉英闻得这个消息，想起一家骨肉，俱被焦氏陷害，此番若不伸冤，再无昭雪之日矣。遂草起辨冤奏章，将合家受冤始末，细细详

述。教月英赍奏，其略云：

臣闻先正有云：五刑不孝为先，四德以无义为耻。故窦氏投崖，云华坠井。是皆毕命于纲常，流芳于后世也。臣父锦衣卫千户李雄，先娶臣母，生臣姊妹三人，及弟李承祖。不幸丧母之日，臣等俱在孩提。父每见怜，仍娶继母焦氏抚养。臣父于正德十四年七月十四日征陕西反贼阵亡。天祸臣家，流移日甚。臣年十六，未获结缡。姊妹伶仃，子无依荷。标梅已过，红叶无凭。尝有《送春诗》一绝云云，又有《别燕诗》一绝云云。是皆有感而言，情非得已。奈母氏不察臣衷，疑为外遇，逼舅焦榕，拿送锦衣卫，诬臣奸淫不孝等情。问官昧臣事理，坐臣极刑。臣女流难辨，俯首听从。盖不敢逆继母之情，以重不孝之罪也。迺蒙圣恩热审，凡事枉人冤，许诸人陈奏。钦此钦遵。故不得不生乐生之心，以冀超脱。臣父本武人，颇知典籍。臣虽妾妇，幸领遗教。臣继母年二十，有弟亚奴，生方周岁。母图亲儿荫袭，故当父方死之时，计令臣弟李承祖十岁孩儿，亲往战场，寻父遗骨，陷之死地，以图己私。幸赖天佑父灵，抱骨以归。前计不成，仍将臣弟毒药身死，支解弃埋。又将臣妹李桃英卖为人婢，李月英屏去衣食，沿街抄化。今将臣诬陷前情。臣设有不才，四邻何不纠举？又不曾经获某人，只凭数句之诗，寻风捉影，以陷臣罪。臣之死，固当矣。十岁之弟，有何罪乎？数岁之妹，有何辜乎？臣母之

过，臣不敢言。《凯风》有诗，臣当自责。臣死不足惜，恐天下后世之为继母者，得以肆其奸妒而无忌也！伏望陛下俯察臣心，将臣所奏付诸有司。先将臣速斩，以快母氏之心。次将臣诗委勘，有无事情。推详臣母之心，尽在不言之表。则臣之生平获雪，而臣父之灵亦有感于地下矣！

这一篇章疏奏上，天子重瞳亲照，怜其冤抑，倒下圣旨，着三法司严加鞠审。三法司官不敢怠慢，会同拘到一千人犯，连桃英也唤至当堂，逐一细问。焦氏、焦榕初时抵赖，动起刑法，方才吐露真情，与玉英所奏无异。勘得焦氏叛夫杀子，逆理乱伦，与无故杀子孙轻律不同，宜加重刑，以为继母之戒。焦榕通同谋命，亦应抵偿。玉英、月英、亚奴发落宁家。又令变卖焦榕家产，赎回桃英。覆本奏闻，请旨。圣天子怒其凶恶，连亚奴俱敕即日处斩。玉英又上疏恳言：“亚奴尚在襁褓，无所知识。且系李氏一线不绝之嗣，乞赐矜宥。”天子准其所奏，诏下刑部，止将焦榕、焦氏二人绑付法场，即日双双受刑。亚奴终身不许袭职。另择嫡枝次房承荫，以继李雄之嗣。玉英、月英、桃英俱择士人配嫁。至今《列女传》中载有李玉英辨冤奏本，又为赞云：

李氏玉英，父死家倾。《送春》《别燕》，母疑外情。置之重狱，险罗非刑。陈情一疏，冤滞始明。后人又有诗叹云：

昧心晚母曲如钩，只为亲儿起毒谋。
假饶血化西江水，难洗黄泉一段羞。

第二十八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

贪花费尽采花心，身损精神德损阴。

劝汝遇花休浪采，佛门第一戒邪淫。

话说南宋时，江州有一秀才，姓潘名遇，父亲潘朗，曾做长沙太守，高致在家。潘遇已中过省元，别了父亲，买舟往临安会试。前一夜，父亲梦见鼓乐旗彩，送一状元扁额进门，扁上正注潘遇姓名。早起唤儿子说知。潘遇大喜，以为青闱首捷无疑。一路去高歌畅饮，情怀开发。不一日，到了临安，寻觅下处，到一个小小人家。主翁相迎，问：“相公可姓潘么？”潘遇道：“然也，足下何以知之？”主翁道：“夜来梦见土地公公说道：‘今科状元姓潘，明日午刻到此，你可小心迎接。’相公正应其兆。若不嫌寒舍简慢，就在此下榻何如？”潘遇道：“若果有此事，房价自当倍奉。”即令家人搬运行李到其家停宿。

主人有女年方二八，颇有姿色。听得父亲说其梦兆，道潘郎有状元之分，在窗下偷觑，又见他仪容俊雅，心怀契慕，无繇通款。一日，潘生因取砚水，偶然童子不在，自往厨房，恰与主人之女相见。其女一笑而避之。潘生魂不附体，遂将金戒指二枚、玉簪一只，嘱付童儿，觑空致意此女，恳求幽

会。此女欣然领受，解腰间绣囊相答。约以父亲出外，亲赴书斋。一连数日，潘生望眼将穿，未得其便。直至场事已毕，主翁治杯节劳。饮至更深，主翁大醉。潘生方欲就寝，忽闻轻轻叩门之声，启而视之，乃此女也。不及交言，捧进书斋，成其云雨，十分欢爱。约以成名之后，当娶为侧室。

是夜，潘朗在家，复梦向时鼓乐旗彩，迎状元匾额过其门而去。潘朗梦中唤云：“此乃我家旗匾。”送匾者答云：“非是。”潘朗追而看之，果然又一姓名矣。送匾者云：“今科状元合是汝子潘遇，因做了欺心之事，天帝命削去前程，另换一人也。”潘朗惊醒，将信将疑。未几揭晓，潘朗阅登科记，状元果是梦中所迎匾上姓名，其子落第。待其归而叩之，潘遇抵赖不过，只得实说。父子叹嗟不已。潘遇过了岁余，心念此女，遣人持金帛往聘之，则此女已适他人矣，心中甚是懊悔。后来连走数科不第，郁郁而终。

因贪片刻欢娱景，误却终身富贵缘。

说话的，依你说，古来才子佳人，往往私谐欢好，后来夫荣妻贵，反成美谈，天公大算盘，如何又差错了？看官有所不知。大凡行奸卖俏，坏人终身名节，其过非小。若是五百年前合为夫妇，月下老赤绳系足，不论幽期明配，总是前缘判定，不亏行止。听在下再说一件故事，也出在宋朝，却是神宗皇帝年间，有一位官人，姓吴名度，汴京人氏，进士出身，除授长沙府通判。夫人林氏，生得一位衙内，单讳个彦字，年方一十六岁，一表人才，风流潇洒。自幼读书，广通经史，吟诗作赋，件件皆能。更有一件异处，你道是甚异

处？这等一个清标人物，却吃得东西，每日要吃三升米饭，二斤多肉，十余斤酒。其外饮饌不算。这还是吴府尹恐他伤食，酌中定下的规矩。若论起吴衙内，只算做半饥半饱，未能趁心像意。

是年三月间，吴通判任满，升选扬州府尹。彼处吏书差役带领马船，直至长沙迎接。吴度即日收拾行装，辞别僚友起程。下了马船，一路顺风顺水。非止一日，将近江州。昔日白乐天赠商妇《琵琶行》云：“江州司马青衫湿。”便是这个地方。吴府尹船上正扬着满帆，中流稳度。倏忽之间，狂风陡作，怒涛汹涌，险些儿掀翻。莫说吴府尹和夫人们慌张，便是篙师舵工无不失色，急忙收帆拢岸。只有四五里江面，也挣了两个时辰。回顾江中往来船只，那一只上不手忙脚乱，求神许愿，挣得到岸，便谢天不尽了。这里吴府尹马船至了岸旁，抛锚系缆。那边已先有一只官船停泊。两下相隔约有十数丈远。这官船舱门上帘儿半卷，下边站着一个中年妇人，一个美貌女子。背后又侍立三四个丫鬟。吴衙内在舱中帘内，早已瞧见。那女子果然生得娇艳。怎见得？有诗为证：

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眉。

分明月殿瑶池女，不信人间有异姿。

吴衙内看了，不觉魂飘神荡，恨不得就飞到他身边，搂在怀中，只是隔着许多路，看得不十分较切。心生一计，向吴府尹道：“爹爹，何不教水手移去，帮在这只船上？到也安稳。”吴府尹依着衙内，分付水手移船。水手不敢怠慢，起锚解缆，撑近那只船旁。吴衙内指望帮过了船边，细细饱看。谁知才傍过去，便掩上舱门，把吴衙内一团高兴，直冷淡到脚

指尖上。你道那船中是甚官员？姓甚名谁？那官人姓贺名章，祖贯建康人氏，也曾中过进士。前任钱塘县尉，新任荆州司户，带领家眷前去赴任，亦为阻风，暂驻江州。三府是他同年，顺便进城拜望去了，故此家眷开着舱门闲玩。中年的便是夫人金氏，美貌女子乃女儿秀娥。元来贺司户没有儿子，止得这秀娥小姐。年才十五，真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女工针指，百伶百俐，不教自能。兼之幼时贺司户曾延师教过，读书识字，写作俱高。贺司户夫妇因是独养女儿，钟爱胜如珍宝，要赘个快婿，难乎其配，尚未许人。当下母子正在舱门口观看这些船只慌乱，却见吴府尹马船帮上来，夫人即教丫鬟下帘掩门进去。

吴府尹是仕路上人，便令人问是何处官府。不一时回报说：“是荆州司户，姓贺讳章，今去上任。”吴府尹对夫人道：“此人昔年至京应试，与我有交。向为钱塘县尉，不道也升迁了。既在此相遇，礼合拜访。”教从人取帖儿过去传报。从人又禀道：“那船上说，贺爷进城拜客未回。”正说间，船头上又报道：“贺爷已来了。”吴府尹教取公服穿着，在舱中望去，贺司户坐着一乘四人轿，背后跟随许多人从。元来贺司户去拜三府，不想那三府数日前丁忧去了，所以来得甚快。抬到船边下轿，看见又有一只座船，心内也暗转：“不知是何使客？”走入舱中，方待问手下人，吴府尹帖儿早已递进。贺司户看罢，即教相请。恰好舱门相对，走过来就是。见礼已毕，各叙间阔寒温。吃过两杯茶，吴府尹起身作别。

不一时，贺司户回拜。吴府尹款留小酌，唤出衙内相见，命坐于旁。贺司户因自己无子，观见吴彦仪表超群，气质温

雅，先有四五分欢喜。及至问些古今书史，却又应答如流。贺司户愈加起敬，称赞不绝，暗道：“此子人才学识，尽是可人。若得他为婿，与女儿恰好正是一对。但他居汴京，我住建康，两地相悬，往来遥远，难好成偶，深为可惜。”此乃贺司户心内之事，却是说不出的话。吴府尹问道：“老先生有几位公子？”贺司户道：“实不相瞒，止有小女一人，尚无子嗣。”吴衙内也暗想道：“适来这美貌女子，必定是了，看来年纪与我相仿，若求得为妇，平生足矣。但他止有此女，料必不肯远嫁，说也徒然。”又想道：“莫说求他为妇，今要再见一面，也不能勾了。怎做恁般痴想！”吴府尹听得贺司户尚没有子，乃道：“原来老先生还无令郎，此亦不可少之事。须广置姬妾，以图生育便好。”贺司户道：“多承指教，学生将来亦有此意。”

彼此谈论，不觉更深方止。临别时，吴府尹道：“倘今晚风息，明晨即行，恐不及相辞了。”贺司户道：“相别已久，后会无期，还求再谈一日。”道罢，回到自己船中。夫人小姐都还未卧，秉烛以待。贺司户酒已半酣，向夫人说起吴府尹高情厚谊，又夸扬吴衙内青年美貌，学问广博，许多好处，将来必是个大器，明日要设席请他父子。因有女儿在旁，不好说出意欲要他为婿这一段情来。那晓得秀娥听了，便怀着爱慕之念。

至次日，风浪转觉狂大，江面上一望去，烟水迷蒙，浪头推起约有二三丈高，惟闻澎湃之声。往来要一只船儿做样，却也没有。吴府尹只得住下。贺司户清早就送请帖，邀他父子赴酌。那吴衙内记挂着贺小姐，一夜卧不安稳。早上贺司户相邀，正是空耳当招，巴不能到他船中，希图再得一觑。偏

这吴府尹不会凑趣，道是父子不好齐扰贺司户。至午后独自过去，替儿子写帖辞谢。吴衙内难好说得，好不气恼！幸喜贺司户不听，再三差人相请。吴彦不敢自专，又请了父命，方才脱换服饰，过船相见，入坐饮酒。早惊动后舱贺小姐，悄悄走至遮堂后，门缝中张望。那吴衙内妆束整齐，比平日愈加丰采飘逸。怎见得？也有诗为证：

何郎俊俏颜如粉，荀令风流坐有香。

若与潘生同过市，不知掷果向谁傍？

贺小姐看见吴衙内这表人物，不觉动了私心，想道：“这衙内果然风流俊雅，我若嫁得这般个丈夫，便心满意足了。只是怎好在爹妈面前启齿？除非他家来相求才好。但我便在思想，吴衙内如何晓得？欲待约他面会，怎奈爹妈俱在一处，两边船上，耳目又广，没讨个空处。眼见得难就，只索罢休！”心内虽如此转念，那双眼却紧紧觑定吴衙内。大凡人起了爱念，总有十分丑处，俱认作美处。何况吴衙内本来风流，自然转盼生姿，愈觉可爱。又想道：“今番错过此人，后来总配个豪家宦室，恐未必有此才貌兼全！”左思右想，把肠子都想断了，也没个计策，与他相会。心下烦恼，倒走去坐下。席还未暖，恰像有人推起身的一般，两只脚又早到屏门后张望。看了一回，又转身去坐。不上吃一碗茶的工夫，却又走来观看，犹如走马灯一般，顷刻几个盘旋，恨不得三四步撵至吴衙内身边，把爱慕之情，一一细罄。说话的，我且问你，在后舱中非止贺小姐一人，须有夫人丫鬟等辈，难道这般着迷光景，岂不要看出破绽？看官，有个缘故。只因夫人平素有件毛病，刚到午间，便要熟睡一觉，这时正在睡乡，不得工

夫。那丫头们巴不得夫人小姐不来呼唤，背地自去打伙作乐，谁个管这样闲帐？为此并无人知觉。少顷，夫人睡醒，秀娥只得耐住双脚，闷坐呆想。正是：

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际难为情。

且说吴衙内身虽坐于席间，心却挂在舱后，不住偷眼瞧看。见屏门紧闭，毫无影响，暗叹道：“贺小姐，我特为你而来，不能再见一面，何缘分浅薄如此！”怏怏不乐，连酒也懒得去饮。抵暮席散，归到自己船中，没情没绪，便向床上和衣而卧。这里司户送了吴府尹父子过船，请夫人女儿到中舱夜饭。秀娥一心忆着吴衙内，坐在旁边，不言不语，如醉如痴，酒也不沾一滴，箸也不动一动。夫人看了这个模样，忙问道：“儿，为甚一毫东西不吃，只是呆坐？”连问几声，秀娥方答道：“身子有些不好，吃不下。”司户道：“既然不自在，先去睡罢。”夫人便起身，叫丫鬟掌灯，送他睡下，方才出去。停了一回，夫人又来看觑一番，催丫鬟吃了夜饭，进来打铺相伴。秀娥睡在帐中，翻来覆去那里睡得着。忽闻舱外有吟咏之声，侧耳听时，乃是吴衙内的声音。其诗云：

天涯犹有梦，对面岂无缘？

莫道欢娱暂，还期盟誓坚。

秀娥听罢，不胜欢喜道：“我想了一日，无计见他一面。如今在外吟诗，岂非天付良缘！料此更深夜静，无人知觉，正好与他相会。”又恐丫鬟们未睡，连呼数声，俱不答应，量已熟睡。即披衣起身，将残灯挑得亮亮的，轻轻把舱门推开。吴衙内恰如在门首守候的一般，门启处便钻入来，两手搂抱。秀娥又惊又喜。日间许多想念之情，也不暇诉说。连舱门也不

曾闭上，相偎相抱，解衣就寝，成其云雨。

正在酣美深处，只见丫鬟起来解手，喊道：“不好了，舱门已开，想必有贼！”惊动合船的人，都到舱门口观看。司户与夫人推门进来，教丫鬟点火寻觅。吴衙内慌做一堆，叫道：“小姐，怎么处？”秀娥道：“不要着忙，你只躲在床上，料然不寻到此。待我打发他们出去，送你过船。”刚抽身下床，不想丫鬟照见了吴衙内的鞋儿，乃道：“贼的鞋也在此，想躲在床上。”司户夫妻便来搜看。秀娥推住，连叫没有。那里肯听，向床上搜出吴衙内。秀娥只叫得“苦也”！司户道：“叵耐这厮，怎来点污我家？”夫人便说：“吊起拷打。”司户道：“也不要打，竟撇入江里去罢。”教两个水手，打头扛脚抬将出去。吴衙内只叫饶命。秀娥扯住叫道：“爹妈，都是孩儿之罪，不于他事。”司户也不答应，将秀娥推上一交，把吴衙内扑通撇在水里。秀娥此时也不顾羞耻，跌脚捶胸，哭道：“吴衙内，是我害着你了！”又想道：“他既因我而死，我又何颜独生？”遂抢出舱门，向着江心便跳。

可怜嫩玉娇香女，化作随波逐浪魂！

秀娥刚跳下水，猛然惊觉，却是梦魇，身子仍在床上。旁边丫鬟还在那里叫喊：“小姐甦醒！”秀娥睁眼看时，天已明了，丫鬟俱已起身。外边风浪，依然狂大。丫鬟道：“小姐梦见甚的？恁般啼哭，叫唤不醒。”秀娥把言语支吾过了，想道：“莫不我与吴衙内没有姻缘之分，显这等凶恶梦兆？”又想道：“若得真如梦里这回恩爱，就死亦所甘心。”此时又被梦中那段光景在腹内打搅，越发想得痴了，觉道睡来没些聊赖，推枕而起。丫鬟们都不在眼前，即将门掩上，看着舱门，说道：

“昨夜吴衙内明明从此进来，搂抱至床，不信倒是做梦。”又想道：“难道我梦中便这般侥幸，醒时却真个无缘不成？”一头思想，一面随手将舱门推开，用目一觑。只见吴府尹船上舱门大开，吴衙内向着这边船上呆呆而坐。

原来二人卧处，都在后舱，恰好间壁，止隔得五六尺远。若去了两重窗榻，便是一家。那吴衙内也因夜来魂颠梦到，清早就起身，开着窗儿，观望贺司户船中。这也是癞虾蟆想天鹅肉吃的妄想。那知姻缘有分，数合当然。凑巧贺小姐开窗，两下正打个照面。四目相视，且惊且喜。恰如识熟过的，彼此微微而笑。秀娥欲待通句话儿，期他相会，又恐被人听见。遂取过一幅桃花笺纸，磨得墨浓，蘸得笔饱，题诗一首，折成方胜，袖中摸出一方绣帕包裹，卷做一团，掷过船去。吴衙内双手承受，深深唱个肥喏，秀娥还了个礼。然后解开看时，其诗云：

花笺裁锦字，绣帕裹柔肠。

不负襄王梦，行云在此方。

傍边又有一行小字道：“今晚妾当挑灯相候，以剪刀声响为号，幸勿爽约。”吴衙内看罢，喜出望外。暗道：“不道小姐又有如此秀美才华，真个世间少有！”一头赞美，即忙取过一幅金笺，题诗一首，腰间解下一条锦带，也卷成一块，掷将过来。秀娥接得看时，这诗与梦中听见的一般，转觉骇然，暗道：“如何他才题的诗，昨夜梦中倒先见了？看起来我二人合该为配，故先做这般真梦。”诗后边也有一行小字道：“承芳卿雅爱，敢不如命。”看罢，纳诸袖中。正在迷恋之际，恰值丫鬟送面水叩门。秀娥轻轻带上榻子，开放丫鬟。随后夫

人也来询视。见女儿已是起身，方放下这片愁心。

那日乃是吴府尹答席，午前贺司户就去赴宴。夫人也自昼寝。秀娥取出那首诗来，不时展玩，私心自喜，盼不到晚。有恁般怪事！每常时，矍矍眼便过了一日。偏生这日的日子，恰像有条绳子系住，再不能勾下去，心下好不焦躁！渐渐捱至黄昏，忽地想着这两个丫鬟碍眼，不当稳便，除非如此如此。到晚饭时，私自赏那帖身伏侍的丫鬟一大壶酒，两碗菜蔬。这两个丫头犹如渴龙见水，吃得一滴不留。少顷贺司户筵散回船，已是烂醉。秀娥恐怕吴衙内也吃醉了，不能赴约，反增忧虑。回到后舱，掩上门儿，教丫鬟将香儿熏好了衾枕，分付道：“我还要做些针指，你们先睡则个。”那两个丫鬟正是酒涌上来，面红耳热，脚软头旋，也思量干这道儿，只是不好开口，得了此言，正中下怀，连忙收拾被窝去睡。头儿刚刚着枕，鼻孔中就搨风箱般打鼾了。

秀娥坐了更余，仔细听那两船人声静悄，寂寂无闻，料得无事，遂把剪刀向桌儿上厮琅的一响。那边吴衙内早已会意。原来吴衙内记挂此事，在席上酒也不敢多饮。贺司户去后，回至舱中，侧耳专听。约莫坐了一个更天，不见些影响，心内正在疑惑，忽听得了剪刀之声，喜不自胜，连忙起身，轻手轻脚，开了窗儿，跨将出去，依原推上，耸身跳过这边船来，向窗门上轻轻弹了三弹。秀娥便来开窗，吴衙内钻入舱中，秀娥原复带上。两下又见了个礼儿。吴衙内在灯下把贺小姐仔细一观，更觉千娇百媚。这时彼此情如火热，那有闲工夫说甚言语。吴衙内捧过贺小姐，松开钮扣，解卸衣裳，双双就枕。酥胸紧贴，玉体轻偎。这场云雨，十分美满。但见：

舱门轻叩小窗开，瞥见犹疑梦里来。

万种欢娱愁不足，梅香熟睡莫惊猜。

一回儿云收雨散，各道想慕之情。秀娥只将梦中听见诗句，却与所赠相同的话说出。吴衙内惊讶道：“有恁般奇事！我昨夜所梦，与你分毫不差。因道是奇异，闷坐呆想。不道天使小姐也开窗观觑，遂成好事。看起来，多分是宿世姻缘，故令魂梦先通。明日即恳爹爹求亲，以图偕老百年。”秀娥道：“此言正合我意。”二人说到情浓之际，阳台重赴，恩爱转笃，竟自一觉睡去。

不想那晚夜半，风浪平静，五鼓时分，各船尽皆开放。贺司户吴府尹两边船上，也各收拾篷橈，解缆开船。众水手齐声打号子起篷，早把吴衙内、贺小姐惊醒。又听得水手说道：“这般好顺风，怕赶不到蕲州！”吓得吴衙内暗暗只管叫苦，说道：“如今怎生是好？”贺小姐道：“低声！倘被丫鬟听见，反是老大利害。事已如此，急也无用。你且安下，再作区处。”吴衙内道：“莫要应了昨晚的梦便好！”这句话却点醒了贺小姐，想梦中被丫鬟看见鞋儿，以致事露，遂伸手摸起吴衙内那双丝鞋藏过。贺小姐踌躇了千百万遍，想出一个计来，乃道：“我有个法儿在此。”吴衙内道：“是甚法儿？”贺小姐道：“日里你便向床底下躲避，我也只推有病，不往外边陪母亲吃饭，竟讨进舱来。待到了荆州，多将些银两与你，趁起岸时人从纷纭，从闹中脱身，觅个便船回到扬州，然后写书来求亲。爹妈若是允了，不消说起；倘或不肯，只得以实告之。爹妈平日将我极是爱惜，到此地位，料也只得允从。那时可依旧夫妻会合！”吴衙内道：“若得如此，可知好哩。”

到了天明，等丫鬟起身出舱去后，二人也就下床。吴衙内急忙钻入床底下，做一堆儿伏着。两旁俱有箱笼遮隐，床前自有帐幔低垂。贺小姐又紧紧坐在床边，寸步不离。盥漱过了，头也不梳，假意靠在桌上。夫人走入看见，便道：“阿呀！为何不梳头，却靠在此？”秀娥道：“身子觉道不快，怕得梳头。”夫人道：“想是起得早些，伤了风了，还不到床上去睡睡？”秀娥道：“因是睡不安稳，才坐在这里。”夫人道：“既然要坐，还该再添件衣服，休得冻了，越加不好。教丫鬟寻过一领披风，与他穿起。”又坐了一回，丫鬟请吃朝膳。夫人道：“儿，你身子不安，莫要吃饭，不如教丫鬟香香的煮些粥儿调养，倒好。”秀娥道：“我心里不喜欢吃粥，还是饭好。只不耐烦走动，拿进来吃罢。”夫人道：“既恁般，我也在此陪你。”秀娥道：“这班丫头，背着你眼就要胡做了，母亲还到外边去吃。”夫人道：“也说得是。”遂转身出去，教丫鬟将饭送进摆在桌上。秀娥道：“你们自去，待我唤时方来。”打发丫鬟去后，把门顶上，向床底下招出吴衙内来吃饭。

那吴衙内爬起身，把腰伸了一伸，举目看桌上时，乃是两碗荤菜，一碗素菜，饭只有一吃一添。原来贺小姐平日饭量不济，额定两碗，故此只有这些。你想吴衙内食三升米的肠子，这两碗饭填在那处？微微笑了一笑，举起箸两三超，就便了帐，却又不好说得，忍着饿原向床下躲过。秀娥开门，唤过丫鬟又教添两碗饭来吃了。那丫鬟互相私议道：“小姐自来只用得两碗，今日说道有病，如何反多吃了一半，可不是怪事！”不想夫人听见，走来说道：“儿，你身子不快，怎的反吃许多饭食？”秀娥道：“不妨事，我还未饱哩。”这一日三餐

俱是如此。司户夫妇只道女儿年纪长大，增了饭食，正不知舱中，另有个替吃饭的，还饿得有气无力哩。正是：

安排布地瞒天谎，成就偷香窃玉情。

当晚夜饭过了。贺小姐即教吴衙内先上床睡卧，自己随后解衣入寝。夫人又来看时，见女儿已睡，问了声自去，丫鬟也掩门歇息。吴衙内饥饿难熬，对贺小姐说道：“事虽好了，只有一件苦处。”秀娥道：“是那件？”吴衙内道：“不瞒小姐说，我的食量颇宽。今日这三餐，还不勾我一顿。若这般忍饿过日，怎能捱到荆州？”秀娥道：“既恁地，何不早说？明日多讨些就是。”吴衙内道：“十分讨得多，又怕惹人疑惑。”秀娥道：“不打紧，自有道理，但不知要多少才勾？”吴衙内道：“那里像得我意！每顿十来碗也胡乱度得过了。”

到次早，吴衙内依旧躲过。贺小姐诈病在床，呻吟不绝。司户夫人担着愁心，要请医人调治，又在大江中，没处去请。秀娥却也不要，只叫肚里饿得慌。夫人流水催进饭来，又只嫌少，共争了十数多碗，倒把夫人吓了一跳，劝他少吃时，故意使起性儿，连叫：“快拿去！不要吃了，索性饿死罢。”夫人是个爱女，见他使性，反赔笑脸道：“儿，我是好话，如何便气你？若吃得，尽意吃罢了，只不要勉强。”亲自拿起碗箸，递到他手里。秀娥道：“母亲在此看着，我便吃不下去。须通出去了，等我慢慢的，或者吃不完也未可知。”夫人依他言语，教丫鬟一齐出外。秀娥披衣下床，将门掩上。吴衙内便钻出来，因是昨夜饿坏了，见着这饭，也不谦让，也不抬头，一连十数碗，吃个流星赶月。约莫存得碗余，方才住手，把贺小姐到看呆了，低低问道：“可还少么？”吴衙内道：“将就些

罢，再吃便没意思了。”泻杯茶漱漱口儿，向床下爬的又钻入去了。

贺小姐将余下的饭吃罢，开门儿，原到床上睡卧。那丫鬟专等他开门，就奔进去。看见饭儿菜儿，都吃得精光，收着家伙，一路笑道：“原来小姐患的却是吃饭病。”报知夫人。夫人闻言，只把头摇，说道：“亏他怎地吃上这些！那病儿也患得蹊跷！”急请司户来说知，教他请医问卜。连司户也不肯信，分付午间莫要依他，恐食伤了五脏，便难医治。那知未到午时，秀娥便叫肚饥。夫人再三把好言语劝谕时，秀娥就啼哭起来。夫人没法，只得又依着他。晚间亦是如此。司户夫妻只道女儿得了怪病，十分慌张。

这晚已到蕲州停泊，分付水手明日不要开船。清早差人入城，访问名医；一面求神占卦。不一时，请下个太医来。那太医衣冠济楚，气宇轩昂。贺司户迎至舱中，叙礼看坐。那太医晓得是位官员，礼貌甚恭。献过两杯茶，问了些病缘，然后到后舱诊脉。诊过脉，复至中舱坐下。贺司户道：“请问太医，小女还是何症？”太医先咳了一声嗽，方答道：“令爱是疳膨食积。”贺司户道：“先生差矣！疳膨食积乃婴儿之疾，小女今年十五岁了，如何还犯此症？”太医笑道：“老先生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令爱名虽十五岁，即今尚在春间，只有十四岁之实。倘在寒月所生，才十三岁有余。老先生，你且想，十三岁的女子，难道不算婴孩？大抵此症，起于饮食失调，兼之水土不伏，食积于小腹之中，凝滞不消，遂至生热，升至胸中，便觉饥饿。及吃下饮食，反资其火，所以日盛一日。若再过月余不医，就难治了。”贺司户见说得有些道理，问道：

“先生所见，极是有理了。但今如何治之？”太医道：“如今学生先消其积滞，去其风热，住了热，饮食自然渐渐减少，平复如旧矣。”贺司户道：“若得如此神效，自当重酬。”道罢，太医起身拜别。

贺司户封了药资，差人取得药来，流水煎起，送与秀娥。那秀娥一心只要早至荆州，那个要吃什么汤药？初时见父母请医，再三阻挡不住，又难好道出真情，只得由他慌乱。晓得了医者这班言语，暗自好笑。将来的药，也打发丫鬟将去，竟泼入净桶。求神占卦，有的说是星辰不利，又触犯了鹤神，须请僧道禳解，自然无事；有的说在野旷处遇了孤魂饿鬼，若设蘸追荐，便可痊愈。贺司户夫妻一一依从。见服了几剂药，没些效验，吃饭如旧。又请一个医者。

那医者更是扩而充之，乘着轿子，三四个仆从跟随。相见之后，高谈阔论，也先探了病源，方才诊脉，问道：“老先生可有那个看过么？”贺司户道：“前日曾请一位看来。”医者道：“他看的是何症？”贺司户道：“说是痞膨食积。”医者呵呵笑道：“此乃癆瘵之症，怎说是痞膨食积？”贺司户道：“小女年纪尚幼，如何有此症候？”医者道：“令爱非七情六欲癆怯之比，他本秉气虚弱，所谓孩儿癆便是。”贺司户道：“饮食无度，这是为何？”医者道：“寒热交攻，虚火上延，因此容易饥饿。”夫人在屏后打听，教人传说，小姐身子并不发热。医者道：“这乃内热外寒骨蒸之症，故不觉得。”又讨前日医者药剂看了，说道：“这般克罚药，削弱元气。再服几剂，便难救了。待学生先以煎剂治其虚热，调和脏腑，节其饮食。那时，方以滋阴降火养血补元的丸药，慢慢调理，自当痊愈。”

贺司户称谢道：“全仗神力。”遂辞别而去。

少顷，家人又请一个太医到来。那太医却是个老者，须鬓皓然，步履蹒跚，刚坐下，便夸张善识疑难怪异之病：“某官府亏老夫救的，某夫人又亏老夫用甚药奏效。”那门面话儿就说了一大派。又细细问了病者起居饮食，才去诊脉。贺司户被他大话一哄，认做有意思的，暗道：“常言老医少卜，或者这医人有些效验，也未可知。”医者诊过了脉，向贺司户道：“还是老先生有缘，得遇老夫。令爱这个病症，非老夫不能识。”贺司户道：“请问果是何疾？”医者道：“此乃有名色的，谓之膈病。”贺司户道：“吃不下饮食，方是膈病，目今比平常多食几倍，如何是这症候？”医者道：“膈病原有几般。像令爱这膈病俗名唤做老鼠膈。背后尽多尽吃；及至见了人，一些也难下咽喉。后来食多发胀，便成蛊胀。二病相兼，便难医治。如今幸而初起，还不妨得，包在老夫身上，可以除根。”言罢，起身。贺司户送出船头方别。

那时一家都认做老鼠膈，见神见鬼的，请医问卜。那晓得贺小姐把来的药，都送在净桶肚里，背地冷笑。贺司户在蕲州停了几日，算来不是长法，与夫人商议，与医者求了个药方，多买些药材，一路吃去，且到荆州另请医人。那老儿因要他写方，着实诈了好些银两，可不是他的造化！有诗为证：

医人未必尽知医，却是将机便就现。

无病妄猜云有病，却教司户折便宜。

常言说得好：“少女少郎，情色相当。”贺小姐初时，还是个处子，云雨之际，尚是逡巡畏缩。况兼吴衙内心慌胆怯，

不敢恣肆，彼此未见十分美满。两三日后，渐入佳境，恣意取乐，忘其所以。一晚夜半，丫环睡醒，听得床上唧唧啾啾，床棱戛戛的响。隔了一回，又听得气喘吁吁，心中怪异，次早报与夫人。夫人也因见女儿面色红活，不像个病容，正有些疑惑，听了这话，合着他的意思。不去通知司户，竟走来观看，又没些破绽。及细看秀娥面貌，愈觉丰采倍常，却又不好开口问得，倒没了主意。坐了一回，原走出去。朝饭已后，终是放心不下，又进去探觑，把远话挑问。秀娥见夫人话儿问得蹊跷，便不答应。耳边忽闻得打鼾之声。

原来吴衙内夜间多做了些正经，不曾睡得，此时吃饱了饭，在床底下酣睡。秀娥一时遮掩不来，被夫人听见，将丫鬟使遣开去，把门顶上，向床下一望。只见靠壁一个拢头孩子，曲着身体，睡得好不自在。夫人暗暗叫苦不迭，对秀娥道：“你做下这等勾当，却诈推有病，吓得我夫妻心花儿急碎了！如今羞人答答，怎地做人！这天杀的，还是那里来的？”秀娥羞得满面通红，说道：“是孩儿不是，一时做差事了！望母亲遮盖则个！这人不是别个，便是吴府尹的衙内。”夫人失惊道：“吴衙内与你从未见面，况那日你爹在他船上吃酒，还在席间陪侍，夜深方散，四鼓便开船了，如何得能到此？”秀娥从实将司户称赞留心，次日屏后张望，夜来做梦，早上开窗订约，并睡熟船开，前后事细细说了，又道：“不肖女一时情痴，丧名失节，玷辱父母，罪实难逭。但两地相隔数千里，一旦因阻风而会，此乃宿世姻缘，天遣成配，非繇人力。儿与吴衙内誓同生死，各不更改。望母亲好言劝爹曲允，尚可挽回前失；倘爹有别念，儿即自尽，决不偷生苟活。今蒙耻

禀知母亲，一任主张。”道罢，泪如雨下。

这里母子便说话，下边吴衙内打鼾声越发雷一般响了。此时夫人又气又恼，欲待把他难为，一来娇养惯了，那里舍得；二来恐婢仆闻知，反做话靶，吞声忍气，拽开门走往外边去了。

秀娥等母亲转身后，急下床顶上门儿，在床下叫醒吴衙内，埋怨道：“你打鼾，也该轻些儿，惊动母亲，事都泄漏了。”吴衙内听说事漏，吓得浑身冷汗直淋，上下牙齿，顷刻就跔跔的相打，半句话也挣不出。秀娥道：“莫要慌！适来与母亲如此如此说了。若爹爹依允，不必讲起；不肯时，拚得学中结局，决不教你独受其累。”说到此处，不觉泪珠乱滚。

且说夫人急请司户进来，屏退丫鬟，未曾开言，眼中早已簌簌泪下。司户还道愁女儿病体，反宽慰道：“那医者说，只在数日便可奏效，不消烦恼。”夫人道：“听那老光棍花嘴，什么老鼠膈！论起恁样太医，莫说数日内奏效，就一千日还看不出病体。”司户道：“你且说怎的？”夫人将前事细述。把司户气得个发昏章第十一，连声道：“罢了，罢了！这等不肖之女，做恁般丑事，败坏门风，要他何用？趁今晚都结果了性命，也脱了这个丑名。”这两句话惊得夫人面如土色，劝道：“你我已在中年，止有这点骨血。一发断送，更有何人？论来吴衙内好人家子息，才貌兼全，招他为婿，原是门当户对。独怪他不来求亲，私下做这般勾当。事已如此，也说不得了。将错就错，悄地差人送他回去，写书与吴府尹，令人来下聘，然后成礼，两全其美。今若声张，反妆幌子。”司户沉吟半晌，无可奈何，只得依着夫人。出来问水手道：“这里是甚地方？”

水手答道：“前边已是武昌府了。”司户分付就武昌暂停，要差人回去。一面修起书札，唤过一个心腹家人，分付停当。

不一时到了武昌。那家人便上涯写下船只，旁在船边。贺司户与夫人同至后舱。秀娥见了父亲，自觉无颜，把被蒙在面上。司户也不与他说话，只道：“做得好事！”向床底下，呼唤吴衙内。那吴衙内看见了司户夫妇，不知是甚意儿，战兢兢爬出来，伏在地上，口称死罪。司户低责道：“我只道你少年博学，可以成器，不想如此无行，辱我家门！本该撇下江里，才消这点恶气。今姑看你父亲面皮，饶你性命，差人送归。若得成名，便把不肖女与你为妻；如没有这般志气，休得指望。”吴衙内连连叩头领命。司户原教他躲过，捱至夜深人静，悄地教家人引他过船，连丫鬟不容一个见面。彼时两下分别，都还道有甚歹念，十分凄惨，又不敢出声啼哭。秀娥又扯夫人到背后，说道：“此行不知爹爹有甚念头，须教家人回时，讨吴衙内书信覆我，方才放心。”夫人真个依着他，又叮嘱了家人。次日清早开船自去。贺司户船只也自望荆州进发。贺小姐诚恐吴衙内途中有变，心下忧虑。即时真个倒想出病来。正是：

乍别冷如冰，动念热如火。

三百六十病，唯有相思苦。

话分两头。且说吴府尹自那早离了江州，行了几十里路，已是朝膳时分，不见衙内起身。还道夜来中酒，看看至午，不见声息，以为奇怪。夫人自去叫唤，并不答应。那时着了忙。吴府尹教家人打开观看，只有一个空舱。吓得府尹夫妻魂魄飞散，呼天抢地的号哭，只是解说不出。合船的人，都道：

“这也作怪！总来只有雙船，那里去了？除非落在水里。”吴府尹听了众人，遂泊住船，寻人打捞。自江州起至泊船之所，百里内外，把江也捞遍了，那里罗得尸首！一面招魂设祭，把夫人哭得死而复甦。吴府尹因没了儿子，连官也不要做了。手下人再三苦劝，方才前去上任。

不则一日，贺司户家人送吴衙内到来。父子一见，惊喜相半。看了书札，方知就里，将衙内责了一场。款留贺司户家人，住了数日，准备聘礼，写起回书，差人同去求亲。吴衙内也写封私书寄与贺小姐。两下家人领着礼物，别了吴府尹，直至荆州，参见贺司户。收了聘礼。又做回书，打发吴府尹家人回去。那贺小姐正在病中，见了吴衙内书信，然后渐渐痊愈。那吴衙内在衙中，日夜攻书。候至开科，至京应试，一举成名，中了进士。凑巧除授荆州府湘潭县县尹。吴府尹见儿子成名，便告了致仕，同至荆州上任，择吉迎娶贺小姐过门成亲。同僚们前来称贺。

两个花烛下新人，锦衾内一双旧友。

秀娥过门之后，孝敬公姑，夫妻和顺，颇有贤名。后来贺司户因念着女儿，也入籍汴京，靠老终身。吴彦官至龙图阁学士，生得二子，亦登科甲。这回书唤做《吴衙内邻舟赴约》。诗云：

佳人才子貌相当，八句新诗暗自将。

百岁姻缘床下就，丽情千古播词场。

第二十九卷 卢太学诗酒傲公侯

卫河东岸浮丘高，竹舍云居隐凤毛。
遂有文章惊董贾，岂无名誉驾刘曹。
秋天散步青山郭，春日催诗白兔毫。
醉倚湛卢时一啸，长风万里破洪涛。

这首诗，乃本朝嘉靖年间一个才子所作。那才子是谁？姓卢名柟字少梗，一字子赤，大名府濬县人也。生得丰姿潇洒，气宇轩昂，飘飘有出尘之表。八岁即能属文，十岁便闲诗律，下笔数千言，倚马可待。人都道他是李青莲再世，曹子建后身。一生好酒任侠，放达不羁，有轻世傲物之志。真个名闻天下，才冠当今。与他往来的，俱是名公巨卿。又且世代簪簪，家资巨富，日常供奉，拟于王侯。所居在城外浮丘山下，第宅壮丽，高耸云汉。后房粉黛，一个个声色兼妙，又选小奚秀美者数人，教成吹弹歌曲，日以自娱。至于童仆厮养，不计其数。宅后又构一园，大可两三顷，凿池引水，叠石为山，制度极其精巧，名曰啸圃。大凡花性喜暖，所以名花俱出南方，那北地天气严寒，花到其地，大半冻死，因此至者甚少。设或到得一花一草，必为巨珰大畹所有，他人亦不易得。这濬县又是个拗处，比京都更难，故宦家园亭虽有，俱不足观。

偏卢柟立心要胜似他人，不惜重价，差人四处构取名花异卉、怪石奇峰，落成这园，遂为一邑之胜。真个景致非常！但见：

楼台高峻，庭院清幽。山叠岷峨怪石，花栽阆苑奇葩。水阁遥通行坞，风轩斜透松寮。回塘曲槛，层层碧浪漾琉璃；叠嶂层峦，点点苍苔铺翡翠。牡丹亭畔，孔雀双栖；芍药栏边，仙禽对舞。紫纁松径，绿阴深处小桥横；屈曲花歧，红艳丛中乔木耸。烟迷翠黛，意淡如无；雨洗青螺，色浓似染。木兰舟荡漾芙蓉水际，秋千架摇曳垂杨影里。朱槛画栏相掩映，湘帝绣幕两交辉。

卢柟日夕吟花课鸟，笑傲其间，虽南面王乐，亦不是过。凡朋友去相访，必留连尽醉方止。倘遇着个声气相投知音的知己，便兼旬累月，款留在家，不肯轻放出门。若有人患难来投奔的，一一都有赍发，决不令其空过。因此四方慕名来者，络绎不绝。真个是：

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

卢柟只因才高学广，以为掇青紫如拾针芥，那知文福不齐，任你锦绣般文章，偏生不中试官之意，一连走上几利，不能勾飞黄腾达。他道世无识者，遂绝意功名，不图进取，惟与骚人剑客、羽士高僧，谈禅理，论剑术，呼卢浮白，放浪山水，自称浮丘山人。曾有五言古诗云：

逸翮奋霄汉，高步蹑云关。褰衣在椒涂，长风吹海澜。琼树系游镳，瑶华代朝餐。恣情戏灵景，静啸啾鸣鸾。浮世信淆浊，焉能濡羽翰。

话分两头，却说濬县知县姓汪名岑，少年连第，贪婪无

比，性复猜刻，又酷好杯中之物。若擎着酒杯，便直饮到天明。自到濬县，不曾遇着对手。平昔也晓得卢柟是个才子，当今推重，交游甚广，又闻得邑中园亭，唯他家为最，酒量又推尊第一。因这三件，有心要结识他，做个相知，差人去请来相会。你道有这样好笑的事么？别个秀才要去结交知县，还要捱风缉缝，央人引进，拜在门下，称为老师。四时八节，馈送礼物，希图以小博大。若知县自来相请，就如朝廷征聘一般，何等荣耀，还把名帖粘在壁上，夸炫亲友。这虽是不肖者所为，有气节的未必如此，但知县相请，也没有不肯去的。偏有卢柟比他人不同，知县一连请了五六次，只当做耳边风，全然不采，只推自来不入公门。你道因甚如此？那卢柟才高天下，眼底无人，天生就一副侠肠傲骨，视功名如敝屣，等富贵犹浮云，就是王侯卿相，不曾来拜访，要请去相见，他也断然不肯先施，怎肯轻易去见个县官？真个是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绝品的高人。

这卢柟已是个清奇古怪的主儿，撞着知县又是个耐烦琐碎的冤家，请人请到四五次不来，也索罢了，偏生只管去缠帐。见卢柟决不肯来，却到情愿自去就教。又恐卢柟他出，先差人将帖子订期。差人领了言语，一直径到卢家，把帖子递与门公说道：“本县老爷有紧要话，差我来传达你相公，相烦引进。”门公不敢愈慢，即引到园上，来见家主。差人随进园门，举目看时，只见水光绕绿，山色送青，竹木扶疏，交相掩映，林中禽鸟，声如鼓吹。那差人从不曾见这般景致，今日到此，恍如登了洞天仙府，好生欢喜，想道：“怪道老爷要来游玩，元来有恁地好景！我也是有些缘分，方得至此观玩

这番，也不枉为人一世。”遂四下行走，恣意饱看。湾湾曲曲，穿过几条花径，走过数处亭台，来到一个所在。周围尽是梅花，一望如雪，霏霏馥馥，清香沁人肌骨。中间显出一座八角亭子，朱甍碧瓦，画栋雕梁，亭中悬一个匾额，大书“玉照亭”三字。下边坐着三四个宾客，赏花饮酒，旁边五六个标致青衣，调丝品竹，按板而歌。有高太史《梅花诗》为证：

琼姿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

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

自去渔郎无好韵，东风愁寂几回开。

门公同差人站在门外，候歌完了，先将帖子禀知，然后差人向前说道：“老爷令小人多多拜上相公，说既相公不屑到县，老爷当来拜访；侯恐相公他出，又不相值，先差小人来期个日子，好来请教。二来闻府上园亭甚好，顺便就要游玩。”大凡事当凑就不起，那卢柟见知县频请不去，恬不为怪，却又情愿来就教，未免转过念头，想：“他虽然贪鄙，终是个父母官儿，肯屈己敬贤，亦是可取，若又峻拒不许，外人只道我心胸褊狭，不能容物了。”又想到：“他是个俗吏，这文章定然不晓得的。那诗律旨趣深奥，料必也没相干。若论典籍，他又是个后生小子，侥幸在睡梦中偷得这进士到手，已是心满意足，谅来还未曾识面。至于理学禅宗，一发梦想所不到了。除此之外，与他谈论，有甚意味，还是莫招揽罢。”却又念其来意惓惓，如拒绝了，似觉不情，正沉吟间，小童斟上酒来。他触境情生，就想到酒上，道：“倘会饮酒，亦可免俗。”问来人道：“你本官可会饮酒么？”答道：“酒是老爷的性命，

怎么不会饮？”卢柟又问：“能饮得多少？”答道：“但见拿着酒杯，整夜吃去，不到酩酊不止，也不知有几多酒量。”卢柟心中喜道：“原来这俗物却会饮酒，单取这节罢。”随教童子取个帖儿，付与来人道：“你本官既要来游玩，趁此梅花盛时，就是明日罢。我这里整备酒盒相候。”

差人得了言语，原同门公一齐出来，回到县里，将帖子回覆了知县。知县大喜，正要明日到卢柟家去看梅花，不想晚上人来报新按院到任，连夜起身往府，不能如意。差人将个帖儿辞了。知县到府，接着按院，同行香过了，回到县时，往还数日，这梅花已是：“纷纷玉瓣堆香砌，片片琼英绕画栏。”汪知县因不曾赴梅花之约，心下怏怏，指望卢柟另来相邀。谁知卢柟出自勉强，见他辞了，即撇过一边，那肯又来相请。看看已到仲春时候，汪知县又想到卢柟园上去游春，差人先去致意。那差人来到卢家园中，只见园林织锦，堤草铺茵，莺啼燕语，蝶乱蜂忙，景色十分艳丽。须臾，转到桃蹊上，那花浑如万片丹霞，千重红锦，好不烂熳。有诗为证：

桃花开遍上林红，耀服繁华色艳浓。

含笑动人心意切，几多消息五更风。

卢柟正与宾客在花下击鼓催花，豪歌狂饮，差人执帖子上前说知。卢柟乘着酒兴对来人道：“你快回去与本官说，若有高兴，即刻就来，不必另约。”众宾客道：“成不得！我们正在得趣立时，他若来了，就有许多文侑侑，怎能尽兴？还是改日罢。”卢柟道：“说得有理，便是明日。”遂取个帖子，打发来人，回复知县。

你道天下有恁样不巧的事！次日汪知县刚刚要去游春，谁

想夫人有五个月身孕，忽然小产起来，晕倒在地，血污浸着身子。吓得知县已是六神无主，还有甚心肠去吃酒，只得又差人辞了卢柟。这夫人病体直至三月下旬，方才稍可。那时卢柟园中牡丹盛开，冠绝一县，真个好花。有《牡丹诗》为证：

洛阳千古斗春芳，富贵真夸浓艳妆。

——自《清平》传唱后，至今人尚说花王。

汪知县为夫人这病，乱了半个多月，情绪不佳，终日只把酒来消闷，连政事也懒得去理。次后闻得卢家牡丹茂盛，想要去赏玩，因两次失约，不好又来相期，差人送三两书仪，就致看花之意。卢柟日子便期了，却不肯受这书仪。璧返数次，推辞不脱，只得受了。那日天气晴爽，汪知县打帐早衙完了就去。不道刚出私衙，左右来报：“吏科给事中某爷告养亲归家，在此经过。”正是要道之人，敢不去奉承么？急忙出郭迎接，馈送下程，设宴款待。只道一两日就行，还可以看得牡丹，那知某给事又是好胜的人，教知县陪了游览本县胜景之处，盘桓七八日方行。等到去后，又差人约卢柟时，那牡丹已萎谢无遗。卢柟也向他处游玩山水，离家两日矣。

不觉春尽夏临，弹指间又早六月中旬，汪知县打听卢柟已是归家，在园中避暑，又令人去传达，要赏莲花。那差人径至卢家，把帖儿教门公传进。须臾间，门公出来说道：“相公有话，唤你当面去分付。”差人随着门公，直到一个荷花池畔，看那池团团约有十亩多大，堤上绿槐碧柳，浓阴蔽日；池内红妆翠盖，艳色映人。有诗为证：

凌波仙子斗新妆，七窍虚心吐异香。

何似花神多薄倖，故将颜色恼人肠。

元来那池也有个名色，唤做滢碧池。池心中有座亭子，名曰锦云亭。此亭四面皆水，不设桥梁，以采莲舟为渡，乃卢柟纳凉之处。门公与差人下了采莲舟，荡动画桨，顷刻到了亭边，系舟登岸。差人举目看那亭子：周围朱栏画槛，翠幔纱窗，荷香馥馥，清风徐徐，水中金鱼戏藻，梁间紫燕寻巢，鸥鹭争飞叶底，鸳鸯对浴岸旁。去那亭中看时，只见藤床湘簟，石榻竹几，瓶中供千叶碧莲，炉内焚百和名香。卢柟科头跣足，斜据石榻，面前放一帙古书，手中执着酒杯。旁边冰盘中，列着金桃雪藕、沉李浮瓜，又有几味案酒。一个小厮捧壶，一个小厮打扇。他便看几行书，饮一杯酒，自取其乐。

差人未敢上前，在侧边暗想道：“同是父母生长，他如何有这般受用！就是我本官中过进士，还有许余劳碌，怎及得他的自在！”卢柟抬头看见，即问道：“你就是县里差来的么？”差人应道：“小人正是。”卢柟道：“你那本官到也好笑，屡次订期定日，却又不来；如今又说要看荷花。恁样不爽利，亏他怎地做了官！我也没有许多闲工夫与他缠帐，任凭他有兴便来，不奈烦又约日子。”差人道：“老爷多拜上相公，说久仰相公高才，如渴思浆，巴不得来请教，连次皆为不得已事羁住，故此失约。还求相公期个日子，小人好去回语。”卢柟见来人说话伶俐，却也听信了他，乃道：“既如此，竟在后日。”差人得了言语，讨个回帖，同门公依旧下舡，撺到柳阴堤下上岸，自去回覆了知县。

那汪知县至后日，早衙发落了些公事，约莫午牌时候，起

身去拜卢柟。谁想正值三伏之时，连日酷热非常，汪知县已受了些暑气，这时却又在正午，那轮红日犹如一团烈火，热得他眼中火冒，口内烟生，刚到半路，觉道天旋地转，从桥上直撞下来，险些儿闷死在地。从人急忙救起，抬回县中，送入私衙，渐渐苏醒。分付差人辞了卢柟，一面请太医调治。足足里病了一个多月，方才出堂理事，不在话下。

且说卢柟一日在书房中，查点往来礼物，检着汪知县这封书仪，想道：“我与他水米无交，如何白白里受他的东西？须把来消豁了，方才干净。”到八月中，差人来请汪知县中秋夜赏月。那知县却也正有此意，见来相请，好生欢喜，取回帖打发来人，说：“多拜上相公，至期准赴。”那知县乃一县之主，难道刚刚只有卢柟请他赏月不成？少不得初十边，就有乡绅同僚中相请，况又是个好饮之徒，可有不去的理么？定然一家家捱次都到，至十四这日，辞了外边酒席，于衙中整備家宴，与夫人在庭中玩赏。那晚月色分外皎洁，比寻常更是不同。有诗为证：

玉宇淡悠悠，金波彻夜流。

最怜圆缺处，曾照古今愁。

风露孤轮影，山河一气秋。

何人吹铁笛？乘醉倚南楼。

夫妻对酌，直饮到酩酊，方才入寝。那知县一来是新起病的人，元神未复；二来连日沉酣糟粕，趁着酒兴，未免走了酒字下这道儿；三来这晚露坐夜深，着了些风寒，三合凑又病起来。眼见得卢柟赏月之约，又虚过了。调摄数日，方能痊愈。那知县在衙中无聊，量道卢柟园中桂花必盛，意欲

借此排遣。适值有个江南客来打抽丰，送两大坛惠山泉酒，汪知县就把一坛差人转送与卢柟。卢柟见说是美酒，正中其怀，无限欢喜，乃道：“他的政事文章，我也一概勿论，只这酒中，想亦是知味的了。”即写帖请汪知县后日来赏桂花。有诗为证：

凉影一帘分夜月，天宫万斛动秋风。

淮南何用歌《招隐》？自可淹留桂树丛。

自古道：“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像汪知县是个父母官，肯屈己去见个士人，岂不是件异事？谁知两下机缘未到，临期定然生出事故，不能相会。这番请赏桂花，枉知县满意要尽竟日之欢，罄夙昔仰想之诚，不料是日还在眠床上，外面就传板进来报：“山西理刑赵爷行取入京，已至河下。”恰正是汪知县乡试房师，怎敢怠慢？即忙起身梳洗，出衙上轿，往河下迎接，设宴款待。你想两个得意师生，没有就别之理，少不得盘桓数日，方才转身。这桂花已是：飘残金粟随风舞，零乱天香满地铺。

却说卢柟索性刚直豪爽，是个傲上矜下之人，见汪知县屡次卑词尽敬，以其好贤，遂有俯交之念。时值九月末旬，园中菊花开遍，那菊花种数甚多，内中惟有三种为贵。那三种？鹤翎、剪绒、西施。每一种各有几般颜色，花大而媚，所以贵重。有《菊花诗》为证：

不共春风斗百芳，自甘篱落傲秋霜。

园林一片萧疏景，几朵依稀散晚香。

卢柟因想汪知县几遍要看园景，却俱中止，今趁此菊花盛时，何不请来一玩？也不枉他一番敬慕之情，即写帖儿，差人去请次日赏菊。家人拿着帖子，来到县里，正值知县在堂

理事，一径走到堂上跪下，把帖子呈上，禀道：“家相公多拜上老爷，园中菊花盛开，特请老爷明日赏玩。”汪知县正想要去看菊，因屡次失约，难好启齿，今见特地来请，正是空耳当招，深中其意，看了帖子，乃道：“拜上相公，明日早来领教。”那家人得了言语，即便归家回覆家主道：“汪大爷拜上相公，明日绝早就来。”那知县说明日早来，不过是随口的话，那家人改做绝早就来，这也是一时错讹之言。不想因这句错话上，得罪于知县，后来把天大家私，弄得罄尽，险些儿连性命都送了。正是：

舌为利害本，口是祸福门。

当下卢柟心下想道：“这知县也好笑，那见赴人筵席有个绝早就来之理。”又想道：“或者慕我家园亭，要尽竟日之游。”分付厨夫：“大爷明日绝早就来，酒席须要早些完备。”那厨夫所见知县早来，恐怕临时误事，隔夜就手忙脚乱收拾。卢柟到次早分付门上人：“今日若有客来，一概相辞，不必通报。”又将个名帖，差人去邀请知县。不到朝食时，酒席都已完备，排设在园上燕喜堂中。上下两席，并无别客相陪。那酒席铺设得花锦相似。正是：

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

且说知县那日早衙投文已过，也不退堂，就要去赴酌。因见天色太早，恐酒席未完，吊一起公事来问。那公事却是新拿到一班强盗，专在卫河里打劫来往客商，因都在娼家宿歇，露出马脚，被捕人拿住解到本县，当下一讯都招。内中一个叫做石雪哥，又扳出本县一个开肉铺的王屠，也是同伙，即差人去拿到。知县问道：“王屠，石雪哥招称你是同伙，赃物

俱窝顿你家，从实供招，免受刑罚。”王屠禀道：“爷爷，小人是个守法良民，就在老爷马足下开个肉铺生理，平昔间就街市上不十分行走，那有这事？莫说与他是同伙，就是他面貌，从不曾识认。老爷不信，拘邻里来问，平日所行所为，就明白了。”知县又叫石雪哥道：“你莫要诬陷平人，若审出是扳害的，登时就打死你这奴才。”石雪哥道：“小的并非扳害，真是同伙。”王屠叫道：“我认也认不得你，如何是同伙？”石雪哥道：“王屠，我与你一向同做伙计，怎么诈不认得？就是今日，本心原要出脱你的，只为受刑不过，一时间说了出来，你不要怪我！”王屠叫屈连天道：“这是那里说起？”知县喝交一齐夹起来，可怜王屠夹得死而复苏，不肯招承。这强盗咬定是个同伙，虽夹死终不改口。是已牌时分夹起，日已倒西，两下各执一词，难以定招。此时知县一心要去赴宴，已不耐烦，遂依着强盗口词，葫芦提将王屠问成斩罪，其家私尽作赃物入官。画供已毕，一齐发下死囚牢里，即起身上轿，到卢柟家去吃酒不题。

你道这强盗为甚死咬定王屠是个同伙？那石雪哥当初原是个做小经纪的人，因染了时疫症，把本钱用完，连几件破家伙也卖来吃在肚里。及至病好，却没本钱去做生意，只存得一只锅儿，要把去卖几十文钱，来营运度日。旁边却又有些破的，生出一个计较：将锅煤拌着泥儿涂好，做个草标儿，提上街去卖。转了半日，都嫌是破的，无人肯买。落后走到王屠对门开米铺的田大郎门首，叫住要买。那田大郎是个近觑眼，却看不出损处，一口就还八十文钱。石雪哥也就肯了。田大郎将钱递与石雪哥，接过手刚在那里数明。不想王屠在

对门看见，叫道大郎：“你且仔细看看，莫要买了破的。”这是嘲他眼力不济，乃一时戏谑之言。谁知田大郎真个重新仔细一看，看出那个破损处来，对王屠道：“早是你说，不然几乎被他哄了，果然是破的。”连忙讨了铜钱，退还锅子。

石雪哥初时买成了，心中正在欢喜，次后讨了钱去，心中痛恨王屠，恨不得与他性命相博。只为自己货儿果然破损，没个因头，难好开口，忍着一肚子恶气，提着锅子转身，临行时，还把王屠怒目而视，巴不能等他问一声，就要与他厮闹。那王屠出自无心，那个去看他。石雪哥见不来招揽，只得自去。不想心中气闷，不曾照管得脚下，绊上一交，把锅子打做千百来块，将王屠就恨入骨髓。思想没了生计，欲要寻条死路，诈那王屠，却又舍不得性命。没甚计较，就学做夜行人，到也顺溜，手到擒来。做了年余，嫌这生意微细，合入大队里，在卫河中巡绰，得来大碗酒、大块肉，好不快活！那时反又感激王屠起来，他道是当日若没有王屠这句话，卖成这只锅子，有了本钱，这时只做小生意过日，那有恁般快活！及至恶贯满盈，被拿到官，情真罪当，料无生理，却又想起昔年的事来：那日若不是他说破，卖这几十文钱做生意度日，不见致有今日。所以扳害王屠，一口咬定，死也不放。故此他便认得王屠，王屠却不相认。后来直到秋后典刑，齐绑在法场上，王屠问道：“今日总是死了，你且说与我有甚冤仇，害我致此？说个明白，死也甘心。”石雪哥方把前情说出。王屠连喊冤枉，要辨明这事。你想：此际有那个来采你？只好含冤而死。正是：

只因一句闲言语，断送堂堂六尺躯。

闲话休题，且说卢柟早上候起，已至巳牌，不见知县来到，又差人去打听，回报说在那里审问公事。卢柟心上就有三四分不乐，道：“既约了绝早就来，如何这时候还问公事？”停了一回，还不见到，又差人去打听，来报说：“这件公事还未问完哩。”卢柟不乐有六七分了，想道：“是我请他的不是，只得耐这次罢。”

俗语道得好：“等人性急。”略过一回，又差人去打听，这人行无一箭之远，又差一人前来，顷刻就差上五六个人去打听。少停一齐转来回覆说：“正在堂上夹人，想这事急切未得完哩。”卢柟听见这话，凑成十分不乐，心中大怒道：“原来这俗物，一无可取，却只管来缠帐，几乎错认了，如今幸尔还好。”即令家人掀开下面这卓酒席，走上前居中向外面坐，叫道：“快把大杯洒热酒来，洗涤俗肠。”家人都禀道：“恐大爷一时来到。”卢柟睁起眼喝道：“陡！还说甚大爷？我这酒可是与俗物吃的么？”家人见家主发怒，谁敢再言？只得把大杯斟上，厨下将肴馔供出，小奚在堂中宫商迭奏，丝竹并呈。卢柟饮了数杯，又讨出大碗，一连吃上十数多碗，吃得性起，把巾服都脱去了，跣足蓬头，踞坐于椅上，将肴馔撤去，止留果品案酒，又吃上十来大碗，连果品也赏了小奚，惟饮寡酒。又吃上几碗。卢柟须量虽高，原吃不得急酒，因一时恼怒，连饮了几十碗，不觉大醉，就靠在桌上鼾鼾睡去。家人谁敢去惊动，整整齐齐，都站在两旁伺候。

里边卢柟便醉了，外面管园的却不晓得。远远望见知县头踏来，急忙进来通报。到了堂中，看见家主已醉，到吃一惊道：“大爷已是到了，相公如何先饮得这个模样？”众家人

听得知县来到，都面面相觑，没做理会，齐道：“那卓酒便还在，但相公不能勾醒，却怎好？”管园的道：“且叫醒转来，扶醉陪他一陪也罢。终不然特地请来，冷淡他去不成。”众家人只得上前叫唤，喉咙都喊破了，如何得醒？渐渐听得人声喧杂，料道是知县进来，慌了手脚，四散躲过。单单撇下卢柟一人。只因这番，有分教：佳宾贤主，变为百世冤家；好景名花，化作一场春梦。正是：

盛衰有命天为主，祸福无门人自生。

且说汪知县离了县中，来到卢家园门首，不见卢柟迎接，也没有一个家人伺候，从人乱叫：“门上有人么？快去通报，大爷到了。”并无一人答应。知县料是管门的已进去报了，遂分付：“不必呼唤。”竟自进去，只见门上有一个匾额，白地翠书“啸圃”两个大字。进了园门，一带都是柏屏，转过湾来，又显出一座门楼，上书“隔凡”二字。过了此门，便是一条松径。绕出松林，打一看时，但见山岭参差，楼台缥缈，草木萧疏，花竹围环。知县见布置精巧，景色清幽，心下暗喜道：“高人胸次，自是不同。”但不闻得一些人声，又不见卢柟相迎，未免疑惑，也还道是园中径路错杂，或者从别道往外迎我，故此相左。一行人在园中，任意东穿西走，反去寻觅主人。

次后来到一个所在，却是三间大堂。一望菊花数百，霜英灿烂，枫叶万树，拥若丹霞，橙橘相亚，累累如金。池边芙蓉千百株，颜色或深或浅，绿水红葩，高下相映，鸳鸯凫鸭之类，戏狎其下。汪知县想道：“他请我看菊，必在这个堂中了。”径至堂前下轿。走入看时，那里见甚酒席，惟有一人

蓬头跣足，居中向外而坐，靠在桌上打盹，此外更无一个人影。从人赶向前乱喊：“老爷到了，还不起来！”汪知县举目看他身上服色不像以下之人，又见旁边放着葛巾野服，分付且莫叫唤，看是何等样人。那常来下帖的差人，向前仔细一看，认得是卢柟，禀道：“这就是卢相公，醉倒在此。”汪知县闻言，登时紫涨了面皮，心下大怒道：“这厮恁般无理！故意哄我上门羞辱。”欲得教从人将花木打个稀烂，又想不是官体，忍着一肚子恶气，急忙上轿，分付回县。

轿夫抬起，打从旧路，直至园门首，依原不见一人。那些皂快，没一个不摇首咋舌道：“他不过是个监生，如何将官府恁般藐视？这也是件异事。”知县在轿上听见，自觉没趣，怒恼愈加，想道：“他总然才高，也是我的治下，曾请过数遍，不肯来见；情愿就见，又馈送银酒，我亦可为折节敬贤之至矣。他却如此无理，将我侮慢。且莫说我是父母官，即使平交，也不该如此！”到了县里，怒气不息，即便退入私衙不题。

且说卢柟这些家人小厮，见知县去后，方才出头，到堂中看家主时，睡得正浓，直至更余方醒。众人说道：“适才相公睡后，大爷就来，见相公睡着，便起身而去。”卢柟道：“可有甚话说？”众人道：“小人们恐难好答应，俱走过一边，不曾看见。”卢柟道：“正该如此！”又懊悔道：“是我一时性急，不曾分付闭了园门，却被这俗物直至此间，践污了地上。”教管园的，明早快挑水将他进来的路径扫涤干净，又着人寻访常来下帖的差人，将向日所送书仪并那坛泉酒，发还与他。那差人不敢隐匿，遂即到县里去缴还，不在话下。

却说汪知县退到衙中，夫人接着，见他怒气冲天，问道：

“你去赴宴，如何这般气恼？”汪知县将其事说知。夫人道：“这都是自取，怪不得别人！你是个父母官，横行直撞，少不得有人奉承，如何屡屡卑污苟贱，反去请教子民。他总是有才，与你何益？今日讨恁般怠慢，可知好么！”汪知县又被夫人抢白了几句，一发怒上加怒，坐在交椅上，气愤愤的半晌无语。夫人道：“何消气得，自古道：‘破家县令。’”只这四个字，把汪知县从睡梦中唤醒，放下了怜才敬士之心，顿提起生事害人之念。当下口中不语，心下踌躇，寻思计策安排卢生：“必置之死地，方泄吾恨。”当夜无话。

汪知县早衙已过，次日唤一个心腹令史，进衙商议。那令史姓谭名遵，颇有才干，惯与知县通赃过付，是一个积年猾吏。当下知县先把卢柟得罪之事叙过，次说要访他过恶参之，以报其恨。谭遵道：“老爷要与卢柟作对，不是轻举妄动的，须寻得一件没躲闪的大事，坐在他身上，方可完得性命。那参访一节恐未必了事，在老爷反有干碍。”汪知县道：“却是为何？”谭遵道：“卢柟与个人原是同里，晓得他多有大官府往来，且又家私豪富。平昔虽则恃才狂放，却没甚违法之事。总然拿了，少不得有天大分上到上司处挽回，决不致死的田地。那时怀恨挟仇，老爷岂不反受其累？”汪知县道：“此言虽是，但他恁般放肆，定有几件恶端，你去细细访来，我自有处。”谭遵答应出来，只见外边缴进原送卢柟的书仪、泉酒。知县见了，转觉没趣，无处出气，迁怒到差人身上，说道不该收他的回来，打了二十毛板，就将银酒都赏了差人。正是：

劝君莫作伤心事，世上应多切齿人。

话分两头。却说浮丘山脚下有个农家，叫做钮成，老婆金氏。夫妻两口，家道贫寒，却又少些行止，因此无人肯把田与他耕种，历年只在卢柟家做长工过日。二年前，生了个儿子，那些一般做工的，同卢家几个家人斗分子与他贺喜。论起钮成恁般穷汉，只该辞了才是，十分情不可却，称家有无，胡乱请众人吃三杯，可也罢了。不想他却去弄空头，装好汉，写身子与卢柟家人卢才，抵借二两银子，整个大大筵席款待众人。邻里尽送汤饼，热烘烘倒像个财主家行事。外边正吃得快活，那得知孩子隔日被猫惊了，这时了帐，十分败兴，不能勾尽欢而散。

那卢才肯借银子与钮成，原怀着个不良之念。你道为何？因见钮成老婆有三四分颜色，指望以此为繇，要勾搭这婆娘。谁知缘分浅薄，这婆娘情愿白白里与别人做些交易，偏不肯上卢才的樁儿，反去学向老公说卢才怎样来调戏。钮成认做老婆是个贞节妇人，把卢才恨入骨髓，立意要赖他这项银子。卢才暂了年余，见这婆娘妆乔做样，料道不能勾上钩，也把念头休了，一味索银。两下面红了好几场，只是没有。有人教卢才个法儿道：“他年年在你家做长工，何不耐到发工银时，一并扣清，可不干净？”卢才依了此言，再不与他催讨，等到十二月中，打听了发银日子，紧紧伺候。

那卢柟田产广多，除了家人，顾工的也有整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预发来岁工银。到了是日，众长工一齐进去领银。卢柟恐家人们作弊，短少了众人的，亲自唱名亲发，又赏一顿酒饭。吃个醉饱，叩谢而出。刚至宅门口，卢才一把扯住钮成，问他要银。那钮成一则还钱肉痛，二则怪他调戏老婆，乘

着几杯酒兴，反撒赖起来，将银塞在兜肚里，骂道：“狗奴才！只欠得这丢银子，便空心来欺负老爷！今日与你性命相博！”当脑撞一个满怀。卢才不曾提防，踉踉跄跄倒退了十数步，几乎跌上一交，恼动性子，赶上来便打。那句“狗奴才”却又犯了众怒，家人们齐道：“这厮恁般放泼！总使你的理直，到底是我家长工，也该让我们一分。怎地欠了银子，反要行凶？打这狗亡八！”齐拥上前乱打。常言道：“双拳不敌四手。”钮成独自一个，如何抵当得许多人，着实受了一顿拳脚。卢才看见银子藏在兜肚中，扯断带子，夺过去了。众长工再三苦劝，方才住手，推着钮成回家。

不道卢柟在书房中隐隐听得门首喧嚷，唤管门的查问。他的家法最严，管门的恐怕连累，从实禀说。卢柟即叫卢才进去，说道：“我有示在先，家人不许擅放私债，盘算小民，如有此等，定行追还原券，重责逐出。你怎么故违我法？却又截抢工银，行凶打他？这等放肆可恶！”登时追出兜肚银子并那纸文契，打了二十，逐出不用，分付管门的：“钮成来时，着他来见我，领了银券去。”管门的连声答应，出来，不题。

且说钮成刚吃饱得酒食，受了这顿拳头脚尖，银子原被夺去，转思转恼，愈想愈气。到半夜里，火一般发热起来，觉道心头胀闷难过，次日便爬不起。至第二日早上，对老婆道：“我觉得身子不好，莫不要死？你快去叫我哥哥来商议。”自古道：“无巧不成话。”元来钮成有个嫡亲哥子钮文，正卖与令史谭遵家为奴。金氏平昔也曾到谭家几次，路径已熟，故此教他去叫。当下金氏听见老公说出要死的话，心下着忙，带转门儿，冒着风寒，一径往县中去寻钮文。

那谭遵四处察访卢柟的事过，并无一件；知县又再三催促，到是个两难之事。这一日正坐在公廨中，只见一个妇人慌慌张张的走入来，举目看时，不是别人，却是家人钮文的弟妇。金氏向前道了万福，同道：“请问令史，我家伯伯可在么？”谭遵道：“到县门前买小菜就来，你有甚事恁般惊惶？”金氏道：“好教令史得知：我丈夫前日与卢监生家人卢才费口，夜间就病起来，如今十分沉重，特来寻伯伯去商量。”谭遵闻言，不胜欢喜，忙问道：“且说为甚与他家费口？”金氏即将与卢才借银起，直至相打之事，细细说了一遍。谭遵道：“原来恁地。你丈夫没事便罢，有些山高水低，急来报知，包在我身上，与你出气。还要他一注大财乡，彀你下半世快活。”金氏道：“若得令史张主，可知好么。”正说间，钮文已回。金氏将这事说知，一齐同去。临出门，谭遵又嘱付道：“如有变故，速速来报。”钮文应允。离了县中，不消一个时辰，早到家中。推门进去，不见一些声息，到床上看时，把二人吓做一跳。元来直僵僵挺在上面，不知死过几时了。金氏便号淘大哭起来。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

那些东邻西舍听得哭声，都来观看，齐道：“虎一般的后生，活活打死了。可怜，可怜！”钮文对金氏说道：“你且莫哭，同去报与我主人，再作区处。”金氏依言，锁了大门，嘱付邻里看觑则个，跟着钮文就走。那邻里中商议道：“他家一定去告状了。地方人命重情，我们也须呈明，脱了干系。”随后也往县里去呈报。其时远近村坊尽知钮成已死，早有人报与卢柟。那卢柟原是疏略之人，两日钮成不去领这银券，连

其事却也忘了，及至闻了此信，即差人去寻获卢才送官。那知卢才听见钮成死了，料道不肯干休，已先挑之夭夭，不在话下。

且说钮文、金氏一口气跑到县里，报知谭遵。谭遵大喜，悄悄的先到县中，禀了知县，出来与二人说明就里，教了说话，流水写起诉状词，单告卢柟强占金氏不遂，将钮成擒归打死，教二人击鼓叫冤。钮文依了家主，领着金氏，不管三七念一，执了一块木柴，把鼓乱敲，口内一片声叫喊：“救命！”衙门差役，自有谭遵分付，并无拦阻。汪知县听得击鼓，即时升堂，唤钮文、金氏至案前。才看状词，恰好地邻也到了。知县专心在卢柟身上，也不看地邻呈子是怎样情繇，假意问了几句，不等发房，即时出签，差人提卢柟立刻赴县。公差又受了谭遵的叮嘱，说：“大爷恼得卢柟要紧，你们此去，只除妇女孩子，其余但是男子汉，尽数拿来。”众皂快素知知县与卢监生有仇，况且是个大家，若还人少，进不得他大门，遂聚起三兄四弟，共有四五十人，分明是一群猛虎。

此时隆冬日短，天已傍晚，彤云密布，朔风凛冽，好不寒冷！谭遵要奉承知县，陪出酒浆，与众人先发个兴头。一家点起一根火把，飞奔至卢家门首，发一声喊，齐抢入去，逢着的便拿。家人们不知为甚，吓得东倒西歪，儿啼女哭，没奔一头处。卢柟娘子正同着丫鬟们，在房中围炉向火，忽闻得外面人声鼎沸，只道是漏了火，急叫丫鬟们观看。尚未动步，房门口早有家人报道：“大娘，不好了！外边无数人执着火把，打进来也。”卢柟娘子还认是强盗来打动，惊得三十六个牙齿，柟磴磴的相打，慌忙叫丫鬟快闭上房门。言犹未毕，

一片火光，早已拥入房里。那些丫头们奔走不迭，只叫：“大王爷饶命！”众人道：“胡说！我们是本县大爷差来拿卢楠的，什么大王爷！”卢楠娘子见说这话，就明白向日丈夫怠慢了知县，今日寻事故来摆布，便道：“既是公差，难道不知法度的？我家总有事在县，量来不过户婚田土的事罢了，须不是大逆不道；如何白日里不来，黑夜间率领多人，明火执杖，打入房帷，乘机抢劫。明日到公堂上去讲，该得何罪？”众公差道：“只要还了我卢楠，但凭到公堂上去讲。”遂满房遍搜一过，只拣器皿宝玩，取勾像意，方才出门。又打到别个房里，把姬妾们都惊得躲入床底下去。各处搜到，不见卢楠，料想必在园上，一齐又赶入去。

卢楠正与四五个宾客，在暖阁上饮酒，小优两傍吹唱。恰好差去拿卢才的家人，在那里回话，又是两个乱喊上楼报道：“相公，祸事到也！”卢楠带醉问道：“有何祸事？”家人道：“不知为甚？许多人打进大宅抢劫东西，逢着的便被拿住，今已打入相公房中去了。”众宾客被这一惊，一滴酒也无了，齐道：“这是为何？可去看来！”便要起身。卢楠全不在意，反拦住道：“由他自抢，我们且自吃酒，莫要败兴。快斟热酒来。”家人跌足道：“相公，外边恁般慌乱，如何还要饮酒！”说声未了，忽见楼前一派火光闪烁，众公差齐拥上楼，吓得那几个小优满楼乱滚，无处藏躲。卢楠大怒，喝道：“甚么人？敢到此放肆！”叫人快拿。众公差道：“本县大爷请你说话，只怕拿不得的！”一条索子，套在颈里道：“快走！快走！”卢楠道：“我有何事？这等无礼！偏不去！”众公差道：“老实说：向日请便请你不动，如今拿到要拿去的！”牵着索子，推的推，

扯的扯，拥下楼来。家人共拿了十四五五个。众人还想连宾客都拿，内中有人认得俱是贵家公子，又是有名头秀才，遂不敢去惹他。一行人离了园中，一路闹炒炒直至县里。这几个宾客，放心不下，也随来观看。躲过的家人，也自出头，奉着主母之命，将了银两，赶来央人使用打探，不在话下。

且说汪知县在堂等候，堂前灯笼火把，照辉浑如白昼，四下绝不闻一些人声。众公差押卢柟等，直至丹墀下，举目看那知县，满面杀气，分明坐下个阎罗天子。两行隶卒排列，也与牛头夜叉无二。家人们见了这个威势，一个个胆战心惊。众公差跑上堂禀道：“卢柟一起拿到了。”将一千人带上月台，齐齐跪下。钮文、金氏另跪在一边，惟有卢柟挺然居中而立。汪知县见他不跪，仔细看了一看，冷笑道：“是一个土豪，见了官府，犹恁般无状！在外安得不肆行无忌。我且不与你计较，暂请到监里去坐一坐。”卢柟倒走上三四步，横挺着身子说道：“就到监里去坐也不妨，只要说个明白，我得何罪，昏夜差人抄没？”知县道：“你强占良人妻女不遂，打死钮成，这罪也不小！”卢柟闻言，微微笑道：“我只道有甚天大事情，原来为钮成之事。据你说止不过要我偿他命罢了，何须大惊小怪。但钮成原系我家佣奴，与家人卢才口角而死，却与我无干。即使是我打死，亦无死罪之律，若必欲借彼证此，横加无影之罪，以雪私怨，我卢柟不难屈承，只怕公论难混！”

汪知县大怒道：“你打死平人，昭然耳目，却冒认为奴，污蔑问官，抗拒不跪。公堂之上，尚敢如此狂妄，平日豪横，不问可知矣！今且勿论人命真假，只抗拒父母官，该得何罪？”喝教拿下去打。众公差齐声答应，赶向前一把揪翻。卢柟叫

道：“士可杀而不可辱，我卢楠堂堂汉子，何惜一死！却要用刑？任凭要我认那一等罪，无不如命，不消责罚。”众公差那里繇他做主，按倒在地，打了三十。知县喝教住了，并家人齐发下狱中监禁。钮成尸首着地方买棺盛殓，发至官坛候验。钮文、金氏干证人等，召保听审。

卢楠打得血肉淋漓，两个家人扶着，一路大笑走出仪门。这几个朋友上前相迎。家人们还恐怕来拿，远远而立，不敢近身。众友问道：“为甚事，就到杖责？”卢楠道：“并无别事，汪知县公报私仇，借家人卢才的假人命，妆在我名下，要加个小小死罪。”众友惊骇道：“不信有此等奇冤。”内中一友道：“不打紧，待小弟回去，与家父说了，明日拉合县乡绅孝廉，与县公讲明。料县公难灭公论，自然开释。”卢楠道：“不消兄等费心，但凭他怎地摆布罢了！只有一件紧事，烦到家间说一声，教把酒多送几坛到狱中来。”众友道：“如今酒也该少饮。”卢楠笑道：“人生贵在适意，贫富荣辱，俱身外之事，干我何有！难道因他要害我，就不饮酒了？这是一刻也少不得的！”正在那里说话，一个狱卒推着背道：“快进狱去，有话另日再说。”那狱卒不是别人，叫做蔡贤，也是汪知县得用之人。卢楠睁起眼喝道：“楠！可恶！我自说话，与你何干？”蔡贤也焦躁道：“呵呀！你如今是在官人犯了，这样公子气质，且请收起，用不着了。”卢楠大怒道：“什么在官人犯，就不进去，便怎么！”蔡贤还要回话，有几个老成的，将他推开，做好做歹，将卢楠进了监门，众友也各自回去。卢楠家人自归家回覆主母，不在话下。

原来卢楠出衙门时，谭遵紧随在后，察访这些说话，一

句句听得明白，进衙报与知县。知县到次早只说有病，不出堂理事。众乡官来时，门上人连帖也不受。至午后忽地升堂，唤齐金氏一千人犯，并忤作人等，监中吊出卢楠主仆，径去检验钮成尸首。那忤作人已知县主之意，轻伤尽报做重伤。地邻也理会得知县要与卢楠作对，齐咬定卢楠打死。知县又哄卢楠将出钮成佣工文券，只认做假的，尽皆扯碎。严刑拷打，问成死罪，又加二十大板，长枷手扭，下在死囚牢里。家人们一概三十，满徒三年，召保听候发落。金氏、钮文一千证人等，发回宁家。尸棺俟详转定夺。将招繇叠成文案，并卢楠抗逆不跪等情，细细开载在内，备文申报上司。虽众乡绅力为申理，知县执意不从。有诗为证：

县令从来可破家，治长非罪亦堪嗟。

福堂今日容高士，名圃无人理百花。

且说卢楠本是贵介之人，生下一个脓窠疮儿，就要请医家调治的，如何经得这等刑杖？到得狱中，昏迷不醒。幸喜合监的人，知他是个有钱主儿，奉承不暇，流水把膏药末药送来。家中娘子又请太医来调治，外修内补，不勾一月，平服如旧。那些亲友，络绎不绝到监中候问。狱卒人等，已得了银子，欢天喜地，繇他们直进直出，并无拦阻。内中单有蔡贤是知县心腹，如飞禀知县主，魑地到监点闸，搜出五六人来，却都是有名望的举人秀士，不好将他难为，教人送出狱门。又把卢楠打上二十。四五个狱卒，一概重责。那狱卒们明知是蔡贤的缘故，咬牙切齿，因是县主得用之人，谁敢与他计较。

那卢楠平日受用的高堂大厦，锦衣玉食，眼内见的是竹

木花卉，耳中闻的是笙箫细乐。到了晚间，娇姬美妾，倚翠偎红，似神仙般散诞的人。如今坐于狱中，住的却是钻头不进半塌不倒的房子，眼前见的无非死犯重囚，语言嘈杂，面目凶顽，分明一班妖魔鬼怪，耳中闻的不过是脚镣手铐铁链之声。到了晚间，提铃喝号，击柝鸣锣，唱那歌儿，何等凄惨！他虽是豪迈之人，见了这般景象，也未免睹物伤情，恨不得肋下顷刻生出两个翅膀飞出狱中；又恨不得提把板斧，劈开狱门，连众犯也都放走。一念转着受辱光景，毛发倒竖，恨道：“我卢楠做了一世好汉，却送在这个恶贼手里！如今陷于此间，怎能勾出头日子。总然挣得出去，亦有何颜见人！要这性命何用？不如寻个自尽，到得干净。”又想道：“不可，不可！昔日成汤、文王，有夏台、羑里之囚，孙膑、马迁有刖足腐刑之辱；这几个都是圣贤，尚忍辱待时，我卢楠岂可短见！”却又想道：“我卢楠相知满天下，身列缙绅者也不少，难道急难中就坐观成败？还是他们不晓得我受此奇冤？须索写书去通知，教他们到上司处挽回。”遂写起若干书启，差家人分头投递那些相知。也有见任，也有林下，见了书札，无不骇然。也有直达汪知县，要他宽罪的，也有托上司开招的。那些上司官，一来也晓得卢楠是当今才子，有心开释，都把招详驳下县里。回书中又露个题目，教卢楠家属前去告状，转批别衙门开招出罪。卢楠得了此信，心中暗喜，即教家人往各上司诉冤。果然都批发本府理刑勘问。理刑官先已有人致意，不在话下。

却说汪知县几日间连接数十封书札，都是与卢楠求解的。正在踌躇，忽见各上司招详，又都驳转。过了几日，理刑厅

又行牌到县，吊卷提人，已明知上司有开招放他之意，心下老大惊惧，想道：“这厮果然神通广大，身子坐在狱中，怎么各处关节已是布置到了？若此番脱漏出去，如何饶得我过！一不做，二不休，若不斩草除根，恐有后患。”当晚差谭遵下狱，教狱卒蔡贤拿卢柟到隐僻之处，遍身鞭朴，打勾半死，推倒在地，缚了手足，把土囊压住口鼻，那消一个时辰，呜呼哀哉！可怜满腹文章，到此冤沉狱底。正是：

英雄常抱千年恨，风木寒烟空断魂。

话分两头，却说濬县有个巡捕县丞，姓董名绅，贡士出身，任事强干，用法平恕。见汪知县将卢柟屈陷大辟，十分不平，只因官卑职小，不好开口。每下狱查点，便与卢柟谈论，两下遂成相知。那晚恰好也进监巡视，不见了卢柟。问众狱卒时，都不肯说。恼动性子，一片声喝打，方才低低说：“大爷差谭令史来讨气绝，已拿向后边去了。”董县丞大惊道：“大爷乃一县父母，那有此事？必是你们这些奴才，索诈不遂，故此谋他性命，快引我去寻来！”众狱卒不敢违逆，直引至后边一条夹道中，劈面撞着谭遵、蔡贤。喝教拿住。上前观看，只见卢柟仰在地上，手足尽皆绑缚，面上压个土囊。董县丞叫左右提起土囊，高声叫唤。也是卢柟命不该死，渐渐苏醒。与他解去绳索，扶至房中，寻些热汤吃了，方能说话。乃将谭遵指挥蔡贤打骂谋害情由说出。

董县丞安慰一番，教人伏事他睡下。然后带谭遵二人到于厅上，思想：“这事虽出是县主之意，料今败露，也不敢承认。欲要拷问谭遵，又想他是县主心腹，只道我不存体面，反为不美。”单唤过蔡贤，要他招承与谭遵索诈不遂，同谋卢柟

性命。那蔡贤初时只推县主所遣，不肯招承。董县丞大怒，喝教夹起来。那众狱卒因蔡贤向日报县主来闹监，打了板子，心中怀恨，寻过一副极短极紧的夹棍，才套上去，就喊叫起来，连称：“愿招。”董县丞即便教住了。众狱卒恨着前日的毒气，只做不听见，倒务命收紧，夹得蔡贤叫爹叫娘，连祖宗十七八代尽叫出来。董县丞连声喝住，方才放了。把纸笔要他亲供。蔡贤只得依着董县丞说话供招。董县丞将来袖过，分付众狱卒：“此二人不许擅自释放，待我见过大爷，然后来取。”起身出狱回衙，连夜备了文书。次早汪知县升堂，便去亲递。

汪知县因不见谭遵回覆，正在疑惑；又见董县丞呈说这事，暗吃一惊，心中虽恨他冲破了网，却又奈何他不得。看了文书，只管摇头：“恐没这事。”董县丞道：“是晚生亲眼见的，怎说没有？堂尊若不信，唤二人对证便了。那谭遵犹可恕，这蔡贤最是无理，连堂尊也还污蔑。若不究治，何以惩戒后人！”汪知县被道着心事，满面通红，生怕传扬出去，坏了名声，只得把蔡贤问徒发遣。自此怀恨董县丞，寻两件风流事过，参与上司，罢官而去。此是后话不题。

再说汪知县因此谋不谐，遂具揭呈，送各上司，又差人往京中传送要道之人。大抵说：卢柟恃富横行乡党，结交势要，打死平人，抗送问官，营谋关节，希图脱罪。把情节做得十分利害，无非要张扬其事，使人不敢救援。又教谭遵将金氏出名，连夜刻起冤单，遍处粘帖。布置停当，然后备文起解到府。那推官原是没担当懦怯之辈，见了知县揭帖并金氏冤单，果然恐怕是非，不敢开招，照旧申报上司。大凡刑狱，经过理刑问结，别官就不敢改动。

卢柟指望这番脱离牢狱，谁道反坐实了一重死案，依旧发下濬县狱中监禁。还指望知县去任，再图昭雪。那知汪知县因扳翻了个有名富豪，京中多道他有风力，到得了个美名，行取入京，升为给事之职。他已居当道，卢柟总有通天摄地的神通，也没人敢翻他招案。有一巡按御史樊某，怜其冤枉，开招释罪。汪给事知道，授意与同科官，劾樊巡按一本，说他得了贿赂，卖放重囚，罢官回去，着府县原拿卢柟下狱。因此后来上司虽知其冤，谁肯舍了自己官职，出他的罪名。

光阴迅速，卢柟在狱不觉又是十有余年，经了两个县官。那时金氏、钮文，虽都病故，汪给事却升了京堂之职，威势正盛，卢柟也不做出狱指望，不道灾星将退，那年又选一个新知县到任。只因这官人来，有分教：

此日重阴方启照，今朝甘露不成霜。

却说濬县新任知县，姓陆名光祖，乃浙江嘉兴府平湖县人氏。那官人胸藏锦绣，腹隐珠玑，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安民之术。出京时，汪公曾把卢柟的事相嘱，心下就有些疑惑，想道：“虽是他旧任之事，今已年久，与他还有甚相干，谆谆教谕？其中必有缘故。”到任之后，访问邑中乡绅，都为称枉，叙其得罪之繇。陆公还恐卢柟是个富家，央浼下的，未敢全信。又四下暗暗体访，所说皆同，乃道：“既为民上，岂可以私怨罗织，陷人大辟？”欲要申文到上司，与他昭雪，又想道：“若先申上司，必然行查驳勘，便不能决截了事，不如先开释了，然后申报。”遂吊出那宗卷来，细细查看，前后招繇，并无一毫空隙。反复看了几次，想道：“此事不得卢才，如何结案？”乃出百金为信赏钱，立限与捕役要拿卢才。不一

月，忽然获到，将严刑究讯，审出真情。遂援笔批云：

审得钮成以领工食银于卢柟家，为卢才叩债，以致争斗，则钮成为卢氏之雇工人也明矣。雇工人死，无家翁偿命之理。况放债者才，叩债者才，厮打者亦才，释才坐桡，律何称焉？才遁不到官，累及家翁，死有余辜，拟抵不枉。卢柟久于狱，亦一时之厄也！相应释放云云。

当日监中取出卢柟，当堂打开枷桡，释放回家。合衙门人无不惊骇，就是卢柟也出自意外，甚以为异。陆公备起申文，把卢才起衅根繇，并受枉始末，一一开叙，亲至府中，相见按院呈递。按院看了申文，道他擅行开释，必有私弊，问道：“闻得卢柟家中甚富，贤令独不避嫌乎？”陆公道：“知县但知奉法，不知避嫌。但知问其枉不枉，不知问其富不富。若是不枉，夷齐亦无生理；若是枉，陶朱亦无死法。”按院见说得词正理直，更不再问，乃道：“昔张公为廷尉，狱无冤民，贤令近之矣。敢不领教！”陆公辞谢而出，不题。

且说卢柟回至家中，合门庆幸，亲友尽来相贺。过了数日，卢柟差人打听陆公已是回县，要去作谢。他却也素位而行，换了青衣小帽。娘子道：“受了陆公这般大德大恩，须备些礼物去谢他便好！”卢柟道：“我看陆公所为，是个有肝胆的豪杰，不比那齷齪贪利的小辈。若送礼去，反轻亵他了！”娘子道：“怎见得是反为轻亵？”卢柟道：“我沉冤十余载，上官皆避嫌不肯见原。陆公初莅此地，即廉知枉，毅然开释，此非有十二分才智，十二分胆识，安能如此！今若以利报之，正所谓‘故人知我，我不知故人也’。如何使得！”即轻身而往。

陈公因他是个才士，不好轻慢，请到后堂相见。卢柟见了陆公，长揖不拜。陆公暗以为奇，也还了一礼，遂教左右看坐。门子就扯把椅子，放在旁边。看官，你道有怎样奇事！那卢柟乃久滞的罪人，亏陆公救拔出狱，此是再生恩人，就磕穿头，也是该的，他却长揖不拜。若论别官府见如此无礼，心上定然不乐了。那陆公毫不介意，反又命坐。可见他度量宽洪，好贤极矣！谁想卢柟见教他傍坐，倒不悦起来，说道：“老父母，但有死罪的卢柟，没有傍坐的卢柟。”陆公闻言，即走下来，重新叙礼，说道：“是学生得罪了。”即逊他上坐。两下谈今论古，十分款洽，只恨相见之晚，遂为至友。有诗为证：

昔闻长揖大将军，今见卢生抗陆君。

夕释桁阳朝上坐，丈夫意气薄青云。

话分两头，却话汪公闻得陆公释了卢柟，心中不忿，又托心腹连按院劾上一本。按院也将汪公为县令时，挟怨诬人始末，细细详辩一本。倒下圣旨，将汪公罢官回去，按院照旧供职，陆公安然无恙。那时谭遵已省祭在家，专一挑写词状。陆公廉访得实，参了上司，拿下狱中，问边远充军。卢柟从此自谓余生，绝意仕进，益放于诗酒，家事渐渐沦落，绝不为意。

再说陆公在任，分文不要，爱民如子，况又发奸摘隐，剔清利弊，奸宄慑伏，盗贼屏迹，合县遂有神明之称，声名振于都下。只因不附权要，止迁南京礼部主事。离任之日，士民攀辕卧辙，泣声载道，送至百里之外。那卢柟直送五百余里，两下依依不舍，歔歔而别。后来陆公累官至南京吏部尚

书。卢柟家已赤贫，乃南游白下，依陆公为主。陆公待为上宾，每日供其酒资一千，纵其游玩山水。所到之处，必有题咏，都中传诵。

一日游采石李学士祠，遇一赤脚道人，风致飘然，卢柟邀之同饮。道人亦出葫芦中玉液以酌卢柟。柟饮之，甘美异常，问道：“此酒出于何处？”道人答道：“此酒乃贫道所自造也。贫道结庵于庐山五老峰下，居士若能同游，当恣君斟酌耳。”卢柟道：“既有美醞，何惮相从！”即刻到李学士祠中，作书寄谢陆公，不携行李，随着那赤脚道人而去。陆公见书，叹道：“翛然而来，翛然而去，以乾坤为逆旅，以七尺为蜉蝣，真狂士也！”屡遣人于庐山五老峰下访之不获。后十年，陆公致政归田，朝廷遣官存问。陆公使其次子往京谢恩，从人见之于京都，寄问陆公安否。或云：遇仙成道矣。后人有诗赞云：

命蹇英雄不自繇，独将诗酒傲公侯。

一丝不挂飘然去，赢得高名万古留。

后人又有一诗警戒文人，莫学卢公以傲取祸。诗曰：

酒癖诗狂傲骨兼，高人每得俗人嫌。

劝人休蹈卢公辙，凡事还须学谨谦。

第三十卷 李汧公穷邸遇侠客

世事纷纷如弈棋，输赢变幻巧难窥。

但存方寸公平理，恩怨分明不用疑。

话说唐玄宗天宝年间，长安有一士人，姓房名德，生得方面大耳，伟干丰躯。年纪三十以外，家贫落魄，十分淹蹇，全亏着浑家贝氏纺织度日。时遇深秋天气，头上还裹着一顶破头巾，身上穿着一件旧葛衣。那葛衣又逐缕缕开了，却与蓑衣相似。思想：“天气渐寒，这模样怎生见人？”知道老婆余得两匹布儿，欲要讨来做件衣服。谁知老婆原是小家子出身，器量最狭，却又配着一副悍毒的狠心肠。那张嘴头子又巧于应变，赛过刀一般快。凭你什么事，高来高就，低来低对，死的也说得活起来，活的也说得死了去，是一个翻唇弄舌的婆娘。那婆娘看见房德没甚活路，靠他吃死饭，常把老公欺负。房德因不遇时，说嘴不响，每事只得让他，渐渐的有几分惧内。

是日贝氏正在那里思想，老公恁般狼狈，如何得个好日？却又怨父母，嫁错了对头，赚了终身，心下正是十分烦恼。恰好触在气头上，乃道：“老大一个汉子，没外寻饭吃，靠着女人过日。如今连衣服都要在老娘身上出豁，说出来可不羞么？”

房德被抢白了这两句，满面羞惭，事在无奈，只得老着脸，低声下气道：“娘子，一向深亏你的气力，感激不尽。但目下虽是落薄，少不得有好的日子，权借这布与我，后来发积时，大大报你的情罢！”贝氏摇手道：“你的甜话儿哄得我多年了，信不过！这两匹布，老娘自要做件衣服过寒的，休得指望。”房德布又取不得，反讨了许多没趣，欲待厮闹一场，因怕老婆嘴舌又利，喉咙又响，恐被邻家听见，反妆幌子。敢怒而不敢言，憋口气撞出门去，指望寻个相识告借。

走了大半日，一无所遇。那天却又与他做对头，偏生的忽地发一阵风雨起来。这件旧葛衣被风吹得飕飕如落叶之声，就长了一身寒栗子。冒着风雨，奔向前面一古寺中躲避。那寺名为云华禅寺。房德跨进山门看时，已先有个长大汉子，坐在左廊槛上。殿中一个老僧诵经。房德就向右廊槛上坐下，呆呆的看着天上。那雨渐渐止了，暗道：“这时不走，只怕少刻又大起来。”却待转身，忽掉过头来，看见墙上画一只禽鸟，翎毛儿，翅膀儿，足儿，尾儿，件件皆有，单单不画鸟头。天下有恁样空脑子的人，自己饥寒尚且难顾，有甚心肠，却评品这画的鸟来！想道：“常闻得人说：画鸟先画头。这画法怎与人不同？却又不画完，是甚意故？”一头想，一头看，转觉这鸟画得可爱，乃道：“我虽不晓此道，谅这鸟头也没甚难处，何不把来续完。”即往殿上与和尚借了一枝笔，蘸得墨饱，走来将鸟头画出，却也不十分丑，自觉欢喜道：“我若学丹青，到可成得！”

刚画时，左廊那汉子就捋过来观看，把房德上下仔细一相，笑容可掬，向前道：“秀才，借一步说话。”房德道：“足

下是谁？有甚见教？”那汉道：“秀才不消细问，同在下去，自有好处。”房德正在困穷之乡，听见说有好处，不胜之喜。将笔还了和尚，把破葛衣整一整，随那汉子前去。

此时风雨虽止，地上好生泥泞，却也不顾。离了云毕寺，直走出升平门到乐游原旁边。这所在最是冷落。那汉子向一小角门上连叩三声，停了一回，有个人开门出来，也是个长大汉子，看见房德，亦甚欢喜，上前声喏。房德心中疑道：“这两个汉子，是何等样人？不知请我来有甚好处？”问道：“这里是谁家？”二汉答道：“秀才到里边便晓得。”房德跨入门里，二汉原把门撑上，引他进去。房德看时，荆蓁满目，衰草漫天，乃是个败落花园。湾湾曲曲，转到一个半塌不倒的亭子上，里边又走出十四五汉子，一个个拳长臂大，面貌狰狞，见了房德，尽皆满面堆下笑来，道：“秀才请进。”房德暗自惊骇道：“这班人来得跷蹊，且看他有甚话说？”

众人迎进亭中，相见已毕，逊在板凳上坐下，问道：“秀才尊姓？”房德道：“小生姓房，不知列位有何说话？”起初同行那汉道：“实不相瞒，我众弟兄乃江湖上豪杰，专做这件没本钱的生意。只为俱是一勇之夫，前日几乎弄出事来，故此对天祷告，要觅个足智多谋的好汉，让他做个大哥，听其指挥。适来云华寺墙上画不完的禽鸟，便是众弟兄对天祷告，设下的誓愿，取羽翼俱全，单少头儿的意思。若合该兴隆，天遣个英雄好汉，补足这鸟，便迎请来为头。等候数日，未得其人。且喜天随人愿，今日遇着秀才恁般魁伟相貌，一定智勇兼备，正是真命寨主了。众兄弟今后任凭调度，保个终身安稳快活，可不好么？”对众人道：“快去幸杀牲口，祭拜天

地。”内中有三四个，一溜烟跑向后边去了。

房德闻言道：“原来这班人，却是一伙强盗！我乃清清白白的人，如何做恁样事？”答道：“列位壮士在上，若要我做别事则可，这一桩实不敢奉命。”众人道：“却是为何？”房德道：“我乃读书之人，还要巴个出身日子，怎肯干这等犯法的勾当？”众人道：“秀才所言差矣！方今杨国忠为相，卖官鬻爵，有钱的，便做大官。除了钱时，就是李太白恁样高才，也受了他的恶气，不能得中，若非辨识番书，恐此时还是个白衣秀士哩。不是冒犯秀才说，看你身上这般光景，也不像有钱的，如何指望官做？不如从了我们，大碗酒大块肉，整套穿衣，论秤分金，且又让你做个掌盘，何等快活散诞！倘若有些气象时，据着个山寨，称孤道寡，也繇得你。”房德沉吟未答。

那汉又道：“秀才十分不肯时，也不敢相强。但只是来得去不得，不从时，便要坏你性命，这却莫怪！”都向靴里飕的拔出刀来，吓得房德魂不附体，倒退下十数步来道：“列位莫动手，容再商量。”众人道：“从不从，一言而决，有甚商量？”房德想道：“这般荒僻所在，若不依他，岂不白白送了性命，有那个知得？且哄过一时，到明日脱身去出首罢。”算计已定，乃道：“多承列位壮士见爱，但小生平昔胆怯，恐做不得此事。”众人道：“不打紧，初时便胆怯，做过几次，就不觉了。”房德道：“既如此，只得顺从列位。”众人大喜，把刀依旧纳在靴中道：“即今已是一家，皆以弟兄相称了，快将衣服来与大哥换过，好拜天地。”便进去捧出一套锦衣，一顶新唐巾，一双新靴。房德着扮起来，威仪比前更是不同。众人齐声喝采

道：“大哥这个人品，莫说做掌盘，就是皇帝，也做得过。”

古语云：“不见可欲，使心不乱。”房德本来是个贫士，这般华服，从不曾着体，如今忽地焕然一新，不觉移动其念，把众人那班说话，细细一味，转觉有理，想道：“如今果是杨国忠为相，贿赂公行，不知埋没了多少高才绝学。像我怎样平常学问，真个如何能勾官做？若不得官，终身贫贱，反不如这班人受用了。”又想起：“见今恁般深秋天气，还穿着破葛衣。与浑家要匹布儿做件衣服，尚不能勾。及至仰告亲识，又并无一个肯慨然周济。看起来到这班人义气，与他素无相识，就把如此华美衣服与我穿着，又推我为主。便依他们胡做一场，到也落过半世快活。”却又想道：“不可，不可！倘被人拿住，这性命就休了！”正在胡思乱想，把肠子搅得七横八竖，疑惑不定。只见众人忙摆香案，抬出一口猪，一腔羊，当天排列，连房德共是十八个好汉，一齐跪下，拈香设誓，歃血为盟。祭过了天地，又与房德八拜为交，各叙姓名。

少顷摆上酒肴，请房德坐了第一席，肥甘美醢，恣意饮啖。房德日常不过黄齏淡饭，尚且自不全，间或觅得些酒肉，也不能勾趁心醉饱。今日这番受用，喜出望外。且又众人轮流把盏，大哥前，大哥后，奉承得眉花眼笑。起初还在欲为未为之间，到此时便肯死心塌地，做这桩事了。想道：“或者我命里合该有些造化，遇着这班弟兄扶助，真个弄出大事业来也未可知。若是小就时，只做两三次，寻了些财物，即便罢手，料必无人晓得。然后去打杨国忠的关节，觅得个官儿，岂不美哉！万一败露，已是享用过头，便吃刀吃剮，亦所甘心，也强如担饥受冻，一生做个饿莩。”有诗为证：

风雨萧萧夜正寒，扁舟急桨上危滩。

也知此去波涛恶，只为饥寒二字难。

众人杯来盏去，直吃到黄昏时候。一人道：“今日大哥初聚，何不就发个利市？”众人齐声道：“言之有理！还是到那一家去好？”房德道：“京都富家，无过是延平门王元宝这老儿为最，况且又在城外，没有官兵巡逻，前后路径，我皆熟惯。上这一处，就抵得十数家了。不知列位以为何如？”众人喜道：“不瞒大哥说，这老儿我们也在心久了。只因未得其便，不想却与大哥暗合，足见同心。”即将酒席收过，取出硫磺、焰硝、火把、器械之类，一齐扎缚起来。但见：

白布罗头，靴鞋兜脚。脸上抹黑搽红，手内提刀持斧。袴裈刚过膝，牢拴裹肚；衲袄却齐腰，紧缠搭膊。一队么魔来世界，数群虎豹入山林。

众人结束停当，捱至更余天气，出了园门，将门反撑好了，如疾风骤雨而来。这延平门离乐游原约有六七里之远，不多时就到了。

且说王元宝乃京兆尹王鉷的族兄，家有敌国之富，名闻天下，玄宗天子亦尝召见。三日前被小偷窃了若干财物，告知王鉷，责令不良人捕获，又拨三十名健儿防护。不想房德这班人晦气，正撞在网里。当下众强盗取出火种，引着火把，照耀浑如白昼，轮起刀斧，一路砍门进去。那些防护健儿并家人等，俱从睡梦中惊醒，鸣锣呐喊，各执棍棒上前擒拿。庄前庄后邻家闻得，都来救护。这班强盗见人已众了，心下慌张，便放起火来，夺路而走。王家人分一半救火，一半追赶上去，团团围住。众强盗拚命死战，戳伤了几个庄客。终是

寡不敌众，被打翻数人，余者尽力奔脱，房德亦在打翻数内。一齐绳穿索缚，等至天明，解进京兆尹衙门。王拱辰发下畿尉推问。

那畿尉姓李名勉，字玄卿，乃宗室之子，素性忠贞尚义，有经天纬地之才，济世安民之志。只为李林甫、杨国忠相继为相，妒贤嫉能，病国殃民，屈在下僚，不能施展其才。这畿尉品级虽卑，却是个刑名官儿。凡捕到盗贼，俱属鞠讯；上司刑狱，悉委推勘。故历任的畿尉，定是酷吏，专用那周兴、来俊臣、索元礼遗下有名色的极刑。是那几般名色？有《西江月》为证：

犊子悬车可畏，驴儿拔橛堪哀。凤凰晒翅命难捱，童子参禅魂摔。玉女登梯景惨，仙人献果伤哉。猕猴钻火不招来，换个夜叉望海。

那些酷吏，一来仗刑立威，二来或是权要嘱托，希承其旨，每事不问情真情枉，一味严刑锻炼，罗织成招。任你铜筋铁骨的好汉，到此也胆丧魂惊，不知断送了多少忠臣义士！惟有李勉与他尉不同，专尚平恕，一切惨酷之刑，置而不用，临事务在得情，故此并无冤狱。

那一日正值早衙，京尹发下这件事来，十来个强盗，五六个戳伤庄客，跪做一庭，行凶刀斧，都堆在阶下。李勉举目看时，内中惟有房德人材雄伟，丰彩非凡，想道：“恁样一条汉子，如何为盗？”心下就怀个矜怜之念。当下先唤巡逻的并王家庄客，问了被劫情繇，然后又问众盗姓名，逐一细鞠。俱系当时就擒，不待用刑，尽皆款伏，又招出党羽窟穴。

李勉即差不良人前去捕缉。问至房德，乃匍匐到案前，含

泪而言道：“小人自幼业儒，原非盗辈。止因家贫无措，昨到亲戚处告贷，为雨阻于云华寺中，被此辈以计诱，威逼入伙，出于无奈。”遂将画鸟及入伙前后事，一一细诉。李勉已是惜其材貌，又见他说得情词可悯，便有意释放他，却又想：“一伙同罪，独放一人，公论难混。况是上司所委，如何回覆？除非如此如此。”乃假意叱喝下去，分付俱上了枷杻，禁于狱中，俟拿到余党再问。砍伤庄客，遣回调理。巡逻人记功有赏。发落众人去后，即唤狱卒王太进衙。原来王太昔年因误触了本官，被诬构成死罪，也亏李勉审出，原在衙门服役。那王太感激李勉之德，凡有委托，无不尽力。为此就参他做押狱之长。

当下李勉分付道：“适来强人内，有个房德，我看此人相貌轩昂，言词挺拔，是个未遇时的豪杰。有心要出脱他，因碍着众人，不好当堂明放。托在你身上，觑个方便，纵他逃走。”取过三两一封银子，教他递与，赠为盘费，速往远处潜避，莫在近边，又为人所获。王太道：“相公分付，怎敢有违？但恐遗累众狱卒，却如何处？”李勉道：“你放他去后，即引妻小，躲入我衙中，将申文俱做于你的名下，众人自然无事。你在我左右，做个亲随，岂不强如为这贱役？”王太道：“若得相公收留，在衙伏侍，万分好了。”将银袖过，急急出衙，来到狱中，对小牢子道：“新到囚犯，未经刑杖，莫教聚于一处，恐弄出些事来。”小牢子依言，遂将众人四散分开。王太独引房德置在一个僻静之处，把本官美意，细细说出，又将银两交与。房德不胜感激道：“烦禁长哥致谢相公，小人今生若不能补报，死当作犬马酬恩。”王太道：“相公一片热肠救

你，那指望报答？但愿你此去，改行从善，莫负相公起死回生之德！”房德道：“多感禁长哥指教，敢不佩领。”

捱到傍晚，王太眼同众牢子将众犯尽上囚床，第一个先从房德起，然后挨次而去。王太觑众人正手忙脚乱之时，捉空蹇过来，将房德放起，开了枷锁，又把自己旧衣帽与他穿了，引至监门口。且喜内外更无一人来往，急忙开了狱门，推他出去。房德拽开脚步，不顾高低，也不敢回家，挨出城门，连夜而走，心下思想：“多感畿尉相公救了性命，如今投兀谁好？想起当今惟有安禄山，最为天子宠任，收罗豪杰，何不投之？”遂取路直至范阳，恰好遇着个故友严庄，为范阳长史，引见禄山。那时安禄山久蓄异志，专一招亡纳叛，见房德生得人材出众，谈吐投机，遂留于部下。房德住了几时，暗地差人迎取妻子到彼，不在话下。正是：

挣破天罗地网，撇开闷海愁城。

得意尽夸今日，回头却认前生。

且说王太当晚，只推家中有事要回，分付众牢子好生照管，将匙钥交付明白，出了狱门，来至家中，收拾囊篋，悄悄领着妻子，连夜躲入李勉衙中，不题。

且说众牢子到次早放众囚水火，看房德时，枷锁撇在半边，不知几时逃去了。众人都惊得面如土色，叫苦不迭道：“恁样紧紧上的刑具，不知这死囚怎地捥脱逃走了？却害我们吃屈官司！又不知从何处去的？”四面张望墙壁，并不见块砖瓦落地，连泥屑也没有一些，齐道：“这死囚昨日还哄畿尉相公，说是初犯，到是个积年高手。”内中一人道：“我去报知王狱长，教他快去禀官，作急缉获。”那人一口气跑到王太家，

见门闭着，一片声乱敲，那里有人答应。间壁一个邻家走过来，道：“他家昨夜乱了两个更次，想是搬去了。”牢子道：“并不见王狱长说起迁居，那有这事！”邻家道：“无过止这间屋儿，如何敲不应？难道睡死不成？”牢子见说得有理，尽力把门推开，原来把根木子反撑的，里边止有几件粗重家伙，并无一人。牢子道：“却不作怪！他为甚么也走了？这死囚莫不到是他卖放的？休管是不是，且都推在他身上罢了。”把门依旧带上，也不回狱，径望畿尉衙门前来。

恰好李勉早衙理事，牢子上前禀知。李勉佯惊道：“向来只道王太小心，不想恁般大胆，敢卖放重犯！料他也只躲在左近，你们四散去缉访，获到者自有重赏。”牢子叩头而出。李勉备文报府。王鉉以李勉疏虞防闲，以不职奏闻天子，罢官为民。一面悬榜，捕获房德、王太。李勉即日纳还官诰，收拾起身，将王太藏于女人之中，带回家去。

不因济困扶危意，肯作藏亡匿罪人？

李勉家道素贫，却又爱做清官，分文不敢妄取，及至罢任，依原是个寒士。归到乡中，亲率童仆，躬耕而食。家居二年有余，贫困转剧，乃别了夫人，带着王太并两个家奴，寻访故知。由东都一路，直至河北，闻得故人颜杲卿新任常山太守，遂往谒之。路经柏乡县过，这地方离常山尚有二百余里。李勉正行间，只见一行头踏，手持白棒，开道而来，呵喝道：“县令相公来，还不下马？”李勉引过半边回避。王太远远望见那县令，上张皂盖，下乘白马，威仪济济，相貌堂堂。仔细认时，不是别个，便是昔年释放的房德，乃道：“相公不消避得，这县令就是房德。”李勉闻言，心中甚喜，道：

“我说那人是个未遇时的豪杰，今却果然。但不知怎地就得了官职？”欲要上前去问，又想道：“我若问时，此人只道晓得他在此做官，来与索报了，莫问罢！”分付王太禁声，把头回转，让他过去。

那房德渐渐至近，一眼觑见李勉背身而立，王太也在旁边，又惊又喜，连忙止住从人，跳下马来，向前作揖道：“恩相见了房德，如何不唤一声，反掉转头去？险些儿错过。”李勉还礼道：“恐妨足下政事，故不敢相通。”房德道：“说那里话！难得恩相至此，请到敝衙少叙。”李勉此时鞍马劳倦，又见其意殷勤，答道：“既承雅情，当暂话片时。”遂上马并辔而行，王太随在后面。不一时到了县中，直至厅前下马。房德请李勉进后堂，转过左边一个书院中来，分付从人不必跟入，止留一个心腹干办陈颜，在门口伺候，一面着人整备上等筵席。将李勉四个生口，发于后槽喂养，行李即教王太等搬将入去。又教人传话衙中，唤两个家人来伏侍。那两个家人，一个教做路信，一个教做支成，都是房德为县尉时所买。

且说房德为何不要从人入去？只因他平日冒称是宰相房玄龄之后，在人前夸炫家世，同僚中不知他的来历，信以为真，把他十分敬重。今日李勉来至，相见之间，恐题起昔日为盗这段情由，怕众人闻得，传说开去，被人耻笑，做官不起，因此不要从人进去，这是他用心之处。当下李勉步入里边去看时，却是向阳一带三间书室，侧边又是两间厢房。这书室庭户虚敞，窗榻明亮，正中挂一幅名人山水，供一个古铜香炉，炉内香烟馥郁。左边设一张湘妃竹榻，右边架上堆满若干图书。沿窗一只几上，摆列文房四宝。庭中种植许多

花木，铺设得十分清雅。这所在乃是县令休沐之处，故尔恁般齐整。

且说房德让李勉进了书房，忙忙的掇过一把椅子，居中安放，请李勉坐下，纳头便拜。李勉急忙扶住道：“足下如何行此大礼？”房德道：“某乃待死之囚，得恩相超拔，又赐赠盘缠，遁逃至此，方有今日。恩相即某之再生父母，岂可不受一拜！”李勉是个忠正之人，见他说得有理，遂受了两拜。房德拜罢起来，又向王太礼谢，引他三人到厢房中坐地，又叮咛道：“倘隶卒询问时，切莫与他说昔年之事。”王太道：“不消分付，小人理会得了。”

房德复身到书房中，扯把椅儿，打横相陪道：“深蒙相公活命之恩，日夜感激，未能酬报，不意天赐至此相会。”李勉道：“足下一时被陷，吾不过因便斡旋，何德之有？乃承如此垂念。”献茶已毕，房德又道：“请问恩相，升在何任，得过敝邑？”李勉道：“吾因释放足下，京尹论以不职，罢归乡里。家居无聊，故遍游山水，以畅襟怀。今欲往常山，访故人颜太守，路经于此；不想却遇足下，且已得了官职，甚慰鄙意。”房德道：“元来恩相因某之故，累及罢官，某反苟颜窃禄于此，深切惶愧！”李勉道：“古人为义气上，虽身家尚然不顾，区区卑职，何足为道！但不识足下别后，归于何处，得宰此邑？”房德道：“某自脱狱，逃至范阳，幸遇故人，引见安节使，收于幕下，甚蒙优礼，半年后，即署此县尉之职。近以县主身故，遂表某为令。自愧谫陋菲才，滥叨民社，还要求恩相指教。”李勉虽则不在其位，却素闻安禄山有反叛之志。今见房德乃是他表举的官职，恐其后来党逆，故就他请教上，把言

语去规训道：“做官也没甚难处，但要上不负朝廷，下不害百姓，遇着死生利害之处，总有鼎镬在前，斧钺在后，亦不能夺我之志；切勿为匪人所惑，小利所诱，顿尔改节。虽或侥幸一时，实是贻笑千古。足下立定这个主意，莫说为此县令，就是宰相，亦尽可做得过！”房德谢道：“恩相金玉之言，某当终身佩铭。”两下一递一答，甚说得来。

少顷，路信来禀：“筵宴已完，请爷入席。”房德起身，请李勉至后堂，看时乃是上下两席。房德教从人将下席移过左傍。李勉见他要傍坐，乃道：“足下如此相叙，反觉不安，还请坐转。”房德道：“恩相在上，侍坐已是僭妄，岂敢抗礼？”李勉道：“吾与足下今已为声气之友，何必过谦！”遂令左右，依旧移在对席。从人献过杯箸，房德安席定位。庭下承应乐人，一行儿摆列奏乐。那筵席杯盘罗列，非常丰盛：

虽无炮凤烹龙，也极山珍海错。

当下宾主欢洽，开怀畅饮，更余方止。王太等另在一边款待，自不必说。此时二人转觉亲热，携手而行，同归书院。房德分付路信，取过一副供奉上司的铺盖，亲自施設衾褥，提携溺器。李勉扯住道：“此乃仆从之事，何劳足下自为！”房德道：“某受相公大恩，即使生生世世执鞭随镫，尚不能报万一；今不过少尽其心，何足为劳！”铺设停当，又教家人另放一榻，在傍相陪。李勉见其言词诚恳，以为信义之士，愈加敬重。两下挑灯对坐，彼此倾心吐胆，各道生平志愿，情投契合，遂为至交，只恨相见之晚。直至夜分，方才就寝。次日同僚官闻得，都来相访。相见之间，房德只说：“是昔年曾蒙识荐，故此有恩！”同僚官又在县主面上讨好，各备筵席款

待。

话休烦絮。房德自从李勉到后，终日饮酒谈论，也不理事，也不进衙，其侍奉趋承，就是孝子事亲，也没这般尽礼。李勉见恁样殷勤，诸事俱废，反觉过意不去。住了十来日，作辞起身。房德那里肯放，说道：“恩相至此，正好相聚，那有就去之理！须是多住几月，待某拨夫马送至常山便了。”李勉道：“承足下高谊，原不忍言别。但足下乃一县之主，今因我在此，耽误了许多政务，倘上司知得，不当稳便。况我去心已决，强留于此，反不适意！”房德料道留他不住，乃道：“恩相既坚执要去，某亦不好苦留。只是从此一别，后会无期。明日容治一樽，以尽竟日之欢，后日早行何如？”李勉道：“既承雅意，只得勉留一日。”房德留住了李勉，唤路信跟着回到私衙，要收拾礼物馈送。只因这番，有分教李畿尉险些儿送了性命。正是：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所以恬淡人，无营心自足。

话分两头，却说房德老婆贝氏，昔年房德落薄时，让他做主惯了，到今做了官，每事也要乔主张。此番见老公唤了两个家人出去，一连十数日不见进衙，只道瞒了他做甚事体，十分恼恨。这日见老公来到衙里，便待发作，因要探口气，满脸反堆下笑来，问道：“外边有何事，久不退衙？”房德道：“不要说起，大恩人在此，几乎当面错过。幸喜我眼快瞧着，留得到县里，故此盘桓了这几日。特来与你商量，收拾些礼物送他。”贝氏道：“那里什么大恩人？”房德道：“哎呀！你如何忘了？便是向年救命的畿尉李相公。只为我走了，带累

他罢了官职，今往常山去访颜太守，路经于此，那狱卒王太也随在这里。”贝氏道：“元来是这人么？你打帐送他多少东西？”房德道：“这个大恩人，乃再生父母，须得重重酬报。”贝氏道：“送十匹绢可少么？”房德呵呵大笑道：“奶奶到会说要话，恁地一个恩人，这十匹绢送他家人也少！”贝氏道：“胡说！你做了个县官，家人尚没处一注赚十匹绢，一个打抽丰的，如何家人便要许多？老娘还要算计哩。如今做我不着，再加十匹，快些打发起身。”房德道：“奶奶怎说出恁样没气力的话来？他救了我性命，又赍赠盘缠，又坏了官职，这二十匹绢当得甚的？”贝氏从来鄙吝，连这二十匹绢，还不舍不得的，只为是老公救命之人，故此慨然肯出，他已算做天大的事了。房德兀是嫌少。心中便有些不悦，故意道：“一百匹何如？”房德道：“这一百匹只勾送王太了。”

贝氏见说一百匹还只勾送王太，正不知要送李勉多少，十分焦躁道：“王太送了一百匹，畿尉极少也送得五百匹哩。”房德道：“五百匹还不勾。”贝氏怒道：“索性凑足一千何如？”房德道：“这便差不多了。”贝氏听了这话，向房德劈面一口涎沫道：“啐！想是你失心风了！做得几时官，交多少东西与我？却来得这等大落！恐怕连老娘身子卖来，还凑不上一半哩，那里来许多绢送人？”房德看见老婆发喉急，便道：“奶奶有话好好商量，怎就着恼！”贝氏嚷道：“有甚商量，你若有，自去送他，莫向我说！”房德道：“十分少，只得在库上撮去。”贝氏道：“啧啧，你好天大的胆儿！库藏乃朝廷钱粮，你敢私自用得！倘一时上司查核，那时怎地回答？”房德闻言，心中烦恼道：“话虽有理，只是恩人又去得急，一时没处设法，

却怎生处？”坐在旁边踌躇。

谁想贝氏见老公执意要送恁般厚礼，就是割身上肉，也没这样疼痛，连肠子也急数千百段，顿起不良之念，乃道：“看你枉做了个男子汉，这些事没有决断，如何做得大官？我有个捷径法儿在此，到也一劳永逸。”房德认做好话，忙问道：“你有甚么法儿？”贝氏答道：“自古有言：‘大恩不报。’不如今夜觑个方便，结果了他性命，岂不干净！”只这句话，恼得房德彻耳根通红，喝道：“你这不贤妇！当初只为与你讨匹布儿做件衣服不肯，以致出去求告相识，被这班人诱去入伙，险些儿送了性命！若非这恩人，舍了自己官职，释放出来，安得今日夫妻相聚？你不劝我行些好事，反教伤害恩人，于心何忍！”

贝氏一见老公发怒，又陪着笑道：“我是好话，怎到发恶！若说得有理，你便听了；没理时，便不要听，何消大惊小怪。”房德道：“你且说有甚理？”贝氏道：“你道昔年不肯把布与你，至今恨我么？你且想，我自十七岁随了你，日逐所需，那一件不亏我支持？难道这两匹布，真个不舍得？因闻得当初有个苏秦，未遇时，合家佯为不礼，激励他做到六国丞相。我指望学这故事，也把你激发。不道你时运不济，却遇这强盗，又没苏秦那般志气，就随他们胡做，弄出事来。此乃你自作之孽，与我什么相干？那李勉当时岂真为义气上放你么？”房德道：“难道是假意？”

贝氏笑道：“你枉自有许多聪明，这些事便见不透。大凡做刑名官的，多有贪酷之人，就是至亲至戚，犯到手里，尚不肯顺情。何况与你素无相识，且又情真罪当，怎肯舍了自

己官职，轻易纵放个重犯？无非闻说你是个强盗头儿，定有赃物窝顿，指望放了暗地去孝顺，将些去买上嘱下。这官又不坏，又落些入己。不然，如何一伙之中，独独纵你一个？那里知道你是初犯的穷鬼，竟一溜烟走了，他这官又罢休。今番打听在此做官，可了的来了。”房德摇首道：“没有这事。当初放我，乃一团好意，何尝有丝毫别念。如今他自往常山，偶然遇见，还怕误我公事，把头掉转，不肯相见，并非特地来相见，不要疑坏了人！”贝氏又叹道：“他说往常山乃是假话，如何就信以为真？且不要论别件，只他带着王太同行，便见其来意了。”房德道：“带王太同行便怎么？”贝氏道：“你也忒杀懵懂！那李勉与颜太守是相识，或者去相访是真的。这王太乃京兆府狱卒，难道也与颜太守有旧去相访，却跟着同走？若说把头掉转不来招揽，此乃冷眼觑你，可去相迎？正是他奸巧之处，岂是好意？如果真要到常山，怎肯又住这几多时！”房德道：“他那里肯住，是我再三苦留下的。”贝氏道：“这也是他用心处，试你待他的念头诚也不诚。”

房德原是没主意的人，被老婆这班话一聿，渐生疑惑，沉吟不悟。贝氏又道：“总来这恩是报不得的！”房德道：“如何报不得？”贝氏道：“今若报得薄了，他一时翻过脸来，将旧事和盘托出，那时不但官儿了帐，只怕当做越狱强盗拿去，性命登时就送；若报得厚了，他做下额子，不常来取索。如照旧馈送，自不必说；稍不满欲，依然揭起旧案，原走不脱，可不是到底终须一结？自古道：‘先下手为强。’今若不依我言，事到其彼，悔之晚矣！”

房德闻说至此，暗暗点头，心肠已是变了。又想了一想，

乃道：“如今原是我要报他恩德，他却从无一字题起，恐没这心肠。”贝氏笑道：“他还不曾见你出手，故不开口，到临期自然有说话的。还有一件，他此来这番，纵无别话，你的前程，已是不能保了。”房德道：“却是为何？”贝氏道：“李勉至此，你把他万分亲热，衙门中人不知来历，必定问他家人。那家人肯替你遮掩？少不得以直告之。你想衙门人的口嘴，好不利害！知得本官是强盗出身，定然当做新闻，互相传说。同僚们知得，虽不敢当面笑你，背后诽议也经不起，就是你也无颜再存坐得住。这个还算小可的事。那李勉与颜太守既是好友，到彼难道不说？自然一一道知其详。闻得这老儿最是古怪，且又是他属下，倘被遍河北一传，连夜走路，还只算迟了。那时可不依旧落薄，终身怎处！如今急急下手，还可免得颜太守这头出丑。”

房德初时，原怕李勉家人走漏了消息，故此暗地叮咛王太。如今老婆说出许多利害，正投其所忌，遂把报恩念头，撇向东洋大海，连称：“还是奶奶见得到，不然，几乎反害自己。但他来时，合衙门人通晓得，明日不见了，岂不疑惑？况那尸首也难出脱。”贝氏道：“这个何难？少停出衙，止留几个心腹人答应，其余都打发去了。将他主仆灌醉，到夜静更深，差人刺死。然后把书院放上一把火烧了，明日寻出些残尸剩骨，假哭一番，衣棺盛殓。那时人只认是火烧死的，有何疑惑！”房德大喜道：“此计甚妙！”便要起身出衙。那婆娘晓得老公心是活的，恐两下久坐长谈，说得入港，又改过念来，乃道：“总则天色还早，且再过一回出去。”房德依着老婆，真个住下。有诗为证：

猛虎口中剑，长蛇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自古道：“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房德夫妻在房说话时，那婆娘一味不舍得这绢匹，专意撙唆老公害人，全不提防有人窥听。况在私衙中，料无外人来往，恣意调唇弄舌。不想家人路信，起初闻得贝氏焦躁，便覆在间壁墙上听他们争多竞少，直至放火烧屋，一句句听得十分仔细，到吃了一惊，想道：“原来我主人曾做过强盗，亏这官人救了性命。今反恩将仇报，天理何在！看起来这般大恩人，尚且如此，何况我奴仆之辈！倘稍有过失，这性命一发死得快了。此等残薄之人，跟他何益。”又想道：“常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不救了这四人，也是一点阴骘。”却又想道：“若放他们走了，料然不肯饶我，不如也走了罢。”遂取些银两，藏在身边，觑个空，悄悄闪出私衙，一径奔入书院。只见支成在厢房中烹茶，坐于槛上，执着扇子打盹，也不去惊醒他。竟趑入书室，看王太时，却都不在，止有李勉正襟据案而坐，展玩书箱。

路信走近案旁，低低道：“相公，你祸事到了！还不快走，更待几时？”李勉被这惊不小，急问：“祸从何来？”路信扯到半边，将适来所闻，一一细说，又道：“小人因念相公无辜受害，特来通报。如今不走，少顷就不能免祸了。”李勉听了这话，惊得身子犹如吊在冰桶里，把不住的寒颤，向着路信倒身下拜道：“若非足下仗义救我，李勉性命定然休矣！大恩大德，自当厚报。决不学此负心之人。”急得路信答拜不迭，道：“相公莫要高声，恐支成听得走漏了消息，彼此难保。”李勉

道：“但我走了，遗累足下，于心何安？”路信道：“小人又无妻室，待相公去后，亦自远遁，不消虑得。”李勉道：“既如此，何不随我同往常山？”路信道：“相公肯收留，小人情愿执鞭随镫。”李勉道：“你乃大恩人，怎说此话？”遂叫王太，一连十数声，再没一人答应，跌足叫苦道：“他们都往那里去了？”路信道：“待小人去寻来。”李勉又道：“马匹俱在后槽，却怎处？”路信道：“也等小人去哄他带来。”急出书室，回头看支成已不在槛上打盹了。路信即走入厢房中观看，却也不在。元来支成登东厮去了。

路信只道被他听得，进衙去报房德，心下慌张，复转身向李勉道：“相公，不好了！想被支成听见，去报主人了，快走罢！等不及管家矣。”李勉又吃一惊，半句话也应答不出，弃下行李，光身子，同着路信踉踉跄跄抢出书院。做公的见了李勉，坐下的都站起来。李勉两步并作一步，奔出仪门外，见有三骑马系着，是俟俟县令、主簿、县尉出入的。路信心生一计，对马夫道：“李相公要往西门拜客，快带马来。”那马夫晓得李勉是县主贵客，且又县主管家分付，怎敢不依？连忙牵过两骑。李勉刚刚上马，王太撞至马前，手中提着一双麻鞋，问道：“相公往何处去？”路信接口道：“相公要往西门拜客，你们通到那里去了？”王太道：“因麻鞋坏了，上街去买，相公拜那个客？”路信道：“你跟来罢了，问怎的？”又叫马夫带那骑马与他乘坐，齐出县门，马夫在后跟随。路信分付道：“顷刻就来，不消你随了。”那马夫真个住下。

离了县中，李勉加上一鞭，那马如飞而走。王太见家主恁般慌促，正不知要拜甚客。行不上一箭之地，两个家人，也

各提着麻鞋而来，望见家主，便闪在半边，问道：“相公往那里去？”李勉道：“你且莫问，快跟来便了。”话还未了，那马已跑向前去，二人负命的赶，如何跟得上。看看行近西门，早有两人骑着生口，从一条巷中横冲出来。路信举目观看，不是别人，却是干办陈颜，同着一个令史。二人见了李勉，滚鞍下马声喏。路信见景生情，急叫道：“李相公管家们还少生口，何不借陈干办的暂用？”李勉暗地意会，遂收缰勒马道：“如此甚好。”路信向陈颜道：“李相公要去拜客，暂借你的生口与管家一乘，少顷便来。”二人巴不能奉承得李勉欢喜，指望在本官面前，增添些好言语，可有不肯的理么？连声答应道：“相公要用，只管乘去。”等了一回，两个家人带跌的赶来，走得汗淋气喘。陈颜二人将鞭缰送与两个家人上了马，随李勉趲出城门，纵开丝缰，二十个马蹄，如撒钹相似，循着大道，望常山一路飞奔去了。正是：

折破玉笼飞彩凤，顿开金锁走蛟龙。

话分两头。且说支成上了东厮转来，烹了茶，捧进书室，却不见了李勉，只道在花木中行走，又遍寻一过，也没个影儿，想道：“是了，一定两日久坐在此，心中不舒畅，往外闲游去了。”约莫有一个时辰，还不见进来，走出书院去观看，刚至门口，劈面正撞着家主。元来房德被老婆留住，又坐了一大回，方起身打点出衙，恰好遇见支成，问：“可见路信么？”支成道：“不见，想随李相公出外闲走去了。”房德心中疑虑，正待差支成去寻觅，只见陈颜来到。房德问道：“曾见李相公么？”陈颜道：“方才出西门遇见。路信说：‘要往那里去拜客。’连小人的生口，都借与他管家乘坐。一行共五个马，飞路如

云，正不知有甚紧事？”房德听罢，料是路信走漏消息，暗地叫苦，也不再问，复转身，原入私衙，报与老婆知得。那婆娘听说走了，到吃了一惊道：“罢了，罢了！这祸一发来得速矣！”

房德见老婆也着了急，慌得手足无措，埋怨道：“未见得他怎地！都是你说长道短，如今到弄出事来了。”贝氏道：“不要慌，自古道一不做，二不休。事到其间，说不得了。料他去也不远，快唤几个心腹人，连夜追赶前去，扮作强盗，一齐砍了，岂不干净。”房德随唤陈颜进衙，与他计较。陈颜道：“这事行不得，一则小人们只好趋承奔走，那杀人勾当，从不曾习惯；二则倘一时有人救应拿住，反送了性命。小人到有一计在此，不消劳师动众，教他一个也逃不脱。”房德欢喜道：“你且说有甚妙策？”

陈颜道：“小人间壁，一月前有一个异人，搬来居住，不言姓名，也不做甚生理，每日出去吃得烂醉方归。小人见他来历跷蹊，行踪诡秘，有心去察他动静。忽一日，有一豪士青布锦袍，跃马而来，从者数人，径到此人之家，留饮三日方去。小人私下问那从者宾主姓名，都不肯说。有一个人悄对小人说：‘那人是个剑侠，能飞剑取人头，又能飞行，顷刻百里。且是极有义气，曾与长安市上代人报仇，白昼杀人，潜迹于此。’相公何不备些礼物前去，只说被李勉陷害，求他报仇。若得应允，便可了事，可不好么！”房德道：“此计虽好，只恐他不肯。”陈颜道：“他见相公是一县之主，屈己相求，定不推托，还怕连礼物也未必肯受哩。”贝氏在屏后听得，便道：“此计甚妙！快去求之。”房德道：“将多少礼物送去？”陈颜道：“他是个义士，重情不重物，得三百金足矣。”贝氏再三

撺掇，就备了三百金礼物。

天色傍晚，房德易了便服，陈颜、支成相随，也不乘马，悄悄的步行到陈颜家里。元来却住在一条冷巷中，不上四五家邻舍，好不寂静。陈颜留房德到里边坐下，点起灯火，向壁缝中张看，那人还未曾回。走出门口观望，等了一回，只见那人又是烂醉，东倒西歪的，撞入屋里去了。陈颜奔入报知，房德起身就走。陈颜道：“相公须打点了一班说话，更要屈膝与他，这事方谐。”房德点头道：“是。”一齐到了门首，向门上轻轻扣上两下。那人开门出问：“是谁？”陈颜低声哑气答道：“本县知县相公，在此拜访义士。”那人带醉说道：“咱这里没有什么义士。”便要关门。陈颜道：“且莫闭门，还有句说话。”那人道：“咱要紧去睡，谁个耐烦！有话明日来说。”房德道：“略话片时，即便相别。”那人道：“既然如此，到里面来。”

三人跨进门内，掩上门儿。引过一层房子，乃是小小客坐，点将灯烛荧煌。房德即倒身下拜道：“不知义士驾临敝邑，有失迎迓，今日幸得识荆，深慰平生。”那人将手扶住道：“足下一县之主，如何行此大礼！岂不失了体面。况咱并非什么义士，不要错认了。”房德道：“下官专来拜访义士，安有差错之理！”教陈颜、支成将礼物献上，说道：“些个薄礼，特献义士为斗酒之资，望乞晒留。”那人笑道：“咱乃闾阎无赖，四海无家，无一技一能，何敢当义士之称？这些礼物也没用处；快请收去！”房德又躬身道：“礼物虽微，出自房其一点血诚，幸勿峻拒！”那人道：“足下蓦地屈身匹夫，且又赐恁般厚礼，却是为何？”房德道：“请义士收了，方好相告。”那

人道：“咱虽贫贱，誓不取无名之物。足下若不说明白，断然不受。”房德假意哭拜于地道：“房某负戴大冤久矣！今仇在目前，无能雪耻。特慕义士是个好男子，有聂政、荆卿之技，故敢斗胆，叩拜阶下。望义士怜念房某含冤负屈，少展半臂之力，刺死此贼，生死不忘大德！”那人摇手道：“我说足下认错了，咱资身尚且无策，安能为人谋大事？况杀人勾当，非通小可，设或被人听见这话，反累咱家，快些请回。”言罢转身，先向外而走。房德上前，一把扯住，道：“闻得义士，素抱忠义，专一除残祛暴，济困扶危，有古烈士之风。今房某身抱大冤，义士反不见怜，料想此仇永不能报矣！”道罢，又假意啼哭。

那人冷眼瞧了这个光景，只道是真情，方道：“足下真个有冤么？”房德道：“若没大冤，怎敢来求义士？”那人道：“既恁样，且坐下，将冤抑之事并仇家姓名，今在何处，细细说来。可行则行，可止则止。”两下遂对面而坐，陈颜、支成站于旁边。房德捏出一段假情，反说：“李勉昔年诬指为盗，百般毒刑拷打，陷于狱中，几遍差狱卒王太谋害性命，皆被人知觉，不致于死。幸亏后官申明释放，得官此邑。今又与王太同来挟制，索诈千金，意犹未足，又串通家奴，暗地行刺，事露，适来连此奴挈去，奔往常山，要唆颜太守来摆布。”把一片说话，妆点得十分利害。

那人听毕，大怒道：“原来足下受此大冤，咱家岂忍坐视。足下且请回县，在咱身上，今夜往常山一路，找寻此贼，为足下报仇，夜半到衙中覆命。”房德道：“多感义士高义，某当秉烛以待。事成之日，另有厚报。”那人作色道：“咱一生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个希图你的厚报？这礼物咱也不受。”说犹未绝，飘然出门，其去如风，须臾不见了。房德与众人惊得目瞪口呆，连声道：“真异人也！”权将礼物收回，待他复令时再送。有诗为证：

报仇凭一剑，重义藐千金。

谁谓奸雄舌，能违烈士心？

话分两头。且说王太同两个家人，见家主出了城门，又不拜甚客，只管乱跑，正不知为甚缘故。一口气就行了三十余里，天色已晚，却又不寻店宿歇。那晚乃是十三，一轮明月，早已升空，趁着月色，不顾途路崎岖，负命而逃，常恐后面有人追赶。在路也无半句言语，只管趲向前去。约莫有二更天气，共行了六十多里，来到一个村镇，已晃井陘县地方。那时走得口中又渴，腹内又饥，马也渐渐行走不动。路信道：“来路已远，料得无事了，且就此觅个宿处，明日早行。”李勉依言，径投旅店。谁想夜深了，家家闭户关门，无处可宿。直到市梢头，见一家门儿半开半掩，还在那里收拾家伙，遂一齐下马，走入店门。将生口卸了鞍辔，系在槽边喂料。路信道：“主人家，拣一处洁净所在，与我们安歇。”店家答道：“不瞒客官说，小店房头，没有个不洁净的。如今也止空得一间在此。”教小二掌灯引入房中。

李勉向一条板凳上坐下，觉得气喘吁吁。王太忍不住问道：“请问相公，那房县主惓惓苦留，后日拨夫马相送，从容而行，有何不美？却反把自己行李弃下，犹如逃难一般，连夜奔走，受这般劳碌！路管家又随着我们同来，是甚意故？”李勉叹口气道：“汝那知就里？若非路管家，我与汝等死无葬

身之地矣。今幸得脱虎口，已谢天不尽了，还顾得什么行李、辛苦？”王太惊问其故。李勉方待要说，不想店主人见他们五人五骑，深夜投宿，一毫行李也无，疑是歹人，走进来盘问脚色，说道：“众客长做甚生意？打从何处来，这时候到此？”李勉一肚子气恨，正没处说，见店主相问，答道：“话头甚长，请坐下了，待我细诉。”乃将房德为盗犯罪，怜其才貌，暗令王太释放，以致罢官，及客游遇见，留回厚款，今日午后，回衙听信老婆谗言，设计杀害，亏路信报知逃脱，前后之事，细说一遍。王太听了这话，连声唾骂：“负心之贼！”店主人也不胜嗟叹。

路信道：“主人家，相公鞍马辛苦，快些催酒饭来吃了，睡一觉好赶路。”店主人答应出去。只见床底下忽地钻出一个大汉，浑身结束，手持匕首，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吓得李勉主仆魂不附体，一齐跪倒，口称：“壮士饶命！”那人一把扶起李勉道：“不必慌张，自有话说。咱乃义士，平生专抱不平，要杀天下负心之人。适来房德假捏虚情，反说公诬陷，谋他性命，求咱来行刺。那知这贼子恁般狼心狗肺，负义忘恩！早是公说出前情，不然，险些误杀了长者。”李勉连忙叩下头去，道：“多感义士活命之恩！”那人扯住道：“莫谢莫谢，咱暂去便来。”即出庭中，耸身上屋，疾如飞鸟，顷刻不见。主仆都惊得吐了舌，缩不上去，不知再来还有何意。怀着鬼胎，不敢睡卧，连酒饭也吃不下。有诗为证：

奔走长途气上冲，忽然床下起青锋。

一番衷曲殷勤诉，唤醒奇人睡梦中。

再说房德的老婆，见丈夫回来，大事已就，礼物原封不

动，喜得满脸都是笑靥。连忙整备酒席，摆在堂上，夫妻秉烛以待。陈颜也留在衙中俟候。到三更时分，忽听得庭前宿鸟惊鸣，落叶乱坠，一人跨入堂中。房德举目看时，恰便是那义士，打扮得如天神一般，比前大似不同，且惊且喜，向前迎接。那义士全不谦让，气愤愤的大踏步走入去，居中坐下。房德夫妻叩拜称谢。方欲启问，只见那义士怒容可掬，飕地掣出匕首，指着骂道：“你这负心贼子！李畿尉乃救命大恩人，不思报效，反听妇人之言，背恩反噬。既已事露逃去，便该悔过，却又架捏虚词，哄咱行刺。若非他道出真情，连咱也陷于不义。刷你这负心贼一万刀，方出咱这点不平之气！”房德未及措辨，头已落地，惊得贝氏慌做一堆，平时且是会话会讲，到此心胆俱裂，一张嘴犹如胶漆粘牢，动弹不得。义士指着骂道：“你这泼贱狗妇！不劝丈夫为善，反教他伤害恩人。我且看你肺肝是怎样生的！”托地跳起身来，将贝氏一脚踢翻，左脚踏住头发，右膝捺住两腿。这婆娘连叫：“义士饶命！今后再不敢了。”那义士骂道：“泼贱淫妇！咱也到肯饶你，只是你不肯饶人。”提起匕首向胸膛上一刀，直剖到脐下。将匕首衔在口中，双手拍开，把五脏六腑，抠将出来，血沥沥提在手中，向灯下照看道：“咱只道这狗妇肺肝与人不同，原来也只如此，怎生恁般狠毒！”遂撇过一边，也割下首级，两颗头结做一堆，盛在革囊之中。揩抹了手上血污，藏了匕首，提起革囊，步出庭中，逾垣而去。

说时义胆包天地，话起雄心动鬼神。

再说李勉主仆在旅店中，守至五更时分，忽见一道金光，从庭中飞入。众人一齐惊起，看时正是那义士。放下革囊，说

道：“负心贼已被咱剖腹屠肠，今携其首在此。”向革囊中取出两颗首级。李勉又惊又喜，倒身下拜道：“足下高义，千古所无！请示姓名，当图后报。”义士笑道：“咱自来没有姓名，亦不要人酬报。顷咱从床下而来，日后设有相逢，竟以‘床下义士’相呼便了。”道罢，向怀中取一包药儿，用小指甲挑少许，弹于首级断处，举手一拱，早已腾上屋檐，挽之不及，须臾不知所往。李勉见弃下两个人头，心中慌张，正在摆布。可霎作怪，看那人头时，渐渐缩小，须臾化为一搭清水，李勉方才放心。坐至天明，路信取些钱钞，还了店家，收拾马匹上路。

说话的，据你说，李勉共行了六十多里方到旅店，这义士又无牲口，如何一夜之间，往返如风？这便是前面说起，顷刻能飞行百里，乃剑侠常事耳。那义士受房德之托，不过黄昏时分，比及追赶，李勉还在途中驰骤，未曾栖息。他先一步埋伏等候。一往一来，有风无影，所以伏于床下，店中全然不知。此是剑术妙处。

且说李勉当夜无话，次日起身，又行了两日，方到常山，径入府中，拜谒颜太守。故人相见，喜随颜开，遂留于衙署中安歇。颜太守也见没有行李，心中奇怪，问其缘故。李勉将前事一一诉出，不胜骇异。

过了两日，柏乡县将县宰夫妻被杀缘由，申文到府。原来是夜陈颜、支成同几个奴仆，见义士行凶，一个个惊号鼠窜，四散潜躲，直至天明，方敢出头。只见两个没头尸首，横在血泊里，五脏六腑，都抠在半边，首级不知去向，桌上器皿一毫不失。一家叫苦连天，报知主簿、县尉，俱吃一惊，齐

来验过。细询其情，陈颜只得把房德要害李勉，求人行刺始末说出。主簿县尉，即点起若干做公的，各执兵器，押陈颜作眼，前去捕获刺客。那时哄动合县人民，都跟来看。到了陈颜间壁，打将入去，惟有几间空房，那见一个人影。主簿与县尉商议申文，已晓得李勉是颜太守的好友，从实申报，在他面上，怕有干碍，二则又见得县主薄德。乃将真情隐过，只说夜半被盗越入私衙，杀死县令夫妇，窃去首级，无从捕获。两下周全其事。一面买棺盛殓，颜太守依拟，申文上司。那时河北一路，都是安禄山专制，知得杀了房德，岂不去了一个心腹，倒下回文，着令严加缉获。

李勉闻了这个消息，恐怕缠到身上，遂作别颜太守，回归长安故里。恰好王鉷坐事下狱，凡被劾罢官，尽皆起任。李勉原起畿尉，不上半年，即升监察御史。一日，在长安街上行过，只见一人身衣黄衫，坐下白马，两个胡奴跟随，望着节导中乱撞，从人呵喝不住。李勉举目观看，却便是昔日床下义士，遂滚鞍下马，鞠躬道：“义士别来无恙？”那义士笑道：“亏大人还认得咱家。”李勉道：“李某日夜在心，安有不识之理？请到敝衙少叙。”义士道：“咱另日竭诚来拜，今日不敢从命。倘大人不弃，同到敝寓一话何如？”李勉欣然相从，并马而行。来到庆元坊，一个小角门内入去。过了几重门户，忽然显出一座大宅院，厅堂屋舍，高耸云汉；奴仆趋承，不下数百。李勉暗暗点头道：“真是个异人。”请入堂中，重新见礼，分宾主而坐。顷刻摆下筵席，丰富胜于王侯。唤出家乐在庭前奏乐，一个个都是明眸皓齿，绝色佳人。义士道：“随常小饭，不足以供贵人，幸勿怪！”李勉满口称谢。当下

二人席间谈论些古今英雄之事，至晚而散。次日李勉备了些礼物，再来拜访时，止存一所空宅，不知搬向何处去了。嗟叹而回。后来李勉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为汧国公。王太、路信亦扶持做个小小官职。诗云：

从来恩怨要分明，将怨酬恩最不平。

安得剑仙床下土，人间遍取不平人！

第三十一卷 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颠狂弥勒到明州，布袋横拖拄杖头。

饶你化身千百亿，一身还有一身愁。

话说东京汴梁城开封府，有个万万贯的财主员外，姓张，排行第一，双名俊卿。这个员外，冬眠红锦帐，夏卧碧纱厨，两行珠翠引，一对美人扶。家中有赤金白银、斑点玳瑁、鹖轮珍珠、犀牛头上角、大象口中牙。门首一壁开个金银铺，一壁开所质库。他那爹爹大张员外，方死不多时，只有妈妈在堂。张员外好善，人叫他做张佛子。忽一日在门首观看，见一个和尚，打扮非常。但见：

双眉垂雪，横眼碧波。衣披烈火七幅鲛绡，杖拄降魔九环锡杖。若非圆寂光中客，定是楞严峰顶人。

那和尚走至面前，道：“员外拜揖。”员外还礼毕，只见和尚袖中取出个疏头来，上面写道：“竹林寺特来抄化五百香罗木。”员外口中不说，心下思量：“我从小只见说竹林寺，那曾见有，况兼这香罗木，是我爹在日许下愿心，要往东峰岱岳盖嘉宁大殿，尚未答还。”员外便对和尚道：“此是我先人在日许下愿心，不敢动着。若是吾师要别物，但请法旨。”和

尚道：“若员外不肯舍施，贫僧到晚自教人取。”说罢转身。员外道：“这和尚莫是风！”

天色渐晚，员外吃了三五杯酒，却待去睡，只见当值的来报：“员外祸事！家中后园火发。”唬杀员外，慌忙走来时，只见焰焰地烧着。去那火光之中，见那早来和尚，将着百十人，都长七八尺，不类人形，尽数搬这香罗板去。员外赶上看时，火光顿息，和尚和众人都不见了；再来园中一看，不见了那五百片香罗木，枯炭也没些个。“却是作怪！我爹爹许下愿心，却如何好！”一夜不眠。但见：

玉漏声残，金乌影吐。邻鸡三唱，唤佳人傅粉
施珠；宝马频嘶，催行客争名夺利。几片晓霞飞海
峤，一轮红日上扶桑。

员外起来洗漱罢，去家堂神道前烧了香，向堂前请见妈妈，把昨夜事说了一遍，道：“三月二十八日，却如何上得东峰岱岳，与爹爹答还心愿？”妈妈道：“我儿休烦恼，到这日却又理会。”员外见说，辞了妈妈，还去金银铺中坐地。却正是二月半天气。正是：

金勒马嘶芳草地，玉楼人醉杏花天。

只听得街上锣响，一个小节级同个茶酒，把着团书来请张员外团社。原来大张员外在日，起这个社会，朋友十人，近来死了一两人，不成社会。如今这几位小员外，学前辈做作，约十个朋友起社。却是二月半，便来团社。员外道：“我去不得，要与爹爹还愿时，又不见了香罗木，如何去得？”那人道：“若少了员外一个，便拆散了社会。”员外与决不下，去堂前请见妈妈，告知：“众员外请儿团社，缘没了香罗木与爹爹还

愿，儿不敢去。”妈妈就手把着锦袋，说向儿子道：“我这一件宝物，是你爹爹泛海外得来的无价之宝，我儿将此物与爹爹还愿心。”员外接得，打开锦袋红纸包看时，却是一个玉结连缘环。员外谢了妈妈，留了请书，团了社，安排上庙。那九个员外，也准备行李，随行人从，不在话下。却说张员外打扮得一似军官：

裹四方大万字头巾，带一双扑兽匾金环，着西川锦紵丝袍，系一条干红大匾绦，挥一把玉靶压衣刀，穿一双靴鞋。

员外同几个社友，离了家中，迤逦前去。饥餐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到得东岳，就客店歇了。至日，十个员外都上庙来烧香，各自答还心愿。员外便把玉结连缘环，舍入炳灵公殿内。还愿都了，别无甚事，便在廊下看社火酌献。这几个都是后生家，乘兴去游山，员外在后，徐徐而行。但见：

山明水秀，风软云闲。一岩风景如屏，满目松筠似画。轻烟淡淡，数声啼鸟落花天；丽日融融，是处绿杨芳草地。

员外自觉脚力疲困，却教众员外先行，自己走到一个亭子上歇脚。只听得斧凿之声，看时见一所作场，竹笆夹着。望那里面时，都是七八尺来长大汉做生活。忽地凿出一片木屑来，员外拾起看时，正是园中的香罗木，认得是爹爹花押。疑怪之间，只见一个行者开笆门，来面前相揖道：“长老法旨，请员外略到山门献茶。”员外入那笆门中，一似身登月殿，步入蓬瀛。但见：

三门高耸，梵宇清幽。当门敕额字分明，两个金刚形勇猛。观音位接水陆台，宝盖相随鬼子母。

员外到得寺中，只见一个和尚出来相揖道：“外日深荷了办缘事，今日幸得员外至此，请过方丈献茶。”员外远观不审，近睹分明，正是向日化香罗木的和尚，只得应道：“日昨多感吾师过访，接待不及。”和尚同至方丈，叙礼分宾主坐定，点茶吃罢，不曾说得一句话。只见黄巾力士走至面前，暴雷也似声个喏：“告我师，炳灵公相见。”唬得员外神魂荡漾，口中不语，心下思量：“炳灵公是东岳神道，如何来这里相见？”那和尚便请员外：“屏风后少待，贫僧断了此事，却与员外少叙。”员外领法旨，潜身去屏风后立地看时，见十数个黄巾力士，随着一个神道入来，但见：

眉单眼细，貌美神清。身披红锦袞龙袍，腰系蓝田白玉带。裹簇金帽子，着侧面丝鞋。

员外仔细看时，与岳庙塑的一般。只见和尚下阶相揖，礼毕，便问：“昨夜公事如何？”炳灵公道：“此人直不肯认做诸侯，只要做三年天子。”和尚道：“直恁难勘，教押过来。”只见几个力士，押着一大汉，约长八尺，露出满身花绣。至方丈，和尚便道：“教你做诸侯，有何不可？却要图王争帝！好打。”道不了，黄巾力士扑翻长汉在地，打得几杖子。那汉叹一声道：“休休！不肯还我三年天子，胡乱认做诸侯罢。”黄巾力士即时把过文字安在面前，教他押了花字，便放他去。炳灵公抬身道：“甚劳吾师心力。”相辞别去。和尚便请员外出来坐定。和尚道：“山门无可见意，略备水酒三杯，少延清话。”员外道：“深感吾师见爱。”道罢，酒至面前。吃了几杯，便

教收过一壁。和尚道：“员外可同往山后闲游。”员外道：“谨领法旨。”二人同至山中闲走。但见：

奇峰耸翠，佳木交阴。千层怪石惹闲云，一道飞泉垂素练。万山横碧落，一柱入丹霞。

员外观看之间，喜不自胜，便问和尚：“此处峭壁，直恁险峻！”和尚道：“未为险峻，请员外看这路水。”员外低头看时，被和尚推下去。员外吃一惊，却在亭子上睡觉来，道：“作怪！欲道是梦来，口中酒香；道不是梦来，却又不见踪迹。”正疑惑间，只见众员外走来道：“员外，你却怎地不来？独自在这里打磕睡。”张员外道：“贱体有些不自在，有失陪步，得罪得罪！”也不说梦中之事。众员外游山都了，离不得买些人事，整理行装，厮赶归来。

单说张员外到家，亲邻都来远接，与员外洗拂。见了妈妈，欢喜不尽。只见：

四时光景急如梭，一岁光阴如拈指。

却早腊月初头，但见北风凛冽，瑞雪纷纷，有一只《鹧鸪天》词为证：

凛冽严凝雾气昏，空中瑞雪降纷纷，须臾四野难分别，顷刻山河不见痕。银世界，玉乾坤，望中隐隐接昆仑。若还下到三更后，直要填平玉帝门！

员外看见雪却大，便教人开仓库散些钱米与穷汉。

且说一个人在客店中，被店小二埋怨道：“喏大个汉，没些运智，这早晚兀自不起。今日又是两个月，不还房钱。哥哥你起休！”那人长叹一声：“苦，苦！小二哥莫怪，我也是没计奈何。”店小二道：“今日前巷张员外散贫，你可讨些汤

洗了头脸，胡乱讨得些钱来，且做盘缠，我又不指望你的。”那人道：“罪过你！”便去带了那顶搭圾头巾，身上披着破衣服，露着腿，赤着脚，离了客店，迎着风雪走到张员外宅前。事有斗巧，物有故然，却来得迟些，都散了。

这个人走至宅前，见门公唱个喏：“闻知宅上散贫。”门公道：“却不早来，都散了。”那人听得，叫声苦，匹然倒地。员外在窗中看见，即时教人扶起。顷刻之间，三魂再至，七魄重来。员外仔细看时吃一惊，这人正是亭子上梦中见的，却恁地模样！便问那汉：“你是那里人？姓甚名谁？见在那里住？”那人叉着手，告员外：“小人是郑州泰宁军大户财主人家孩儿，父母早丧，流落此间，见在宅后王婆店中安歇，姓郑名信。”员外即时讨几件旧衣服与他，讨些饭食请他吃罢，便道：“你会甚手艺？”那人道：“略会些书算。”员外见说，把些钱物与他，还了店中，便收留他。见他会书算，又似梦中见的一般，便教他在宅中做主管。那人却伶俐，在宅中小心向前。员外甚是敬重，便做心腹人。

又过几时，但见时光如箭，日月如梭，不觉又是二月半间。那众员外便商量来请张员外同去出郊，一则团社，二则赏春。那几个员外隔夜点了妓弟，一家带着一个寻常间来往说得着行首；知得张员外有孝，怕他不肯带妓女，先请他一个得意的表子在那里。张员外不知是计，走到花园中，见了几个行首厮叫了。只见众中走出一个行首来，他是两京诗酒客烟花杖子头，唤做王倩，却是张员外说得着的顶老。员外见了，却待要走，被王倩一把扯住道：“员外，久别台颜，一向疏失。”员外道：“深荷姐姐厚意，缘先父亡去，持服在身，

恐外人见之，深为不孝。”便转身来辞众员外道：“俊卿荷诸兄见爱，偶贱体不快，坐侍不及，先此告辞。”那众员外和王倩再三相留，员外不得已，只得就席，和王行首并坐。众员外身边一家一个妓弟，便教整顿酒来。正吃得半酣，只见走一个人入来。如何打扮？

裹一顶蓝青头巾，带一对扑匾金环，着两上领白綾子衫，腰系干红绒线绦，下着多耳麻鞋，手中携着一个篮儿。

这人走至面前，放下篮儿，叉着手唱三个喏。众员外道：“有何话说？”只见那汉就篮内取出砧刀，借个盘子，把块牛肉来切得几片，安在盘里，便来众员外面前道：“得知众员外在此吃酒，特来送一劝。”道罢，安在面前，唱个喏便去。张员外看了，暗暗叫苦道：“我被那厮陷害几遍了。”元来那厮是东京破落户姓夏名德，有一个浑名，叫做“扯驴”。先年曾有个妹子，嫁在老张员外身边，为争口闲气，一条绳缢死了。夏德将此人命为繇，屡次上门吓诈，在小张员外手里，也许过了一二次。众员外道：“不须忧虑，他只是讨些赏赐，我们自吃酒。”道不了，那厮立在面前道：“今日夏德有采，遭际这一会员外。”众人道：“各支二两银子与他。”讨至张员外面前，员外道：“依例支二两。”那厮看着张员外道：“员外依例不得！别的员外二两，你却要二百两。”张员外道：“我比别的加倍，也只四两，如何要二百两？”夏德道：“别的员外没甚事，你却有些瓜葛，莫待我说出来不好看！”张员外被他直诈到二十两，众员外道：“也好了。”那厮道：“看众员外面，也罢，只求便赐。”张员外道：“没在此间，把批子去我宅中

质库内讨。”

夏扯驴得了批子，唱个喏，便出园门，一径来张员外质库里，揭起青布帘儿，走入去唱个喏。众人还了礼。未发迹的贵人问道：“赎典，还是解钱？”

夏扯驴道：“不赎不解，员外有批子在此，教支二十两银。”郑信便问：“员外买你甚么？支许多银？”那厮道：“买我牛肉吃。”郑信道：“员外直吃得许多牛肉？”夏扯驴道：“主管莫问，只照批子付与我。”两个说来说去，一声高似一声。这郑信只是不肯付与他，将了二十两银子在手道：“夏扯驴！我说与你，银子已在此了，我同到花园中，去见员外，若是当面分付得有话，我便与你。”夏扯驴骂道：“打脊客作儿！员外与我银子，干你甚事，却要你作难！便与你去见员外，这批子须不是假的。”

这郑信和夏扯驴一径到花园中，见众员外在亭子上吃酒，进前唱个喏。张员外见郑信来，便道：“主管没甚事？”郑信道：“覆使头：蒙台批支二十两银，如今自把来取台旨。”张员外道：“这厮是个破落户，把与他去罢。”夏扯驴就来郑信手中抢那银子。郑信那肯与他，便对夏扯驴道：“银子在这里，员外教把与你，我却不肯。你倚着东京破落户，要平白地骗人钱财，别的怕你，我郑信不怕你。就众员外面前，与你比试。你打得我过，便把银子与你；打我不过，教你许多时声名，一旦都休。”夏扯驴听得说：“我好没兴，吃这客作欺负！”郑信道：“莫说你强我会！这里且是宽，和你赌个胜负。”郑信脱膊下来，众人看了喝采：

先自人才出众，那堪满体雕青。左臂上三仙仗

剑，右臂上五鬼擒龙。胸前一搭御屏风，脊背上巴山龙出水。

夏扯驴也脱膊下来，众人打一看时，那厮身上刺着的是木拐梯子，黄胖儿忍字。当下两个在花园中厮打，赌个输赢。这郑信拳到手起，去太阳上打个正着。夏扯驴扑的倒地，登时身死，唬得众员外和妓弟都走了。即时便有做公的围住。郑信拍着手道：“我是郑州泰宁军人，见今在张员外宅中做主管。夏扯驴来骗我主人，我拳手重，打杀了他，不干他人之事，便把条索子缚我去。”众人见说道：“好汉子！与我东京除了一害，也不到得偿命。”离不得解到开封府，押下凶身对尸。这郑信一发都招认了，下狱定罪。张员外在府里使钱，教好看他，指望迁延，等天恩大赦，不在话下。

忽一日开封府大尹出城谒庙，正行轿之间，只见路旁一口古井，黑气冲天而起。大尹便教住轿，看了道：“怪哉！”便去庙中烧了香。回到府，不入衙中，便教客将诸众官来。不多时，众官皆至，相见茶汤已毕。大尹便道：“今日出城谒庙，路旁见一口古井，其中黑气冲天，不知有何妖怪？”众官无人敢应，只有通判起身道：“据小官愚见，要知井中怪物，何不具奏朝廷，照会将见在牢中该死罪人，教他下井，去看验的实，必知休咎。”大尹依言，即具奏朝廷。便指挥狱中，拣选当死罪人下井，要看仔细。

大尹和众人到地头，押过罪人把篮盛了，用轱辘放将下去。只听铃响，上来看时，止有骨头。一个下去一个死，二人下去一双亡，似此死了数十人。狱中受了张员外嘱托，也要藏留郑信。大尹台旨，教狱中但有罪人都要押来，却藏留

郑信不得，只得押来。大尹教他下井去，郑信道：“下去不辞，愿乞五件物。”大尹问：“要甚五件？”郑信道：“要讨头盔衣甲和靴、剑一口、一斗酒、二斤肉、炊饼之类。”大尹即时教依他所要，一一将至面前。郑信唱了喏，把酒肉和炊饼吃了，披挂衣甲，仗了剑。众人喝声采。但见：

头蓝似雪，衣甲如银。穿一鞞抹绿皂靴，手仗七星宝剑。

郑信打扮了，坐在篮中，辘轳放将下去。铃响绞上来看时，不见了郑信，那井中黑气也便不起。大尹再教放下篮去取时，杳无踪迹，一似石沉大海，线断风筝。大尹和众官等候多时，且各自回衙去。

却说未发迹变泰国家节度使郑信到得井底，便走出篮中，仗剑在手，去井中一壁立地。初下来时便黑，在下多时却明。郑信低头看时，见一壁厢一个水口，却好容得身，挨身入去。行不多几步，抬头看时，但见：

山岭相边，烟霞缭绕。芳草长茸茸嫩绿，岩花喷馥馥清香。苍崖郁郁长青松，曲涧涓涓流细水。

郑信正行之间，闷闷不已：知道此处是那里，又没人烟。日中前后，去松阴竹影稀处望时，只见飞檐碧瓦，栋宇轩窗，想有幽人居止。遂登危历险，寻径而往。只闻流水松声，步履之下，渐渐林麓两分，峦峰四合。但见：

溪深水曲，风静云闲。青松锁碧瓦朱甍，修竹映雕檐玉砌。楼台高耸，院宇深沉。若非王者之宫，必是神仙之府。

郑信见这一所宫殿，便去宫前立地多时，更无一人出入。

抬头看时，只见门上一面硃红牌金字，写着“日霞之殿”。里面寂寥，杳无人迹。仗剑直入宫门，走到殿内，只见一个女子，枕着件物事，鼾鼾地裸体而卧。但见：

兰柔柳困，玉弱花羞。似杨妃出浴转香衾，如西子心疼欹玉枕。柳眉敛翠，桃脸凝红。却是西园芍药倚朱栏，南海观音初入定。

郑信见了女子，这却是此怪。便悄悄地把只手衬着那女子，拿了枕头的物事，又轻轻放下女子头，走出外面看时，却是个干红色皮袋。郑信不解其故，把这件物事去花树下，将剑掘个坑埋了。又回身仗剑再入殿中，看着那女子，尽力一喝道：“起！”只见那女子闪开那娇滴滴眼儿，慌忙把万种妖娆，做一团，回头道：“郑郎，你来也！妾守空房，等你多时。妾与你五百年前姻眷，今日得见你。”那女子初时待要变出本相，却被郑信偷了他的神通物事，只得将错就错。若是生得不好时，把来一剑杀了，却见他如花似玉，不觉心动，便问：“女子孰氏？”女子道：“丈夫，你可放下手中宝剑，脱了衣甲，妾和你少叙绸缪。”但见：

暮云笼帝榭，薄霭罩池塘。双双粉蝶宿芳丛，对对黄鹂栖翠柳。画梁悄悄，珠帘放下燕归来；小院沉沉，绣被薰香人欲睡。风定子规啼玉树，月移花影上纱窗。

女子便叫青衣，安排酒来。顷刻之间，酒至面前，百味珍羞俱备。饮至数杯，酒已半酣。女子道：“今日天与之幸，得见丈夫，尽醉方休。”郑信推辞。女子道：“妾与郑郎是五百年前姻眷，今日岂可推托！”又吃了多时，乃令青衣收过杯

盘，两个同携素手，共入兰房。正是：

绣幌低垂，罗衾漫展。两情欢会，共诉海誓山盟；二意和谐，多少云情雨意。云淡淡天边鸾凤，水沉沉交颈鸳鸯。写成今世不休书，结下来生合欢带。

到得天明，女子起来道：“丈夫，夜来深荷见怜。”郑信道：“深感娘娘见爱，未知孰氏？恐另日相见，即当报答深恩。”女子道：“妾乃日霞仙子，我与丈夫尽老百年，何有思归之意？”这两口儿，同行并坐，暮乐朝欢。

忽一日那女子对郑信道：“丈夫，你耐静则个！我出去便归。”郑信道：“到哪里去？”女子道：“我今日去赴上界蟠桃宴便归，留下青衣相伴。如要酒食，旋便指挥。有件事嘱咐丈夫，切不可去后宫游戏，若还去时，利害非轻。”那女子分付了，暂别。两个青衣伏侍。郑信独自无聊，遂令安排几杯酒消遣，思量：“却似一场春梦，留落在此。适来我妻分付，莫去后宫，想必另有景致，不交我去。我再试探则个。”遂移步出门，迤逦奔后宫来，打一看，又是一个去处，一个宫门。到得里面，一个大殿，金书牌额“月华之殿”。正看之间，听得鞋履响，脚步鸣，语笑喧杂之声。只见一簇青衣拥着一个仙女出来，生得：

盈盈玉貌，楚楚梅妆。口点樱桃，眉舒柳叶。轻叠乌云之发，风消雪白之肌。不饶照水芙蓉，恐是凌波菡萏。一尘不染，百媚俱生。

郑信见了，喜不自胜。只见那女子便道：“好也！何处不寻，甚处不觅，元来我丈夫只在此间。”不问事繇，便把郑信簇拥将去，叫道：“丈夫你来也！妾守空房，等你久矣！”郑

信道：“娘娘错认了，我自有浑家在前殿。”那女子不繇分说，簇拥到殿上，便教安排酒来。那女子和郑信饮了数杯，二人携手入房，向鸳帏之中，成夫妇之礼。

顷刻间云收雨散，整衣而起。只见青衣来报：“前殿日霞娘娘来见。”这女子慌忙藏郑信不及，日霞仙子走至面前道：“丈夫，你却走来这里则甚！”便拖住郑信臂膊，将归前殿。月华仙子见了，柳眉剔竖，星眼圆睁道：“你却将身嫁他，我却如何？”便带数十个青衣奔来，直至殿上道：“姐姐，我的丈夫，你却如何夺了？”日霞仙子道：“妹妹，是我丈夫，你却说甚么话！”两个一声高似一声。这郑信被日霞仙子把来藏了，月华仙子无计奈何。两个打做一团，扭做一块。斗了多时，月华仙子觉道斗姐姐不下，喝声起，跳至虚空，变出本相。那日霞仙子，也待要变，元来被郑信埋了他的神通，便变不得，却输了，慌忙走来见郑信，两泪交流道：“丈夫，只因你不信我言，故有今日之苦。又被你埋了我的神通，我变不得。若要奈何得他，可把这件物事还我。”

郑信见他哀求不已，只得走来殿外花树下，掘出那件物事来。日霞仙子便再和月华仙子斗圣。日霞仙子又输了，走回来。郑信道：“我妻又怎的奈何他不下？”日霞仙子道：“为我身怀六甲，赢那贱人不得。我有件事告你。”郑信道：“我妻有话但说。”日霞仙子教青衣去取来。不多时，把一张弓，一只箭，道：“丈夫，此弓非人间所有之物，名为神臂弓，百发百中。我在空中变就神通，和那贱人斗法，你可在下看着白的，射一箭，助我一臂之力。”郑信道：“好，你但放心。”说不了，月华仙子又来，两个上云中变出本相相斗。郑信在

下看时，那里见两个如花似玉的仙子？只见一个白一个红，两个蜘蛛在空中相斗。郑信道：“原来如此！”只见红的输了便走，后面白的赶来，被郑信弯弓，觑得亲，一箭射去，喝声道：“着”，把白蜘蛛射了下来。月华仙子大痛无声，便骂：“郑信负心贼！暗算了我也！”自往后殿去，不题。这里日霞仙子，收了本相，依先一个如花似玉佳人，看着郑信道：“丈夫，深荷厚恩，与妾解围，使妾得遂终身偕老之愿。”两个自此越说得著，行则并肩，坐则叠股，无片时相舍。正是：

春和淑丽，同携手于花前；夏气炎蒸，共纳凉于花下；秋光皎洁，银蟾与桂偶同圆；冬景严凝，玉体与香肩共暖。受物外无穷快乐，享人间不尽欢娱。

倏忽间过了三年，生下一男一女。郑信自思：“在此虽是朝欢暮乐，作何道理，发迹变态？”遂告道：“感荷娘娘收留在此，一住三年，生男育女。若得前途发迹，报答我妻，是吾所愿。”日霞仙子见说，泪下如雨道：“丈夫你去，不争教我如何！两个孩儿却是怎地！”郑信道：“我若得一官半职，便来取你们。”仙子道：“丈夫你要何处去？”郑信道：“我往太原投军。”仙子见说，便道：“丈夫，与你一件物事，教你去投军，有分发迹。”便叫青衣，取那张神臂克敌弓，便是今时踏凳弩，分付道：“你可带去军前立功，定然有五等诸侯之贵。这一男一女，与你扶养在此。直待一纪之后，奴自遣人送还。”郑信道：“我此去若有发迹之日，早晚来迎你母子。”仙子道：“你我相遇，亦是夙缘。今三年限满，仙凡路隔，岂复有相见之期乎！”说罢，不觉潸然下泪。

郑信初时求去，听说相见无期，心中感伤，亦流泪不已，

情愿再住几时。仙子道：“夫妻缘尽，自然分别。妾亦不敢留君，恐误君前程，必遭天谴。”即命青衣置酒饯别。饮至数杯，仙子道：“丈夫，你先前携来的剑，和那一副盔甲，权留在此。他日这儿女还你，那时好作信物。”郑信道：“但凭贤妻主意。”仙子又亲劝别酒三杯，取一大包金珠相赠，亲自送出宫门。约行数里之程，远远望见路口，仙子道：“丈夫，你从此出去，便是大路。前程万里，保重，保重！”郑信方欲眷恋，忽然就脚下起阵狂风，风定后已不见了仙子。但见：

青云藏宝殿，薄雾隐回廊。静听不闻消息之声，
回视已失峰峦之势。日霞宫想归海上，神仙女料返
蓬莱。多应看罢僧繇画，卷起丹青一幅图。

郑信抱了一张神臂弓，呆呆的立了半晌，没奈何，只得前行。到得路口看时，却是汾州大路，此路去河东太原府不远。那太原府主，却是种相公，讳师道，见在出榜招军。郑信走到辕门投军，献上神臂弓。种相公大喜，分付工人如法制造数千张，遂补郑信为帐前管军指挥。后来收番累立战功；都亏那神臂弓之用。十余年间，直做到两川节度使之职。思念日霞公主恩义，并不婚娶。

话分两头，再说张俊卿员外，自从那年郑信下井之后，好生思念。每年逢了此日，就差主管备下三牲祭礼，亲到井边祭奠，也是不忘故旧之意。如此数年，未尝有缺。忽一日祭奠回来，觉得身子困倦，在厅屋中，少憩片时，不觉睡去。梦见天上五色云霞，灿烂夺目，忽然现出一位红衣仙子，左手中抱着一男，右手中抱着一女，高叫：“张俊卿，这一对男女，是郑信所生，今日交付与你，你可好生抚养。待郑信发迹之

后，送至剑门，不可负吾之托。”说罢，将手中男女，从半空里撒下来。员外接受不迭，惊出一身冷汗，蓦然醒来，口称奇怪。尚未转动，只见门公报道：“方才有个白须公公，领着一男一女，送与员外，说道：‘员外在古井边，曾受他之托。’又有送这个包裹，这一口剑，说是两川节度使的信物在内，教员外亲手开看。男女不知好歹，特来报知。”

张员外听说，正符了梦中之言，打开包裹看时，却是一副盔甲在内，和这口剑。收起，亲走出门前看时，已不见了白须公公，但见如花似玉的一双男女，约莫有三四岁长成。问其来历，但云：“娘是日霞公主，教我去跟寻郑家爹爹。”再叩其详，都不能言。张员外想道：“郑信已堕井中，几曾出来？那里又有儿女，莫非是同名同姓的？”又想起岳庙九梦，分明他有五等诸侯之贵，心中委决不下。且收留着这双男女，好生抚养，一面打探郑信消息。光阴如箭，看看长大。张员外把作自己亲儿女看成，男取名郑武，女取名彩娘。张员外自有一子，年纪相方，叫做张文。一文一武，如同胞兄弟，同在学堂攻书。彩娘自在闺房针指。又过了几年，并不知郑信下落。

忽一日，张员外走出来，忽见门公来报：“有两川节度使差来进表官员，写了员外姓名居址，问到这里，他要亲自求见。”员外心中疑虑，忙教请进。只见那差官：

头顶缠棕大帽，脚踏粉底乌靴。身穿蜀锦窄袖袄子，腰系间银纯铁挺带。行来魁岸之容，面带风尘之色。从者牵着一匹大马相随。

张员外降阶迎接，叙礼已毕。那差官取出一包礼物，并

书信一封，说道：“节度使郑爷多多拜上。”张员外拆书看时，认得郑信笔迹，书上写道：

信向蒙恩人青目，狱中又多得看觑，此乃莫大之恩也！前入古井，自分无幸，何期有日霞仙子之遇。伉俪三年，复赠资斧，送出汾州投军，累立战功。今叨福庇，在于蜀中。向无便风，有失奉候。今因进表之便，薄具黄金三十两，蜀锦十端，权表微忱。倘不畏蜀道之难，肯到敝治光顾，信之万幸！悬望悬望！

张员外看罢，举手加额道：“郑家果然发迹变泰，又不忘故旧，远送礼物，真乃有德有行之人也！”遂将向来梦中之事，一一与差官说知。差官亦惊讶不已。是日设筵，款待差官。那差官虽然是有品级的武职，却受了节使分付言语来迎取张员外的，好生谦谨。张员外就留他在家中作寓，日日宴会。

闲话休叙。过了十来日，公事了毕，差官催促员外起身。张员外与院君商量，要带那男女送还郑节使。又想女儿不便同行，只得留在家中，单带那郑武上路。随身行李，童仆四人，和差官共是七个马，一同出了汴京，望剑门一路进发。不一日，到了节度使衙门。差官先入禀复，郑信忙教请进私衙，以家人之礼相见。员外率领郑武拜认父亲，叙及白须公公领来相托，献上盔甲、腰刀信物，并说及两翻奇梦。郑信念起日霞仙子情分，凄然伤感。屈指算之，恰好一十二年，男女皆一十二岁。仙子临行所言，分毫不爽。其时大排筵会，管待张员外，礼为上宾。就席间将女儿彩娘许配员外之子张文，亲家相称。此谓以德报德也。

却说郑信思念日霞仙子不已，于锦江之傍，建造日霞行宫，极其壮丽。岁时亲往行香。

再说张员外住了三月有余，思想家乡，郑信不敢强留，安排车马，送出十里长亭之外。赠遗之厚，自不必说，又将黄金百两，托员外施舍岳庙修造炳灵公大殿。后来因金兀术入寇，天子四下征兵，郑信带领儿子郑武勤王，累收金兵，到汴京复与张俊卿相会，方才认得女婿张文及女儿彩娘。郑信寿至五十余，白日看见日霞仙子车驾来迎，无疾而逝。其子郑武以父荫累官至宣抚使。

其后金兵入寇不已，各郡县俱仿神臂弓之制，多能杀贼。到徽、钦北狩，康王渡江，为金兵所追，忽见空中有金甲神人，率领神兵，以神臂弓射贼，贼兵始退。康王见旗帜上有“郑”字，以问从驾之臣。有人奏言：“前两川节度使郑信，曾献克敌神臂弓，此必其神来护驾耳。”康王既即位，敕封明灵昭惠王，立庙于江上，至今古迹犹存。诗曰：

郑信当年未遇时，俊卿梦里已先知。

运来自有因缘到，到手休嫌早共迟。

第三十二卷 黄秀才微灵玉马坠

净几明窗不染尘，图书镇日与相亲。

偶然谈及风流事，多少风流误了人。

话说唐乾符年间，扬州有一秀士，姓黄名损，字益之，年方二十一岁，生得丰姿韶秀，一表人才，兼之学富五车，才倾八斗，同辈之中，推为才子。原是阀阅名门，因父母早丧，家道零落。父亲手里遗下一件宝贝，是一块羊脂白玉雕成个马儿，唤做玉马坠，色泽温润，镂刻精工。虽然是小小东西，等闲也没有第二件胜得他的。黄损秀才自幼爱惜，佩带在身，不曾顷刻之离。偶一日闲游市中，遇着一个老叟，生得怎生模样？

头带箬叶冠，身穿百衲袄，腰系黄丝绦，手执逍遥扇。童颜鹤发，碧眼方瞳。不是蓬莱仙长，也须学道高人。

那老者看着黄生，微微而笑。黄生见其仪容古雅，竦然起敬，邀至茶坊献茶叙话。那老者所谈，无非是理学名言，玄门妙谛，黄生不觉叹服。正当语酣之际，黄生偶然举袂，老者看见了那玉马坠儿，道：“愿借一观。”黄生即时解下，双手献与老者。老者看了又看，啧啧叹赏，问道：“此坠价值几

何？老汉意欲奉价相求，未审郎君允否？”黄生答道：“此乃家下祖遗之物，老翁若心爱，便当相赠，何论价乎！”老者道：“既蒙郎君慷慨不吝，老汉何敢固辞。老汉他日亦有所报。”遂将此坠悬挂在黄丝绦上，挥手而别，其去如飞。生愕然惊怪，想道：“此老定是异人，恨不曾问其姓名也！”这段话阁过不题。

却说荆襄节度使刘守道，平昔慕黄生才名，差官持手书一封，白金彩币，聘为幕宾。如何叫做幕宾？但凡幕府军民事冗，要人商议，况一应章奏及书札，亦须要个代笔，必得才智兼全之士，方称其职，厚其礼币，奉为上宾，所以谓之幕宾，又谓之书记。有官职者，则谓之记室参军。黄损秀才正当穷困无聊之际，却闻得刘节使有此美意，遂欣然许之，先写了回书，打发来人，约定了日期，自到荆州谒见。差官去了，黄生收拾衣装，别过亲友，一路搭船。

行至江州，忽见巨舟泊岸，篷窗雅洁，朱栏油幕，甚是整齐，黄生想道：“我若趁得此船，何愁江中波浪之险乎！”适有一水手上岸沽酒，黄生尾其后面问之：“此舟从何而来？今往何处？”水手答道：“徽人姓韩，今往蜀中做客。”黄生道：“此去蜀中，必从荆江而过，小生正欲往彼，未审可容附舟否？”水手道：“船颇宽大，那争趁你一人！只是主人家眷在上，未知他意允否若何？”黄生取出青蚨三百，奉为酒资，求其代言。水手道：“官人但少停于此，待我禀过主人，方敢相请。”须臾，水手沽酒回来，黄生复嘱其善言方便，水手应允。不一时，见船上以手相招，黄生即登舟相问，水手道：“主人最重斯文，说是个单身秀士，并不推拒，但前舱货物充满，只可

于艄头存坐，夜间在后火舱歇宿。主人家眷在于中舱，切须谨慎，勿取其怪。”遂引黄生见了主人韩翁。言谈之间，甚相器重。是夜，黄生在后火舱中坐了一回，方欲解衣就寝，忽闻箏声凄婉，其声自中舱而出。黄生披衣起坐，侧耳听之：

乍雄乍细，若沉若浮。或如雁语长空，或如鹤鸣旷野，或如清泉赴壑，或如乱雨洒窗。汉宫初奏《明妃曲》，唐家新谱《雨淋铃》。

唐时第一琵琶手是康昆仑，第一箏手是郝善素。扬州妓女薛琼琼独得郝善素指法，琼琼与黄生最相契厚。僖宗皇帝妙选天下知音女子，入宫供奉，扬州刺史以琼琼应选。黄生思之不置，遂不忍复听弹箏。今日所闻箏声，宛似薛琼琼所弹。黄生暗暗称奇。时夜深人静，舟中俱已睡熟。黄生推篷而起，悄然从窗隙中窥之，见舱中一幼女年未及笄，身穿杏红轻绡，云鬟半髻，娇艳非常。燃兰膏，焚凤脑，纤手如玉，抚箏而弹。须臾曲罢，兰销篆灭，杳无所闻矣。那时黄生神魂俱荡，如逢神女仙妃，薛琼琼辈又不足道也！在舱中展转不寐，吟成小词一首。词云：

生平无所愿，愿作乐中箏。得近佳人纤手子，研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

一夜无眠，巴到天明起坐，便取花笺一幅，楷写前词，后题“维扬黄损”四字，叠成方胜，藏于怀袖。梳洗已毕，频频向中舱观望，绝无动静。少顷，韩翁到后艄答拜，就拉往前舱献茶。黄生身对老翁，心怀幼女，自觉应对失次，心中惭悚，而韩翁殊不知也。忽闻中舱金盆响声，生意此女合并盥漱，急急起身，从船舷而过，偷眼窥觐窗棂，不甚分明，而

香气芬馥，扑于鼻端。生之魂已迷，而骨已软矣，急于袖中取出花笺小词，从窗隙中投入。诚恐舟人旁睬，移步远远而立。两只眼觑定窗棂，真个是目不转睛。

却说中舱那女子梳妆盥手刚毕，忽闻窗间簌簌之响，取而观之，解开方胜，乃是小词一首。读罢，赞叹不已，仍折做方胜，藏于裙带上锦囊之中。明明晓得趁船那秀才夜来闻箏而作，情词俱绝，心中十分欣慕。但内才如此，不知外才何如？遂启半窗，舒头外望，见生凝然独立，如有所思。麟凤之姿，皎皎绝尘，虽潘安、卫玠，无以过也！心下想道：“我生长贾家，耻为贩夫贩妇，若与此生得偕伉俪，岂非至愿！”本欲再看一时，为舟中耳目甚近，只得掩窗。黄生亦退于舱后，然思慕之念益切。时舟尚停泊未开，黄生假推上岸，屡从窗边往来。女闻窗外履声，亦必启窗露面，四目相视，未免彼此送情，只是不能接语。正是：

彼此满怀心腹事，大家都在不言中。

到午后，韩翁有邻舟相识，拉上岸于酒家相款。舟人俱整理篷楫，为明早开船之计。黄生注目窗棂，适此女推窗外望，见生忽然退步，若含羞欲避者。少顷复以手招生，生喜出望外，移步近窗。女乃倚窗细语道：“夜勿先寝，妾有一言。”黄生再欲叩之，女已掩窗而去矣。黄生大喜欲狂，恨不能一拳打落日头，把孙行者的瞌睡虫，遍派满船之人，等他呼呼睡去，独留他男女二人，叙一个心满意足。正是：

无情不恨良宵短，有约偏嫌此日长。

至夜韩翁扶醉而归，到船即睡，捱至更深，舟子俱已安息，微闻隔壁弹指三声。黄生急整冠起视。时星月微明，轻

风徐拂，女已开半户，向外而立。黄生即于船舷上作揖，女子舱中答礼。生便欲跨足下舱，女不许，向生道：“慕君之才，本欲与君吐露心腹，幸勿相逼！”黄生亦不敢造次，乃矻身坐于窗口。女问生道：“君何方人氏？有妻室否？”黄生答道：“维扬秀才，家贫未娶。”女道：“妾之母裴姓，亦维扬人也。吾父虽徽籍，浮家蜀中，向到维扬，聘吾母为侧室，止生妾一人。十二岁吾母见背，今三年丧毕，吾父移妾归蜀耳。”黄生道：“既如此，则我与小娘子同乡故旧，安得无情乎？幸述芳名，当铭胸臆。”女道：“妾小字玉娥，幼时吾母教以读书识字，颇通文墨。昨承示佳词，逸思新美，君真天下有心人也！愿得为伯鸾妇，效孟光举案齐眉，妾愿足矣。”黄生道：“小娘子既有此心，我岂木石之比，誓当竭力图之。若不如愿，当终身不娶，以报高情。”女道：“慕君才调，不羞自媒，异日富贵，勿令妾有白头之叹。”黄生道：“卿家雅意，阳侯、河伯实闻此言，如有负心，天地不宥。但小娘子乃尊翁之爱女，小生逆旅贫儒，即使通媒尊翁，未必肯从。异日舟去人离，相会不知何日？不识小娘子有何奇策，使小生得遂盟言？”女道：“夜话已久，严父酒且醒矣，难以尽言。此后三月，必到涪州。十月初三日，乃水神生日，吾父每出入，必往祭赛，舟人尽行。君以是日能到舟次一会，当为决终身之策。幸勿负约，使妾望穿两眸也。”黄生道：“既蒙良约，敢不趋赴。”言毕，舒手欲握女臂，忽闻韩翁酒醒呼茶，女急掩窗。黄生逡巡就寝，忽忽如有所失。

从此合眼便见此女，顷刻不能忘情。此女亦不复启窗见生矣。舟行月余，方抵荆江。正值上水顺风，舟人欲赶程途，

催生登岸。生虽徘徊不忍，难以推托。将酒钱赠了舟子，别过韩翁，取包裹上岸，复伫立凝视中舱，凄然欲泪。女亦微启窗棂，停眸相送。俄顷之间，扬帆而去，迅速如飞。黄生盼望良久，不见了船，不觉堕泪。傍人问其缘故，黄生哽咽不能答一语。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黄生呆立江岸，直至天晚，只得就店安歇。次早问了守帅府前，投了名刺，刘公欣然接纳，叙起敬慕之意，随即开筵相待。黄生于席间，思念玉娥，食不下咽。刘公见其精神恍惚，疑有心事，再三问之，黄生含泪不言，但云：“中途有病未痊。”刘公亦好言抚慰。至晚刘公亲自送入书馆，铺设极其华整。黄生心不在焉，郁郁而已。过了数日，黄生恐误玉娥之期，托言欲往邻郡访一故友，暂假出外月余即返。刘公道：“军务倥偬，政欲请教，且待少暇，当从尊命。”又过了数日，生再开言，刘公只是不允。生度不可强，又公馆守卫严密，夜间落锁，不便出入。一连踌蹰了三日夜，更无良策，忽一日问馆童道：“此间何处可以散闷？”馆童道：“一墙之隔，便是本府后花园中，亭台树木，尽可消遣。”

黄生命童子开了书馆，引入后园，游玩了一番，问道：“花园之外，还是何处？”馆童道：“墙外便是街坊，周围有人巡警。日则敲梆，夜则打更。老爷法度，好不严哩！”黄生听在肚里，暗暗打帐：“除非如此如此。”是夜和衣而卧，寝不成寐，捱到五更，鼓声已绝，寂无人声，料此际司更的辛苦了一夜，必然困倦。此时不去，更待何时。近墙有石榴树一株，黄生攀援而上，耸身一跳，出了书房的粉墙，静悄悄一

个大花园，园墙上都有荆棘。黄生心生一计，将石块填脚，先扒开那些棘刺，逾墙而出，并无人知觉。早离了帅府。趁此天色未明，拽开脚步便走。忙忙若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有诗为证：

已效郗生入幕，何当干木逾垣。

岂有墙东窥宋，却同月下追韩。

次日馆中童子早起承值，叫声：“奇怪！门不开，户不开，房中不见了黄秀才。”忙去报知刘公。刘公见说，吃了一惊，亲到书房看了一遍，一步步看到后园，见棘刺扒动，墙上有缺，想必那没行止的秀才，从此而去，正不知甚么急务。当下传梆升帐，拘巡警员役询问，皆云不知，刘公责治了一番。因他说邻邦访友，差人于襄邓各府逐县挨查缉访，并无踪影，叹息而罢。

话分两头。却说黄秀才自离帅府，挨门出城，又怕有人追赶，放脚飞跑。逢人问路，晚宿早行，径望涪州而进。自古道：“无巧不成话。”赶到涪州，刚刚是十月初三日。且说黄秀才在帅府中担阁多日，如何还赶上？只因客船重大，且是上水有风则行，无风则止。黄秀才从陆路短盘，风雨无阻，所以赶着了。沿江一路抓寻，只见高檣巨舰，比次凑集，如鱼鳞一般。逐只挨去，并不见韩翁之舟。心中早已着忙，莫非忙中有错，还是再捱转去。方欲回步，只见面前半箭之地，江岸有枯柳数株，下面单单泊着一只船儿。上前仔细观看，那船上寂无一人，止中舱有一女子，独倚篷窗，如有所待。那女子非别，正是玉娥，因为有黄生之约，恐众人耳目之下，相接不便，在父亲前，只说爱那柳树之下泊船，僻静有趣。韩

翁爱女，言无不从。此时黄生一见，其喜非小。

谩说洞房花烛夜，且喜他乡遇故知。

那玉娥塑见黄生，笑容可掬。其船离岸尚远，黄生便欲跳上，玉娥道：“水势甚急，须牵缆至近方可。”黄生依言，便举手去牵那缆儿。也是合当有事，那缆带在柳树根上，被风浪所激，已自松了。黄生去拿他时，便脱了结。你说巨舟在江涛汹涌之中，何等力气，黄生又是个书生，不是筋节的，一只手如何带得住！说时迟，那时快，只叫得一声“阿呀”，但见舟逐顺流下水，去若飞电，若现若隐，瞬息之间，不知几里。黄生沿岸叫呼。众船上都往水神庙祭赛去了，便有来往舟只，那涪江水势又与下面不同，离川江不远，瞿塘三峡，一路下来，如银河倒泻一般，各船过此，一个个手忙脚乱，自顾且不暇，何暇顾别人。黄生狂走约有一二十里，到空阔处，不见了那船。又走二十来里，料无觅处。欲待转去报与韩翁知道，又恐反惹其祸。对着江面，痛哭了一场，想起远路天涯，孤身无倚，欲再见刘公，又无颜面。况且盘缠缺少，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不如投向江流，或者得小娘子魂魄相见，也见我黄损不是负心之人。罢！罢！罢！”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与风流作话文。

黄秀才方欲投江，只听得背后一人叫道：“不可，不可！”黄生回头看时，不是别人，正是维扬市上曾遇着请他玉马坠儿这个老叟。黄生见了那老叟，又羞又苦，泪如雨下。老叟道：“郎君有何痛苦？说与老汉知道，或者可以分忧一二。”黄生道：“到此地位，不得不说了。”便将初遇玉娥，及相约涪江、缆断舟行之事，备细述了一遍。老叟呵呵大笑，道：

“原来如此，些须小事，如何便拚得一条性命！”黄生道：“老翁是局外之人，把这事看得小。依小生看来，比天更高，比海更阔，这事大得多哩！”老叟把十指一轮，说道：“老汉颇通数学，方才轮算，尊可命不该绝，郎君还有相会之期。此去前面一里之外，有一茅庵，是我禅兄所居，郎君但往借宿，徐以此事求之，彼必能相济，老汉不及奉陪。”黄生道：“老翁若不同去，恐禅师未必相信，不肯留宿。”老叟道：“郎君前所惠玉马坠儿，老汉佩带在身，我禅兄所常见，但以此为信可也。”说罢，就黄丝绦上解下玉马坠来，递与黄生。黄生接得在手，老叟竟自飘然去了。

黄生为心事扰乱，依旧不曾问得姓名，懊悔无及。天色已晚，且自前去。约行一里之外，果然荒野中独有个茅庵，其门半掩。黄生捱身而入，佛堂中一盏琉璃灯，半明不灭。居中放个蒲团，一位高年胡僧与塑的西番罗汉无二，盘膝打坐，双眸紧闭，如入定之状。黄生不敢惊动，端跪于前。约有一个时辰，胡僧开眼看见，喝道：“何物俗子，敢来混人！”黄生再拜，奉上玉马坠，代老叟致意：“今晚求借一宿。”胡僧道：“一宿不难，但尘路茫茫，郎君此行将何底止？”黄生道：“小生黄损正有心愿，欲求圣僧指迷。”遂将玉娥涪州之约始终叙述，因叩首问计。胡僧道：“俺出家人，心如死灰，那管人间儿女之事！”黄生拜求不已。胡僧道：“郎君念既至诚，可通神明。但观郎君，必是仕宦中人品，大丈夫以致身青云、显宗扬名为本，此事须于成名之后，从容及之。”黄生又拜道：“小生举目无亲，口食尚然不周，那有功名之念。适问若非老翁相救，已作江中之鬼矣。”胡僧道：“佛座下有白金十两，聊

助郎君路费，且往长安。俟机缘到日，当有以报命耳。”说罢，依先闭目入定去了。黄生身体亦觉困倦，就蒲团之侧，曲肱而枕之，猛然睡去。醒将转来，已是黎明时候，但见破败荒庵，墙壁俱无，并不见坐禅胡僧的踪迹。上边佛像也剥落破碎，不成模样。佛座下露出白晃晃一锭大银锭，上凿有黄损二字。黄生叫声“惭愧”，方知夜来所遇，真圣僧也，向佛前拜祷了一番，取了这锭银子，权为路费，径往长安。正是：人有逆天之时，天无绝人之路。

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

话分两头。却说韩翁同舟人赛神回来，不见了船，急忙寻问。别个守船的看见，都说：“断了缆，被流水滚下去多时了，我们没本事救得。”韩翁大惊，一路寻将下来，闻岸上人所说，亦是如此。抓寻了两三日，并无影响，痛哭而回，不在话下。

再说扬州妓女薛琼琼鸨儿叫做薛媪，为女儿琼琼以弹筝充选，入宫供奉，已及二载。薛媪自去了这女儿，门户萧条，乃买舟欲往长安探女，希求天子恩泽。其舟行至汉水，见有一覆舟自上流而下，回避不迭，碰的一声，正触了船头。那只船就停止不行了。舟人疑覆舟中必有财物，遂牵近岸边，用斧劈开，其中有一女子。薛媪闻知，忙教救出，已是淹淹将尽，只有一丝未断。原来冬天水寒，但是下水便没了命。只因此女藏在中舱，船底遮盖，暖气未泄，所以留得这一息生气。舟中货物，已自漂失了，便有存留，舟人都分散去讫。

薛媪为去了女儿琼琼，正想没有个替代，见此女容貌美丽，喜不可言，慌忙将通身湿衣解下，置于絮被之内，自己

将肉身偎贴。那女子得了暖气，渐渐苏醒。然后将姜汤粥食，慢慢扶持，又将好言抚慰。女子渐能言语，索取湿衣中锦囊。薛媪问其来历，女子答道：“奴家姓韩，小字玉娥，随父往蜀。舟至涪州，父亲同舟人往赛水神，奴家独守舟中，偶因缆脱，漂没到此。”薛媪道：“可曾适人么？”玉娥道：“与维扬黄损秀才，曾有百年之约。锦囊中藏有花笺小词，即黄郎所赠也。”薛媪道：“黄秀才原是我女儿琼琼旧交，此人才貌双全，与小娘子正是一对良缘。小娘子不须忧虑，随老身同到长安，来年大比，黄秀才必来应举，那时待老身寻访他来，与娘子续秦晋之盟，岂不美乎！”玉娥道：“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自此玉娥，遂拜薛媪为义母。薛媪亦如己女相待。正是：

休言事急且相随，受恩深处亲骨肉。

不一日，行到长安，薛媪赁了小小一所房子，同玉娥住下。其时琼琼入宫进御，宠幸无比，晓得假母到来，无繇相会，但遣人不时馈送些东西候问。玉娥又扃户深藏，终日针指，以助薪水之费。所以薛媪日用宽然有余。光阴似箭，不觉岁尽春来。怎见得？有诗为证：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且说除夜，玉娘想着母死父离，情人又无消息，暗暗坠泪。是夜睡去，梦见天门大开，一尊罗汉从空中出现。玉娥拜诉衷情。罗汉将黄纸一书，从空掷下，纸上写：“维扬黄损佳音”六字。玉娥大喜，方欲开看，忽闻霹雳一声，蓦然惊觉，乃是人家岁朝开门，放火炮声响。玉娥想了一回，凄然不乐。其日新年，只得强起梳妆。薛媪往邻家拜年去了。玉

娥垂下竹帘，立于门内，眼觑街市上人来人往，心中想道：“今年是大比之期，不知黄郎曾到长安否？若得他此地经过，重逢一面，应着夜来之梦，也不往奴死里逃生。”方才转动念头，忽见一个胡僧当帘而立，高叫道：“募化有缘男女。”玉娥从帘中仔细一看，那胡僧面貌与夜来梦中所见罗汉无异，不觉竦然起敬。孤身女子，却又不好招接他，正在踌躇，那胡僧竟自揭帘而入。玉娥倒退几步，闪在一边。胡僧直入中庭，盘膝而坐，顶上现出毫光数道，直透天门。玉娥大惊，跪拜无数，稟道：“弟子堕落火坑，有夙缘未了，望罗汉指示迷津，救拔苦海。”胡僧道：“汝诚念皈依，但尚有尘劫未脱。老僧赠汝一物，可密藏于身畔，勿许一人知道，他日夫妇重逢，自有灵验。”当下取出一件宝贝，赠与玉娥，乃是玉马坠儿。玉娥收讫，即见一道金光，冲天而起，胡僧忽然不见。玉娥知是圣僧显化，望空拜谢，将玉马坠牢系襟带之上，薛媪回来，并不题起。

满怀心事无人诉，一炷心香礼圣僧。

再说黄损秀才得胡僧助了盘缠，一径往长安应试。然虽如此，心上只挂着玉娥，也不去温习经史，也不去静养精神，终日串街走巷，寻觅圣僧，庶几一遇。早出晚回，终日闷闷而已。试期已到，黄生只得随例入场，举笔一挥，绝不思索。他也只当应个故事，那有心情去推敲磨练。谁知那偏是应故事的文字容易入眼。正是：

不愿文章中天下，只愿文章中试官。

金榜开时，高高挂一个黄损名字，除授部郎之职。其时吕用之专权乱政，引用无籍小人，左道惑众，中外嫉之如仇。

然怕他权势，不敢则声。黄损独条陈他前后奸恶，事事有据。天子听信，敕吕用之免官就第。黄生少年高第，又上了这个疏，做了天下第一件快心之事，那一个不钦服他！真个名倾朝野。长安贵戚，闻黄生尚未娶妻，多央媒说合，求他为婿。黄生心念玉娥，有盟言在前，只是推托不允。那时薛媪也风闻得黄损登第，欲待去访他，到是玉娥教他：“且慢！贵易交，富易妻，人情平，未知黄郎真心何如？”这也是他把细处。

话分明头，且说吕用之闲居私第，终日讲炉鼎之事，差人四下缉访名姝美色，以为婢妾。有人夸薛媪的养女，名曰玉娥，天下绝色，只是不肯轻易见人。吕用之道：“只怕求而没有，那怕有而难求。”当下差干仆数十人，以五百金为聘，也不通名道姓，竟撒向薛媪家中，直入卧房抢出玉娥，不由分说，抬上花花暖轿，望吕府飞奔而去。吓得薛媪软做一团，急忙里想不出的道理。

后来晓得吕府中要人，声也不敢则了；欲待投诉黄损，恐无益于事，反讨他抱怨。只得忍气吞声，不在话下。

且说玉娥到了府中，吕用之亲自卷帘，看见姿容绝世，喜不自胜，即命丫鬟养娘扶至香房，又取出锦衣数箱，奇样首饰，教他装扮。玉娥只是啼哭，将首饰掷之于地，一件衣服也不肯穿。丫鬟养娘回覆吕相公。吕相公只教：“莫难为了他！好言相劝。”众人领命，你一句，我一句，只是劝他顺从。玉娥全然不理。正是：

万事可将权势使，寸心不为绮罗移。

姻缘自古皆前定，堪笑狂夫妄用机。

却说吕家门生故吏，闻得相公纳了新宠，都来拜贺，免

不得做庆贺筵席。饮至初更，只见后槽马夫喘吁吁上堂禀事：“适间有白马一匹，约长丈余，不知那里来的，突入后槽，啮伤群马；小人持棍赶他，那马直入内宅去了。”吕用之大惊道：“那有此事？”即命干仆明火执杖，同着马夫于各房搜检。马屁也不闻得一个，都来回话。吕相公心知不祥之事，不肯信以为然，只怪马夫妄言，不老实，打四十棍，革去不用。众客咸不欢而散。吕用之乘着酒兴，径入新房，玉娥兀自哭哭啼啼。吕用之一般也会帮衬，说道：“我富贵无比，你若顺从，明日就立你为夫人，一生受用不尽。”玉娥道：“奴家虽是女流，亦知廉耻，曾许配良人，一女不更二夫；况相公珠翠成群，岂少奴家一人？愿赐矜怜，以全名节。”吕用之那里肯听，用起拔山之力，抱向床头按住，亲解其衣。玉娥双手拒之，气力不加，口中骂声不绝。

正在危急之际，忽有白马一匹，约长丈余，从床中奔出，向吕用之乱扑乱咬。吕用之着忙，只得放手，喝教侍婢上前。那白马在房中乱舞，逢着便咬，咬得侍婢十损九伤。吕用之惊惶逃窜。比及吕用之出了房门，那白马也不见了。吕用之明明晓得是个妖孽，暗地差人四下访求高人禳解。次日有胡僧到门，自言：“善能望气、预知凶吉。今见府上妖气深重，特来禳解。”门上通报了用之，即日请进，甚相敬礼。胡僧道：“府上妖气深重，主有非常之祸。”吕用之道：“妖气在于何处？”胡僧道：“似在房闼之内，待老僧细查。”

吕用之亲自引了胡僧，各房观看，行至玉娥房头，胡僧大惊道：“妖气在此！不知此房中是相公何人？”吕用之道：“新纳小妾，尚未成婚。”胡僧道：“恭喜相公，洪福齐天，得

遇老僧，若成亲之后，相公必遭其祸矣。此女乃上帝玉马之精，来人间行祸者。今已到相公府中，若不早些发脱，祸必不免。”吕用之被他说着玉马之事，连呼为神人，请问如何发脱。胡僧道：“将此女速赠他人，使他人代受其祸，相公便没事了。”吕用之虽然爱那女色，性命为重，说得活灵活现，怎的不怕？又问了：“赠与谁人方好？”胡僧道：“只拣相公心上第一个不快的，将此女赠之。一月之内，此人必遭其祸，相公可高枕无忧也。”吕用之被黄损一本劾奏罢官，心中最恨的。那时便定了个主意，即忙作礼道：“领教，领教。”分付干仆备斋相款，多取金帛厚赠。胡僧道：“相公天下福人，老僧特来相救，岂敢受赐！”连斋也不吃，拂衣而去。

分明一席无稽话，却认非常褻祸功。

吕用之当时差人唤取薛媪到府说话，薛媪不敢不来。吕用之便道：“你女儿年幼，不知礼数，我府中不好收用。闻得新进士黄损尚无妻室，此人与我有言，我欲将此女送他，解释其恨，须得你亲自送去，善言道达，必得他收纳方好。”薛媪叩首道：“相公钧旨，敢不遵依！”吕用之又道：“房中衣饰箱笼，尽作嫁资，你可自去收拾，竟自抬去，连你女儿也不消相见了。”薛媪闻言，正中其怀。中堂自有人引进香房。玉娥见薛媪到来，认是吕用之着他来劝解，心头突突的跳。薛媪向女儿耳边低说道：“你如今好了，相公不用，着我另送与一个知趣的人。”玉娥道：“奴家所以贪生忍耻，跟随到此，只望黄郎一会，若转赠他人，与陷身此地何异？奴家宁死，不愿为逐浪之萍，随风之絮也！”薛媪道：“方才说知趣的人儿，正是黄郎。房中衣饰箱笼，尽数相赠。快些出门，防他有翻

悔之事。”玉娥道：“原来如此。”当下母子二人，忙忙的收拾停当。嘱付丫鬟养娘，寄谢相公，唤下脚力，一道烟去了。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也不来。

却说黄损闲坐衙斋，忽见门外来报：“有维扬薛妈妈求见。”黄生忙教请进。薛媼一见了黄生，连称：“贺喜！”黄生道：“下官何喜可贺？”薛媼道：“老身到长安，已半年有余，平时不敢来冒渎，今日特奉一贵官之命，送一位小娘子到府成亲。”黄生问道：“贵官是那个？”薛媼道：“是新罢职的吕相公。”黄生大怒道：“这个奸雄，敢以美人局戏我！若不看你旧时情分，就把你叱咤一场。”薛媼道：“官人休恼！那美人非别，却是老身的女儿，与官人有瓜葛的。”黄生闻言，就把怒容放下了五分，从容问道：“令爱琼琼，久已入宫供奉，以下更有谁人？与下官有何瓜葛？”薛媼道：“是老身新认的小女，姓韩名玉娥。”黄生大惊道：“你在那里相会来？”薛媼便把汉江捞救之事，说了一遍。“近日被吕相公用强夺去，女儿抵死不从。不知何故，分付老身送与官人，权为修好之意。”黄生摇首道：“既被吕用之这厮夺去，必然玷污，岂有白白发出之理，又如何偏送与下官？”薛媼道：“只问我女儿便知。”黄生道：“莫非不是那维扬韩玉娥么？”薛媼道：“见有官人所赠花笺小词为证。”

还是被水浸湿过的，都约了。黄生见之，提起昔日涪江光景，不觉惨然泪下，即刻命肩舆人从，同薛媼迎接玉娥到衙相会。两下抱头大哭。哭罢，各叙衷肠。玉娥举玉马坠，对生说道：“妾若非此物，必为吕贼所污，当以颈血溅其衣，不复得见君面矣。”黄生见坠，大惊道：“此玉马坠，原是吾家

世宝，去年涪州献与胡僧，芳卿何以得之？”玉娥道：“妾除夜曾得一梦，次日岁朝遇一胡僧，宛如梦中所见，将此坠赠我，嘱付我夫妻相会，都在这个坠上。妾谨藏于身。那夜吕贼用强相犯，忽有白马从床头奔出，欲啮吕贼。吕贼惊惶逃去。后闻得也有个胡僧，对吕贼说：‘白马为妖，不利主人。’所以将妾赠君，欲贻祸于君耳。”黄生道：“如此说，你我夫妻重会，皆胡僧之力。胡僧真神人，玉马坠真神物也！今日礼当谢之。”遂命设下香案，供养玉马坠于上，摆列酒脯之仪，夫妻双双下拜。薛媪亦从旁叩头。忽见一白马约长丈余，从香案上跃出，腾空而起。众人急出户看之，见云端里面站着一人，须眉可辨。那人是谁？

维扬市上初相识，再向涪江渡口逢。

今日云端来显相，方知玉马主人翁。

那人便是起首说，维扬市上相遇，请那玉马坠的老翁。老翁跨上白马，须臾烟云缭绕，不知所往。黄生想起江头活命之恩，望空再拜。看案上，玉马坠已不见矣。是夜黄损与玉娥遂为夫妇。薛媪养老送终。黄损又差人将书往蜀中访问韩翁，迎来奉养。岁时必设老叟及胡僧神位，焚香礼拜。后黄损官至御史中丞，玉娥生三子，并列仕途，夫妇百年偕老。有诗赞云：

一曲箏声江上听，知音遂缔百年盟。

死生离合皆前定，不是姻缘莫强争。

第三十三卷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宋本作《错斩崔宁》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痴呆未必真。
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
时因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这首诗，单表为人难处。只因世路窄狭，人心叵测，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熙攘攘，都为利来；蚩蚩蠢蠢，皆纳祸去。持身保家，万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顰有为顰，笑有为笑。顰笑之间，最宜谨慎。”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德胜头回。

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姓魏名鹏举，字冲霄，年方一十八岁。娶得一个如花似玉的浑家，未及一月，只因春榜动，选场开，魏生别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取应。临别时，浑家分付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来，休抛闪了恩爱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领前程，不索贤卿忧虑。”别后登程到京，果然一举成名，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在京甚是华艳动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书，差人接取家眷入京。书上先叙了寒温及得官的事，后却写下一行，道

是：“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管，已讨了一个小老婆，专候夫人到京，同享荣华。”家人收了书程，一径到家，见了夫人，称说贺喜。因取家书呈上。夫人拆开看了，见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便对家人道：“官人直恁负恩！甫能得官，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并没见有此事。想是官人戏谑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忧虑！”夫人道：“恁地说，我也罢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寻觅使人，先寄封平安家书到京中去。那寄书人到了京中，寻问新科魏榜寓所，下了家书，管待酒饭自回，不题。

却说魏生接书拆开来看了，并无一句闲言闲语，只说道：“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师也。”魏生见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说话，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报说有个同年相访。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宽转，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晓得魏生并无家眷在内，直至里面坐下，叙了些寒温。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翻桌上书帖，看见了这封家书，写得好笑，故意朗诵起来。魏生措手不及，通红了脸，说道：“这是没理的话！因是小弟戏谑了他，他便取笑写来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这节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别了就去。那人也是一个少年，喜谈乐道，把这封家书一节，顷刻间遍传京邸。也有一班妒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将这桩事只当做风闻言事的一个小小新闻，奏上一本，说这魏生年少不检，不宜居清要之职，降处外任。魏生懊恨无及。后来毕竟做官蹭蹬不起，把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闲放过去了。

这便是一句戏言，撒漫了一个美官。今日再说一个官人，

也只为酒后一时戏言，断送了堂堂七尺之躯，连累两三个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为着甚的？有诗为证。

世路崎岖实可哀，傍人笑口等闲开。

白云本是无心物，又被狂风引出来。

却说南宋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去那城中箭桥左侧，有个官人，姓刘名贵，字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买卖行中，一发不是本等伎俩，又把本钱消折去了。渐渐大房改换小房，赁得两三间房子，与同浑家王氏，年少齐眉。后因没有子嗣，娶下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做下的勾当。至亲三口，并无闲杂人在家。那刘君荐，极是为人和气，乡里见爱，都称他刘官人。“你是一时运眼不好，如此落莫，再过几时，定须有个亨通的日子！”说便是这般说，那得有些些好处？只是在家纳闷，无可奈何。

却说一日闲坐家中，只见丈人家里的老王——年近七旬——走来对刘官人说道：“家间老员外生日，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连那泰山的寿诞也都忘了。”便同浑家王氏，收拾随身衣服，打叠个包儿，交与老王背了，分付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转回，明晚顺索来家。”说了就去。离城二十余里，到了丈人王员外家，叙了寒温。当日坐间客众，丈人女婿，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里宿歇。

直至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说道：“姐夫，你须不是这般算计，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须计较一个常便。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老虎易，开口告人难。如今的时势，再有谁似泰山这般怜念我的！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说。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今日资助你些少本钱，胡乱去开个柴米店，撰得些利息来过日子，却不好么？”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顾，可知是好。”当下吃了午饭，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付与刘官人道：“姐夫，且将这些钱去，收拾起店面，开张有日，我便再应付你十贯。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待有了开店日子，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就来与你作贺，意下如何？”

刘官人谢了又谢，驮了钱一径出门，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个相识，顺路在他家门首经过。那人也要做经纪的人，就与他商量一会，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门时，里面有人应喏，出来相揖，便问：“老兄下顾，有何见教？”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那人便道：“小弟闲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时，便来相帮。”刘官人道：“如此甚好。”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现成杯盘，吃了三杯两盏。刘官人酒量不济，便觉有些朦胧起来，抽身作别，便道：“今日相扰，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计议生理。”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作别回家，不在话下。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悔！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中彭越。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那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赋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

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刘

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的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的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一宵，小娘子作别去了不题。正是：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回。

放下一头。却说这里刘官人一觉，直至三更方醒，见卓上灯犹未灭，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火，便唤二姐讨茶吃。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日间赌输了钱，没处出豁，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却好到刘官人门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门儿拽上不关。那贼略推一推，豁地开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觉。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围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见一人朝着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钱，便去取了几贯。不想惊觉了刘官人，起来喝道：“你须不近道理！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养身活命，不争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计结！”那人也不回话，照面一拳，刘官人侧身躲过，便起身与这人相持。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便拔步出房。刘官人不舍，抢出门来，一径赶到厨房里，恰待声张邻舍，起来捉贼。那人急了，正好没出豁，却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手边：也是人极计生，被他绰起，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门，扑地倒了，又复一斧，斫倒一边。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那人便

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来赶我，不是我来寻你。”索性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贯钱。扯条单被，包裹得停当，拽扎得爽俐，出门，拽上了门就走，不题。

次早邻舍起来，见刘官人家门也不开，并无人声息，叫道：“刘官人，失晓了。”里面没人答应，捱将进去，只见门也不关。直到里面，见刘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见？”免不得声张起来。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说道：“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到我家宿歇，说道：刘官人无端卖了他，他一径先到爹娘家里去了，教我对刘官人说，既有了主顾，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讨得个分晓。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转来，便下落；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再作区处。”众人都道：“说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员外家报了凶信。

老员外与女儿大哭起来，对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门，老汉赠他十五贯钱，教他将来作本，如何便恁的被人杀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员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刘官人归时，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归迟归早。只是今早刘官人家，门儿半开，众人推将进去，只见刘官人杀死在地，十五贯钱一文也不见，小娘子也不见踪迹。声张起来，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说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说道：‘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住了一宵，今日径自去了。如今众人计议，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员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节，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转来，问个明白。老员外与大娘子，须索去走一遭，与刘官人执命。”

老员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来人酒饭，三步做一步，赶入城中，不题。

却说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坐在路旁。却见一个后生，头带万字头巾，身穿直缝宽衫，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脚下丝鞋净袜，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眼，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却也明眉皓齿，莲脸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动人。正是：

野花偏艳丽，村酒醉人多。

那后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独行无伴，却是往那里去的？”小娘子还了万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歇在此。”因问：“哥哥是何处来？今要往何方去？”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小人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丝帐，讨得些钱，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则个，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若得哥哥带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后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说，小人情愿伏侍小娘子前去。”

两个厮赶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二三里田地，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赶上前来。赶得汗流气喘，衣襟敞开，连叫：“前面小娘慢走，我却有话说知。”小娘子与那后生看见赶得蹊跷，都立住了脚。后边两个赶到根前，见了小娘子与那后生，不容分说，一家扯了一个，说道：“你们干得好事！却走往那里去？”小娘子吃了一惊，举眼看时，却是两家邻舍，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须告过公公得知，丈夫无端卖我，我自去对爹娘说知；今日赶来，

却有何说？”朱三老道：“我不管闲帐，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你须回去对理。”小娘子道：“丈夫卖我，昨日钱已驮在家中，有甚杀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儿！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烦为一捉，不然，须要连累我们。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静。”那个后生见不是话头，便对小娘子道：“既如此说，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两个赶来的邻舍，齐叫起来说道：“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须也去不得！”那后生道：“却也古怪，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儿，却有甚皂丝麻线，要勒掙我回去？”朱三老道：“他家现有杀人公事，不争放你去了，却打没对头官司！”当下不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看的人渐渐立满，都道：“后生你去不得。你日间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便去何妨！”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虚，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转来。

到得刘官人门首，好一场热闹！小娘子入去看时，只见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赏钱分文也不见。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上去。那后生也慌了，便道：“我恁的晦气！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连人。”众人都和哄着。正在那里分豁不开，只见王老员外和女儿一步一挪走回家来，见了女婿身尸，哭了一场，便对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杀了丈夫？劫了十五贯钱，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说！”小娘子道：“十五贯钱，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来，说是无计奈何，将奴家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

人家，先去与爹娘说知，故此趁他睡了，将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门，借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知。临去之时，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既然有了主顾，便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来！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贯钱与他驮来作本，养赡妻小，他岂有哄你说是典来身价之理？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见家中好生不济，无心守耐，又见了十五贯钱，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丈夫，劫了钱，又使见识，往邻舍家借宿一夜，却与汉子通同计较，一处逃走。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说，抵赖得过！”

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却暗暗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计结！”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宁，与那个娘子无半面之识。小人昨晚入城，卖得几贯丝钱在这里，因路上遇见小娘子，小人偶然问起往那里去的，却独自一个行走。小娘子说起是与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后因依。”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众人齐发起喊来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钱财，盗了妇女，同往他乡，却连累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

当下大娘子结扭了小娘子，王老员外结扭了崔宁，四邻舍都是证见，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那府尹听得有杀人公事，即便升厅，便叫一千人犯，逐一从头说来。先是王老员外上去，告说：“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后因无子，取了陈氏

为妾，呼为二姐。一向三口在家过活，并无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差人接取女儿女婿到家，住了一夜。次日，因见女婿家中全无活计，养赡不起，把十五贯钱与女婿作本，开店养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时分，不知因甚缘故，将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与一个后生，名唤崔宁，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来。望相公可怜见老汉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妇，赃证现在，伏乞相公明断。”

府尹听得如此如此，便叫陈氏上来：“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杀死了亲夫，劫了钱，与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说？”二姐告道：“小妇人嫁与刘贵，虽是做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贤慧，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来，吃得半酣，驮了十五贯钱进门。小妇人问他来历，丈夫说道，为因养赡不周，将小妇人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妇人到他家去。小妇人慌了，连夜出门，走到邻舍家里，借宿一宵。今早一径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对丈夫说，既然卖我有了主顾，可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才走得到半路，却见昨夜借宿的邻家赶来，捉住小妇人回来，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说！这十五贯钱，分明是他丈人与女婿的，你却说是典你的身价，眼见得没巴臂的说话了。况且妇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脱身之计。这桩事须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你却从实说来。”

那小娘子正待分说，只见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语，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们见他丈夫杀死，一面着人去

赶，赶到半路，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苦死不肯回来。小的们勉强捉他转来，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到时，说昨日有十五贯钱，付与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这钱不知从何而去。再三问那个娘子时，说道：他出门时，将这钱一堆儿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后生身边，十五贯钱，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作奸？赃证分明，却如何赖得过？”

府尹听他们言言有理，便唤那后生上来道：“帝辇之下，怎容你这等胡行？你却如何谋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贯钱，杀死了亲夫，今日同往何处？从实招来。”那后生道：“小人姓崔名宁，是乡村人氏。昨日往城中卖了丝，卖得这十五贯钱。今早偶然路上撞着这小娘子，并不知他姓甚名谁，那里晓得他家杀人公事？”府尹大怒喝道：“胡说！世间不信有这等巧事！他家失去了十五贯钱，你却卖的丝恰好也是十五贯钱，这分明是支吾的说话了。况且他妻莫爱，他马莫骑，你既与那妇人没甚首尾，却如何与他同行共宿？你这等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

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死去活来，拷打一顿。那边王老员外与女儿并一干邻佑人等，口口声声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拷讯一回，可怜崔宁和小娘子，受刑不过，只得屈招了，说是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亲夫，劫了十五贯钱，同奸夫逃走是实。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将两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将这十五贯钱，给还原主，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勾哩。府尹叠成文案，奏过朝廷，部覆申详，倒下圣旨，说：“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

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大逆不道，凌迟示众。”当下读了招状，大牢内取出二人来，当厅判一个斩字，一个剐字，押赴市曹，行刑示众。两人浑身是口，也难分说。正是：

哑子谩尝黄蘗味，难将苦口对人言。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积了阴骘，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须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

闲话休题。却说那刘大娘子到得家中，设个灵位，守孝过日。父亲王老员外劝他转身，大娘子说道：“不要说起三年之久，也须到小祥之后。”父亲应允自去。光阴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结结，将近一年。父亲见他守不过，便叫家里老王去接他来，说：“叫大娘子收拾回家，与刘官人做了周年，转了身去罢。”大娘子没计奈何，细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与老王背了，与邻舍家作别，暂去再来。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阵乌风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错了路。正是：

猪羊入屠宰之家，一脚脚来寻死路。

走入林子里来，只听他林子背后，大喝一声：“我乃静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须把买路钱与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

那一惊不小，只见跳出一个人来：

头带干红凹面巾，身穿一领旧战袍，腰间红绢搭膊裹肚，脚下蹬一双乌皮皂靴，手执一把朴刀。

舞刀前来。那老王该死，便道：“你这剪径的毛团！我须是认得你，做这老性命着，与你兑了罢。”一头撞去，被他闪过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扑地便倒。那人大怒道：“这牛子好生无礼！”连搠一两刀，血流在地，眼见得老王养不大了。

那刘大娘子见他凶猛，料道脱身不得，心生一计，叫做脱空计，拍手叫道：“杀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睁员怪眼，喝道：“这是你甚么人？”那大娘子虚心假气的答道：“奴家不幸丧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诱，嫁了这个老儿，只会吃饭。今日却得大王杀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见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几分颜色，便问道：“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么？”大娘子寻思，无计可施，便道：“情愿伏侍大王。”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将老王尸首擗入涧中，领了刘大娘子到一所庄院前来，甚是委曲。只见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块，抛向屋上去，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门。到得草堂之上，分付杀羊备酒，与刘大娘子成亲。两口儿且是说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刘大娘子之后，不上半年，连起了几主大财，家间也丰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识见，早晚用好言语劝他：“自古道：‘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你我两人，下半世也勾吃用了，只管做这没天理的勾当，终须不是个好结果。却不道是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不若改行从善，做个小小经纪，也得过养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劝

转，果然回心转意，把这门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间赁下一处房屋，开了一个杂货店。遇闲暇的日子，也时常去寺院中，念佛持斋。

忽一日在家闲坐，对那大娘子道：“我虽是个剪径的出身，却也晓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每日间只是吓骗人东西，将来过日子，后来得有了你，一向买卖顺溜，今已改行从善。闲来追思既往，止曾枉杀了两个人，又冤陷了两个人，时常挂念。思欲做些功果，超度他们，一向未曾对你说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杀了两个人？”那大王道：“一个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里的时节，他来撞我，我却杀了他。他须是个老人家，与我往日无仇，如今又谋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地时，我却那得与你厮守？这也是往事，休题了！”又问：“杀那一个，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说起来这个人，一发天理上放不过去，且又带累了两个人无辜偿命。是一年前，也是赌输了，身边并无一文，夜间便去掏摸些东西。不想到一家门首，见他门也不问。推进去时，里面并无一人。摸到门里，只见一人醉倒在床，脚后却有一堆铜钱，便去摸他几贯。正待要走，却惊醒了。那人起来说道：‘这是我丈人家与我做本钱的，不争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饿死。’起身抢出房门。正待声张起来，是我一时见他不是话头，却好一把劈柴斧头在我脚边，这叫做人极计生，绰起斧来，喝一声道，‘不是我，便是你！’两斧劈倒。却去房中将十五贯钱，尽数取了。后来打听得他，却连累了他家小老婆，与那一个后生，唤做崔宁，说他两人谋财害命，双双受了国家刑法。我虽是做了一世强人，只有这两桩人命，是天理人

心打不过去的。早晚还要超度他，也是该的。”

那大娘子听说，暗暗地叫苦：“原来我的丈夫也吃这厮杀了，又连累我家二姐与那个后生无辜被戮。思量起来，是不合当初执证他两人偿命，料他两人阴司中，也须放我不过。”当下权且欢天喜地，并无他话。明日捉个空，便一径到临安府前，叫起屈来。

那时换了一个新任府尹，才得半月，正直升厅，左右捉将那叫屈的妇人进来。刘大娘子到于阶下，放声大哭，哭罢，将那大王前后所为：“怎的杀了我丈夫刘贵。问官不肯推详，含糊了事，却将二姐与那崔宁，朦胧偿命。后来又怎的杀了老王，奸骗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亲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镜，昭雪前冤。”说罢又哭。府尹见他情词可悯，即着人去捉那静山大王到来，用刑拷讯，与大娘子口词一些不差。即时问成死罪，奏过官里。待六十日限满，倒下圣旨来：“勘得静山大王谋财害命，连累无辜，准律：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斩加等，决不待时。原问官断狱失情，削职为民。崔宁与陈氏枉死可怜，有司访其家，谅行优恤。王氏既系强徒威逼成亲，又能伸雪夫冤，着将贼人家产，一半没入官，一半给与王氏养贍终身。”刘大娘子当日往法场上，看决了静山大王，又取其头去祭献亡夫，并小娘子及崔宁，大哭一场。将这一半家私，舍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经念佛，追荐亡魂，尽老百年而绝。有诗为证：

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语酿殃危。

劝君出话须诚实，口舌从来是祸基。

第三十四卷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世上何人会此言，休将名利挂心田。
等闲倒尽十分酒，遇兴高歌一百篇。
物外烟霞为伴侣，壶中日月任婵娟。
他时功满归何处？直驾云车入洞天。

这八句诗，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谁？姓吕名岩，号洞宾，岳州河东人氏。大唐咸通中应进士举，游长安酒肆，遇正阳子锺离先生，点破了黄粱梦，知宦途不足恋，遂求度世之术。锺离先生恐他立志未坚，十遍试过，知其可度。欲授以黄白秘方，使之点石成金，济世利物，然后三千功满，八百行圆。洞宾问道：“所点之金，后来还有变异否？”锺离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后，还归本质。”洞宾愀然不乐道：“虽然遂我一时之愿，可惜误了三千年后遇金之人，弟子不愿受此方也。”锺离先生哈哈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尽在于此。吾向蒙苦竹真君分付道：‘汝游人间，若遇两口的，便是你的弟子。’遍游天下，从没见过有两口之人，今汝姓吕，即其人也。”遂传以分合阴阳之妙。

洞宾修炼丹成，发誓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肯上升，从此混迹尘途，自称为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著

“吕”字。尝游长沙，手持小小磁罐乞钱，向市上大言：“我有长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钱满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争以钱投罐，罐终不满。众皆骇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车子钱从市东来，戏对道人说：“我这车子钱共有千贯，你罐里能容之否？”道人笑道：“连车子也推得进，何况钱乎？”那僧不以为然，想着：“这罐子有多少大嘴，能容得车儿？明明是说谎。”道人见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布施，若道个肯字，不愁这车子不进我罐儿里去。”此时众人聚观者极多，一个个肉眼凡夫，谁人肯信！都去撺掇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无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将罐子侧着，将罐口向着车儿，尚离三步之远，对僧人道：

“你敢道三声‘肯’么？”僧人连叫三声：“肯，肯，肯。”每叫一声“肯”，那车儿便近一步，到第三个“肯”字，那车儿却像罐内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滚入罐内去了。众人一个眼花，不见了车儿，发声喊，齐道：“奇怪！奇怪！”都来张那罐口，只见里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悦之意，问道：“你那道人是神仙，不是幻术？”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非术亦非幻。

天地有终穷，桑田经几变。

此身非吾有，财又何足恋。

苟不从吾游，骑鲸腾汗漫。

那僧人疑心是个妖术，欲同众人执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懊悔，不舍得这车子钱财么？我今还你就是。”遂索纸笔，写一道符，投入罐内，喝声：“出，出！”众人千百只眼睛，看着罐口，并无动静。道人说道：“这罐子贪财，不肯送将出来，

待贫道自去讨来还你。”说声未了，耸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万丈深潭，影儿也不见了。那僧人连呼：“道人出来！道人快出来！”罐里并不则声。僧人大怒，提起罐儿，向地下一掷，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见道人，也不见车儿，连先前众人布施的散钱并无一个，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见有字纸一幅，取来看时，题得有诗四句道：

寻真要识真，见真浑未悟。

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

众人正在传观，只见字迹渐灭，须臾之间，连这幅白纸也不见了。众人才信是神仙，一哄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脱了一车子钱财，意气沮丧，忽想着诗中“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之语，急急回归，行到东平路上，认得自家车儿，车上钱物宛然分毫不动。那道人立于车旁，举手笑道：“相待久矣！钱车可自收之。”又叹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钱如此，更有何人不爱钱者？普天下无一人可度，可怜哉，可痛哉！”言讫腾云而去。那僧人惊呆了半晌，去看那车轮上，每边各有一“口”字，二“口”成“吕”，乃知吕洞宾也。懊悔无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世间难得舍财人。

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把个活神仙，当面挫过。有人论：这一车子钱，岂是小事，也怪那僧人不得，世上还有一文钱也舍不得的。依在下看来，舍得一车子钱，就从那舍得一文钱这一念推广上去；舍不得一文钱，就从那舍不得一车子钱这一念算计入来。不要把钱多钱少，看做两样。如今听在下说这一文钱小小的故事。列位

看官们，各宜警醒，惩忿窒欲，且休望超凡入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诗云：

不争闲气不贪钱，舍得钱时结得缘。

除却钱财烦恼少，无烦无恼即神仙。

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磁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丘乙大，是窑户家一个做手，浑家杨氏，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磁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那杨氏年三十六岁，貌颇不丑，也肯与人活动。只为老公利害，只好背地里偶一为之，却不敢明当做事。所生一子，名唤丘长儿，年一十四岁，资性愚鲁，尚未会做活，只在家中走跳。

忽一日杨氏患肚疼，思想椒汤吃，把一文钱教长儿到市上买椒。长儿拿了一文钱，才走出门，刚刚遇着东间壁一般做磁胚刘三旺的儿子，叫做再旺，也走出门来。那再旺年十三岁，比长儿到乖巧，平日喜的是擲钱耍子。怎的样擲钱？也有八个六个，擲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谓之浑成。也有七个五个，擲去一背一字间花儿去的，谓之背间。再旺和长儿闲常有钱时，多曾在巷口一个空阶头上耍过来。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常时耍钱去处，再旺又要和长儿耍子，长儿道：“我今日没有钱在身边。”再旺道：“你往那里去？”长儿道：“娘肚疼，叫我买椒泡汤吃。”再旺道：“你买椒，一定有钱。”长儿道：“只有得一文钱。”再旺道：“一文钱也好耍，我也把一文

与你赌个背字，两背的便都赢去，两字便输，一字一背不算。”长儿道：“这文钱是要买椒的，倘或输与你了，把什么去买？”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赢了是造化，若输了时，我借与你，下次还我就是。”

长儿一时不老成，就把这文钱撒在地上。再旺在兜肚里也摸出一个钱丢下地来。长儿的钱是个背，再旺的是个字。这擲钱也有先后常规，该是背的先擲。长儿捡起两文钱，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擲将下去，果然两背。长儿赢了，收起一文，留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里摸出一文钱来，连地下这文钱拣起，一般样，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擲将下去，却是两个字，又是再旺输了。长儿把两个钱都收起，和自己这一文钱，共是三个。长儿赢得顺溜，动了赌兴，问再旺：“还有钱么？”再旺道：“钱尽有，只怕你没造化赢得。”当下伸手在兜肚里摸出十来个净钱，捻在手里，啧啧夸道：“好钱！好钱！”问长儿：“还敢擲么？”又丢下一文来。长儿又擲了两背，第四次再旺擲，又是两字。一连擲了十来次，都是长儿赢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长儿笑容满面，拿了钱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拦住，道：“你赢了我许多钱，走那里去？”长儿道：“娘肚疼，等椒汤吃，我去去，闲时再来。”再旺道：“我还有钱在腰里，你赢得时，都送你。”长儿只是要去，再旺发起喉急来，便道：“你若不肯擲时，还了我的钱便罢。你把一文钱来骗了我许多钱，如何就去？”长儿道：“我是擲得有采，须不是白夺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里钱，尽数取出，约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堆儿堆在

地下道：“待我输尽了这些钱，便放你走。”

长儿是小厮家，眼孔浅，见了这钱，不觉贪心又起，况且再旺抵死缠住，只得又擲。谁知风无常顺，兵无常胜。这番采头又轮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二十次，虽则中间互有胜负，却是再旺赢得多。到结未来，这十二文钱，依旧被他复去。长儿刚刚原剩得一文钱。自古道：赌以气胜。初番长儿擲赢了一两文，胆就壮了，偶然有些采头，就连赢数次。到第二番又擲时，不是他心中所愿，况且着了个贪心，手下就觉得有些矜持。到一连擲输了几文，去一个舍不得一个，又添了个吝字，气便索然。怎当再旺一股愤气，又且稍粗胆壮，自然赢了。

大凡人富的好过，贫的好过，只有先富后贫的，最是难过。据长儿一文钱起手时，赢得一二文也是勾了，一连得了十二文钱，一拳头捻不住，就似白手成家，何等欢喜。把这钱不看做倘来之物，就认作自己东西，重复输去，好不气闷，痴心还想再像初次赢将转来。“就是输了，他原许下借我的，有何不可？”这一交，合该长儿擲了，忍不住按定心坎，再复一擲，又是二字，心里着忙，就去抢那钱，手去迟些，先被再旺抢到手中，都装入兜肚里去了。长儿道：“我只有一文钱，要买椒的，你原说过赢时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长儿先前赢了他十二文钱就要走，今番正好出气。君子报仇，直待三年，小人报仇，只在眼前，怎么还肯把这文钱借他？把长儿双手挡开，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长儿且哭且叫，也回身进巷扯住再旺要钱，两个扭做一堆厮打。

孙庞斗智谁为胜，楚汉争锋那个强？

却说杨氏专等椒来泡汤吃，望了多时，不见长儿回来。觉得肚疼定了，走出门来张看，只见长儿和再旺扭住厮打，骂道：“小杀才！教你买椒不买，到在此寻闹，还不撒开！”两个小厮听得骂，都放了手。再旺就闪在一边。杨氏问长儿：“买的椒在那里？”长儿含着眼泪回道：“那买椒的一文钱，被再旺夺去了。”再旺道：“他与我擲钱，输与我的。”杨氏只该骂自己儿子不该擲钱，不该怪别人。况且一文钱，所值几何，既输了去，只索罢休。单因杨氏一时不明，惹出一场大祸，展转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

杨氏因等候长儿不来，一肚子恶气，正没出豁，听说赢了他儿子的一文钱，便骂道：“天杀的野贼种！要钱时，何不教你娘趁汉？却来骗我家小厮擲钱！”口里一头说，一头便扯再旺来打。恰正抓住了兜肚，啗下两个栗暴。那小厮打急了，把身子负命一挣，却挣断了兜肚带子，落下地来，索郎一声响，兜肚子里面的钱，撒做一地。杨氏道：“只还我那一文便了。”长儿得了娘的口气，就势抢了一把钱，奔进自屋里去。再旺就叫起屈来。杨氏赶进屋里，喝教长儿还了他钱。长儿被娘逼不过，把钱望着街上一撒，再旺一头哭，一头骂，一头检钱。检起时，少了六七文钱，情知是长儿藏下，拦着门只顾骂。杨氏道：“也不见这天杀的野贼种，恁地撒泼！”把大门关上，走进去了。

再旺敲了一回门，又骂了一回，哭到自屋里去。母亲孙大娘正在灶下烧火，问其缘故，再旺哭诉道：“长儿抢了我的钱，他的娘不说他不是，到骂我天杀的野贼种，要钱时何不

教你娘趁汉。”孙大娘不听时万事全休，一听了这句不入耳的言语，不觉：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原来孙大娘最痛儿子，极是护短，又兼性暴，能言快语，是个揽事的女都头。若相骂起来，一连骂十来日，也不口干，有名叫做绰板婆。他与丘家只隔得三四个间壁居住，也晓得杨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为从无口面，不好发挥出来。一闻再旺之语，太阳里爆出火来，立在街头，骂道：“狗泼妇，狗淫妇！自己瞒着老公趁汉子，我不管你罢了，到来谤别人。老娘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争气。前门不进师姑，后门不进和尚，拳头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马过，不像你那狗淫妇，人硬货不硬，表壮里不壮，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羞也不着！还亏你老着脸在街坊上骂人。便臊贱时，也不是恁般做作！我家小厮年小，连头带脑，也还不勾与你补空，你休得缠他！臊发时还去寻那旧汉子，是多寻几遭，多养了几个野贼种，大起来好做贼！”一声泼妇，一声淫妇，骂一个路绝人稀。

杨氏怕老公，不敢揽事，又没处出气，只得骂长儿道：“都是你那小天杀的不学好，引这长舌妇开口。”提起木柴，把长儿劈头就打，打得长儿头破血淋，豪淘大哭。丘乙大正从窑上回来，听得孙大娘叫骂，侧耳多时，一句句都听在肚里，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气？替老公妆幌子，惹这绰板婆叫骂。”及至回家，见长儿啼哭，问起缘繇，到是自家家里招揽的是非。丘乙大是个硬汉，怕人耻笑，声也不喷，气忿忿地坐下。远远的听得骂声不绝，直到黄昏后，方才住口。

丘乙大吃了几碗酒，等到夜深人静，叫老婆来盘问道：“你这贱人瞒着我干得好事！趁的许多汉子，姓甚名谁？好好招将出来，我自去寻他说话。”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听得这句话，分明似半空中响一个霹雳，战兢兢还敢开口？丘乙大道：“泼贱妇，你有本事偷汉子，如何没本事说出来？若要不知，除非莫为。瞒得老公，瞒不得邻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说来，也得我心下明白。”杨氏道：“没有这事，教我说谁来？”丘乙大道：“真个没有？”杨氏道：“没有。”丘乙大道：“既是没有时，他们如何说你，你如何凭他说，不则一声？显是心虚口软，应他不得。若是真个没有，是他们作说你时，你今夜吊死在他门上，方表你清白，也出脱了我的丑名，明日我好与他讲话。”

那婆娘怎肯走动，流下泪来，被丘乙大三两个巴掌，推出大门，把一条麻索丢与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恋汉子了。”说罢，关上门儿进来。长儿要来开门，被乙大一顿栗暴，打得哭了一场睡去了。乙大有了几分酒意，也自睡了。单撇杨氏在门外好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千不是，万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别无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时，恐怕天明，慌慌张张的取了麻索，去认那刘三旺的门首。也是将死之人，失魂颠智，刘家本在东间壁第三家，却错走到西边去，走过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见门面与刘家相像，忙忙的把几块乱砖衬脚，搭上麻索于檐下，系颈自尽。可怜伶俐妇人，只为一文钱斗气，丧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恶死鬼，人间不见画花人。

却说西邻第七家，是个打铁的匠人门首。这匠人浑名叫

做白铁，每夜四更，便起来打铁。偶然开了大门撒溺，忽然一阵冷风，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时，吃了一惊。

不是傀儡场中鲍老，也像秋千架上佳人。

檐下挂着一件物事，不知是那里来的，好不怕人！犹恐是眼花，转身进屋，点个亮来一照，原来是新缢的妇人，咽喉气断，眼见得救不活了。欲待不去照管他，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见，却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辨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计：“将他移在别处，与我便无干了。”耽着惊恐，上前去解这麻索。那白铁本来有些蛮力，轻轻的便取下挂来，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详，向一家门里撒下，头也不回，竟自归家，兀自连打几个寒噤，铁也不敢打了，复上床去睡卧，不在话下。

且说丘乙大黑蚤起来开门，打听老婆消息，走到刘三旺门前，并无动静，直走到巷口，也没些踪影，又回来坐地寻思：“莫不是这贱妇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门稀少，又是黑暗里，如何行动？”又想道：“他若不死时，麻索必然还在。”再到门前看时，地下不见麻绳，“定是死在刘家门首，被他知觉，藏过了尸首，与我白赖。”又想：“刘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绰板婆和那小厮在家，那有力量搬运？”又想道：“虫蚁也有几只脚儿，岂有人无帮助？且等他开门出来，看他什么光景，见貌辨色，可知就里。”等到刘家开门，再旺出来，把钱去市心里买馍馍点心，并不见有一些惊慌之意。丘乙大心中委决不下，又到街前街后闲荡，打探一回，并无影响。回来看见长儿还睡在床上打鼾，不觉怒起，掀开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这小厮睡梦里直跳起来。丘乙大道：“娘也被刘家

逼死了，你不去讨命，还只管睡！”这句话，分明丘乙大教长儿去惹事，看风色。

长儿听说娘死了，便哭起来，忙忙的穿了衣服，带着哭，一径直赶到刘三旺门首，大骂道：“狗娼根，狗淫妇！还我娘来！”那绰板婆孙大娘见长儿骂上门，如何耐得，急赶出来，骂道：“千人射的野贼种，敢上门欺负老娘么？”便揪着长儿头发，却待要打，见丘乙大过来，就放了手。这小厮满街乱跳乱舞，带哭带骂讨娘。丘乙大已耐不住，也骂起来。绰板婆怎肯相让，旁边钻出个再旺来相帮，两下干骂一场，邻里劝开。

丘乙大教长儿看守家里，自去街上央人写了状词，赶到浮梁县告刘三旺和妻孙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状词，差人拘拿原被告和邻里干证，到官审问。原来绰板婆孙氏平昔口嘴不好，极是要冲撞人，邻里都不欢喜，因此说话中间，未免偏向丘乙大几分，把相骂的事情，增添得重大了，隐隐的将这人命，射实在绰板婆身上。这大尹见众人说话相同，信以为实，错认刘三旺将尸藏匿在家，希图脱罪。差人搜检，连地也翻了转来，只是搜寻不出，故此难以定罪。且不用刑，将绰板婆拘禁，差人押刘三旺寻访杨氏下落，丘乙大讨保在外。这场官司好难结哩！有分教：

绰板婆消停口舌，磁器匠担误生涯。

这事且阁过不题。再说白铁将那尸首，却撇在一个开酒店的人家门首。那店中人王公，年纪六十余岁，有个妈妈，靠着卖酒过日。是夜睡至五更，只听得叩门之声，醒时又不听得。刚刚合眼，却又闻得闐闐声叩响。心中惊异，披衣而起，

即唤小二起来，开门观看。只见街头上不横不直，挡着这件物事。王公还道是个醉汉，对小二道：“你仔细看一看，还是远方人，是近处人？若是左近邻里，可叩他家起来，扶了去。”小二依言，俯身下去认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细，见颈边拖着麻绳，却认做是条马鞭，便道：“不是近边人，想是个马夫。”王公道：“你怎么晓得他是个马夫？”小二道：“见他身边有根马鞭，故此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处人，由他罢！”

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时，却拿不起，只道压在身底下，尽力一扯，那尸首直竖起来，把小二吓了一跳，叫道：“阿呀！”连忙放手，那尸扑的倒下去了。连王公也吃一惊，问道：“这怎么说？”小二道：“只道是根鞭儿，要拿他的，不想却是缢死的人，颈下扣的绳子。”王公听说，慌了手脚，欲待叫破地方，又怕这没头官司惹在身上。不报地方，这事却是洗身不清，便与小二商议，小二道：“不打紧，只教他离了我这里，就没事了。”王公道：“说得有理，还是拿到那里去好？”小二道：“撇他在河里罢。”当下二人动手，直抬到河下。远远望见岸上有人，打着灯笼走来，恐怕被他撞见，不管三七二十一，撇在河边，奔回家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岸上打灯笼来的是谁？那人乃是本镇一个大户叫做朱常，为人奸诡百出，变诈多端，是个好打官司的主儿。因与隔县一个姓赵的人家争田，这一蚤要到田头去割稻，同着十来个家人，拿了许多扁挑索子镰刀，正来下舡。那提灯的在前，走下岸来，只见一人横倒在河边，也认做是个醉汉，便道：“这该死的贪这样脓血！若再一个翻身，却不滚在河里，送了性命？”内中一个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

的帮手，他只道醉汉身边有些钱钞，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腰下，却冰一般冷，吓得缩手不迭，便道：“元来死的了！”朱常听说是死人，心下顿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嚷！把灯来照看，是老的？是少的？”众人在灯下仔细打一认，却是个缢死的妇人。朱常道：“你们把他颈里绳子快解掉了，打下舁里去藏好。”众人道：“老爹，这妇人正不知是甚人谋死的？我们如何却到去招揽是非？”朱常道：“你莫管，我自有用处。”众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绳，叫起看船的，打上船，藏在舁里，将平基盖好。

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妇子叫五六个来。”卜才道：“这二三十亩稻，勾什么砍，要这许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管叫来，我自有用处。”卜才不知是甚意见，即便提灯回去，不一时叫到，坐了一舁，解缆开舁。两人荡桨，离了镇上。众人问道：“老爹载这东西去有甚用处？”朱常道：“如今去割稻，赵家定来拦阻，少不得有一场相打，到告状结杀。如今天赐这东西与我，岂不省了打官司，还有许多妙处。”众人道：“老爹怎见省了打官司？又有妙处？”朱常道：“有了这尸首时，只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却不省了打官司，你们也有些财采。他若不见机，弄到当官，定然我们占个上风，可不好么！”众人都喜道：“果然妙计！小人们怎省得？”正是：

算定机谋夸自己，安排圈套害他人。

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晓得什么利害？听见家主说得都有财采，当做瓮中取鳖，手到擒来的事，乐极了，巴不得赵家的人，这时就到舁边来厮闹便好：银子心急，发狠荡起桨来，这舁恰像生了七八个翅膀一般，顷刻就飞到了。此时天

色渐明，朱常教把舡歇在空阔无人居住之处，离田中尚有一箭之路。众人都上了岸，寻出一条一股连一股断的烂草绳，将舡缆在一颗草根上，止留一个人坐在舡上看守，众男女都下田割稻。朱常远远的站在岸上打探消耗。元来这地方叫做鲤鱼桥，离景德镇只有十里多远，再过去里许，又唤做太白村，乃南直隶徽州府婺源县所管。因是两省交界之处，人人错壤而居。与朱常争田这人名唤赵完，也是个大富之家，原是浮梁县人户，却住在婺源县地方。两县俱置得有田产。那争的田，止得三十余亩，乃赵完族兄赵宁的。先把来抵借了朱常银子，却又卖与赵完，恐怕出丑，就揽来佃种，两边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两家相争。这稻子还是赵宁所种。

说话的，这田在赵完屋脚跟头，如何不先割了，却留与朱常来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赵完也是个强横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这田是明中正契买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户，料必不敢来割稻，所以放心托胆。那知朱常又是个专在虎头上做窠，要吃不怕死的魑魍，竟来放对，正在田中砍稻。蚤有人报知赵完。赵完道：“这厮真是吃了大虫的心，豹子的胆，敢来我这里撩拨！想是来送死么！”儿子赵寿道：“爹，自古道：‘来者不惧，惧者不来。’也莫轻觑了他！”赵完问报人道：“他们共有多少人在此？”答道：“十来个男子，六七个妇人。”赵完道：“既如此，也教妇人去。男对男，女对女，都拿回来，敲断他的孤拐子。连舡都拔他上岸，那时方见我的手段。”即便唤起二十多人，十来个妇人，一个个粗脚大手，裸臂揎拳，如疾风骤雨而来。赵完父子随来看。

且说众人远远的望着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贼不要走！”朱常家人媳妇，看见赵家有人来了，连忙住手，望河边便跑。到得岸旁，朱常连叫快脱衣服。众人一齐卸下，堆做一处，叫一个妇人看守，复身转来，叫道：“你来你来，若打输与你，不为好汉。”赵完家有个雇工人，叫做田牛儿，自恃有些气力，抢先飞奔向前。朱家人见他势头来得勇猛，两边一闪，让他冲将过来。才让他冲进时，男子妇人，一裹转来围住。田牛儿叫声：“来的好！”提起升箩般拳头，拣着个精壮村夫面上，一拳打去，只指望先打倒了一个硬的，其余便如摧枯拉朽了。谁知那人却也来得，拳到面上时，将头略偏一偏，这拳便打个空，刚落下来，就顺手牵羊把拳留住。田牛儿摔脱不得，急起左拳来打，手尚未起，又被一人接住，两边扯开。田牛儿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扯的扯，到像八抬八绰一般，脚不点地竟拿上船。那烂草绳系在草根上，有甚筋骨，初踏上船就断了。艄上人已预先将篙拦住，众人将田牛儿纳在舱中乱打。

赵家后边的人，见田牛儿捉上舡去，蜂拥赶上船抢人。朱家妇女都四散走开，放他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拦篙的人一等赵家男子妇人上齐舡时，急掉转篙，望岸上用力一点，那舡如箭一般，向河心中直荡开去。人众舡轻，三四幌便翻将转来。两家男女四十多人，尽都落水。这些妇人各自挣扎上岸，男子就在水中相打，纵横搅乱，激得水溅起来，恰如骤雨相似，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话上岸来说。正打之间，卜才就人乱中，把那缢死妇人尸首，直推过去，便喊起来道：“地方救护，赵家打死我家人了！”朱常同

那六七个妇人，在岸边接应，一齐喊叫，其声震天动地。赵家的妇人正绞挤湿衣，听得打死了人，带水而逃。水里的人，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正不知是那个打死的，巴不能擺脫逃走。被朱家人乘势追打，吃了老大的亏，挣上了岸，落荒逃奔，此时只恨父母少生了两只脚儿。

朱家人欲要追赶，朱常止住道：“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尸首收拾起来，抬放他家屋里了再处。”众人把尸首拖到岸上，卜才认做妻子，假意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捞起缸上篙桨之类，寄顿佃户人家，又对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邻里，都是亲眼看见，活打死的，须不是诬陷赵完。倘到官司时，少不得要相烦做个证见，但求实说罢了。”这几句是朱常引人来兜揽处和的话。此时内中若有个有力量的出来担当，不教朱常把尸首抬去赵家说和，这事也不见得后来害许多人的性命。只因赵完父子平日是个难说话的，恐怕说而不听，反是一场没趣，况又不晓得朱常心中是甚样个意儿，故此并无一人招揽。朱常见无人招架，教众人穿起衣服，把尸首用芦席卷了，将绳索络好，四人扛着，望赵完家来。看的人随后跟来，观看两家怎地结局？

铜盆撞了铁扫帚，恶人自有恶人磨。

且说赵完父子随后走来，远望着自家人追赶朱家的人，心中欢喜。渐渐至近，只见妇女家人，浑身似水，都像落汤鸡一般，四散奔走。赵完惊讶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都打下水去？”急挪步上前，众人看见乱喊道：“阿爹不好了！快回去罢。”赵寿道：“你们怎地恁般没用？都被打得这模样！”众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死了人却怎处？”赵完听见死

了个人，吓得就酥了半边，两只脚就像钉了，半步也行不动。赵寿与田牛儿，两边挟着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才开言问道：“如何就打死了人？”众人把相打翻缸的事，细说一遍，又道：“我们也没有打妇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淹死的。”赵完心中没了主意，只叫：“这事怎好？”那时合家老幼，都丛在一堆，人人心下惊慌。正说之间，人进来报：“朱家把尸首抬来了。”赵完又吃这一吓，恰像打坐的禅和子，急得身色一毫不动。

自古道：“物极则反，人急计生。”赵寿忽地转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对付他的计较在此。”便对众人道：“你们都向外边闪过，让他们进来之后，听我鸣锣为号，留几个紧守门口，其余都赶进来拿人，莫教走了一个。解到官司，见许多人白日抢劫，这人命自然从轻。”众人得了言语，一齐转身。赵完恐又打坏了人，分付：“只要拿人，不许打人。”众人应允，一阵风出去。赵寿只留下一个心腹义孙赵一郎道：“你且在此。”又把妇女妻小打发进去，分付：“不要出来。”赵完对儿子道：“虽则告他白日打抢，终是人命为重，只怕抵当不过。”赵寿走到耳根前，低低道：“如今只消如此这般。”赵完听了大喜，不觉身子就健旺起来，乃道：“事不宜迟，快些停当！”赵寿先把各处门户闭好，然后寻了一把斧头，一个棒槌，两扇板门，都已完备，方教赵一郎到厨下叫出一个老儿来。

那老儿名唤丁文，约有六十多岁，原是赵完的表兄，因有了个懒黄病，吃得做不得，却又无男无女，捱在赵完家烧火，博口饭吃。当下老儿不知头脑，走近前问道：“兄弟有甚

话？”赵完还未答应，赵寿闪过来，提起棒捶，看正太阳，便是一下。那老儿只叫得声“阿呀”，翻身跌倒。赵寿赶上，又复一下，登时了帐。当下赵寿动手时，以为无人看见，不想田牛儿的娘田婆，就住在赵完宅后，听见打死了人，恐是儿子打的，心中着急，要寻来问个仔细，从后边走出，正撞着赵寿行凶。吓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中念声：“阿弥陀佛！青天白日，怎做这事！”赵完听得，回头看了一看，把眼向儿子一颠。赵寿会意，急赶近前，照顶门一棒捶打倒，脑浆鲜血一齐喷出。还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脚，眼见得不能勾活了。只因这一文钱上起，又送了两条性命。正是：

耐心终有益，任意定生灾。

且说赵一郎起初唤丁老儿时，不道赵寿怀此恶念，蓦见他行凶，惊得直缩到一壁角边去。丁老儿刚刚完事，接脚又撞个田婆来凑成一对，他恐怕这第三棒捶轮到头上，心下着忙，欲待要走，这脚上却像被千百斤石头压住，那里移得动分毫。正在慌张，只见赵完叫道：“一郎快来帮一帮。”赵一郎听见叫他相帮，方才放下肚肠，挣扎得动，向前帮赵寿拖这两个尸首，放在遮堂背后，寻两扇板门压好，将遮堂都起浮了窠臼。又分付赵一郎道：“你切不可泄漏，待事平了，把家私分一股与你受用。”赵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过日的，怎敢泄漏？”刚刚准备停当，外面人声鼎沸，朱家人已到了。赵完三人退入侧边一间屋里，掩上门儿张看。

且说朱常引家人媳妇，扛着尸首赶到赵家，一路打将进去。直到堂中，见四面门户紧闭，并无一个人影。朱常教：“把尸首居中停下，打到里边去拿赵完这老亡八出来，锁在死

尸脚上。”众人一齐动手，乒乒乓乓将遮堂乱打，那遮堂已是离了窠臼的，不消几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尸首上又压上一层。众人只顾向前，那知下面有物。赵寿见打下遮堂，把锣筛起，外边人听见，发声喊，抢将入来。朱常听得筛锣，只道有人来抢尸首，急掣身出来，众人已至堂中，两下你揪我扯，搅做一团，滚做一块。里边赵完三人大喊：“田牛儿，你母亲都被打死了，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儿听见，急奔来问：“我母亲如何却在这里？”赵完道：“他刚同丁老官走来问我，遮堂打下，压死在内。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迟一步儿，这时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儿与赵一郎将遮堂搬开，露出两个尸首。田牛儿看娘时，头已打开，脑浆鲜血满地，放声大哭。朱常听见，只道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两个尸首，着了忙，往外就跑。这些家人媳妇，见家主走了，各要擺脫逃走，一路揪扭打将出来。那知门口有人把住，一个也走不脱，都被拿住。赵完只叫：“莫打坏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吃亏。赵寿取出链子绳索，男子妇女锁做一堂。田牛儿痛哭了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道：“我把朱常这狗王八，照依母亲打死罢了。”赵完拦住道：“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治了，你打他做甚？”教众人扯过一边。此时已哄动远近村坊、地方邻里，无有不到赵家观看。赵完留到后边，备起酒饭款待，要众人具个“白昼劫杀”公呈。那些人都是赵完的亲戚佃户、雇工人等，谁敢不依。

赵完连夜装起四五只农舡，载了地邻于证人等，把两只将朱常一家人锁缚在舱里，行了，一夜方到婺源县中，候大尹早衙升堂。地方人等先将呈子具上。这大尹展开观看一过，

问了备细，即差人押着地方并尸亲赵完、田牛儿、卜才前去。将三个尸首盛殓了，吊来相验。朱常一家人都发在铺里羁候。那时朱常家中自有佃户报知。儿子朱太星夜赶来看觑，自不必说。

有句俗语道得好：“官无三日急。”那尸棺便吊到了，这大尹如何就有工夫去相验？隔了半个多月，方才出牌，着地方备办登场法物。铺中取出朱常一干人都到尸场上。仵作人逐一看报道：“丁文太阳有伤，周围二寸有余，骨头粉碎。田婆脑门打开，脑髓漏尽，右肋骨踢折三根。二人实系打死。卜才妻子，颈下有缢死绳痕，遍身别无伤损，此系缢死是实。”大尹见报，心中骇异，道：“据这呈子上称说缸翻落水身死，如何却是缢死的？”朱常就禀道：“爷爷，众耳众目所见，如何却是缢死的？这明明仵作人得了赵完银子，妄报老爷。”大尹恐怕赵完将别个尸首颠换了，便唤卜才：“你去认这尸首，正是你妻子的么？”卜才上前一认，回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是昨日登时死的？”卜才道：“是。”大尹问了详细，自走下来把三个尸首逐一亲验，仵作人所报不差，暗称奇怪。分付把棺木盖上封好，带到县里来审。

大尹在轿上，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县坐下，发众犯都跪在仪门外，单唤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赵家二命，连这妇人，也是你谋死的！须从实招来。”朱常道：“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余氏，实被赵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人，都是见的，如何反是小人谋死？爷爷若不信，只问卜才便见明白。”大尹喝道：“胡说！这卜才乃你一路之人，我岂不晓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夹起来。”众皂隶一齐答应上前，把朱

常鞋袜去了，套上夹棍，便喊起来。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虽然好打官司，从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实：“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

大尹录了口词，叫跪在丹墀下。又唤卜才进来，问道：“死的妇人果是你妻子么？”卜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谋死了，诈害赵完？”卜才道：“爷爷，昨日赵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见的。”大尹把气拍在卓上一连七八拍，大喝道：“你这该死的奴才！这是谁家的妇人，你冒认做妻子，诈害别人！你家主已招称，是你把他谋死。还敢巧辩，快夹起来！”卜才见大尹像道士打灵牌一般，把气拍一片声乱拍乱喊，将魂魄都惊落了，又听见家主已招，只得禀道：“这都是家主教小人认作妻子，并不干小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从实细说。”卜才将下缸遇见尸首，定计诈赵完前后事细说一遍，与朱常无二。

大尹已知是实，又问道：“这妇人虽不是你谋死，也不该冒认为妻，诈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却是你与家主打死的，这须没得说。”卜才道：“爷爷，其实不曾打死，就夹死小人，也不招的。”大尹也教跪下丹墀，又唤赵完并地方来问，都执朱常扛尸到家，乘势打死。大尹因朱常造谋诈害赵完事实，连这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夹起来。朱常熬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将朱常、卜才各打四十，拟成斩罪，下在死囚牢里。其余十人，各打二十板，三个充军，七个徒罪，亦各下监。六个妇人，都是杖罪，发回原籍。其田断归赵完，代赵宁还原借朱常银两。又行文关会浮梁县查究妇人尸首来历。

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儿，赵完怕打人命官

司，必定央人兜收私处，这三十多亩田，不消说起归他，还要扎诈一注大钱，故此用这一片心机。谁知激变赵寿做出没天理事来对付，反中了他计。当下来到牢里，不胜懊悔，想道：“这蚤若不遇这尸首，也不见得到这地位！”正是：

蚤知更有强中手，却悔当初枉用心。

朱常料道：“此处定难翻案。”叫儿子分付道：“我想三个尸棺，必是钉稀板薄，交了春气，自然腐烂。你今先去会了该房，捺住关会文书。回去教妇女们，莫要泄漏这缢死尸首消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捱到来年四五月间，然后催关去审，那时烂没了缢死绳痕，好与他白赖。一事虚了，事事皆虚，不愁这死罪不脱。”朱太依着父亲，前去行事，不在话下。

却说景德镇卖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帮撇了尸首，指望王公些东西，过了两三日，却不见说起。小二在口内野唱，王公也不在其意。又过了几日，小二不见动静，心中焦躁，忍耐不住，当面明明说道：“阿公，前夜那话儿，亏我把去出脱了还好，若没我时，到天明地方报知官司，差人出来相验，饶你硬挣，不使酒钱，也使茶钱。就拌上十来担涎吐，只怕还不得干净哩！如今省了你许多钱钞，怎么竟不说起谢我？”大凡小人度量极窄，眼孔最浅：偶然替人做件事儿，微幸得效，便道是天大功劳，就来挟制那人，责他厚报，稍不遂意，便把这事翻局来害。往往人家用错了人，反受其累。譬如小二不过一时用得些气力，便想要王公的银子。那王公若是个知事的，不拘多寡与他些也就罢了，谁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钱的慳吝老儿，说着要他的钱，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红

颈赤起来了。

当下王公见小二要他银子。使发怒道：“你这人忒没理！吃黑饭，护漆柱。吃了我家的饭，得了我的工钱，便是这些小事，略走得几步，如何就要我钱？”小二见他发怒，也就嚷道：“喏呀！就不把我，也是小事，何消得喉急？用得我看，方吃得你的饭，赚得你的钱，须不是白把我用的。还有一句话，得了你工钱，只做得生活，原不曾说替你拽死尸的。”王婆便走过来道：“你这蛮子，真个惫懒！自古道：‘茄子也让三分老。’怎么一个老人家，全没些尊卑，一般样与他争嚷！”小二道：“阿婆，我出了力，不把银子与我，反发喉急，怎不要嚷？”王公道：“什么！是我谋死的？要诈我钱！”小二道：“虽不是你谋死，便是擅自移尸，也须有个罪名。”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来。”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难，只怕你当不起这大门户。”王公赶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颈就推。那小二不曾提防，捉脚不定，翻筋斗直跌出门外，磕碎脑后，鲜血直淌。小二跌毒了，骂道：“老忘八！亏了我，反打么！”就地下拾起一块砖来，望王公掷去。谁知数合当然，这砖不歪不斜，恰恰正中王公太阳，一交跌倒，再不则声。王婆急上前扶时，只见口开眼定，气绝身亡。跌脚叫苦，便哭起天来。只因这一文钱上，又送一条性命。

总为惜财丧命，方知财命相连。

小二见王公死了，爬起来就跑。王婆喊叫邻里，赶上拿转，锁在王公脚上。问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头哭，一头将前情说出，又道：“烦列位与老身作主则个。”众人道：“这厮元来恁地可恶！先教他吃些痛苦，然后解官。”三四个

邻里走上前，一顿拳头脚尖，打得半死，方才住手。教王婆关闭门户，同到县中告状。此时纷纷传说，远近人都来观看。

且说丘乙大正访问妻子尸首不着，官司难结，心中气闷。这一日闻得小二打死王公的根繇，想道：“这妇人尸首，莫不就是我妻子么？”急走来问，见王婆正锁门要去告状。丘乙大上前问了详细，计算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门这夜，便道：“怪道我家妻子尸首，当朝就不见踪影，原来却是你们撇掉了。如今有了实据，绰板婆却白赖不过了。我同你们见官去！”

当下一干人牵了小二，直到县里。次早大尹升堂，解将进去。地方将前后事细禀。大尹又唤王婆问了备细。小二料道情真难脱，不待用刑，从实招承。打了三十，问成死罪，下在狱中。丘乙大禀说妻子被刘三旺谋死正是此日，这尸首一定是他撇下的。证见已确，要求审结。此时婺源县知会文书未到，大尹因没有尸首，终无实据。原发落出去寻觅。再说小二，初时已被邻里打伤，那顿板子，又十分利害。到了狱中，没有使用，又遭一顿拳脚，三日之间，血崩身死。为这一文钱起，又送一条性命。

只因贪白镪，番自丧黄泉。

且说丘乙大从县中回家，正打白铁门首经过，只听得里边叫天叫地的啼哭。元来白铁自那夜担着惊恐，出脱这尸首，冒了风寒，回家上得床，就发起寒热，病了十来日，方才断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见为这一文钱，又送一条性命。

化为阴府惊心鬼，失却阳间打铁人。

丘乙大闻知白铁已死，叹口气道：“恁般一个好汉！有得几日，却又了帐。可见世人真是没根的！”走到家里，单单止

有这个小厮，鬼一般缩在半边，要口热水，也不能勾。看了那样光景，方懊悔前日逼勒老婆，做了这桩拙事。如今又弄得不尴不尬，心下烦恼，连生意也不去做，终日东寻西觅，并无尸首下落。

看看捱过残年，又蚤五月中旬。那时朱常儿子朱太已在按院告准状词，批在浮梁县审问，行文到婺源县关提人犯尸棺。起初朱太还不上紧，到了五月间，料得尸首已是腐烂，大大送个东道与婺源县该房，起文关解。那赵完父子因婺源县已经问结，自道没事，毫无畏惧，抱卷赴理。两县解子领了一千人犯，三具尸棺，直至浮梁县当堂投递。大尹将人犯羁禁，尸棺发置官坛候检，打发婺源回文，自不必说。

不则一日，大尹吊出众犯，前去相验。那朱太合衙门通买嘱了，要胜赵完。大尹到尸场上坐下，赵完将浮梁县案卷呈上。大尹看了，对朱常道：“你借尸扎诈，打死二命，事已问结，如何又告？”朱常禀道：“爷爷，赵完打余氏落水身死，众目共见；却买嘱了地邻忤作，妄报是缢死的。那丁文、田婆，自己情慌，谋害抵饰，硬诬小人打死。且不要论别件，但据小人主仆俱被拿住，赵完是何等势力，却容小人打死二命？况死的俱年七十多岁，难道恁地不知利害，只拣垂死之人来打？爷爷推详这上，就见明白。”大尹道：“既如此，当时怎就招承？”朱常道：“那赵完衙门情熟，用极刑拷逼，若不屈招，性命已不到今日了。”赵完也禀道：“朱常当日倚仗假尸，逢着的便打，阖家躲避。那丁文、田婆年老奔走不及，故此遭了毒手。假尸缢死绳痕，是婺源县太爷亲验过的，岂是忤作妄报！如今日久腐烂，巧言诳骗爷爷，希图漏网反陷。但

求细看招卷，曲直立见。”大尹道：“这也难凭你说。”即教开棺检验。

天下有这等作怪的事，只道尸首经了许多时，已腐烂尽了，谁知都一毫不变，宛然如生。那杨氏颈下这条绳痕，转觉显明，倒教忤作人没做理会。你道为何？他已得了朱常钱财，若尸首烂坏了，好从中作弊，要出脱朱常，反坐赵完。如今伤痕见在，若虚报了，恐大尹还要亲验；实报了，如何得朱常银子？正在踌躇，大尹蚤已瞧破，就走下来亲验。那忤作人被大尹鉴定，不敢隐匿，一一实报。朱常在傍暗暗叫苦。大尹把所报伤处，将卷对看，分毫不差，对朱常道：“你所犯已实，怎么又往上司诳告？”朱常又苦苦分诉。大尹怒道：“还要强辨！夹起来！快说这缢死妇人是那里来的？”朱常受刑不过，只得招出：“本日蚤起，在某处河沿边遇见，不知是何人撒下？”那大尹极有记性，忽地想起：“去年丘乙大告称，不见了妻子尸首；后来卖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称是日抬尸首，撒在河沿上。起衅至今，尸首没有下落，莫不就是这个么？”暗记在心。当下将朱常、卜才都责三十，照旧死罪下狱，其余家人减徒召保。赵完等发落宁家，不题。

且说大尹回到县中，吊出丘乙大状词，并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对，果然日子相同，撒尸地处一般，更无疑惑，即着原差，唤到丘乙大、刘三旺干证人等，监中吊出绰板婆孙氏，齐至尸场认看。此时正是五月天道，监中瘟疫大作，那孙氏刚刚病好，还行走不动，刘三旺与再旺扶挟而行。到了尸场上，忤作揭开棺盖，那丘乙大认得老婆尸首，放声号恸，连连叫道：“正里小人妻子。”干证地邻也道：“正是杨氏。”大尹细

细鞠问致死情繇，丘乙大咬定：“刘三旺夫妻登门打骂，受辱不过，以致缢死。”刘三旺、孙氏，又苦苦折辩。地邻俱称是孙氏起衅，与刘三旺无干。大尹喝教将孙氏拶起。那孙氏是新病好的人，身子虚弱，又行走这番，劳碌过度，又费唇费舌折辩，渐渐神色改变。经着拶子，疼痛难忍，一口气收不来，翻身跌倒，呜呼哀哉！只因这一文钱上起，又送一条性命。正是：

阴府又添长舌鬼，相骂今无绰板声。

大尹看见，即令放拶。刘三旺向前叫喊，喊破喉咙，也唤不转，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凄惨。大尹心中不忍，向丘乙大道：“你妻子与孙氏角口而死，原非刘三旺拳手相交。今孙氏亦亡，足以抵偿。今后两家和好，尸首各自领归埋葬，不许再告；违者定行重治。”众人叩首依命，各领尸首埋葬，不在话下。

再说朱常、卜才下到狱中，想起枉费许多银两，反受一场刑杖，心中气恼，染起病来，却又沾着瘟气，二病夹攻，不勾数日，双双而死。只因这一文钱上起，又送两条性命。

未诈他人，先损自己。

说话的，我且问你：朱常生心害人，尚然得个丧身亡家之报；那赵完父子活活打死无辜二人，又诬陷了两条性命，他却漏网安享，可见天理原有报不到之处。看官，你可晓得，古老有几句言语么？是那几句？古语道：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那天公算子，一个个记得明白。古往今来，曾放过那个？这赵完父子漏网受用，一来他的顽福未尽，二来时候不到，三

来小子只有一张口，没有两副舌，说了那边，便难顾这边，少不得逐节儿还你个报应。闲话休题。且说赵完父子又胜了朱常，回到家中，亲戚邻里，齐来作贺。吃了好几日酒。又过数日，闻得朱常、卜才，俱已死了，一发喜之不胜。田牛儿念着母亲暴露，领归埋葬不题。

时光迅速，不觉又过年余。元来赵完年纪虽老，还爱风月，身边有个偏房，名唤爱大儿。那爱大儿生得四五分颜色，乔乔画画，正在得趣之时。那老儿虽然风骚，到底老人家，只好虚应故事，怎能勾满其所欲？看见义孙赵一郎身材雄壮，人物乖巧，尚无妻室，倒有心看上了。常常走到厨房下，捋肩擦背，调嘴弄舌。你想世间能有几个坐怀不乱的鲁男子，妇人家反去勾搭，可有不肯之理！两下眉来眼去，不则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犹如一对饿虎，那有个饱期，捉空就闪到赵一郎房中，偷一手儿。那赵一郎又有些本领，弄得这婆娘体酥骨软，魄散魂销，恨不时刻并做一块。约莫串了半年有余。

一日，爱大儿对赵一郎说道：“我与你虽然快活了这几多时，终是碍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勾十分尽兴。不如悄地逃往远处，做个长久夫妻。”赵一郎道：“小娘子若真心肯跟我，就在此，可以做得夫妻，何必远去！”爱大儿道：“你便是我心上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就做得夫妻！”赵一郎道：“向年丁老官与田婆，都是老爹与大官人自己打死诈赖朱家的，当时教我相帮扛抬，曾许事完之日，分一分家私与我。那个棒槌，还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娘子相爱，故不说起。你今既有此心，我与老爹说，先要了那一分家私，寻个

所在住下，然后再央人说，要你为配，不怕他不肯。他若舍不得，那时你悄地径自走了出来，他可敢道个不字么？设或不达时务，便报与田牛儿同去告官，教他性命也自难保。”爱大儿闻言，不胜欢喜，道：“事不宜迟，作速理会。”说罢，闪出房去。

次日赵一郎探赵完独自个在堂中闲坐，上前说道：“向日老爹许过事平之后，分一股家私与我。如今朱家了账已久，要求老爹分一股儿，自去营运。”赵完答道：“我晓得了。”再过一日，赵一郎转入后边，遇着爱大儿，递个信儿道：“方才与老爹说了，娘子留心察听，看可像肯的。”爱大儿点头会意，各自开去不题。

且说赵完叫赵寿到一间厢房中去，将门掩上，低低把赵一郎说话，学与儿子，又道：“我一时含糊应了他，如今还是怎地计较？”赵寿道：“我原是哄他的甜话，怎么真个就做这指望？”老儿道：“当初不合许出了，今若不与他些，这点念头，如何肯息？”赵寿沉吟了一回，又生起歹念，乃道：“若引惯了他，做了个月月红，倒是无了无休的诈端。想起这事，止有他一个晓得，不如一发除了根，永无挂虑。”那老儿若是是个有仁心的，劝儿子休了这念，胡乱与他些个东西，或者免得后来之祸，也未可知。千不合，万不合，却说道：“我也有这念头，但没有个计策。”赵寿道：“有甚难处，明日去买些砒礞，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完事。外边人都晓得平日将他厚待的，决不疑惑。”赵完欢喜，以为得计。

他父子商议，只道神鬼不知，那晓得却被爱大儿瞧见，料然必说此事，悄悄走来覆在壁上窥听。虽则听着几句，不当

明白，恐怕出来撞着，急闪入去。欲要报与赵一郎，因听得不甚真切，不好轻事重报。心生一计，到晚间，把那老儿多劝上几杯酒，吃得醉熏熏，到了床上，爱大儿反抱定了那老儿撒娇撒痴，淫声浪语。这老儿迷魂了，乘着酒兴，未免做些没正经事体。方在酣美之时，爱大儿道：“有句话儿要说，恐气坏了你，不好开口，若不说，又气不过。”这老儿正顽得气喘吁吁，借那句话头，就停住了，说道：“是那个冲撞了你？如此着恼！”爱大儿道：“叵耐一郎这厮，今早把风话撩拨我，我要扯他来见你，倒说：‘老爹和大官人，性命都还在我手里，料道也不敢难为我。’不知有甚缘故，说这般满话。尚在外人面前，也如此说，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当，可不坏了名声？那样没上下的人，不如寻个计策摆布死了，也省了后患。”那老儿道：“元来这厮恁般无礼！不打紧，明晚就见功效了。”爱大儿道：“明晚怎地就见功效？”那老儿也是合当命尽，将要药死的话，一五一十说出。

那婆娘得了实信，次早闪来报知赵一郎。赵一郎闻言，吃那惊不小，想道：“这样反面无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何饶得他过？”摸了棒槌，锁上房门，急来寻着田牛儿，把前事说与。田牛儿怒气冲天，便要赶去厮闹。赵一郎止住道：“若先嚷破了，反被他做了准备，不如竟到官司，与他理论。”田牛儿道：“也说得是。还到那一县去？”赵一郎道：“当初先在婺源县告起，这大尹还在，原到他县里去。”

那太白村离县止有四十余里，二人拽开脚步，直跑至县中。恰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齐喊叫。大尹唤入，当厅跪下，却没有状词，只是口诉。先是田牛儿哭禀一番，次后赵

一郎将赵寿打死丁文、田婆，诬陷朱常、卜才情繇细诉，将行凶棒槌呈上。大尹看时，血痕虽干，鲜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当时为何不首？”赵一郎道：“是时因念主仆情分，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泄漏，昨日父子计议，要在今晚将毒药鸩害小人，故不得不来投生。”大尹道：“他父子计议，怎地你就晓得？”赵一郎急遽间，不觉吐出实话，说道：“亏主人偏房爱大儿报知，方才晓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来报信？想必与你有奸么？”赵一郎被道破心事，脸色俱变，强词抵赖。大尹道：“事已显然，不必强辩。”即差人押二人去拿赵完父子并爱大儿前来赴审。到得太白村，天已昏黑，田牛儿留回家歇宿，不题。

且说赵寿早起就去买下砒礞，却不见了赵一郎，问家中上下，都不知道。父子虽然有些疑惑，那个虑到爱大儿泄漏。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捆翻，拿到县中。赵完见爱大儿也拿了，还错认做赵一郎调戏他不从，因此牵连在内，直至赵一郎说出，报他谋害情由，方知向来有奸，懊悔失言。两下辩论一番，不肯招承。怎当严刑锻炼，疼痛难熬，只得一一细招。大尹因害了四命，情理可恨，赵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问斩。赵一郎奸骗主妾，背恩反噬；爱大儿通同奸夫，谋害亲夫，各责四十，杂犯死罪，齐下狱中。田牛儿发落宁家。一面备文申报上司，具疏题请。不一日，刑部奉旨，倒下号札，四人俱依拟，秋后处决。只因这一文钱上，又送了三条性命。虽然是冤各有头，债各有主，若不因那一文钱争闹，杨氏如何得死？没有杨氏的死尸，朱常这诈害一事，也就做不成了。总为这一文钱起，共害了十三条性命。这段话叫做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奉劝世人，舍财忍气为上。有诗为证：

相争只为一文钱，小隙谁知奇祸连！

劝汝舍财兼忍气，一生无事得安然。

第三十五卷 徐老仆义愤成家

犬马犹然知恋主，况于列在生人。为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伤伦。能为义仆是良民。盛衰无改节，史册可传神。

说这唐玄宗时，有一官人姓萧名颖士，字茂挺，兰陵人氏。自幼聪明好学，该博三教九流，贯串诸子百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通，无有不晓。真个胸中书富五车，笔下句高千古。年方一十九岁，高掇巍科，名倾朝野，是一个广学的才子。家中有个仆人，名唤杜亮。那杜亮自萧颖士数龄时，就在书房中服事起来。若有驱使，奋勇直前，水火不避，身边并无半文私蓄。陪伴萧颖士读书时，不待分付，自去千方百计，预先寻觅下果品饮馔供奉。有时或烹瓯茶儿助他清思，或暖杯酒儿节他辛苦。整夜直服事到天明，从不曾打个瞌睡。如见萧颖士读到得意之处，他在旁也十分欢喜。

那萧颖士般般皆好，件件俱美，只有两桩儿毛病。你道是那两桩？第一件：乃是恃才傲物，不把人看在眼内。才登仕籍，便去冲撞了当朝宰相。那宰相若是个有度量的，还恕得他过，又正冲撞了第一个忌才的李林甫。那李林甫混名叫

做李猫儿，平昔不知坏了多少大臣，乃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却去惹他，可肯轻轻放过？被他略施小计，险些连性命都送了。又亏着座主搭救，止削了官职，坐在家里。

第二件：是性子严急，却像一团烈火，片语不投，即暴躁如雷，两太阳火星直爆。奴仆稍有差误，便加捶搥。他的打法，又与别人不同。有甚不同？别人责治家奴，定然计其过犯大小，讨个板子，教人行杖，或打一十，或打二十，分个轻重。惟有萧颖士，不论事体大小，略触着他的性子，便连声喝骂，也不用什么板子，也不要人行杖，亲自跳起身来一把揪翻，随分掣着一件家火，没头没脑乱打。凭你什么人劝解，他也全不作准，直要打个气息；若不像意，还要咬上几口，方才罢手。因是恁般利害，奴仆们惧怕，都四散逃去，单单存得一个杜亮。论起萧颖士，止存得这个家人种儿，每事只该将就些才是。谁知他是天生的性儿，使惯的气儿，打溜的手儿，竟没有丝毫更改，依然照旧施行。起先奴仆众多，还打了那个，空了这个，到得秃秃里独有杜亮时，反觉打得勤些。论起杜亮，遇着这般没理会的家主，也该学众人逃走去罢了，偏又寸步不离，甘心受他的责罚。常常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淋，也再无一点退悔之念，一句怨恨之言。打罢起来，整整一整衣裳，忍着疼痛，依原在旁答应。

说话的，据你说，杜亮这等奴仆，莫说千中选一，就是走尽天下，也寻不出个对儿。这萧颖士又非黑漆皮灯，泥塞竹管，是那一窍不通的蠢物；他须是身登黄甲，位列朝班，读破万卷，明理的才人，难道恁般不知好歹，一味蛮打，没有一点仁慈改悔之念不成？看官有所不知，常言道得好：“江山易

改，禀性难移。”那萧颖士平昔原爱杜亮小心驯谨，打过之后，深自懊悔道：“此奴随我多年，并无十分过失，如何只管将他这样毒打？今后断然不可！”到得性发之时，不觉拳脚又轻轻的生在他身上去了。这也不要单怪萧颖士性子急躁，谁教杜亮刚闻得叱喝一声，恰如小鬼见了锤馗一般，扑秃的两条腿就跪倒在地。萧颖士本来是个好打人的，见他做成这个要打局面，少不得奉承几下。

杜亮有个远族兄弟杜明，就住在萧家左边，因见他常打得这个模样，心下到气不过，撺掇杜亮道：“凡做奴仆的，皆因家贫力薄，自难成立，故此投靠人家。一来贪图现成衣食，二来指望家主有个发迹之日，带挈风光，摸得些东西做个小小家业，快活下半世。像阿哥如今随了这措大，早晚辛勤服事，竭力尽心，并不见一些好处，只落得常受他凌辱痛楚。恁样不知好歉的人，跟他有何出息？他家许多人都存住不得，各自四散去了，你何不也别了他，另寻头路？有多少不如你的，投了大官府人家，吃好穿好，还要作成趁一贯两贯。走出衙门前，谁不奉承？那边才叫‘某大叔，有些小事相烦’。还未答应时，这边又叫‘某大叔，我也有件事儿劳动’。真个应接不暇，何等兴头。若是阿哥这样肚里又明白，笔下又来得，做人且又温存小心，走到势要人家，怕道不是重用？你那措大，虽然中个进士，发利市就与李丞相作对，被他弄来，坐在家中，料道也没个起官的日子，有何撇不下，定要与他缠帐？”

杜亮道：“这些事，我岂不晓得？若有此念，早已去得多年了，何待吾弟今日劝谕。古语云：‘良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奴仆虽是下贱，也要择个好使头。像我主人，止是

性子躁急，除此之外，只怕舍了他，没处再寻得第二个出来。”杜明道：“满天下无数官员宰相、贵戚豪家，岂有反不如你主人这个穷官？”杜亮道：“他们有的，不过是爵位金银二事。”杜明道：“只这两桩尽勾了，还要怎样？”杜亮道：“那爵位乃虚花之事，金银是臭污之物，有甚希罕？如何及得我主人这般高才绝学，拈起笔来，顷刻万言，不要打个稿儿。真个烟云缭绕，华彩缤纷。我所恋恋不舍者，单爱他这一件儿。”杜明听得说出爱他的才学，不觉呵呵大笑，道：“且问阿哥：你既爱他的才学，到饥时可将来当得饭吃，冷时可作得衣穿么？”杜亮道：“你又说笑话，才学在他腹中，如何济得我的饥寒？”杜明道：“却元来又救不得你的饥，又遮不得你的寒，爱他何用？当今有爵位的，尚然只喜趋权附势，没一个肯怜才惜学。你我是个下人，但得饱食暖衣，寻觅些钱钞做家，乃是本等；却这般迂阔，爱什么才学，情愿受其打骂，可不是个呆子！”杜亮笑道：“金银，我命里不曾带来，不做这个指望，还只是守旧。”杜明道：“想是打得你不爽利，故此尚要捱他的棍棒。”杜亮道：“多承贤弟好情，可怜我做兄的，但我主这般博奥才学，总然打死，也甘心服事他。”遂不听杜明之言，仍旧跟随萧颖士。

不想今日一顿拳头，明日一顿棒子，打不上几年，把杜亮打得渐渐遍身疼痛，口内吐血，成了个伤癆症候。初日还强勉趋承，次后打熬不过，半眠半起。又过几时，便久卧床席。那萧颖士见他呕血，情知是打上来的，心下十分懊悔，指望有好的日子。请医调治，亲自煎汤送药。捱了两月，呜呼哀哉！萧颖士想起他平日的好处，只管涕泣，备办衣棺埋葬。

萧颖士日常亏杜亮服事惯了，到得死后，十分不便，央人四处寻觅仆从，因他打人的名头出了，那个肯来跟随？就有个肯跟他的，也不中其意。有时读书到忘怀之处，还认做杜亮在傍，抬头不见，便掩卷而泣。后来萧颖士知得了杜亮当日不从杜明这班说话，不觉气咽胸中，泪如泉涌，大叫一声：“杜亮！我读了一世的书，不曾遇着个怜才之人，终身沦落；谁想你到是我的知己，却又有眼无珠，枉送了你性命，我之罪也！”言还未毕，口中的鲜血，往外直喷，自此也成了个呕血之疾。将书籍尽皆焚化，口中不住的喊叫杜亮，病了数月，也归大梦。遗命教迁杜亮与他同葬。有诗为证：

纳贿趋权步步先，高才曾见几人怜。

当路若能如杜亮，草莱安得有遗贤？

说话的，这杜亮爱才恋主，果是千古奇人。然看起来，毕竟还带些腐气，未为全美。若有别桩希奇故事，异样话文，再讲回出来。列位看官稳坐着，莫要性急，适来小子道这段小故事，原是入话，还未曾说到正传。那正传却也是个仆人。他比杜亮更是不同，曾独力与孤孀主母，挣起个天大家事，替主母嫁三个女儿，与小主人娶两房娘子，到得死后，并无半文私蓄，至今名垂史册。待小子慢慢的道来，劝谕那世间为奴仆的，也学这般尽心尽力帮家做活，传个美名；莫学那样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骂。

你道这段话文，出在那个朝代？什么地方？元来就在本朝嘉靖爷年间，浙江严州府淳安县，离城数里，有个乡村，名曰锦沙村。村上有一姓徐的庄家，恰是弟兄三人。大的名徐

言，次的名徐召，各生得一子；第三个名徐哲，浑家颜氏，到生得二男三女。他弟兄三人，奉着父亲遗命，合锅儿吃饭，并力的耕田。挣下一头牛儿，一骑马儿。又有一个老仆，名叫阿寄，年已五十多岁，夫妻两口，也生下一个儿子，还只有十来岁。那阿寄也就是本村生长，当先因父母丧了，无力殓殓，故此卖身在徐家。为人忠谨小心，朝起晏眠，勤于种作。徐言的父亲大得其力，每事优待。

到得徐言辈掌家，见他年纪有了，便有些厌恶之意。那阿寄又不达时务，遇着徐言弟兄行事有不到处，便苦口规谏。徐哲尚肯服善，听他一两句，那徐言、徐召是个自作自用的性子，反怪他多嘴擦舌，高声叱喝，有时还要奉承几下消食拳头。阿寄的老婆劝道：“你一把年纪的人了，诸事只宜退缩。他们是后生家世界，时时新，局局变，由他自去主张罢了，何苦定要多口，常讨恁样凌辱！”阿寄道：“我受老主之恩，故此不得不说。”婆子道：“累说不听，这也怪不得你了！”自此阿寄听了老婆言语，缄口结舌，再不干预其事，也省了好些耻辱。正合着古人两句言语，道是：“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

不则一日，徐哲忽地患了个伤寒症候，七日之间，即便死了帐。那时就哭杀了颜氏母子，少不得衣棺盛殓，做些功果追荐。过了两月，徐言与徐召商议道：“我与你各只一子，三兄弟到有两男三女，一分就抵着我们两分。便是三兄弟在时，一般耕种，还算计不就，何况他已死了。我们日夜吃辛吃苦挣来，却养他一窝子吃死饭的。如今还是小事，到得长大起来，你我儿子婚配了，难道不与他婚男嫁女，岂不比你我反

多去四分？意欲即今三股分开，撇脱了这条烂死蛇，由他们有得吃，没得吃，可不与你我没干涉了。只是当初老官儿遗嘱，教道莫要分开，今若违了他言语，被人谈论，却怎地处？”

那时徐召若是个有仁心的，便该劝徐言休了这念才是。谁知他的念头，一发起得久了，听见哥子说出这话，正合其意，乃答道：“老官儿虽有遗嘱，不过是死人说话了，须不是圣旨，违背不得的。况且我们的家事，那个外人敢来谈论！”徐言连称有理，即将田产家私，都暗地配搭停当，只拣不好的留与侄子。徐言又道：“这牛马却怎地分？”徐召沉吟半晌，乃道：“不难。那阿寄夫妻年纪已老，渐渐做不动了，活时到有三个吃死饭的，死了又要赔两口棺木，把他也当作一股，派与三房里，卸了这干系，可不是好！”

计议已定，到次日备些酒肴，请过几个亲邻坐下，又请出颜氏并两个侄儿。那两个孩子，大的才得七岁，唤做福儿，小的五岁，叫做寿儿，随着母亲，直到堂前，连颜氏也不知为甚缘故。只见徐言弟兄立起身来道：“列位高亲在上，有一言相告：昔年先父原没甚所遗，多亏我弟兄，挣得些小产业，只望弟兄相守到老，传至子侄这辈分析。不幸三舍弟近日有此大变，弟妇又是个女道家，不知产业多少。况且人家消长不一，到后边多挣得，分与舍侄便好；万一消乏了，那时只道我们有甚私弊，欺负孤儿寡妇，反伤骨肉情义了。故此我兄弟商量，不如趁此完美之时，分作三股，各自领去营运，省得后来争多竞少，特请列位高亲来作眼。”遂向袖中摸出三张分书来，说道：“总是一样配搭，至公无私，只劳列位着个花押。”

颜氏听说要分开自做人家，眼中扑簌簌珠泪交流，哭道：“二位伯伯，我是个孤孀妇人，儿女又小，就是没脚蟹一般，如何撑持的门户？昔日公公原分付莫要分开，还是二位伯伯总管在那里，扶持儿女大了，但凭胡乱分些便罢，决不敢争多竞少。”徐召道：“三娘子，天下无有不散筵席，就合上一千年，少不得有个分开日子。公公乃过世的人了，他的说话，那里作得准。大伯昨日要把牛马分与你。我想侄儿又小，那个去看养，故分阿寄来帮扶。他年纪虽老，筋力还健，赛过一个后生家种作哩。那婆子绩麻纺线，也不是吃死饭的。这孩子再耐他两年，就可下得田了，你不消愁得。”颜氏见他弟兄如此，明知已是做就，料道拗他不过，一味啼哭。那些亲邻看了分书，虽晓得分得不公道，都要做好好先生，那个肯做闲冤家，出尖说话，一齐着了花押，劝慰颜氏收了进去，入席饮酒。有诗为证：

分书三纸语从容，人畜均分稟至公。

老仆不如牛马用，拥孤孀妇泣西风。

却说阿寄，那一早差他买东买西，请张请李，也不晓得又做甚事体。恰好在南村去请个亲戚，回来时里边事已停妥，刚至门口，正遇见老婆。那婆子恐他晓得了这事，又去多言多语，扯到半边，分付道：“今日是大官人分拨家私，你休得又去闲管，讨他的怠慢！”阿寄闻言，吃了一惊，说道：“当先老主人遗嘱，不要分开，如何见三官人死了，就撇开这孤儿寡妇，教他如何过活？我若不说，再有何人肯说？”转身就走。婆子又扯住道：“清官也断不得家务事，适来许多亲邻都不开口，你是他手下人，又非甚么高年族长，怎好张主？”阿

寄道：“话虽有理，但他们分得公道，便不开口；若有些欺心，就死也说得，也要讲个明白。”又问道：“可晓得分我在那一房？”婆子道：“这到不晓得。”

阿寄走到堂前，见众人吃酒，正在高兴，不好遽然问得，站在旁边。间壁一个邻家抬头看见，便道：“徐老官，你如今分在三房里了。他是孤孀娘子，须是竭力帮助便好。”阿寄随口答道：“我年纪已老，做不动了。”口中便说，心下暗转道：“元来拨我在三房里，一定他们道我没用了，借手推出的意思。我偏要争口气，挣个事业起来，也不被人耻笑。”遂不问他们分析的事，一径转到颜氏房门口，听得在内啼哭。阿寄立住脚听时，颜氏哭道：“天阿！只道与你一竹竿到底白头相守，那里说起半路上就抛撇了，遗下许多儿女，无依无靠；还指望倚仗做伯伯的扶养长大，谁知你骨肉未寒，便分拨开来。如今教我没投没奔，怎生过日？”又哭道：“就是分的田产，他们通是亮里，我是暗中，凭他们分派，那里知得好歹。只一件上，已是他们的肠子狠了。那牛儿可以耕种，马儿可雇倩与人，只拣两件有利息的拿了去，却推两个老头儿与我，反要费我的衣食。”

那老儿听了这话，猛然揭起门帘叫道：“三娘，你道老奴单费你的衣食，不及牛马的力么？”颜氏羞地里被他钻进来说这句话，到惊了一跳，收泪问道：“你怎地说？”阿寄道：“那牛马每年耕种雇倩，不过有得数两利息，还要赔个人去喂养跟随。若论老奴，年纪虽老，精力未衰，路还走得，苦也受得。那经商道业，虽不曾做，也都明白。三娘急急收拾些本钱，待老奴出去做些生意，一年几转，其利岂不胜似马牛数

倍！就是我的婆子，平昔又勤于纺织，亦可少助薪水之实。那田产莫管好歹，把来放租与人，讨几担谷子，做了桩主，三娘同姐儿们，也做些活计，将就度日，不要动那资本。营运数年，怕不挣起个事业？何消愁闷。”颜氏见他说得有些来历，乃道：“若得你如此出力，可知好哩。但恐你有了年纪，受不得辛苦。”阿寄道：“不满三娘说，老便老，健还好，眠得迟，起得早，只怕后生家还赶我不上哩！这到不消虑得。”颜氏道：“你打帐做甚生意？”阿寄道：“大凡经商，本钱多便大做，本钱少便小做。须到外边去，看临期着便，见景生情，只拣有利息的就做，不是在家论得定的。”颜氏道：“说得有理，待我计较起来。”阿寄又讨出分书，将分下的家火，照单逐一点明，搬在一处，然后走至堂前答应。众亲邻直饮至晚方散。

次日，徐言即唤个匠人，把房子两下夹断，教颜氏另自开个门户出入。颜氏一面整顿家中事体，自不必说。一面将簪钗衣饰，悄悄教阿寄去变卖，共凑了十二两银子。颜氏把来交与阿寄道：“这些少东西，乃我尽命之资，一家大小俱在此上。今日交付与你，大利息原不指望，但得细微之利也就勾了。临事务要斟酌，路途亦宜小心，切莫有始无终，反被大伯们耻笑。”口中便说，不觉泪随言下。阿寄道：“但请放心，老奴自有见识在此，管情不负所托。”颜氏又可道：“还是几时起身？”阿寄道：“今本钱已有了，明早就行。”颜氏道：“可要拣个好日？”阿寄道：“我出去做生意，便是好日了，何必又拣？”即把银子藏在兜肚之中，走到自己房里，向婆子道：“我明早要出门去做生意，可将旧衣旧裳，打叠在一处。”

元来阿寄止与主母计议，连老婆也不通他知道。这婆子

见蓦地说出那句话，也觉骇然，问道：“你往何处去？做甚生意？”阿寄方把前事说与。那婆子道：“阿呀！这是那里说起！你虽然一把年纪，那生意行中从不曾着脚，却去弄虚头，说大话，兜揽这帐。孤孀娘子的银两是苦恼东西，莫要把去弄出个话靶，连累他没得过用，岂不终身抱怨？不如依着我，快快送还三娘，拼得早起晏眠，多吃些苦儿，照旧耕种帮扶，彼此到得安逸。”阿寄道：“婆子家晓得什么，只管胡言乱语！那见得我不会做生意，弄坏了事？要你未风先雨。”遂不听老婆，自去收拾了衣服被窝。却没个被囊，只得打个包儿，又做起一个缠袋，准备些干粮。又到市上买了一顶雨伞，一双麻鞋，打点完备。次早先到徐言、徐召二家说道：“老奴今日要往远处去做生意，家中无人照管，虽则各分门户，还要二位官人早晚看顾。”徐言二人听了，不觉暗笑，答道：“这倒不消你叮嘱，只要赚了银子回来，送些人事与我们。”阿寄道：“这个自然。”转到家中，吃了饭食，作别了主母，穿上麻鞋，背着包裹雨伞，又分付老婆，早晚须是小心。临出门，颜氏又再三叮咛，阿寄点头答应，大踏步去了。

且说徐言弟兄，等阿寄转身后，都笑道：“可笑那三娘子好没见识，有银子做生意，却不与你我商量，倒听阿寄这老奴才的说话。我想他生长已来，何曾做惯生意？哄骗孤孀妇人的东西，自去快活。这本钱可不白白送落！”徐召道：“便是当初合家时，却不把出来营运，如今才分得，即教阿寄做客经商。我想三娘子又没甚妆奁，这银两定然是老官儿存日，三兄弟克剥下的，今日方才出豁。总之，三娘子瞒着你我做事，若说他不该如此，反道我们妒忌了。且待阿寄折本回来，

那时去笑他。”正是：

云端看厮杀，毕竟孰输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再说阿寄离了家中，一路思想：“做甚生理便好？”忽地转着道：“闻得贩漆这项道路颇有利息，况又在近处，何不去试他一试？”定了主意，一径直至庆云山中。元来采漆之处，原有个牙行，阿寄就行家住下。那贩漆的客人却也甚多，都是挨次儿打发。阿寄想道：“若慢慢的挨去，可不担搁了日子，又费去盘缠。”心生一计，捉个空扯主人家到一村店中，买三杯请他，说道：“我是个小贩子，本钱短少，守日子不起的，望主人家看乡里分上，怎地设法先打发我去。那一次来，大大再整个东道请你。”也是数合当然，那主人家却正撞着是个贪杯的，吃了他的软口汤，不好回得，一口应承。当晚就往各村户凑足其数，装裹停当，恐怕客人们知得嗔怪，到寄在邻家放下，次日起个五更，打发阿寄起身。

那阿寄发利市，就得了便宜，好不喜欢。教脚夫挑出新安江口，又想到：“杭州离此不远，定卖不起价钱。”遂雇船直到苏州。正遇在缺漆之时，见他的货到，犹如宝贝一般，不勾三日，卖个干净。一色都是见银，并无一毫赊帐。除去盘缠使用，足足赚个对合有余，暗暗感谢天地，即忙收拾起身。又想到：“我今空身回去，须是趁船，这银两在身边，反担干系。何不再贩些别样货去，多少寻些利息也好。”打听得枫桥粳米到得甚多，登时落了几分价钱，乃道：“这贩米生意，量来必不吃亏。”遂采了六十多担粳米，载到杭州出脱。那时乃七月中旬，杭州有一个月不下雨，稻苗都干坏了，米价腾涌。

阿寄这载米，又值在巧里，每一担长了二钱，又赚十多两银子。自言自语道：“且喜做来生意，颇颇顺溜，想是我三娘福分到了。”却又想道：“既在此间，怎不去问问漆价？若与苏州相去不远，也省好些盘缠。”细细访问时，比苏州反胜。你道为何？元来贩漆的，都道杭州路近价贱，俱往远处去了，杭州到时常短缺。常言道：“货无大小，缺者便贵。”故此比别处反胜。

阿寄得了这个消息，喜之不胜，星夜赶到庆云山，已备下些小人事，送与主人家，依旧又买三杯相请。那主人家得了些小便宜，喜逐颜开，一如前番，悄悄先打发他转身。到杭州也不消三两日，就都卖完。计算本利，果然比起先这一帐又多几两，只是少了那回头货的利息。乃道：“下次还到远处去。”与牙人算清了帐目，收拾起程，想道：“出门好几时了，三娘必然挂念，且回去回覆一声，也教他放心。”又想道：“总是收漆，要等候两日；何不先到山中，将银子教主人家一面先收，然后回家，岂不两便。”定了主意，到山中把银两付与牙人，自己赶回家去。正是：

先收漆货两番利，初出茅庐第一功。

且说颜氏自阿寄去后，朝夕悬挂，常恐他消折了这些本钱，怀着鬼胎。耳根边又听得徐言弟兄在背后擷唇簸嘴，愈加烦恼。一日正在房中闷坐，忽见两个儿子乱喊进来道：“阿寄回家了。”颜氏闻言，急走出房，阿寄早已在面前。他的老婆也随在背后。阿寄上前，深深唱个大喏。颜氏见了他，反增着一个蹬心拳头，胸前突突的乱跳，诚恐说出句扫兴话来，便问道：“你做的是个什么生意？可有些利钱？”那阿寄叉手不

离方寸，不慌不忙的说道：“一来感谢天地保佑，二来托赖三娘洪福，做的却是贩漆生意，赚得五六倍利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恐怕三娘放心不下，特归来回覆一声。”颜氏听罢，喜从天降，问道：“如今银子在那里？”阿寄道：“已留与主人家收漆，不曾带回，我明早就要去的。”那时合家欢天喜地。阿寄住了一晚，次日清早起身，别了颜氏，又往庆云山去了。

且说徐言弟兄，那晚在邻家吃社酒醉倒，故此阿寄归家，全不晓得，到次日齐走过来，问道：“阿寄做生意归来，趁了多少银子？”颜氏道：“好教二位伯伯知得，他一向贩漆营生，倒觅得五六倍利息。”徐言道：“好造化！怎样赚钱时，不勾几年，便做财主哩。”颜氏道：“伯伯休要笑话，免得饥寒便勾了。”徐召道：“他如今在那里？出去了几多时？怎么也不来见我？这样没礼。”颜氏道：“今早原就去了。”徐召道：“如何去得恁般急速？”徐言又问道：“那银两你可曾见见数么？”颜氏道：“他说俱留在行家买货，没有带回。”徐言呵呵笑道：“我只道本利已到手了，原来还是空口说白话，眼饱肚中饥。耳边到说得热哄哄，还不知本在何处，利在那里，便信以为真。做经纪的人，左手不托右手，岂有自己回家，银子反留在外人？据我看起来，多分这本钱弄折了，把这鬼话哄你。”徐召也道：“三娘子，论起你家做事，不该我们多口。但你终是女眷家，不知外边世务，既有银两，也该与我二人商量，买几亩田地，还是长策。那阿寄晓得做甚生理？却瞒着我们，将银子与他出去瞎撞。我想那银两，不是你的妆奁，也是三兄弟的私蓄，须不是偷来的，怎看得恁般轻易！”二人一吹一唱，说得颜氏心中哑口无言，心下也生疑惑，委决不

下，把一天欢喜，又变为万般愁闷。按下此处不题。

再说阿寄这老儿急急赶到庆云山中，那行家已与他收完，点明交付。阿寄此番不在苏杭发卖，径到兴化地方，利息比这两处又好。卖完了货，打听得那边米价一两三担，斗解又大，想起杭州见今荒歉，前次余客贩的去，尚赚了钱，今在出处贩去，怕不有一两个对合？遂装上一大载米至杭州，准准余了一两二钱一石，斗斛上多来，恰好顶着船钱使用。那时到山中收漆，便是大客人了，主人家好不奉承。一来是颜氏命中合该造化，二来也亏阿寄经营伶俐。凡贩的货物，定获厚利。一连做了几帐，长有二千余金。看看捱着残年，算计道：“我一个孤身老儿，带着许多财物，不是耍处！倘有差跌，前功尽弃。况且年近岁逼，家中必然悬望，不如回去，商议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弄。”

此时他出路行头，诸色尽备；把银两逐封紧紧包裹，藏在顺袋中；水路用舟，陆路雇马，晏行早歇，十分小心。非止一日，已到家中，把行李驮入。婆子见老公回了，便去报知颜氏。那颜氏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喜者，阿寄回来；所惧者，未知生意长短若何。因向日被徐言弟兄奚落了一场，这番心里比前更是着急。三步并作两步，奔至外厢，望见了这堆行李，料道不像个折本的，心上就安了一半。终是忍不住，便问道：“这一向生意如何？银两可曾带回？”阿寄近前见了个礼道：“三娘不要性急，待我慢慢的细说。”教老婆顶上中门，把行李尽搬至颜氏房中打开，将银子逐封交与颜氏。颜氏见着许多银两，喜出望外，连忙开箱启笼收藏。阿寄方把往来经营的事说出。颜氏因怕惹是非，徐言当日的话，一句

也不说与他知道，但连称：“都亏你老人家气力了，且去歇息则个。”又分付：“倘大伯们来问起，不要与他讲真话。”阿寄道：“老奴理会得。”

正话问，外面呼呼声叩门，原来却是徐言弟兄听见阿寄归了，特来打探消耗。阿寄上前作了两个揖。徐言道：“前日闻得你生意十分旺相，今番又趁若干利息？”阿寄道：“老奴托赖二位官人洪福，除了本钱盘费，干净趁得四五十两。”徐召道：“阿呀！前次便说有五六倍利了，怎地又去了许多时，反少起来？”徐言道：“且不要问他趁多趁少，只是银子今次可曾带回？”阿寄道：“已交与三娘了。”二人便不言语，转身出去。

再说阿寄与颜氏商议，要置买田产，悄地央人寻觅。大抵出一个财主，生一个败子。那锦沙村有个晏大户，家私豪富，田产广多，单生一子名为世保，取世守其业的意思。谁知这晏世保，专于嫖赌，把那老头儿活活气死。合村的人道他是个败子，将晏世保三字，顺口改为献世保。那献世保同着一班无藉，朝欢暮乐，弄完了家中财物，渐渐摇动产业。道是零星卖来不勾用，索性卖一千亩，讨价三千余两，又要一注儿交银。那村中富者虽有，一时凑不起许多银子，无人上桩。延至岁底，献世保手中越觉干逼，情愿连一所庄房，只要半价。阿寄偶然闻得这个消息，即寻中人去，讨个经帐。恐怕有人先成了去，就约次日成交。献世保听得有了售主，好不欢喜。平日一刻也不着家的，偏这日足迹不敢出门，呆呆的等候中人同往。

且说阿寄料道献世保是爱吃东西的，清早便去买下佳肴

美醢，唤个厨夫安排，又向颜氏道：“今日这场交易，非同小可。三娘是个女眷家，两位小官人又幼，老奴又是下人，只好在旁说话，难好与他抗礼；须请问壁大官人弟兄来作眼，方是正理。”颜氏道：“你就过去请一声。”阿寄即到徐言门首，弟兄正在那里说话。阿寄道：“今日三娘买几亩田地，特请二位官人来张主。”二人口中虽然答应，心内又怪颜氏不托他寻觅，好生不乐。徐言说道：“既要买田，如何不托你我，又教阿寄张主。直至成交，方才来说？只是这村中，没有什么零星田卖。”徐召道：“不必猜疑，少顷便见着落了。”二人坐于门首，等至午前光景，只见献世保同着几个中人，两个小厮，拿着拜匣，一路拍手拍脚的笑来，望着间壁门内齐走进去。徐言弟兄看了，倒吃一吓，都道：“咦！好作怪！闻得献世保要卖一千亩田，实价三千余两，不信他家有許多银子？难道献世保又零卖一二十亩？疑惑不定，随后跟入。相见已罢，分宾而坐。

阿寄向前说道：“晏官人，田价昨日已是言定，一依分付，不敢断少。晏官人也莫要节外生枝，又更他说。”献世保乱嚷道：“大丈夫做事，一言已出，驷马难追，若又有他说，便不是人养的了。”阿寄道：“既如此，先立了文契，然后兑银。”那纸墨笔砚，准备得停停当当，拿过来就是。献世保拈起笔，尽情写了一纸绝契，又道：“省得你不放心，先画了花押，何如？”阿寄道：“如此更好。”徐言兄弟看那契上，果是一千亩田，一所庄房，实价一千五百两。吓得二人面面相觑，伸出了舌头，半日也缩不上去。都暗想道：“阿寄做生意总是趁钱，也趁不得这些！莫不做强盗打劫的，或是掘着了藏？好生难

猜。”中人着完花押，阿寄收进去交与颜氏。他已先借下一副天秤法马，提来放在桌上，与颜氏取出银子来兑，一色都是粉块细丝。徐言、徐召眼内放出火来，喉间烟也直冒，恨不得推开众人，通抢回去。不一时兑完，摆出酒肴，饮至更深方散。

次日，阿寄又向颜氏道：“那庄房甚是宽大，何不搬在那边居住？收下的稻子，也好照管。”颜氏晓得徐言弟兄妒忌，也巴不能远开一步，便依他说话，选了新正初六，迁入新房。阿寄又请个先生，教两位小官人读书。大的取名徐宽，次的名徐宏，家中收拾得十分次第。那些村中人见颜氏买了一千亩田，都传说掘了藏，银子不计其数，连坑厕说来都是银的，谁个不来趋奉。

再说阿寄将家中整顿停当，依旧又出去经营。这番不专于贩漆，但闻有利息的便做。家中收下米谷，又将来腾那。十年之外，家私巨富。那献世保的田宅，尽归于徐氏。门庭热闹，牛马成群，婢仆雇工人等，也有整百，好不兴头！正是：

富贵本无根，尽从勤里得。

请观懒惰者，面带饥寒色。

那时颜氏三个女儿，都嫁与一般富户。徐宽、徐宏也各婚配。一应婚嫁礼物，尽是阿寄支持，不费颜氏丝毫气力。他又见田产广多，差役烦重，与徐宽弟兄俱纳个监生，优免若干田役。颜氏也与阿寄儿子完了婚事；又见那老儿年纪衰迈，留在家中照管，不肯放他出去，又派个马儿与他乘坐。那老儿自经营以来，从不曾私吃一些好伙食，也不曾私做一件好衣服，寸丝尺帛，必禀命颜氏，方才敢用。且又知礼数，不

论族中老幼，见了必然站起。或乘马在途中遇着，便跳下来闪在路旁，让过去了，然后又行。因此远近亲邻，没一人不把他敬重。就是颜氏母子，也如尊长看承。那徐言、徐召虽也挣起些田产，比着颜氏，尚有天渊之隔，终日眼红颈赤。那老儿揣知二人意思，劝颜氏各助百金之物。又筑起一座新坟，连徐哲父母，一齐安葬。

那老儿整整活到八十，患起病来，颜氏要请医人调治，那老儿道：“人年八十，死乃分内之事，何必又费钱钞。”执意不肯服药。颜氏母子不住在床前看视，一面准备衣衾棺槨。病了数日，势渐危笃，乃请颜氏母子到房中坐下，说道：“老奴牛马力已少尽，死亦无恨，只有一事越分张主，不要见怪！”颜氏垂泪道：“我母子全亏你气力，方有今日，有甚事体，一凭分付，决不违拗。”那老儿向枕边摸出两纸文书，递与颜氏道：“两位小官人年纪已长，后日少不得要分析，倘那时嫌多道少，便伤了手足之情。故此老奴久已将一应田房财物等件均分停当，今日交付与二位小官人，各自去管业。”又叮嘱道：“那奴仆中难得好人，诸事须要自己经心，切不可重托。”颜氏母子，含泪领命。他的老婆儿子，都在床前啼啼哭哭，也嘱付了几句，忽地又道：“只有大官人二官人，不曾面别，终是欠事，可与我去请来。”颜氏即差个家人去请。徐言、徐召说道：“好时不直得帮扶我们，临死却来思想，可不扯淡！不去不去！”那家人无法，只得转身。却着徐宏亲自奔来相请，二人灭不过侄儿面皮，勉强随来。那老儿已说话不出，把眼看了两看了，点点头儿，奄然而逝。他的老婆儿媳啼哭，自不必说。只这颜氏母子俱放声号恸，便是家中大小男女，念

他平日做人好处，也无不下泪。惟有徐言、徐召反有喜色。可怜那老儿：

辛勤好似蚕成茧，茧老成丝蚕命休。

又似采花蜂酿蜜，甜头到底被人收。

颜氏母子哭了一回，出去支持殓殡之事。徐言、徐召看见棺木坚固，衣衾整齐，扯徐宽弟兄到一边，说道：“他是我家人，将就些罢了！如何要这般好断送？就是当初你家公公与你父亲，也没恁般齐整！”徐宽道：“我家全亏他挣起这些事业，若薄了他，内心上也打不过去。”徐召笑道：“你老大的人，还是个呆子！这是你母子命中合该有此造化，岂真是他本事挣来的哩！还有一件，他做了许多年数，克剥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没得结果，你却挖出肉里钱来，与他备后事？”徐宏道：“不要冤枉坏人！我看他平日，一厘一毫都清清白白交与母亲，并不见有什么私房。”徐召又道：“做的私房，藏在那里，难道把与你看不成？若不信时，如今将他房中一检，极少也有整千银子。”徐宽道：“总有也是他挣下的，好道拿他的不成？”徐言道：“虽不拿他的，见个明白也好。”

徐宽弟兄被二人说得疑疑惑惑，遂听了他，也不通颜氏知道，一齐走至阿寄房中，把婆子们哄了出去，闭上房门，开箱倒笼，遍处一搜，只有几件旧衣旧裳，那有分文钱钞！徐召道：“一定藏在儿子房里，也去一检。”寻出一包银子，不上二两。包中有个帐儿，徐宽仔细看时，还是他儿子娶妻时，颜氏动他三两银子，用剩下的。徐宏道：“我说他没有什么私房，却定要来看！还不快收拾好了，倘被人撞见，反道我们

器量小了。”徐言、徐召自觉乏趣，也不别颜氏，径自去了。

徐宽又把这事学向母亲，愈加伤感，令合家挂孝，开丧受吊，多修功果追荐。七终之后，即安葬于新坟旁边。祭葬之礼，每事从厚。颜氏主张将家产分一股与他儿子，自去成家立业，奉养其母。又教儿子们以叔侄相称。此亦见颜氏不泯阿寄恩义的好处。那合村的人，将阿寄生平行谊具呈府县，要求旌奖，以劝后人，府县又查勘的实，申报上司具疏奏闻。朝廷旌表其间。至今徐氏子孙繁衍，富冠淳安。诗云：

年老筋衰逊马牛，千金致产出人头。

托孤寄命真无愧，羞杀苍头不义侯。

第三十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

酒可陶情适性，兼能解闷消愁。三杯五盏乐悠悠，痛饮翻能损寿。 谨厚化成凶险，精明变作昏流。禹疏仪狄岂无由？狂药使人多咎。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节饮之语。今日说一位官员，只因贪杯上，受了非常之祸。话说这宣德年间，南直隶淮安府江安卫，有个指挥姓蔡名武，家资丰厚，婢仆颇多。平昔别无所好，偏爱的是杯中之物，若一见了酒，连性命也不相顾，人都叫他做“蔡酒鬼”。因这件上，罢官在家。不但蔡指挥会饮，就是夫人田氏，却也一般善酌，二人也不像个夫妻，到像两个酒友。偏生奇怪，蔡指挥夫妻都会饮酒，生得三个儿女，却又酒滴不闻。那大儿蔡韬，次子蔡略，年纪尚小。女儿到有一十五岁，生时因见天上有一条虹霓，五色灿烂，正环在他家屋上，蔡武以为祥瑞，遂取名叫做瑞虹。那女子生得有十二分颜色，善能描龙画凤，刺绣拈花。不独女工伶俐，且有智识才能，家中大小事体，到是他掌管。因见父母日夕沉湎，时常规谏，蔡指挥那里肯依。

话分两头，且说那时有个兵部尚书赵贵，当年未达时，住在淮安卫间壁，家道甚贫，勤苦读书，夜夜直读到鸡鸣方卧。

蔡武的父亲老蔡指挥，爱他苦学，时常送柴送米，资助赵贵。后来连科及第，直做到兵部尚书。思念老蔡指挥昔年之情，将蔡武特升了湖广荆襄等处游击将军——是一个上好的美缺，特地差人将文凭送与蔡武。

蔡武心中欢喜，与夫人商议，打点择日赴任。瑞虹道：“爹爹，依孩儿看起来，此官莫去做罢！”蔡武道：“却是为何？”瑞虹道：“做官的一来图名，二来图利，故此千乡万里远去。如今爹爹在家，日日只是吃酒，并不管一毫别事。倘若到任上也是如此，那个把银子送来，岂不白白里干折了盘缠辛苦，路上还要担惊受怕？就是没得银子趁，也只算是小事，还有别样要紧事体，担于系哩！”蔡武道：“除了没银子趁罢了，还有甚么干系？”瑞虹道：“爹爹，你一向做官时，不知见过多少了，难道这样事到不晓得？那游击官儿，在武职里便算做美任，在文官上司用，不过是个守令官，不时衙门伺候，东迎西接，都要早起晏眠。我想你平日在家单管吃酒，自在惯了，倘到那里，依原如此，岂不受上司责罚？这也还不算利害。或是信地盗贼生发，差拨去捕获，或者别处地方有警，调遣去出征。那时不是马上，定是舟中，身披甲冑，手执戈矛，在生死关系之际，倘若一般终日吃酒，岂不把性命送了？不如在家安闲自在，快活过了日子，却去讨这样烦恼吃！”

蔡武道：“常言说得好：‘酒在心头，事在肚里。’难道我真个单吃酒不管正事不成？只为家中有你掌管，我落得快活，到了任上，你替我不得时，自然着急，不消你担隔夜扰。况且这样美缺，别人用银子谋干，尚不能勾，如今承赵尚书一片好念，特地差人送上大门，我若不去做，反拂了这一段来

意。我自有主意在此，你不要阻当。”瑞虹见父亲立意要去，便道：“爹爹既然要去，把酒来戒了，孩儿方才放心。”蔡武道：“你晓得我是酒养命的，如何全戒得，只是少吃几杯罢。”遂说下几句口号：

老夫性与命，全靠水边酒。宁可不吃飯，岂可不饮酒。今听汝忠言，节饮知谨守。每常十遍饮，今番一加九。每常饮十升，今番只一斗。每常一口气，今番分两口。每常床上饮，今番地下走。每常到三更，今番二更后。再要裁减时，性命不直狗。

且说蔡武次日即教家人蔡勇，在淮关写了一只民座船，将衣饰细软，都打叠带去，粗重家火，封锁好了，留一房家人看守，其余童仆尽随往任所。又买了许多好酒，带路上去吃。择了吉日，备猪羊祭河，作别亲戚，起身下船。稍公扯起篷，由扬州一路进发。你道稍公是何等样人？那稍公叫做陈小四，也是淮安府人，年纪三十已外，雇着一班水手，共有七人，唤做白满、李癩子、沈铁髯、秦小元、何蛮二、余蛤蚧、凌歪嘴。这班人都是凶恶之徒，专在河路上谋劫客商，不想今日蔡武晦气，下了他的船只。陈小四起初见发下许多行李，眼中已是放出火来，及至家小下船，又一眼瞧着瑞虹美艳，心中愈加着魂，暗暗算计：“且远一步儿下手，省得在近处，容易露人眼目。”

不一日，将到黄州，乃道：“此去正好行事了，且与众兄弟们说知。”走到稍上，对众水手道：“舱中一注大财乡，不可错过，趁今晚取了罢。”众人笑道：“我们有心多日了，因见阿哥不说起，只道让同乡分上，不要了。”陈小四道：“因

一路来，没有个好下手处，造化他多活了几日！”众人道：“他是个武官出身，从人又众，不比其他，须要用心。”陈小四道：“他出名的蔡酒鬼，有什么用？少停，等他吃酒到分际，放开手砍他娘罢了，只饶了这小姐，我要留他做个押舱娘子。”商议停当。少顷，到黄州江口泊住，买了些酒肉，安排起来。众水手吃个醉饱。扬起满帆，舟如箭发。那一日正是十五，刚到黄昏，一轮明月，如同白昼。至一空阔之处，陈小四道：“众兄弟，就此处罢，莫向前了。”霎时间，下篷抛锚，各执器械，先向前舱而来。迎头遇着一个家人，那家人见势头来得凶险，叫声：“老爷，不好了！”说时迟，那时快，叫声未绝，顶门上已遭一斧，翻身跌倒。那些家人，一个个都抖衣面战，那里动弹得。被众强盗刀砍斧切，连排价杀去。

且说蔡武自从下船之后，初时几日酒还少吃，以后觉道无聊，夫妻依先大酌，瑞虹劝谏不止。那一晚与夫人开怀畅饮，酒量已吃到九分，忽听得前的发喊。瑞虹急救丫环来看，那丫环吓得寸步难移，叫道：“老爹，前舱杀人哩！”蔡奶奶惊得魂不附体，刚刚立起身来，众凶徒已赶进舱。蔡武兀自朦胧醉眼，喝道：“我老爷在此，那个敢？”沈铁髯早把蔡武一斧砍倒。众男女一齐跪下，道：“金银任凭取去，但求饶命。”众人道：“两件俱是要的。”陈小四道：“也罢！看乡里情上，饶他砍头，与他个全尸罢了。”即教快取索子，两个奔向后艄，取出索子，将蔡武夫妻二子，一齐绑起，止空瑞虹。蔡武哭对瑞虹道：“不听你言，致有今日。”声犹未绝，都擗向江中去了。其余丫环等辈，一刀一个，杀个干净。有诗为证：

金印将军酒量高，绿林暴客气雄高。

无情波浪兼天涌，疑是胥江起怒涛。

瑞虹见合家都杀，独不害他，料然必来污辱，奔出舱门，望江中便跳。陈小四放下斧头，双手抱住道：“小姐不要惊恐！还你快活。”瑞虹大怒，骂道：“你这班强盗，害了我全家，尚敢污辱我么！快快放我自尽。”陈小四道：“你这般花容月貌，教我如何便舍得？”一头说，一头抱入后舱。瑞虹口中千强盗，万强盗，骂不绝口。众人大怒道：“阿哥，那里不寻了一个妻子，却受这贱人之辱！”便要赶进来杀。陈小四拦住道：“众兄弟，看我分上饶他罢！明日与你陪情。”又对瑞虹道：“快些住口，你若再骂时，连我也不能相救。”瑞虹一头哭，心中暗想：“我若死了，一家之仇那个去报？且含羞忍辱，待报仇之后，死亦未迟。”方才住口，跌足又哭，陈小四安慰一番。众人已把尸首尽抛入江中，把船揩抹干净，扯起满篷，又使到一个沙洲边，将箱笼取出，要把东西分派。陈小四道：“众兄弟且不要忙，趁今日十五团圆之夜，待我做了亲，众弟兄吃过庆喜筵席，然后自由自在均分，岂不美哉！”众人道：“也说得是。”连忙将蔡武带来的好酒，打开几坛，将那些食物东西，都安排起来，团团坐在舱中，点得灯烛辉煌，取出蔡武许多银酒器，大家痛饮。

陈小四又抱出瑞虹坐在旁边，道：“小姐，我与你郎才女貌，做夫妻也不辱抹了你。今夜与我成亲，图个白头到老。”瑞虹掩着面只是哭。众人道：“我众兄弟各人敬阿嫂一杯酒。”便筛过一杯，送在面前。陈小四接在手中，拿向瑞虹口边道：“多谢众弟兄之敬，你略略沾些儿。”瑞虹那里采他，把手推开。陈小四笑道：“多谢列位美情，待我替娘子饮罢。”拿起

来一饮而尽。秦小元道：“哥不要吃单杯，吃个双双到老。”又送过一杯，陈小四又接来吃了，也筛过酒，逐个答还。吃了一会，陈小四被众人劝送，吃到八九分醉了。众人道：“我们畅饮，不要难为新人。哥，先请安置罢。”陈小四道：“既如此，列位再请宽坐，我不陪了。”抱起瑞虹，取了灯火，径入后舱，放下瑞虹，闭上舱门，便来与他解衣。那时瑞虹身不由主，被他解脱干净，抱向床中，任情取乐。可惜千金小姐，落在强徒之手。

暴雨摧残娇蕊，狂风吹损柔芽。

那是一宵恩爱，分明夙世冤家。

不题陈小四。且说众人在舱中吃酒，白满道：“陈四哥此时正在乐境了。”沈铁髯道：“他便乐，我们却有些不乐。”秦小元道：“我们有甚不乐？”沈铁髯道：“同样做事，他到独占了第一件便宜，明日分东西时，可肯让一些么？”李癡子道：“你道是乐，我想这一件，正是不乐之处哩。”众人道：“为何不乐？”李癡子道：“常言说得好：‘斩草不除根，萌芽依旧发。’杀了他一家，恨不得把我们吞在肚里，方才快活，岂肯安心与陈四哥做夫妻？倘到人烟凑聚所在，叫喊起来，众人性命可不都送在他的手里！”众人尽道：“说得是，明日与陈四哥说明，一发杀却，岂不干净。”答道：“陈四哥今夜得了甜头，怎肯杀他？”白满道：“不要与陈四哥说知，悄悄竟行罢。”李癡子道：“若瞒着他杀了，弟兄情上就到不好开交。我有个两得其便的计儿在此：趁陈四哥睡着，打开箱笼，将东西均分，四散去快活。陈四哥已受用了一个妙人，多少留几件与他，后边露出事来，止他自去受累，与我众人无干。或者不出丑，也

是他的造化。恁样又不伤了弟兄情分，又连累我们不着，可不好么？”众人齐称道：“好。”立起身把箱笼打开，将出黄白之资，衣饰器皿，都均分了，只拣用不着的留下几件。各自收拾，打了包裹，把舱门关闭，将船使到一个通官路所在泊住，一齐上岸，四散而去。

篋中黄白皆公器，被底红香偏得意。

蜜房割去别人甜，狂蜂犹抱花心睡。

且说陈小四专意在瑞虹身上，外边众人算计，全然不知，直至次日巳牌时分，方才起身来看，一人不见，还只道夜来中酒睡着。走至稍上，却又不在，再到前舱去看，那里有个人的影儿？惊骇道：“他们通往何处去了？”心内疑惑。复走入舱中，看那箱笼俱已打开：逐只检看，并无一物，止一只内存些少东西，并书帙之类：方明白众人分去，敢怒而不敢言，想道：“是了，他们见我留着这小姐，恐后事露，故都悄然散去。”又想道：“我如今独自个又行不得这船，住在此，又非长策，倒是进退两难。欲待上涯，村中觅个人儿帮行，到有人烟之处，恐怕这小姐喊叫出来，这性命便休了。势在骑虎，留他不得了，不如斩草除根罢。”提起一柄板斧，抢入后舱。

瑞虹还在床上啼哭，虽则泪痕满面，愈觉千娇百媚。那贼徒看了，神荡魂迷，臂垂手软，把杀人肠子，顿时融化。一柄板斧，扑秃的落在地下。又腾身上去，捧着瑞虹淫媾。可怜嫩蕊娇花，怎当得风狂雨骤！那贼徒恣意轻薄了一回，说道：“娘子，我晓得你劳碌了，待我去收拾些饮食与你将息。”跳起身，往稍上打火煮饭。忽地又想起道：“我若迷恋这女子，

性命定然断送，欲要杀他，又不忍下手。罢，罢，只算我晦气，弃了这船，向别处去过日。倘有采头，再觅注钱财，原挣个船儿，依然快活。那女子留在船中，有命时便遇人救了，也算我一点阴鹭。”却又想道：“不好不好，如不除他，终久是个祸根。只饶他一刀，与个全尸罢。”煮些饭食吃饱，将平日所积囊资，并留下的些小东西，叠成一个大包，放在一边，寻一条索子，打个圈儿，赶入舱来。这时瑞虹恐又来淫污，已是穿起衣服，向着里床垂泪，思算报仇之策，不堤防这贼来谋害。说时时，那时快，这贼徒奔近前，左手托起头儿，右手就将索子套上。瑞虹方待喊叫，被他随手扣紧，尽力一收，瑞虹疼痛难忍，手足乱动，扑的跳了几跳，直挺挺横在床上便不动了。那贼徒料是已死，即放了手，到外舱，拿起包裹，提着一根短棍，跳上涯，大踏步而去。正是：

虽无并枕欢娱，落得一身干净。

元来瑞虹命不该绝，喜得那贼打的是个单结，虽然被这一收时，气断昏迷；才放下手，结就松开，不比那吊死的越坠越紧。咽喉间有了一线之隙，这点气回复透出，便不致于死，渐渐苏醒，只是遍体酥软，动弹不得，倒像被按摩的捏了个醉杨妃光景。喘了一回，觉道颈下难过，勉强挣起手扯开，心内苦楚，暗哭道：“爹阿，当时若听了我的言语，那有今日？只不知与这伙贼徒，前世有甚冤业，合家遭此惨祸！”又哭道：“我指望忍辱偷生，还图个报仇雪耻，不道这贼原放我不过。我死也罢了，但是冤沉海底，安能瞑目！”转思转哭，愈想愈哀。

正哭之间，忽然稍上“扑通”的一声响亮，撞得这船幌

上几幌，睡的床铺险些掀翻。瑞虹被这一惊，哭也倒止住了。侧耳听时，但闻得隔船人声喧闹，打号撑篙，本船不见一些声息，疑惑道：“这班强盗为何被人撞了船，却不开口？莫非那船也是同伙？”又想到：“或者是捕盗船儿，不敢与他争论。”便欲喊叫，又恐不能了事，方在惶惑之际，船仓中忽地有人大惊小怪，又齐拥入后舱。瑞虹还道是这班强盗，暗道：“此番性命定然休矣！”只见众人说道：“不知是何处官府，打劫得如此干净？人样也不留一个！”瑞虹听了这句话，已知不是强盗了，挣扎起身，高喊：“救命！”众人赶向前看时，见是个美貌女子，扶持下床，问他被劫情由。瑞虹未曾开言，两眼泪珠先下，乃将父亲官爵籍贯，并被难始末，一一细说，又道：“列位大哥，可怜我受屈无伸，乞引到官司告理，擒获强徒正法，也是一点阴骺。”众人道：“元来是位小姐，可恼受着苦了！但我们都做主不得，须请老爹来与你计较。”内中一个便跑去相请。

不多时，一人跨进舱中，众人齐道：“老爹来也！”瑞虹举目看那人面貌魁梧，服饰齐整，见众人称他老爹，料必是个有身家的，哭拜在地。那人慌忙扶住道：“小姐何消行此大礼？有话请起来说。”瑞虹又将前事细说一遍，又道：“求老爹慨发慈悲，救护我难中之人，生死不忘大德！”那人道：“小姐不消烦恼。我想这班强盗，去还未远，即今便同你到官司呈告，差人四处追寻，自然逃走不脱。”瑞虹含泪而谢。那人分付手下道：“事不宜迟，快扶蔡小姐过船去罢。”众人便来搀扶。瑞虹寻过鞋儿穿起，走出舱门观看，乃是一只双开篷顶号货船。过得船来，请入舱中安息。众水手把贼船上家

火东西，尽情搬个干净，方才起篷开船。

你道那人是谁？元来姓卞名福，汉阳府人氏，专在江湖经商，挣起一个老大家业，打造这只大船，众水手俱是家人。这番在下路脱了粮食，装回头货回家，正趁着顺风行走，忽地被一阵大风，直打向到岸边去。稍公把舵务命推挥撻，全然不应，径向贼船上当稍一撞。见是座船，恐怕拿住费嘴，好生着急。合船人手忙脚乱，要撑开去，不道又阁在浅处，牵扯不动，故此打号用力。因见座船上没个人影，卞福以为怪异，教众水手过来看。已看闻报，止有一个美女子，如此如此，要求搭救。卞福即怀不良之念，用一片假情，哄得过船，便是买卖了，那里是真心肯替他伸冤理枉！那瑞虹起初因受了这场惨毒，正无门申诉，所以一见了卞福，犹如见了亲人一般，求他救济，又见说出那班言语，便信以为真，更不疑惑。到得过船心定，想起道：“此来差矣！我与这客人，非亲非故，如何指望他出力，跟着同走？虽承他一力担当，又未知是真是假。倘有别样歹念，怎生是好？”

正在疑虑，只见卞福自去安排着佳肴美醢，承奉瑞虹，说道：“小姐你一定饿了，且吃些酒食则个。”瑞虹想着父母，那里下得咽喉。卞福坐在旁边，甜言蜜语，劝了两小杯，开言道：“小子有一言商议，不知小姐可肯听否？”瑞虹道：“老客有甚见谕？”卞福道：“适来小子一时义愤，许小姐同到官司告理，却不曾算到自己这一船货物。我想那衙门之事，元论不定日子的。倘或牵缠半年六月，事体还不能完妥，货物又不能脱去，岂不两下担阁。不如小姐且随我回去，先脱了货物，然后另换一个小船，与你一齐下来理论这事，就盘桓几

年，也不妨得。更有一件，你我是个孤男寡女，往来行走，必惹外人谈议，总然彼此清白，谁人肯信？可不是无丝有线？况且小姐举目无亲，身无所归。小子虽然是个商贾，家中颇颇得过，若不弃嫌，就此结为夫妇。那时报仇之事，水里水去，火里火去，包在我身上，一个个缉获来，与你出气，但未知尊意若何？”

瑞虹听了这片言语，暗自心伤，簌簌的泪下，想道：“我这般命苦！又遇着不良之人。只是落在套中，料难摆脱。”乃叹口气道：“罢罢！父母冤仇事大，辱身事小。况已被贼人玷污，总今就死也算不得贞节了。且待报仇之后，寻个自尽，以洗污名可也。”踌躇已定，含泪答道：“官人果然真心肯替奴家报仇雪耻，情愿相从，只要设个誓愿，方才相信。”卞福得了这句言语，喜不自胜，连忙跪下设誓道：“卞福若不与小姐报仇雪耻，翻江而死。”道罢起来，分付水手：“就前途村镇停泊，买办鱼肉酒果之类，合船吃杯喜酒。”到晚成就好事。

不则一日，已至汉阳。谁想卞福老婆，是个拈酸的领袖，吃醋的班头。卞福平昔极惧怕的，不敢引瑞虹到家，另寻所在安下，叮嘱手下人，不许泄漏。内中又有个请风光博笑脸的，早去报知。那婆娘怒气冲天，要与老公厮恼。却又算计，没有许多闲工夫淘气。倒一字不提，暗地教人寻下掠贩的，期定日子，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到了是日，那婆娘把卞福灌得烂醉，反锁在房。一乘轿子，抬至瑞虹住处。掠贩的已先在彼等候，随那婆娘进去，教人报知瑞虹说：“大娘来了。”瑞虹无奈，只得出来相迎。掠贩的在旁，细细一观，见有十二分颜色，好生欢喜。那婆娘满脸堆笑，对瑞虹道：“好笑官人，

作事颠倒，既娶你来家，如何又撇在此，成何体面？外人知得，只道我有甚缘故。适来把他埋怨一场，特地自来接你回去，有甚衣饰快些收拾。”瑞虹不见卞福，心内疑惑，推辞不去。那婆娘道：“既不愿同住，且去闲玩几日。也见得我亲来相接之情。”瑞虹见这句话说得有理，便不好推托，进房整饰。

那婆娘一等他转身，即与掠贩的议定身价，教家人在外兑了银两，唤乘轿子，哄瑞虹坐下，轿夫抬起，飞也似走，直至江边一个无人所在，掠贩的引到船边歇下。瑞虹情知中了奸计，放声号哭，要跳向江中。怎当掠贩的两边扶挟，不容转动。推入舱中，打发了中人、轿夫，急忙解缆开船，扬着满帆而去。且说那婆娘卖了瑞虹，将屋中什物收拾归去，把门锁上，回到家中，卞福正还酣睡。那婆娘三四个把掌打醒，数说一回，打骂一回，整整闹了数日，卞福脚影不敢出门。一日捉空到瑞虹住处，看见锁着门户，吃了一惊。询问家人，方知被老婆卖去久矣。只气得发昏章第十一。那卞福只因不曾与瑞虹报仇，后来果然翻江而死，应了向日之誓。那婆娘原是个不成才的烂货，自丈夫死后，越发恣意把家私贴完，又被奸夫拐去，实与烟花门户。可见天道好还，丝毫不爽。有诗为证：

忍耻偷生为父仇，谁知奸计觅风流。

劝君莫设虚言誓，湛湛青天在上头。

再说瑞虹被掠贩的纳在船中，一味悲号。掠贩的劝慰道：“不须啼泣，还你此去丰衣足食，自在快活！强如在卞家受那大老婆的气。”瑞虹也不理他，心内暗想：“欲待自尽，怎奈大仇未报；将为不死，便成淫荡之人。”踌躇千百万遍，终是

报仇心切，只得宁耐，看个居止下落，再作区处。行不多路，已是天晚泊船。掠贩的逼他同睡，瑞虹不从，和衣缩在一边。掠贩的便来搂抱，瑞虹乱喊杀人。掠贩的恐被邻船听得，弄出事来，放手不迭，再不敢去缠他。径载到武昌府，转卖与乐户王家。

那乐户家里先有三四个粉头，一个个打扮得乔乔画画，傅粉涂脂，倚门卖俏。瑞虹到了其家，看见这般做作，转加苦楚，又想道：“我今落在烟花地面，报仇之事，已是绝望，还有何颜在世！”遂立意要寻死路，不肯接客。偏又作怪，但是瑞虹走这条门路，就有人解救，不致伤身。乐户与鸽子商议道：“他既不肯接客，留之何益！倘若三不知，做出把戏，倒是老大利害。不如转货与人，另寻个罢。”常言道：“事有凑巧，物有偶然。”恰好有一绍兴人，姓胡名悦，因武昌太守是他的亲戚，特来打抽丰，倒也作成寻觅了一大注钱财。那人原是贪花恋酒之徒，做的寓所，近着妓家，闲时便去串走，也曾见过瑞虹，是个绝色丽人，心内着迷，几遍要来入马。因是瑞虹寻死觅活，不能到手。今番听得乐户有出脱的消息，情愿重价娶为偏房。也是有分姻缘，一说就成。

胡悦娶瑞虹到了寓所，当晚整备着酒肴，与瑞虹叙情。那瑞虹只是啼哭，不容亲近。胡悦再三劝慰不止，倒没了主意，说道：“小娘子，你在娼家，或者道是贱事，不肯接客；今日与我成了夫妇，万分好了，还有甚苦情，只管悲恸！你且说来，若有疑难事体，我可以替你分忧解闷。倘事情重大，这府中太爷是我舍亲，就转托他与你料理，何必自苦如此。”瑞虹见他说话有些来历，方将前事一一告诉，又道：“官人若能

与奴家寻觅仇人，报冤雪耻，莫说得为夫妇，便做奴婢，亦自甘心。”说罢又哭。胡悦闻言答道：“元来你是好人家的子女，遭此大难，可怜可怜！但这事非一时可毕，待我先教舍亲出个广捕到处挨缉；一面同你到淮安告官，拿众盗家属追比，自然有个下落。”瑞虹拜倒在地道：“若得官人肯如此用心，生生世世，衔结报效。”胡悦扶起道：“既为夫妇，事同一体，何出此言！”遂携手入寝。

那知胡悦也是一片假情，哄骗过了几日，只说已托太守出广捕缉获去了。瑞虹信以为实，千恩万谢。又住了数日，雇下船只，打叠起身，正遇着顺风顺水，那消十日，早至镇江，另雇小船回家。把瑞虹的事，阁过一边，毫不题起。瑞虹大失所望，但到此地位，无可奈何，遂吃了长斋，日夜暗祷天地，要求报冤。在路非止一日，已到家中。胡悦老婆见娶个美人回来，好生妒忌，时常厮闹。瑞虹总不与他争论，也不要胡悦进房，这婆娘方才少解。

元来绍兴地方，惯做一项生意：凡有钱能干的，都到京中买个三考吏名色，钻谋好地方，选一个佐贰官出来，俗名唤做“飞过海”。怎么叫做“飞过海”？大凡吏员考满，依次选去，不知等上几年；若用了钱，空选在别人前面，指日便得做官，这谓之“飞过海”。还有独自无力，四五个合做伙计，一人出名做官，其余坐地分账。到了任上，先备厚礼，结好堂官，叨揽事管，些小事体经他衙里，少不得要诈一两五钱。到后觉道声息不好，立脚不住，就悄地桃之夭夭。十个里边，难得一两个来去明白，完名全节。所以天下衙官，大半都出绍兴。那胡悦在家住了年余，也思量到京干这桩事体。更兼

有个相知见在当道，写书相约，有扶持他的意思，一发喜之不胜。即便处置了银两，打点起程。单虑妻妾在家不睦，与瑞虹计议，要带他同往，许他谋选彼处地方，访觅强盗踪迹。瑞虹已被骗过一次，虽然不信，也还希冀出外行走，或者有个机会，情愿同去。胡悦老婆知得，翻天作地与老公相打相骂，胡悦全不作准，译了吉日，雇得船只，同瑞虹径自起身。

一路无话，直至京师寻寓所，安顿了瑞虹，次日整备礼物，去拜那相知官员。谁想这官人一月前暴病身亡，合家慌乱，打点扶柩归乡。胡悦没了这个倚靠，身子就酥了半边。思想银子带得甚少，相知又死，这官职怎能弄到手？欲待原复归去，又恐被人笑耻，事在两难，狐疑未决，寻访同乡一个相识商议。这人也是走那道儿的，正少了银两，不得完成，遂设计哄骗胡悦，包揽替他图个小就。设或短少，寻人借债。胡悦合该晦气，被他花言巧语说得热闹，将所带银两一包儿递与。那人把来完成了自己官职，悄地一溜烟径赴任去了。胡悦止剩得一双空手，日逐所需，渐渐欠缺。寄书回家取索盘缠，老婆正恼着他，那肯应付分文！自此流落京师，逐日东奔西撞，与一班京花子合了伙计，骗人财物。

一日商议要大大寻一注东西，但没甚为由，却想到瑞虹身上，要把来认作妹子，做个美人局。算计停当，胡悦又恐瑞虹不肯，生出一段说话哄他道：“我向日指望到此，选得个官职，与你去寻访仇人，不道时运乖蹇，相知已死，又被那天杀的骗去银两，沦落在此，进退两难。欲待回去，又无处设法盘缠。昨日与朋友们议得个计策，倒也尽通。”瑞虹道：“是甚计策？”胡悦道：“只说你是我的妹子，要与人为妾，倘

有人来相看，你便见他一面，等哄得银两到手，连夜悄然起身，他们那里来寻觅。顺路先到淮安，送你到家，访问强徒，也了我心上一件未完。”瑞虹初时本不欲得，次后听说顺路送归家去，方才许允。胡悦讨了瑞虹一个肯字，欢喜无限，教众光棍四处去寻主顾。正是：

安排地网天罗计，专待落坑堕堑人。

话分两头。却说浙江温州府有一秀士，姓朱名源，年纪四旬以外，尚无子嗣，娘子几遍劝他娶个偏房。朱源道：“我功名淹蹇，无意于此。”其年秋榜高登，到京会试。谁想文福未齐，春闱不第，羞归故里，与几个同年相约，就在京中读书，以待下科。那同年中晓得朱源还没有儿子，也苦劝他娶妾。朱源听了众人说话，教人寻觅。刚有了这句口风，那些媒人互相传说，几日内便寻下若干头脑，请朱源逐一相看拣择，没有个中得意的。众光棍缉着那个消息，即来上桩，夸称得瑞虹姿色绝世无双，古今罕有。哄动朱源期下日子，亲去相看。此时瑞虹身上衣服，已不十分整齐；胡悦教众光棍借来妆饰停当。

众光棍引着朱源到来，胡悦向前迎迓，礼毕就坐，献过一杯茶，方请出瑞虹站在遮堂门边。朱源走上一步，瑞虹侧着身子，道个万福。朱源即忙还礼，用目仔细一觑，端的娇艳非常，暗暗喝采道：“真好个美貌女子！”瑞虹也见朱源人材出众，举止闲雅，暗道：“这官人倒好个仪表，果是个斯文人物。但不知甚么晦气，投在网中。”心下存了个懊悔之念。略站片时，转身进去。众光棍从旁衬道：“相公，何如？可是我们不说谎么？”朱源点头微笑道：“果然不谬。可到小寓议

定财礼，择日行聘便了。”道罢起身，众人接脚随去，议了一百两财礼。朱源也闻得京师骗局甚多，恐怕也落了套儿，讲过早上行礼，到晚即要过门。众光棍又去与胡悦商议。

胡悦沉吟半晌，生出一个计，只恐瑞虹不肯，教众人坐下，先来与他计较道：“适来这举人已肯上桩，只是当日便要过门，难做手脚。如今只得将计就计，依着他送你过去。少不得备下酒肴，你慢慢的饮至五更时分，我同众人便打入来，叫破地方，只说强占有夫妇女，原引了你回来，声言要往各衙门呈告。他是个举人，怕干碍前程，自然反来求伏。那时和你从容回去，岂不美哉！”瑞虹闻言，愀然不乐，答道：“我前生不知作下甚业？以至今世遭许多磨难！如何又作恁般没天理的事害人？这个断然不去。”胡悦道：“娘子，我原不欲如此，但出于无奈，方走这条苦肉计，千万不要推托！”瑞虹执意不从。胡悦就双膝跪下道：“娘子，没奈何将就做这一遭，下次再不敢相烦了。”瑞虹被逼不过，只得应允。胡悦急急跑向外边，对众人说知就里。众人齐称妙计，回覆朱源，选起吉日，将银两兑足，送与胡悦收了。众光棍就要把银两公用，胡悦道：“且慢着，等待事妥，分也未迟。”到了晚间，朱源教家人雇乘轿子，去迎瑞虹，一面分付安排下酒饌等候。不一时，已是娶到。两下见过了礼，邀入房中，教家人管待媒人酒饭，自不必说。

单讲朱源同瑞虹到了房中，瑞虹看时，室中灯烛辉煌，设下酒席。朱源在灯下细观其貌，比前倍加美丽，欣欣自得，道声：“娘子请坐。”瑞虹羞涩不敢答应，侧身坐下。朱源教小厮斟过一杯酒，恭恭敬敬递至面前放下，说道：“小娘子，请

酒。”瑞虹也不敢开言，也不回敬。朱源知道他是怕羞，微微而笑。自己斟上一杯，对席相陪，又道：“小娘子，我与你已为夫妇，何必害羞！多少沾一盏儿，小生候干。”瑞虹只是低头不应。朱源想道：“他是个女儿家，一定见小厮们在此，所以怕羞。”即打发出外，掩上门儿，走至身边道：“想是酒寒了，可换热的饮一杯，不要拂了我的敬意。”遂另斟一杯，递与瑞虹。瑞虹看了这个局面，转觉羞惭，蓦然伤感，想起幼时父母何等珍惜，今日流落至此，身子已被玷污，大仇又不能报，又强逼做这般丑态骗人，可不辱没祖宗。柔肠一转，泪珠簌簌乱下。

朱源看见流泪，低低道：“小娘子，你我千里相逢，天缘会合，有甚不足，这般愁闷？莫不宅上还有甚不堪之事，小娘子记挂么？”连叩数次，并不答应，觉得其容转戚。朱源又道：“细观小娘子之意，必有不得已事，何不说与我知，尚可效力，决不推故。”瑞虹又不则声。朱源倒没做理会，只得自斟自饮。吃勾半酣，听谯楼已打二鼓。朱源道：“夜深了，请歇息罢。”瑞虹也全然不采。朱源又不好催逼，倒走去书桌上，取过一本书儿观看，陪他同坐。瑞虹见朱源殷勤相慰，不去理他，并无一毫愠怒之色，转过一念道：“看这举人倒是个盛德君子，我当初若遇得此等人，冤仇申雪久矣。”又想道：“我看胡悦这人，一味花言巧语，若专靠在他身上，此仇安能得报？他今明明受过这举人之聘，送我到此；何不将计就计，就跟着他，这冤仇或者倒有报雪之期。”左思右想，疑惑不定。朱源又道：“小娘子请睡罢。”瑞虹故意又不答应。朱源依然将书观看。

看看三鼓将绝，瑞虹主意已定。朱源又催他去睡，瑞虹才道：“我如今方才是你家的人了。”朱源笑道：“难道起初还是别家的人么？”瑞虹道：“相公那知就里，我本是胡悦之妾，只因流落京师，与一班光棍生出这计，哄你银子。少顷即打进来，抢我回去，告你强占良人妻女。你怕干碍前程，还要买静求安。”朱源闻言大惊，道：“有恁般异事！若非小娘子说出，险些落在套中。但你既是胡悦之妾，如何又泄漏与我？”瑞虹哭道：“妾有大仇未报，观君盛德长者，必能为妾伸雪，故愿以此身相托。”朱源道：“小娘子有何冤抑，可细细说来，定当竭力为你图之。”瑞虹乃将前后事泣诉，连朱源亦自惨然下泪。

正说之间，已打四更。瑞虹道：“那一班光棍，不久便到，相公若不早避，必受其累。”朱源道：“不要着忙！有同年寓所，离此不远，他房屋尽自深邃，且到那边暂避过一夜，明日另寻所在，远远搬去，有何患哉！”当下开门，悄地唤家人点起灯火，径到同年寓所，敲开门户。那同年见半夜而来，又带着个丽人，只道是来历不明的，甚以为怪。朱源一一道出，那同年即移到外边去睡，让朱源住于内厢。一面教家人们相帮，把行李等件，尽皆搬来，止存两间空房。不在话下。

且说众光棍一等瑞虹上轿，便逼胡悦将出银两分开。买些酒肉，吃到五更天气，一齐赶至朱源寓所，发声喊打将入去。但见两间空屋，那有一个人影。胡悦倒吃了一惊，说道：“他如何晓得，预先走了？”对众光棍道：“一定是你们倒勾结来捉弄我的，快快把银两还了便罢！”众光棍大怒，也翻转脸皮，说道：“你把妻子卖了，又要来打抢，反说我们有甚勾当，

须与你干休不得！”将胡悦攒盘打勾臭死。恰好五城兵马经过，结扭到官，审出骗局实情，一概三十，银两追出入官。胡悦短递回籍。有诗为证：

牢笼巧设美人局，美人原不是心腹。

赔了夫人又打臀，手中依旧光陆秃。

且说朱源自娶了瑞虹，彼此相敬相爱，如鱼似水。半年之后，即怀六甲，到得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孩子，朱源好不欢喜，写书报知妻子。光阴迅速，那孩子早又周岁。其年又值会试，瑞虹日夜向天祷告，愿得丈夫黄榜题名，早报蔡门之仇。场后开榜，朱源果中了六十五名进士，殿试三甲，该选知县。恰好武昌县缺了县官，朱源就讨了这个缺，对瑞虹道：“此去仇人不远，只怕他先死了，便出不得你的气。若还在时，一个个拿来沥血祭献你的父母，不怕他走上天去。”瑞虹道：“若得相公如此用心，奴家死亦瞑目。”朱源一面先差人回家，接取家小在扬州伺候，一同赴任，一面候吏部领凭。不一日领了凭限，辞朝出京。原来大凡吴、楚之地作官的，都在临清张家湾雇船，从水路而行，或径赴任所，或从家乡而转，但从其便。那一路都是下水，又快又稳；况带着家小，若没有勘合脚力，陆路一发不便了。每常有下路粮船，运粮到京，交纳过后，那空船回去，就揽这行生意，假充座船，请得个官员坐舱，那船头便去包揽他人货物，图个免税之利，这也是个旧规。

却说朱源同了小奶奶到临清雇船，看了几个舱口，都不称怀，只有一只整齐，中了朱源之意。船头递了姓名手本，磕头相见。管家搬行李安顿舱内，请老爷奶奶下船。烧了神福，

船头指挥众人开船。瑞虹在舱中，听得船头说话，是淮安声音，与贼头陈小四一般无二。问丈夫什么名字，朱源查那手本写着：船头吴金叩首，姓名都不相同。可知没相干了，再听他声口越听越像。转展生疑，放心不下，对丈夫说了。假托分付说话，唤他近舱。瑞虹闪于背后厮认其面貌，又与陈小四无异。只是姓名不同，好生奇怪。欲待盘问，又没个因由。偶然这一日，朱源的座师船到，过船去拜访。那船头的婆娘进舱来拜见奶奶，送茶为敬，瑞虹看那妇人：

虽无十分颜色，也有一段风流。

瑞虹有心问那妇人道：“你几岁了？”那妇人答道：“二十九岁了。”又问：“那里人氏？”答道：“池阳人氏。”瑞虹道：“你丈夫不像个池阳人。”那妇人道：“这是小妇人的后夫。”瑞虹道：“你几岁死过丈夫的？”那妇人道：“小妇人夫妇为运粮到此，拙夫一病身亡。如今这拙夫是武昌人氏，原在船上做帮手，丧事中亏他一力相助。小妇人孤身无倚，只得就他了，顶着前夫名字，完这场差使。”瑞虹问在肚里，暗暗点头。将香帕赏他。那妇人千恩万谢的去了。瑞虹等朱源上船，将这话述与他听了。眼见吴金即是陈小四，正是贼头。朱源道：“路途之间不可造次，且忍耐他到地方上施行，还要在他身上追究余党。”瑞虹道：“相公所见极明；只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睁，这几日如何好过！”恨不得借滕王阁的顺风，一阵吹到武昌。

饮恨亲冤已数年，枕戈思报叹无缘。

同舟敌国今相遇，又隔江山路几千。

却说朱源舟至扬州，那接取大夫人的还未曾到，只得停

泊马头等候。瑞虹心上一发气闷。等到第三日，忽听得岸上鼎沸起来。朱源教人问时，却是船头与岸上两个汉子扭做一团厮打。只听得口口声声说道：“你干得好事！”朱源见小奶奶气闷，正没奈何，今番且借这个机会，敲那贼头几个板子，权发利市，当下喝教水手：“与我都拿过来！”原来这班水手，与船头面和意不和，也有个缘故。当初陈小四缢死了瑞虹，弃船而逃，没处投奔，流落到池阳地面。偶值吴金这只粮船起运，少个帮手，陈小四就上了他的船。见吴金老婆像个爱吃枣儿汤的，岂不正中下怀，一路行奸卖俏搭识上了。两个如胶似漆，反多那老公碍眼。船过黄河，吴金害了个寒症，陈小四假意殷勤，赎药调理。那药不按君臣，一服见效，吴金死了。妇人身边取出私财，把与陈小四，只说借他的东西，断送老公。过了一两个七，又推说欠债无偿，就将身子白白里嫁了他。虽然备些酒食，暖住了众人，却也中心不伏，为这缘故，所以面和意不和。听得舱里叫一声：“都拿过来！”蜂拥的上岸，将三个人一齐扣下船来，跪于将军柱边。

朱源问道：“为何厮打？”船头禀道：“这两个人原是小人合本撑船伙计，因盗了资本，背地逃走，两三年不见面。今日天遣相逢，小人与他取讨，他倒图赖个人，两个来打一个。望老爷与个人做主。”朱源道：“你二人怎么说？”那两个汉子道：“小人并没此事，都是一派胡言。”朱源道：“难道一些影儿也没有，平地就厮打起来？”那两个汉子道：“有个缘故：当初小的们，虽曾与他合本撑船，只为他迷恋了个妇女，小的们恐误了生意，把自己本钱收起，各自营运，并不曾欠他分毫。”朱源道：“你两个叫什么名字？”那两个汉子不曾开口，

倒是陈小四先说道：“一个叫沈铁髯，一个叫秦小元。”

朱源却待再问，只见背后有人扯拽。回头看时，却是丫鬟，悄悄传言，说道：“小奶奶请老爷说话。”朱源走进后舱，见瑞虹双行流泪，扯住丈夫衣袖，低声说道：“那两个汉子的名字，正是那贼头一伙，同谋打劫的人，不可放他走了。”朱源道：“原来如此。事到如今，等不得到武昌了。”慌忙写了名帖，分付打轿，喝教地方，将三人一串儿缚了，自去拜扬州太守，告诉其事。太守问了备细，且教把三个贼徒收监，次日面审。朱源回到船中，众水手已知陈小四是个强盗，也把谋害吴金的情节，细细禀知。朱源又把这些缘繇，备写一封书帖，送与太守，并求究问余党。太守看了，忙出飞签，差人拘那妇人，一并听审。扬州城里传遍了这出新闻，又是强盗，又是奸淫事情，有妇人在内，那一个不来观看。临审之时，府前好不热闹。正是：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

却说太守坐堂，吊出三个贼徒，那妇人也提到了，跪于阶了。陈小四看见那婆娘也到，好生惊怪，道：“这厮打小事，如何连累家属？”只见太守却不叫吴金名字，竟叫陈小四。吃这一惊非小，凡事逃那实不过，叫一声不应，再叫一声不得不答应了。太守相公冷笑一声道：“你可记得三年前蔡指挥的事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日有何理说！”三个人面面相觑，却似鱼胶粘口，一字难开。太守又问：“那时同谋还有李癞子、白满、胡蛮二、凌歪嘴、余蛤癞，如今在那里？”陈小四道：“小的其时虽在那里，一些财帛也不曾分受，都是他这几个席卷而去。只问他两个便知。”沈铁髯、秦小元道：“小

的虽然分得些金帛，不像陈小四强奸了他家小姐。”太守已知就里，恐坏了朱源体面，便喝住道：“不许闲话！只问你那几个贼徒，现在何处？”秦小元道：“当初分了金帛，四散去了。闻得李癞子、白满随着山西客人，贩卖绒货；胡蛮二、凌歪嘴、余蛤蚧三人，逃在黄州撑船过活。小的们也不曾相会。”太守相公又叫妇人上前问道：“你与陈小四奸密，毒杀亲夫，遂为夫妇，这也是没得说了。”妇人方欲抵赖，只见阶下一班水手都上前禀话，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说得那妇人顿口无言。太守相公大怒，喝教选上号毛板，不论男妇，每人且打四十，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当下录了口词，三个强盗通问斩罪，那妇人问了凌迟。齐上刑具，发下死囚牢里。一面出广捕，挨获白满、李癞子等。太守问了这件公事，亲到船上答拜朱源，就送审词与看，朱源感谢不尽。瑞虹闻说，也把愁颜放下七分。

又过几日，大奶奶已是接到。瑞虹相见，一妻一妾，甚是和睦。大奶奶又见儿子生得清秀，愈加欢喜。不一日，朱源于武昌上任，管事三日，便差的当捕役缉访贼党胡蛮二等。果然胡蛮二、凌歪嘴在黄州江口撑船，手到拿来。招称：“余蛤蚧一年前病死，白满、李癞子见跟陕西客人，在省城开铺。”朱源权且收监，待拿到余党，一并问罪。省城与武昌县相去不远，捕役去不多日，把白满、李癞子二人一索子捆来，解到武昌县。朱源取了口词，每人也打四十。备了文书，差的当公人，解往扬州府里，以结前卷。

朱源做了三年县宰，治得那武昌县道不拾遗，犬不夜吠行取御史，就出差淮扬地方。瑞虹嘱咐道：“这班强盗，在扬

州狱中，连岁停刑，想未曾决。相公到彼，可了此一事，就与奴家沥血祭奠父亲并两个兄弟。一以表奴家之诚，二以全相公之信。还有一事，我父亲当初曾收用一婢，名唤碧莲，曾有六月孕。因母亲不容，就嫁出与本处一个朱裁为妻。后来闻得碧莲所生是个男儿。相公可与奴家用心访问。若这个儿子还在，可主张他复姓，以续蔡门宗祀，此乃相公万代阴功。”说罢，放声大哭，拜倒在地。朱源慌忙扶起道：“你方才所说二件，都是我的心事。我若到彼，定然不负所托，就写书信报你得知。”瑞虹再拜称谢。

再说朱源赴任淮、扬，这是代天子巡狩，又与知县到任不同。真个：号令出时霜雪凛，威风到处鬼神惊。其时七月中旬，未是决囚之际。朱源先出巡淮安，就托本处府县访缉朱裁及碧莲消息，果然访着。那儿子已八岁了，生得堂堂一貌。府县奉了御史之命，好不奉承，即日香汤沐浴，换了衣履，送在军卫供给，申文报知察院。朱源取名蔡续，特为起奏一本，将蔡武被祸事情，备细达于圣聪：“蔡氏当先有汗马功劳，不可令其无后。今有幼子蔡续，合当归宗，俟其出幼承袭。其凶徒陈小四等，秋后处决。”圣旨准奏了。其年冬月，朱源亲自按临扬州，监中取出陈小四与吴金的老婆，共是八个，一齐绑赴法场，刖的刖，斩的斩，干干净净。正是：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还不报，时辰未到。

朱源分付刽子手，将那几个贼徒之首，用漆盘盛了，就在城隍庙里设下蔡指挥一门的灵位，香花灯烛，三牲祭礼，把几颗人头一字儿摆开。朱源亲制祭文拜奠。又于本处选高僧做七七功德，超度亡魂。又替蔡续整顿个家事，嘱付府县青

目。其母碧莲一同居住，以奉蔡指挥岁时香火。朱裁另给银两别娶。诸事俱已停妥，备细写下一封家书，差个得力承舍，赍回家中，报知瑞虹。瑞虹见了书中之事，已知蔡氏有后，诸盗尽已受刑，沥血奠祭，举手加额，感谢天地不尽。是夜，瑞虹沐浴更衣，写下一纸书信，寄谢丈夫。又去拜谢了大奶奶，回房把门拴上，将剪刀自刺其喉而死。其书云：

贱妾瑞虹百拜相公台下：虹身出武家，心娴闺训。男德在义，女德在节。女而不节，与禽何别！虹父韬韞不成，麴蘖迷神。海盗亡身，祸及母弟，一时并命。妾心胆俱裂，浴泪弥年。然而隐忍不死者，以为一人之廉耻小，合门之仇怨大。昔李将军忍耻降虏，欲得当以报汉，妾虽女流，志窃类此。不幸历遭强暴，衷怀未申。幸遇相公，拔我于风波之中，谐我以琴瑟之好。识荆之日，便许复仇。皇天见怜，宦游早遂。诸奸贯满，相次就缚；而且明正典刑，沥血设享。蔡氏已绝之宗，复蒙披根见本，世禄复延。相公之为德于衰宗者，天高地厚，何以喻兹。妾之仇已雪而志已遂矣。失节贪生，貽玷闾閭，妾且就死，以谢蔡氏之宗于地下。儿子年已六岁，嫡母怜爱，必能成立。妾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姻缘有限，不获面别，聊寄一笺，以表衷曲。

大奶奶知得瑞虹死了，痛惜不已，殓殓悉从其厚，将他遗笔封固，付承舍寄往任上。朱源看了，哭倒在地，昏迷半晌方醒。自此患病，闭门者数日，府县都来候问。朱源哭诉情繇，人人堕泪，俱夸瑞虹节孝，今古无比，不在话下。后

来朱源差满回京，历官至三边总制。瑞虹所生之子，名曰朱懋，少年登第，上疏表陈生母蔡瑞虹一生之苦，乞赐旌表。圣旨准奏，特建节孝坊，至今犹在。有诗赞云：

报仇雪耻是男儿，谁道裙钗有执持。

堪笑砭砭真小谅，不成一事枉嗟咨。

第三十七卷 杜子春三入长安

想多情少宜求道，想少情多易入迷。

总是七情难断灭，爱河波浪更堪悲。

话说隋文帝开皇年间，长安城中有个子弟姓杜，双名子春，浑家韦氏。家住城南，世代在扬州做盐商营运。真有万万贯家资，千千顷田地。那杜子春倚借着父祖资业，那晓得稼穡艰难，且又生性豪侠，要学那石太尉的奢华，孟尝君的气概。宅后造起一座园亭，重价构取名花异卉，巧石奇峰，妆成景致。曲房深院中，置买歌儿舞女，艳妾妖姬，居于其内。每日开宴园中，广召宾客。你想那扬州乃是花锦地面，这些浮浪子弟，轻薄少年，却又尽多，有了杜子春恁样撒漫财主，再有那个不来！虽无食客三千，也有帮闲几百。相交了这般无藉，肯容你在家受用不成？少不得引诱到外边游荡。杜子春心性又是活的，有何不可？但见：

轻车怒马，春陌游行，走狗擎鹰，秋田较猎。青楼买笑，缠头那惜千缗；博局呼卢，一掷常输十万。画船箫管，恣意逍遥；选胜探奇，任情散诞。风月场中都总管，烟花寨内大主盟。

杜子春将银子认做没根的，如土块一般挥霍。那韦氏又

是掐得水出的女儿家，也只晓得穿好吃好，不管闲帐。看看家中金银搬完，屯盐卖完，手中干燥，央人四处借债。扬州城中那个不晓得杜子春是个大财主，才说得声，东也捋来，西也送至，又落得几时脾胃。到得没处借时，便去卖田园，货屋宅。那些债主，见他产业摇动，都来取索。那时江中芦洲也去了，海边盐场也脱了，只有花园住宅不舍得与人，到把衣饰器皿变卖。他是用过大钱的，这些少银两，犹如吃碗泡茶，顷刻就完了。

你想杜子春自幼在金银堆里滚大起来，使滑的手，若一刻没得银用，便过不去。难道用完了这项，却就罢休不成，少不得又把花园住宅出脱。大凡东西多的时节，便觉用之不尽，若到少来，偏觉得易完。卖了房屋，身子还未搬出，银两早又使得干净。那班朋友，见他财产已完，又向旺处去了，谁个再来趋奉？就是奴仆，见家主弄到恁般地位，赎身的赎身，逃走的逃走，去得半个不留。姬妾女婢，标致的准了债去，粗蠢的卖来用度，也自各散去乞。单单剩得夫妻二人相向，几间接脚屋里居住，渐渐衣服凋敝，米粮欠缺。莫说平日受恩的不来看觑他，就是杜子春自己也无颜见人，躲在家中。正是：

床头黄金尽，壮士无颜色。

杜子春在扬州做了许多时豪杰，一朝狼狈，再无面目存坐得住，悄悄的归去长安祖居，投托亲戚。元来杜陵、韦曲二姓，乃是长安巨族，宗支十分蕃盛，也有为官作宦的，也有商贾经营的，排家都是至亲至戚，因此子春起这念头。也不指望他资助，若肯借贷，便好度日。岂知亲眷们都道子春

泼天家计，尽皆弄完，是个败子，借贷与他，断无还日。为此只推着没有，并无一个应承。便十二分至戚，情不可却，也有周济些的，怎当得子春这个大手段，就是热锅头上洒着一点水，济得甚事！好几日没饭得饱吃，东奔西趁，没个头脑。

偶然打向西门经过，时值十二月天气，大雪初晴，寒威凛烈。一阵西风，正从门圈子里刮来，身上又无绵衣，肚中又饿，刮起一身鸡皮栗子，把不住的寒颤，叹口气道：“我杜子春岂不枉然！平日攀这许多好亲好眷，今日见我沦落，便不礼我，怎么受我恩的也做这般模样？要结那亲眷何用？要施那仁义何用？我杜子春也是一条好汉，难道就没再好的日子？”正在那里自言自语，偶有一老者从旁经过。见他叹气，便立住脚问道：“郎君为何这般长叹？”杜子春看那老者，生得：

童颜鹤发，碧眼庞眉。声似铜钟，须如银线。戴一顶青绢唐巾，被一领茶褐道袍，腰系丝绦，脚穿麻履。若非得道仙翁，定是修行长者。

杜子春这一肚子气恼，正莫发脱处，遇着这老者来问，就从头备诉一遍。那老者道：“俗语有云：‘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你当初有钱，是个财主，人自然趋奉你；今日无钱，是个穷鬼，便不礼你。又何怪哉！虽然如此，天不生无禄之人，地不长无根之草，难道你这般汉子，世间就没个慷慨仗义的人周济你的？只是你目下须得银子几何，之勾用度？”子春道：“只三百两足矣。”老者笑道：“量你好大手段，这三百两干得甚事？再说多些。”子春道：“三千两。”老者摇手道：“还要增些。”子春道：“若得三万两，我依旧到扬州去做财主

了，只是难过这般好施主。”老者道：“我老人家虽不甚富，却也一生专行好事，便助你三万两。”袖里取出三百个钱，递与子春聊备一饭之费。“明日午时，可到西市波斯馆里会我，郎君勿误！”那老者说罢，径一直去了。

子春心中暗喜道：“我终日求人，一个个不肯周济，只道一定饿死。谁知遇着这老者发个善心，一送便送我三万两，岂不是天上吊下来的造化！如今且将他赠的钱，买些酒饭吃了，早些安睡。明日午时，到波斯馆里，领他银子去。”走向一个酒店中，把三百钱都先递与主人家，放开怀抱，吃个醉饱，回至家中去睡。却又想道：“我杜子春聪明一世，懵懂片时。我家许多好亲好眷，尚不礼我，这老者素无半面之识，怎么就肯送我银子？况且三万两，不是当耍的，便作石头也老重一块。量这老者有多大家私，便把三万两送我？若不是见我嗟叹，特来宽慰我的，必是作耍我的；怎么信得他？明日一定是不该去。”却又想道：“我细看那老者，倒像个至诚的。我又不曾与他那求乞，他没有银子送我便罢了，说那谎话怎的？难道是舍真财调假谎，先送我三百个钱，买这个谎说？明日一定是该去。去也是，不去也是？”想了一会，笑道：“是了，是了！那里是三万两银子，敢只把三万个钱送我，总是三万之数，也不见得。俗谚道得好：‘饥时一口，胜似饱时一斗。’便是三万个钱，也值三十多两，勾我好几日用度，岂可不去？”

子春被这三万银子在肚里打搅，整整一夜不曾得睡，巴到天色将明，不想精神困倦，到一觉睡去，及至醒来，早已日将中了，忙忙的起来梳洗。他若是个有见识的，昨日所赠之钱，还留下几文，到这早买些点心吃了去也好。只因他是

使溜的手儿，撒漫的性儿，没钱便烦恼，及至钱入手时，这三百文又不在他心上了。况听见有三万银子相送，已喜出望外，那里算计至此。他的肚皮，两日到饿服了，却也不在心上。梳裹完了，临出门又笑道：“我在家也是闲，那波斯馆又不多远，做我几步气力不着，便走走去何妨。若见那老者，不要说起那银子的事，只说昨夜承赐铜钱，今日特来相谢。大家心照，岂不美哉！”

元来波斯馆，都是四夷进贡的人在此贩卖宝货，无非明珠美玉，文犀瑶石，动是上千上百的价钱，叫做金银窠里。子春一心想着要那老者的银子，又怕他说谎，这两只脚虽则有气没力的，一步步荡到波斯馆来；一双眼却紧紧望那老者在也不在。到得馆前，正待进门，恰好那老者从里面出来，劈头撞见。那老者嗔道：“郎君为甚的爽约？我在辰时到此，渐渐的日影挫西，还不见来，好守得不耐烦；你岂不晓得秦末张子房曾遇黄石公子圯桥之上，约后五日五更时分，到此传授兵书。只因子房来迟，又约下五日。直待走了三次，半夜里便去等候，方之传得三略之法，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封为留侯。我便不如黄石公，看你怎做得张子房？敢是你疑心我没银子把你么？我何苦讨你的疑心。你且回去，我如今没银子了。”只这一句话，吓得子春面如土色，懊悔不及，恰像折翅的老鹤，两只手不觉直掉了下去，想道：“三万银子到手快了，怎么恁样没福，到熟睡了去，弄至这时候！如今他却不肯了。”又想道：“他若也像黄石公肯再约日子，情愿隔夜打个铺儿睡在此伺候。”又想道：“这老官儿既有心送我银子，早晚总是一般的，又吊什么古今，论什么故事？”又想道：

“还是他没有银子，故把这话来遮掩？”

正在胡猜乱想，那老者恰像在他腹中走过一遭的，便晓得了，乃道：“我本特再约个日子，也等你走几遭儿，则是你疑我道一定没有银子，故意弄这腔调。罢！罢！罢！有心做个好事，何苦又要你走，可随我到馆里来。”子春见说原与他银子，又像一个跳虎拨着关捩子直竖起来，急松松跟着老者径到西廊下第一间房内。开了壁厨，取出银子，一划都是五十两一个元宝大锭，整整的六百个，便是三万两，摆在子春面前，精光耀目。说道：“你可将去，再做生理，只不要负了我相赠的一片意思。”你道杜子春好不莽撞，也不问他姓甚名谁，家居那里，刚刚拱手，说得一声：“多谢，多谢！”便顾三十来个脚夫，竟把银子挑回家去。

杜子春到明日绝早，就去买了一匹骏马，一付鞍鞯，又做了几件时新衣服，便去夸耀众亲眷，说道：“据着你们待我，我已饿死多时了。谁想天无绝人之路，却又有做方便的送我好几万银子。我如今依旧往扬州去做盐商，特来相别。有一首《感怀诗》在此，请政。”诗云：

九叩高门十不应，耐他凌辱耐他憎。

如今骑鹤扬州去，莫问腰缠有几星。

那些亲眷们一向讪笑杜子春这个败子，岂知还有发迹之日，这些时见了那首感怀诗，老大的好没颜色。却又想道：“长安城中那有这等一舍便舍三刀两的大财主？难道我们都不晓得？一定没有这事。”也有说他祖上埋下的银子，想被他掘着了。也有说道，莫非穷极无计，交结了响马强盗头儿，这银子不是打劫客商的，便是偷窃库藏的，都在半信半不信之

间。这也不在话下。

且说子春，那银子装上几车，出了东都门，径上扬州而去。路上不则一日，早来到扬州家里。浑家韦氏迎着道：“看你气色这般光彩，行李又这般沉重，多分有些钱钞，但不知那一个亲眷借贷你的？”子春笑道：“银倒有数万却一分也不是亲眷的。”备细将西门下叹气，波斯馆里赠银的情节，说了一遍。韦氏便道：“世间难得这等好人，可曾问他甚么名姓？等我来生也好报答他的恩德。”子春却呆了一晌，说道：“其时我只看见银子，连那老者也不看见，竟不曾问得。我如今谨记你的言语，倘或后来再赠我的银子时节，我必先问他名姓便了。”

那子春平时的一起宾客，闻得他自长安还后带得好几万银子来，依旧做了财主，无不趋奉，似蝇攒蚁附一般，因而撺掇他重妆气象，再整风流。只他是使过上百万银子的，这三万两能勾几时挥霍，不及两年，早已罄尽无余了。渐渐的卖了马骑驴，卖了驴步走，熬枯受淡，度过日子。岂知坐吃山空，立吃地陷，终是没有来路。日久岁长，怎生捱得！悔道：“千错刀错，我当初出长安别亲眷之日，送什么《感怀诗》，分明与他告绝了，如今还有甚嘴脸好去干求他？便是干求，料他也决不礼我。弄得我家难奔，有国难投，教我怎处！”韦氏道：“倘或前日赠银子的老儿尚在，再赠你些，也不见得。”子春冷笑道：“你好痴心妄想！知那个老儿生死若何？贫富若何？怎么还望他赠银子。只是我那亲眷都是肺腑骨肉，到底割不断的。常言：‘傍生不如傍熟。’我如今没奈何，只得还至长安去，求那亲眷。”正是：

要求生活计，难惜脸皮羞。

杜子春重到长安，好不卑词屈体，去求那众亲眷。岂知亲眷们如约会的一般，都说道：“你还去求那顶尖的大财主，我们有甚力量扶持得你起？”只这冷言冷落，带讥带讪的，教人怎么当得！险些把子春一气一个死。忽一日打从西门经过，劈面遇着老者，子春不胜感愧，早把一个脸都挣得通红了。那老者问道：“看你气色，像个该得一注横财的；只是身上衣服，怎么这般褴褛？莫非又消乏了？”子春谢道：“多蒙老翁送我三万根子，我只说是用不尽的；不知略撒漫一撒漫，便没有了。想是我流年不利，故此没福消受，以至如此。”老者道：“你家好亲好眷遍满长安，难道更没周济你的？”子春听见说亲眷周济这句话，两个眉头就攒做一堆，答道：“亲眷虽多，一个个都是一钱不舍的悭吝鬼，怎比得老翁这般慷慨！”老者道：“如今本当再赠你些才是，只是你三万银子不勾用得两年，若活了一百岁，教我那里去讨那百多万赠你？休怪休怪！”把手一拱，望回去了。正是：

须将有日思无日，休想今人似昔人。

那老者去后，子春叹道：“我受了亲眷们许多讪笑，怎么那老者最哀怜我的，也发起说话来。敢是他硬做好汉，送了我三万银子，如今也弄得手头干了。只是除了他，教我再望着那一个搭救。”正在那里自言自语，岂知老者去不多远，却又转来，说道：“人家败子也尽有，从不见你这个败子的头儿，三万银子，恰像三个铜钱，霎霎眼就弄完了。论起你怎样会败，本不该周济你了，只是除了我，再有谁周济你的？你依旧饥寒而死，却不枉了前一番功果。常言道：‘杀人须见血，’

救人须救彻。’还只是废我几两银子不着，救你这条穷命。”袖里又取出三百个铜钱，递与子春道：“你可将去买些酒饭吃，明日午时仍到波斯馆西廊下相会。既是三万银子不勾用度，今次须送你十万两。只是要早来些，莫似前番又要我等你！”且莫说那老者发这样慈悲心，送过了三万，还要送他十万，倒也亏杜子春好一副厚面皮，明日又自去领受他的。

当下子春见老者不但又肯周济，且又比先反增了七万，喜出望外，双手接了三百铜钱，深深作了个揖起来，举举手大踏步就走。一直径到一个酒店中，依然把三百个钱做一垛儿先递与酒家。走上酒楼，拣副座头坐下。酒保把酒肴摆将过来。子春一则从昨日至今还没饭在肚里，二则又有十万银子到手，欢喜过望，放下愁怀，恣意饮啖。那酒家只道他身边还有铜钱，嘎饭案酒，流水搬来。子春又认做是三百钱内之物，并不推辞，尽情吃个醉饱，将剩下东西，都赏了酒保。那酒保们见他手段来得大落，私下议道：“这人身上便褴褛，到好个撒漫主顾！”子春下楼，向外便走。酒家道：“算明了酒钱去。”子春只道三百钱还吃不了，乃道：“余下的赏你罢，不要算了。”酒家道：“这人好混帐，吃透了许多东西，到说这样冠冕话！”子春道：“却不干我事，你自送我吃的。”彻身又走。酒家上前一把扯住道：“说得好自在！难道再多些，也是送你吃的！”两下争嚷起来。

旁边走过几个邻里相劝问：“吃透多少？”酒家把帐一算，说：“还该二百。”子春呵呵大笑道：“我只道多吃了几万，恁般着忙！原来止得二百文，乃是小事，何足为道。”酒家道：“正是小事，快些数了撒开。”子春道：“却恨今日带得钱少，

我明日送来还你。”酒家道：“认得你是那个，却赊与你？”杜子春道：“长安城中，谁不晓得我城南杜子春是个大财主？莫说这二百文，再多些决不少你的。若不相托，写个票儿在此，明日来取。”众人见他自称为大财主，都忍不住笑，把他上下打量。内中有个闻得他来历的，在背后笑道：“原来是这个败子，只怕财主如今轮不着你了。”子春早又听见，便道：“老丈休得见笑。今日我便是这个嘴脸，明午有个相识，送我十万银子，怕道不依旧做财主么？”众人闻得这话，一发都笑倒了，齐道：“这人莫不是风了，天下那有送十万银子的？相识在那里？”酒家道：“我也不管你有十万廿万，只还了我二百钱走路。”子春道：“要，便明日多赏了你两把，今日却一文没有。”酒家道：“你是甚么鸟人？吃了东西，不肯还钱！”当胸揪住，却待要打。

子春正挣脱不开，只听有人叫道：“莫要打，有话讲理。”分开众人，捱身进来。子春睁睛观看，正好是西门老者，忙叫道：“老翁来得恰好！与我评一评理。”老者问道：“你们为何揪住这位郎君厮闹？”酒家道：“他吃透了二百钱酒，却要白赖，故此取索。”子春道：“承老翁所赐三百文，先交付与他，然后饮酒，他自要多把东西与人吃，干我甚事？今情愿明日多还他些，执意不肯，反要打我。老翁，你且说谁个的理直？”老者向酒家道：“既是先交钱后饮酒，如何多把与他吃？这是你自己不是。”又对子春道：“你在穷困之乡，也不该吃这许多。如今通不许多说，我存得二百钱在此，与你两下和了罢。”袖里摸出钱来，递与酒家。酒家连称多谢。子春道：“又蒙老翁周全，无可为报。若不相弃，就此小饮三杯，

奉酬何如？”老者微微笑道：“不消得，改日扰你罢。”向众人道声请了，原复转身而去。子春也自归家。

这一夜，子春心下想道：“我在贫窘之中，并无一个哀怜我的，多亏这老儿送我三万银子，如今又许我十万。就是今日，若不遇他来周全，岂不受这酒家的啰嗦。明日到波斯馆里，莫说有银子，就做没有，也不可不去。况他前次既不说谎，难道如今却又弄谎不成？”巴不到明日，一径的投波斯馆来。只见那老者已先在彼，依旧引入西廊下房内，搬出二千个元宝锭，便是十万两，交付子春收讫，叮嘱道：“这银子难道不许你使用，但不可一造的用尽了，又来寻我。”子春谢道：“我杜子春若再败时，老翁也不必看觑我了。”即便顾了车马，将银子装上，向老者叫声聒噪，押着而去。

元来偷鸡猫儿到底不改性的，刚刚挑得银子到家，又早买了鞍马，做了衣服，去辞别那众亲眷，说道：“多承指示，教我去求那大财主。果然财主手段，略不留难，又送我十万银子。我如今有了本钱，便住在城中，也有坐位了，只是我杜子春天生败子，岂不玷辱列位高亲？不如仍往扬州与盐商合伙，到也稳便。”这个说话，明明是带着刺儿的。那亲眷们却也受了子春一场呕气，敢怒而不敢言。

且说子春整备车马，将那十万银子，载的载，驮的驮，径往扬州。韦氏看见许多车马，早知道又弄得些银子回来了，便问道：“这行李莫非又是西门老儿资助你的？”子春道：“不是那老儿，难道还有别个？”韦氏道：“可曾问得名姓么？”子春睁着眼道：“哎呀！他在波斯馆里搬出十万银子时节，明明记得你的分付，正待问他，却被他婆儿气，再四叮嘱我，好做

生理，切不可浪费了，我不免回答他几句。其时一地的元宝锭，又要顾车顾马，看他装载，又要照顾地下，忙忙的收拾不迭，怎讨得闲工夫，又去问他姓。虽然如此，我也甚是懊悔。万一我杜子春旧性发作，依先用完了，怎么又好求他？却不是天生定该饿死的。”韦氏笑道：“你今有了十万银子，还怕穷哩！”

元来子春初得银子时节，甚有做人家的意思，及到扬州，豪心顿发，早把穷愁光景尽皆忘了。莫说旧时那班帮兴不帮败的朋友，又来撺哄，只那韦氏出自大家，不把银子放在眼里的，也只图好看，听其所为。真个银子越多，用度越广，不上三年，将这十万两荡得干干净净，倒比前次越穷了些。韦氏埋怨道：“我教你问那老儿名姓，你偏不肯问，今日如何？”子春道：“你埋怨也没用。那老儿送了三万，又送十万，便问得名姓，也不好再求他了。只是那老儿不好求，亲眷又不好求，难道杜子春便是这等坐守死了！我想长安城南祖居，尽值上万多银子，众亲眷们都是图谋的。我既穷了，左右没有面孔在长安，还要这宅子怎么？常言道：‘有千年产，没千年主。’不如将来变卖，且作用度，省得靠着米囤却饿死了。”这叫做杜子春三入长安，岂不是天生的一条的痴汉！有诗为证：

莫恃黄金积满阶，等闲费尽几时来？

十年为侠成何济，万里投人谁见哀！

却表子春到得长安，再不去求众亲眷，连那老儿也怕去见他，只住在城南宅子里，请了几个有名的经纪，将祖遗的厅房土库几所，下连基地，时值价银一万两，二面议定，亲笔填了文契，托他绝卖。只道这价钱是瓮中捉鳖，手到拿来。

岂知亲眷们量他穷极，故意要死他的货，偏不肯买。那经纪都来回。子春叹道：“我杜子春直恁的命低，似这寸金田地，偏有卖主，没有受主。敢则经纪们不济，还是自家出去寻个头脑。”刚刚到得大街上，早望见那老者在前面来了，连忙的躲在众人丛里，思量避他。岂知那老者却从背后一把曳住袖子，叫道：“郎君，好负心也！”只这一声，羞得杜子春再无容身之地。老者道：“你全不记在西门叹气之日乎？老夫虽则凉薄，也曾两次助你好几万银子，且莫说你怎么样报我，难道喏也唱不得一个？见了我到躲了去。我何不把这银子料在水里，也呼地的响一声！”子春谢罪道：“我杜子春，单只不会做人家，心肝是有的，宁不知感老翁大恩！只是两次银子，都一造的荡废，望见老翁，不胜惭愧，就恨不得立时死了，以此躲避，岂敢负心！”那老者便道：“既是这等，则你回心转意，肯做人家，我还肯助你。”子春道：“我这一次，若再败了，就对天设下个誓来。”老者笑道：“誓到不必设，你只把做人家勾当，说与我听着。”子春道：“我祖上遗下海边上盐场若干所，城里城外冲要去处，店房若干间，长江上下芦洲若干里，良田若干顷，极是有利息的。我当初要银子用，都澜贱的典卖与人了。我若有了银子，尽数取赎回来，不消两年，便可致富。然后兴建义庄，开辟义冢，亲故们羸老的养膳他，幼弱的抚育他，孤孀的存恤他，流离颠沛的拯救他，尸骸暴露的收埋他，我于名教复圆矣。”老者道：“你既有此心，我依旧助你。”便向袖里一摸，却又摸出三百个钱，递与子春，约道：“明日午时到波斯馆里来会我，再早些便好。”子春因前次受了酒家之气，今番也不去吃酒，别了老者，一径回去。

一头走，一头思想道：“我杜子春天生莽汉，幸遇那老者两次赠我银子，我不曾问得他名姓，被妻子埋怨一个不了。如今这次，须不可不问。”只待天色黎明，便投波斯馆去。在门上坐了一会，方才那老者走来。此时尚是辰牌时分。老者喜道：“今日来得恰好。我想你说的做人家勾当，若银子少时，怎济得事？须把三十万两助你。算来三十万，要六千个元宝锭，便数也数得一日，故此要你早些来。”便引子春入到西廊下房内，只一搬，搬出六千个元宝锭来，交付明白，叮嘱道：“老夫一生家计，尽在此了。你若再败时节，也不必重来见我。”子春拜谢道：“敢回老翁高姓大名？尊府那里？”老者道：“你待问我怎的？莫非你思量报我么？”子春道：“承老翁前后共送了四十三万，这等大恩，还有甚报得？只狗马之心，一毫难尽。若老翁要宅子住，小子实契尚在袖里，便敢相奉。”老者笑道：“我若要你这宅子，我只守了自家的银子却不好。”子春道：“我杜子春贫乏了，平时亲识没有一个看顾我的，独有老翁三次周济。想我杜子春若无可之处，怎肯便舍这许多银子？倘或要用我杜子春，敢不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老者点着头道：“用便有用你去处，只是尚早。且待你家道成立，三年之后，来到华山云台峰上老君祠前双桧树下见我便是。”有诗为证：

四十三万等闲轻，末路犹然讳姓名。

他日云台虽有约，不知何事用狂生？

却说子春把那三十万银子，扛回家去，果然这一次顿改初心，也不去整备鞍马，也不去制备衣服，也不去辞别亲眷，悄悄的顾了车马，收拾停当，径往扬州。元来有了银子，就

是天上打一个霹雳，满京城无有不知的。那亲眷们都说道：“他有了三十万银子，一般财主体面；况又沾亲，岂可不去饯别！”也有说道：“他没了银子时节，我们不曾礼他，怎么有了银子便去饯别？这个叫做前倨后恭，反被他小觑了我们。”到底愿送者多，不愿送者少，少的拗不过多的，一齐备了酒，出东都门外，与杜子春饯别。只见酒到三巡，子春起来谢道：“多劳列位高亲光送，小子信口谄得个曲儿，回敬一杯，休得见笑。”你道是什么曲儿？元来都是叙述穷苦无处求人的意思，只教那亲眷们听着，坐又坐不住，去又去不得，倒是不来送行也罢了，何苦自讨这场没趣。曲云：

我生来是富家，从幼的喜奢华，财物撒漫贱如沙。觑着囊资渐寡，看看手内光光乍，看看身上丝丝挂。欢娱博得叹和嗟，枉教人作话靶。

待求人难上难，说求人最感伤。朱门走遍自徬徨，没半个钱儿到掌。若没有城西老者宽洪量，三番相赠多情况；这微躯已丧路途傍，请列位高亲主张。

子春唱罢，拍手大笑，向众亲眷说声请了，洋洋而去，心里想道：“我当初没银子时节，去访那亲眷们，莫说请酒，就是一杯茶也没有。今日见我有了银子，便都设酒出门外送我。元来银子这般不可少的，我怎么将来容易荡费了！”一路上好生感叹。到得扬州，韦氏只道他止卖得些房价在身，不勾撒漫，故此服饰舆马，比前十分收敛。岂知子春在那老者眼前，立下个做人家的誓愿，又被众亲眷们这席酒识破了世态，改转了念头，早把那扶兴不扶败的一起朋友尽皆谢绝，影也不

许他上门。方才陆续的将典卖过盐场客店，芦洲稻田，逐一照了原价，取赎回来。果然本钱大，利钱也大。不上两年，依旧泼天巨富。又在两淮南北直到瓜州地面，造起几所义庄，庄内各有义田、义学、义冢。不论孤寡老弱，但是要养育的，就给衣食供膳他；要讲读的，就请师傅教训他；要殡殓的，就备棺槨埋葬他。莫说千里内外感被恩德，便是普天下那一个不赞道：“杜子春这等败了，还挣起人家。才做得家成，又干了多少好事，岂不是天生的豪杰！”

元来子春牢记那老者期约在心，刚到三年，便把家事一齐交付与妻子韦氏，说道：“我杜子春三入长安，若没那老者相助，不知这副穷骨头死在那里？他约我家道成立，三年之外，可到华山云台峰上老君祠前双桧树下，与他相见，却有用着我的去处。如今已是三年时候，须索到华山去走一遭。”韦氏答道：“你受他这等大恩，就如重生父母一般，莫说要用着你，便是要用我时，也说不得了。况你贫穷之日，留我一个在此，尚能支持；如今现有天大家私，又不怕少了我吃的，又不怕少了我穿的，你只管放心，自去便了。”当日整治一杯别酒，亲出城西饯送子春上路。

竹叶杯中辞少妇，莲花峰上访真人。

子春别了韦氏，也不带从人，独自一个上了牲口，径往华山路上前去。元来天下名山，无如五岳。你道那五岳？中岳嵩山、东岳泰山、北岳恒山、南岳霍山、西岳华山。这五岳都是神仙窟宅。五岳之中，惟华山最高。四面看来，都是方的，如刀斧削成一片，故此俗人称为“削成山”。到了华山顶上，别有一条小路，最为艰险，须要攀藤们葛而行。约莫

五十余里，才是云台峰。子春抬头一望，早见两株桧树，青翠如盖，中间显出一座血红的山门，门上竖着扁额，乃是“太上老君之祠”六个老大的金字。此时乃七月十五，中元令节，天气尚热，况又许多山路，走得子春浑身是汗，连忙拭净敛容，向前顶礼仙像。只见那老者走将出来，比前大是不同，打扮得似神仙一般。但见他：

戴一顶玲珑碧玉皇冠，被一领织锦绛绡羽衣，黄丝绶腰间婉转，红云履足下蹒跚。额下银须洒洒，鬓边华发斑斑。两袖香风飘瑞霭，一双光眼露朝星。

那老者遥问道：“郎君果能不负前约，远来相访乎！”子春上前纳头拜了两拜，躬身答道：“我这身子，都是老翁再生的。既蒙相约，岂敢不来！但不知老翁有何用我杜子春之处？”老者道：“若不用你，要你冲炎冒暑来此怎的！”便引着子春进入老君祠后。这所在，乃是那老者炼药去处。子春举目看时，只见中间一所大堂，堂中一座药灶，玉女九人环灶而立，青龙白虎分守左右。堂下一个大瓮，有七尺多高，瓮口有五尺多阔，满瓮贮着清水。西壁下铺着一张豹皮。老者教子春靠壁向东盘膝坐下，却去提着一壶酒，一盘食来。你道盘中是甚东西？乃是三个白石子。子春暗暗想道：“这硬石子怎生好吃？”元来煮熟的，就如芋头一般，味尤甘美。子春走了许多山路，正在饥渴之际，便把酒食都吃尽了。其时红日沉西，天色傍晚。那老者分付道：“郎君不远千里，冒暑而来，所约用你去处，单在于此。须要安神定气，坐到天明。但有所见，皆非实境，任他怎生样凶险，怎生样苦毒，都只忍着，不可开言。”分付已毕，自向药灶前去，却又回头叮嘱道：“郎君

切不可忘了我的分付，便是一声也则不得的。牢记，牢记！”

子春应允。刚把身子坐定，鼻息调得几口，早看见一个将军，长有一丈五六，头戴凤翅金盔，身穿黄金铠甲，带领着四五千人马，鸣锣击鼓，呐喊摇旗，拥上堂来，喝问：“西壁下坐的是谁？怎么不回避我？快通名姓。”子春全不答应，激得将军大怒，喝教人攒箭射来，也有用刀夹背斫的，也有用枪当心戳的，好不利害！子春谨记老者分付，只是忍着，并不做声。那将军没奈何他，引着兵马也自去了。金甲将军才去，又见一条大蟒蛇，长可十余丈，将尾缠住子春，以口相向，焰焰的吐出两个舌尖，抵入鼻子孔中。又见一群狼虎，从头上扑下，咆哮之声，振动山谷。那獠牙就如刀锯一般锋利，遍体咬伤，流血满地。又见许多凶神恶鬼，都是铜头铁角，狰狞可畏，跳跃而前。子春任他百般簸弄，也只是忍着。猛地里又起一阵怪风，刮得天昏地黑，大雨如注，堂下水涌起来，直浸到胸前。轰天的霹雳，当头打下，电火四掣，须发都烧。子春一心记着老者分付，只不做声。渐渐的雷收雨息，水也退去。

子春暗暗喜道：“如今天色已霁，想再没有甚么惊吓我了。”岂知前次那金甲大将军，依旧带领人马，拥上堂来，指着子春喝道：“你这云台山妖民，到底不肯通名姓，难道我就奈何不得你？”便令军士，疾去扬州，擒他妻子韦氏到来。说声未毕，韦氏已到，按在地上，先打三百杀威棒，打得个皮开肉绽，鲜血迸流。韦氏哀叫道：“贱妾虽无容德，奉事君子有年，岂无伉俪之情。乞赐一言，救我性命。”子春暗想老者分付，说是“随他所见，皆非实境”，安知不是假的？况我受

老者大恩，便真是妻子，如何顾得。并不开言，激得将军大怒，遂将韦氏千刀万剐。韦氏一头哭，一头骂，只说：“枉做了半世夫妻，忍心至此！我在九泉之下，誓必报冤。”子春只做不听得一般。将军怒道：“这贼妖术已成，留他何用？便可一并杀了。”只见一个军士，手提大刀，走上前来，向子春颈上一挥，早已身首分为两处。你看杜子春，刚才挣得成家，却又死于非命，岂不痛惜可怜！

游魂渺渺归何处？遗业忙忙付甚人？

那子春颈上被斫了一刀，已知身死，早有夜叉在旁，领了他魂魄竟投十地阎君殿下，都道：“子春是个云台峰上妖民，合该押赴酆都地狱，遍受百般苦楚，身躯糜烂。”元来被业风一吹，依然如旧。却又领子春魂魄，托生在宋州原任单父县丞叫做王劝家做个女儿。从小多灾多病，针灸汤药，无时间断。渐渐长成，容色甚美，只是说不出一句说话来，是个哑的。同乡有个进士，叫做卢珪，因慕他美貌，要求为妻。王家推辞，哑的不好相许。卢珪道：“人家娶媳妇，只要有容有德，岂在说话？便是哑，不强似长舌的。”却便下了财礼，迎取过门，夫妻甚是相得。早生下儿子，已经两岁，生得眉清目秀，红的是唇，白的是齿，真个可爱。

忽一日卢珪抱着抚弄，却问王氏道：“你看这儿子，生得好么？”王氏笑而不答。卢珪怒道：“我与你结发三载，未尝肯出一声。这是明明鄙贱着我，还说甚恩情那里，总要儿子何用？”倒提着两只脚，向石块上只一扑，可怜掌上明珠，扑做一团肉酱，子春却忘记了王家哑女儿，就是他的前身，看见儿子被丈夫活活扑死了，不胜爱惜，刚叫得一个“噫”字，

岂知药灶里迸出一道火光，连这一所大堂险些烧了。

其时天色已将明，那老者忙忙向前提着子春的头，将他浸在水瓮里，良久方才火息。老者跌脚叹道：“人有七情，乃是喜怒忧惧爱恶欲。我看你六情都尽，惟有爱情未除。若再忍得一刻，我的丹药已成，和你都升仙了。今我丹药还好修炼，只是你的凡胎，却几时脱得？可惜老大世界，要寻一个仙才，难得如此！”子春懊悔无地，走到堂上，看那药灶时，只见中间贯着手臂大一根铁柱，不知仙药都飞在那里去了。老者脱了衣服，跳入灶中，把刀在铁柱上刮得些药末下来，教子春吃了，遂打发下山。子春伏地谢罪，说道：“我杜子春不才，有负老师嘱付。如今情愿跟着老师出家，只望哀怜弟子，收留在山上罢。”老者摇手道：“我这所在，如何留得你？可速回去，不必多言。”子春道：“既然老师不允，容弟子改过自新，三年之后，再来效用。”老者道：“你若修得心尽时，就在家也好成道；若修心不尽，便来随我，亦有何益。勉之，勉之！”

子春领命，拜别下山。不则一日，已至扬州。韦氏接着问道：“那老者要你去，有何用处？”子春道：“不要说起，是我不才，负了这老翁一片美情。”韦氏问其缘故，子春道：“他是个得道之人，教我看守丹灶，嘱付不许开言。岂知我一时见识不定，失口叫了一个‘噫’字，把他数十年辛勤修命的丹药，都弄走了。他道我再忍得一刻，他的丹药成就，连我也做了神仙。这不是坏了他的事，连我的事也坏了？以此归来，重加修省。”韦氏道：“你为甚却道这‘噫’字？”子春将所见之事，细细说出，夫妻不胜嗟叹。

自此之后，子春把天大家私丢在脑后，日夕焚香打坐，涤虑凝神，一心思想神仙路上。但遇孤孀贫苦之人，便动千动百的舍与他，虽不比当初败废，却也渐渐的十不存一。倏忽之间，又是三年，一日对韦氏说道：“如今待要再往云台求见那老者，超脱尘凡。所余家私，尽着勾你用度，譬如我已死，不必更想念了。”那韦氏也是有根器的，听见子春要去，绝无半点留念，只说道：“那老者为何肯舍这许多银子送你，明明是看你有神仙之分，故来点化，怎么还不省得？”明早要与子春饯行，岂知子春这晚题下一诗，留别韦氏，已潜自往云台去了。诗云：

骤兴骤败人皆笑，旋死旋生我自惊。

从今撒手离尘网，长啸一声归白云。

你道子春为何不与韦氏面别，只因三年斋戒，一片诚心，要从扬州步行到彼，恐怕韦氏差拨伴当跟随，整备车马送他，故此悄地出了门去。两只脚上都走起茧子来，方才到得华州地面。上了华山，径奔老君祠下，但见两株桧树，比前越加葱翠。堂中绝无人影，连那药灶也没些踪迹。子春叹道：“一定我杜子春不该做神仙，师父不来点化我了。虽然如此，我发了这等一个愿心，难道不见师父就去了不成？今日死也死在这里，断然不回去了。”便住在祠内，草衣木食，整整过了三年。守那老者不见，只得跪在仙像前叩头，祷告云：

窃惟弟子杜子春，下土愚民，尘凡浊骨。奔逐货利之场，迷恋声色之内。蒙本师慨发慈悲，指皈大道，奈弟子未断爱情，难成正果。遣归修省，三载如初。再叩丹台，一诚不二。洗心涤虑，六根清

净无为；养性修真，万缘去除都尽。伏愿道缘早启，
仙驭速临。拔凡骨于尘埃，开迷踪于觉路。云云。

子春正在神前祷祝，忽然祠后走出一个人来，叫道：“郎君，你好至诚也！”子春听见有人说话，抬起头来看时，却正是那老者。又惊又喜，向前叩头道：“师父，想杀我也！弟子到此盼望三年，怎的再不能一面？”老者笑道：“我与你朝夕不离，怎说三年不见？”子春道：“师父既在此间，弟子缘何从不看见？”老者道：“你且看座上神像，比我如何？”子春连忙走近老君神像之前定睛细看，果然与老者全无分别。乃知向来所遇，即是太上老君，便伏地请罪，谢道：“弟子肉眼怎生认得？只望我师哀怜弟子，早传大道。”

老君笑道：“我因怕汝处世日久，尘根不断，故假摄七种情缘，历历试汝。今汝心下已皆清净，又何言哉！我想汉时淮西王刘安，专好神仙，直感得 B 八公下界，与他修合丹药。炼成之日，合宅同升，连那鸡儿狗儿，飀了鼎中药末，也得相随而去，至今鸡鸣天上，犬吠云间。既是你已做神仙，岂有妻子偏不得道？我有神丹三丸，特相授汝，可留其一，持归与韦氏服之。教他免堕红尘，早登紫府。”子春再拜，受了神丹，却又禀道：“我弟子贫穷时节，投奔长安亲眷，都道我是败子，并无一个慈悲我的。如今弟子要同妻韦氏，再往长安，将城南祖居舍为太上仙祠，祠中铸造丈六金身，供奉香火。待众亲眷聚集，晓喻一番，也好打破他们这重魔障。不知我师可容许我弟子否？”老君赞道：“善哉，善哉！汝既有此心，待金像铸成之日，吾当显示神通，挈汝升天，未为晚也。”正是：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人间败子名。

话分两头，却说韦氏自子春去后，却也一心修道，屏去繁华，将所遗家私尽行布施，只在一个女道士观中，投斋度日。满扬州人见他夫妻云游的云游，乞丐的乞丐，做出这般行径，都莫知其故。忽一日子春回来，遇着韦氏。两个俱是得道之人，自然不言而喻。便把老君所授神丹，付与韦氏服了，只做抄化模样，径赴长安去投见那众亲眷，呈上一个疏簿，说把城南祖居，舍作太上老君神庙，特募黄金十万两，铸造丈六金身，供奉殿上。要劝那众亲眷，共结善缘。

其时亲眷都笑道：“他两次得了横财，尽皆废败，这不必说了。后次又得一大注，做了人家，如何三年之后，白白的送与人去？只他丈夫也罢了，怎么韦氏平时既不谏阻，又把分拨与用度的，亦皆散舍？岂不夫妻两个都是薄福之人，消受不起，致有今日。眼见得这座祖宅，还值万数银子，怎么又要舍作道院，别来募化黄金，兴铸仙像。这等痴人，便是募得些些，左右也被人骗去。我们礼他则甚！”尽都闭了大门，推辞不管闲事。子春夫妻含笑而归。那亲眷们都量定杜子春夫妻，断然铸不起金像的，故此不肯上疏。岂知半月之后，子春却又上门递进一个请贴儿，写着道：

子春不自量力，谨舍黄金六千斤，铸造老君仙像。仰仗众缘，法相完成。拟于明日奉像升座。特备小斋，启请大德，同观胜事，幸勿他辞！

那亲眷们看见，无不惊讶，叹道：“怎么就出得这许多金子？又怎么铸造得这等神速？”连忙差人前去打听，只见众亲眷门上和满都城士庶人家，都是同日有一个杜子春亲送请贴，

也不知杜子春有多少身子。都道这事有些跷蹊。到次日，没一个不来。到得城南，只见人山人海，填街塞巷，合城男妇，都来随喜。早望见门楼已都改造过了，造得十分雄壮，上头写着栲栳大金字；是“太上行宫”四个字。进了门楼，只见殿宇廊庑，一划的金碧辉煌，耀睛夺目，俨如天宫一般。再到殿上看时，真个黄金铸就的丈六天身，庄严无比。众亲眷看了，无不摇首咋舌道：“真个他弄起怎样大事业！但不知这些金子是何处来的？”又见神座前，摆下一大盘蔬菜，一卮子酒，暗暗想道：“这定是他办的斋了，纵便精洁，无过有一两器，不消一个人便一口吃完了。怎么下个请帖，要遍斋许多人众？”你道好不古怪，只见子春夫妇，但遇着一个到金像前瞻礼的，便捧过斋来请他吃些，没个不吃，没个不赞道甘美。

那亲眷们正在惊叹之际，忽见金像顶上，透出一道神光，化做三朵白云。中间的坐了老君，左边坐了杜子春，右边坐了韦氏，从殿上出来，升到空里，约莫离地十余丈高。只见子春举手与众人作别，说道：“横眼凡民，只知爱惜钱财，焉知大道。但恐三灾横至，四大崩摧，积下家私，抛于何处？可不省哉！可不惜哉！”晓喻方毕，只听得一片笙箫仙乐，响振虚空，旌节导前，幡盖拥后，冉冉升天而去。满城士庶，无不望空合掌顶礼。有诗为证：

千金散尽贫何惜，一念皈依死不移。

慷慨丈夫终得道，白云朵朵上天梯。

第三十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尽说神仙事渺茫，谁人能脱利名缰？

今朝偶读云门传，阵阵熏风透体凉。

话说昔日隋文帝开皇初年，有个富翁，姓李名清，家住青州城里，世代开染坊为业。虽则经纪人家，宗族到也蕃盛，合来共有五六千丁，都是有本事，光着手赚得钱的。因此家家饶裕，远近俱称为李半州。一族之中，惟李清年齿最尊，推为族长。那李清天性仁厚，族中不论亲疏远近，个个亲热，一般看待，再无两样心肠。为这件上，合族长幼男女，没一个不把他敬重。每年生日，都去置办礼物，与他续寿。宗族已是大了，却又好胜，各自搜觅异样古物器玩、锦绣绫罗馈送。他生平省俭惜福，不肯过费，俱将来藏置土库中，逐年堆积上去，也不计其数。只有一件事，再不吝惜。你道是那一件？他自幼行善，利人济物，兼之慕仙好道，整千贯价布施。若遇个云游道士，方外全真，叩留至家中供养，学些丹术，讲些内养。谁想那班人都是走方光棍，一味说骗钱财，何曾有真实学问。枉自费过若干东西，便是戏法讨不得一个。然虽如此，他这点精诚终是不改，每日焚香打坐，养性存心，有出世之念。

其年恰好齐头七十，那些子孙们，两月前便在那里商议，说道：“七十古稀之年，是人生显难得的，须不比平常诞日，各要寻几件希奇礼物上寿，祝他个长春不老。”李清也料道子孙辈必然如此，预先设下酒席，分着一支一支的，次第请来赴宴。因对众人说：“赖得你等勤力，各能生活，每年送我礼物，积至近万，衣装器具，华侈极矣！只是我平生好道，布衣蔬食垂五十年，要这般华侈的东西，也无用处；我因不好拂你等盛情，所以有受无却。然而一向贮在土库，未尝检阅，多分已皆朽坏了。费你等钱帛，做我的粪土，岂不可惜！今日幸得天曹尚未录我魂气，生日将到，料你等必然经营庆生之礼，甚非我的本意。所以先期相告，切莫为此！”子孙辈皆道：“庆生的礼，自古叫做续寿。况兼七十岁，人生能有几次，若不庆贺，何以以展卑下孝顺之心？这可是少得的！”李清道：“既你等主意难夺，只凭我所要的将来送我何如？”子孙辈欣然道：“愿闻尊命！”李清道：“我要生日前十日，各将手指大麻绳百尺送我，总算起来约有五六万丈，以此续寿，岂不更为长远！”众人闻声，暗暗称怪，齐问道：“太公分付，敢不奉命！但不知要他做甚？”李清笑道：“且待你等都送齐了，然后使你等知之，今犹未可轻言也。”众子孙领了李清分付之后，真个一传十，十传百，都将麻绳百尺，赶在生日前交纳，地上叠得满高的，竟成一座绳山。只是不知他要这许多绳何用。

元来离着青州城南十里，有一座山叫做云门山，山顶上分做两个，俨如斧劈开的。青州城里人家，但是向南的，无不看见这山飞云度鸟，窝儿内经过，皆历历可数。俗人又称为劈山。那山顶中间，却有个大穴，湏湏洞洞的，不知多少

深。也有好事的，把大石块投下，从不曾听见些声响，以北人都道是没底的。只见李清受了麻绳之后，便差人到那山上紧靠著穴口，竖起两个大橛子，架上轱辘。家里又唤打竹家火的，做一个结结实实的大竹篮，又到铜铺里买上大小铜铃好几百个，也不知道弄出什么勾当？子孙辈一齐的都来请问，李清方才答道：“我元说终使你等知之，难道我就瞒看去了。我自幼好道，今经五十余年，一无所得，常见《图经》载那云门山是神仙第七个洞府。我年已七十，便活在世上，也不过两三年了，趁今手足尚还强健，欲于生日这一日，借你等所送的麻绳，用著四根，悬住大竹篮四角，中间另是一根，系上铜铃，待我坐于篮内，却慢慢的绞下。若有些不虞去处，见我摇动中间这绳，或听见铃响，便好将我依旧盘上。万一有缘，得与神仙相遇，也少不得回来，报知你等。”

说犹未毕，只见子孙辈都叩头谏道：“不可，不可！这个大穴里面，且莫说山精木魅、毒蛇怪兽藏著多少，只是那一道乌黑的臭气，也把人熏死了。高年之人，怎么禁得这股利害？”李清道：“我意已决，便死无悔！你等若不容我，必然私自逃去，从空投下。不得麻绳竹篮，永无出来的日子。”内中也有老成的，晓得他生平是个执性的人，便道：“恭敬不如从命。只是这等天大的事，岂可悄然便去，须要遍告亲戚，同赴云门山相送。也使四海流传，做个美谈，不亦可乎！”李清道：“这却使得。”

那李家一姓子孙，原有五六千，又去通知亲眷，同来拜送。只算一人一个，却不就是上万的人了。到得李清生辰这一日，无不陈了鼓乐，携了酒馔，一齐的捧著李清，竟往云

门山去。随着去看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几乎把青州城都出空了。不一时，到了云门山顶。众人举目四下一望，果然好景。但见：

众峰朝拱，列嶂环围。响泠泠流泉幽咽，密菴菴乱草迷离。崖边怪树参天，岩上奇花映日。山径烟深，野色过桥青霭近；冈形势远，松声隔水白云连。淅淅但闻林坠露，萧萧只听叶吟风。

那竹篮绳索等件，俱已整备停当。众亲眷们，都更递的上前奉酒。内中也有一样高年的说道：“老亲家，你好道之心这般决烈，必然是神仙路上人，此去保无他虑，但我等做事也要老成，方无后悔。我想这等黑洞洞深穴，从来没人下去，怎把千金之体，轻投不测？今日既有竹篮绳索，不若先取一个狗来，放下去看。若是这狗无事，再把一个伶俐些家人下去，看道有甚么仙迹在那里，待他上来说了，方才送老亲家下去，岂不万全？”李清笑道：“承教，承教！只是要求道的，长拚个死，才得神仙可怜，或肯收为弟子。这个穴内，相传是神仙第七洞府，又不比砒霜毒药，怎么要试他利害？似此疑惑，便是退悔道心，怎能勾超凡脱浊？我主意已定，好歹自下去走遭。不消列位高亲担忧。老汉信口谄得四句俚言，在此留别，望勿见笑！”众亲眷齐道：“愿闻珠玉。”李清随念出一首诗来，诗云：

久拚残命已如无，挥手开门愿不孤。

翻笑壶公曾得道，犹烦市上有悬壶。

众人听了这诗，无不点头嗟叹，勉强解慰道：“老亲家道心恁般坚固，但愿一下去，便得逢仙。”李清道：“多谢列位

祈祝，且看老汉缘法何如。”遂起来向空拜了两拜，便去坐在竹篮内，挥手与众亲眷子孙辈作别，再也不说甚话，一径的把麻绳轳轳辘辘放将下去。莫说众亲眷子孙辈，都一个个面色如土，连那看的人也惊呆了，摇头咋舌道：“这老儿好端端在家受用到不好，却痴心妄想，往恁样深穴中去求仙！可不是讨死吃么？”噫！李清这番下去了，不知几时才出世哩？正是：

神仙本是凡人做，只为凡人不肯修。

却说李清放下也不知有几千多丈，觉得到了底上，便爬出竹篮，去看那里面有何仙迹。岂知穴底黑洞洞的，已是不见一些高低，况是地下有水一般，又滑又烂。还不曾走得一步，早跌上一交。那七十岁老人家，有甚气力，才挣得起。又闪上一跌。只两交，就把李清跌得昏晕了去。那上面亲眷子孙辈，看看日色傍晚，又不见中间的麻绳曳动，又不听得铜铃响，都猜着道：“这老人家被那股阴湿的臭气相触，多分不保了。”且把轳轳绞上竹篮看时，只见一个空篮，不见了李清。其时就着了忙，只得又把竹篮放下。守了一会，再绞上来，依旧是个空篮。那伙看的人，也有嗟叹的，也有发笑的，都一哄走了。

子孙辈只是向着穴中放声大哭，埋怨道：“我们苦苦谏阻，只不肯听，偏要下去。七十之人，不为寿夭，只是死便死了，也留个骸骨，等我们好办棺椁葬他。如今弄得尸首都没了，这事怎处？”那亲眷们人人哀感，无不洒泪。内中也有达者说道：“人之生死，无非大数。今日生辰，就是他数尽之日，便留在家里，也少不得是死的。况他志向如此，纵死已遂其志，当

无所悔。虽然没了尸首，他衣冠是有的，不若今晚且回去，明早请几个有法力的道士，重到这里，招他魂去。只将衣冠埋葬，也是古人一个葬法。我闻轩辕皇帝得了大道，已在鼎湖升天去了，还留下一把剑、两只履，装在棺内，葬于桥山。又安知这老翁不做了神仙，也要教我们与他做个空冢。只管对看穴口啼啼哭哭，岂不惑哉！”子孙辈只得依允，拭了眼泪，收拾回家。到明日重来山顶，招魂回去。一般的设座停棺，少不得诸亲众眷都来祭奠。过了七七四十九日，造坟不葬，不在话下。

且说李清被这两跌，晕去好几时，方才醒得转来，又去细细的摸看。元来这穴底，也不多大，只有一丈来阔，周围都是石壁，别无甚奇异之处。况且脚下烂泥，又滑得紧，不能举步，只得仍旧去寻那竹篮坐下，思量曳动绳索，摇响铜铃，待他们再绞上去。伸手遍地摸着，已不见了竹篮，叫又叫不应，飞又飞不出，真个来时有路，去日无门，教李清怎么处置？只得盘膝儿，坐在地下。也不知捱了几日，但觉饥渴得紧，一时难过，想道古人啮雪吞毡，尚且救了性命，这里无雪无毡，只有烂泥在手头，便去抓一把来咽下。岂知神仙窟宅，每遇三千年才一开，底里迸出泥来，叫做“青泥”，专是把与仙人做饭吃的，尽也有些味道，可解饥渴。吃了几口，觉得精神好些。却又去细细摸看，只见石壁擦底下，又有个小穴，高不上二尺。心下想道：“只管坐在泥中，有何了期！左右没命的人了，便这里面有甚么毒蛇妖怪，也顾不得，且是爬将进去，看个下落。”只因这番，直教黑茫茫断头之路，另见个境界风光；活喇喇拚命之夫，重开个铺行生理。正是：

阎王未注今朝死，山穴宁无别道通？

李清不顾性命，钻进小穴里去，约莫的爬了六七里，觉得里面渐渐高了二尺来多，左右是立不直的，只是爬着地走。那老人家也不知天晓日暗，倦时就睡上一觉，饥时就把青泥吃上几口。又爬了二十余里，只见前面透出星也似一点亮光，想道：“且喜已有出路了。”再把青泥吃些，打起精神，一钻钻向前去。出了穴口，但见青的山，绿的树，又是一个境界。李清起来伸一伸腰，站一站脚，整衣拂履，望空谢道：“惭愧！今朝脱得这一场大难！”依着大路，走上十四五里，腹中渐渐饥馁，路上又没一个人家卖得饭吃。总有得买，腰边也没钱钞，穴里的青泥，又不曾带得些出来，看看走不动了。只见路傍碧靛青的流水，两岸覆着菊花，且去捧些水吃。岂知这水也不是容易吃的，仙家叫做“菊泉”，最能延年却病。那李清才吃得几口，便觉神清气爽，手脚都轻快了。

又走上十多里，忽望见树顶露出琉璃瓦盖造的屋脊，金碧闪烁，不知甚么所在？飞撚的赶到那里去看，却是座血红的观门，周围都是白玉石砌就台基。共有九层，每一层约有一丈多高，又没个阶坡，只得攀藤扞葛，拚命吊将上去。那门儿又闭着，不敢擅自去叩，只得屏气而待。直等到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方才有个青衣童子开门出来，喝道：“李清，你来此怎么？”李清连忙的伏地叩头，称道：“青州染匠李清不揣凡庸，冒叩洞府，伏乞收为弟子，生死难忘！”那童子笑道：“我怎好收留得你？且引你进去恳求我主人便了。”那青衣童子入去不久，便出来引李清进去。到玉墀之下，仰看壁上华丽如天宫一般，端的好去处。但见：

朱甍耀日，碧瓦标霞。起百尺琉璃宝殿，甃九层白玉瑶台。隐隐雕梁镌玳瑁，行行绣柱嵌珊瑚。琳宫贝阙，飞檐长接彩云浮；玉宇琼楼，画栋每含苍雾宿。曲曲栏干围玛瑙，深深帘幕挂珍珠。青鸾玄鹤双双舞，白鹿丹麟对对游。野外千花开烂漫，林间百鸟啭清幽。

李清去那殿中看时，只见正居中坐着一位仙长，头戴碧玉莲冠，身披缕金羽衣，腰系黄绦，足穿朱舄，手中执着如意，有神游八极之表。东西两傍，每边又坐着四位，一个个仙风道骨，服色不一。满殿祥云缭绕，香气氤氲，真个万籁无声，一尘不到，好生严肃。李清上前，逐位叩了头，依旧将这冒死投见的情节，表诉一遍。只见中间的仙长说道：“李清，你未该来此，怎么就擅自投到？我这里没有你的坐位，快回去罢！”李清便涕泣稟道：“我李清一生好道，不曾有些儿效验。今日幸得到了仙宫，面见仙长，岂肯空手回去？我已是七十岁的人，左右回去，也没多几时活，难道还再来得成？情愿死便死在阶下，断然不回去了。”那仙长只是摇头不允。却得旁边的替他稟道：“虽则李清未该到此，但他一片虔诚，亦自可怜！我今若不留他，只道神仙到底修不得的了。况我法门中，本以度人为第一功德，姑且收留门下，若是不堪受教，再遣他回去，亦未迟也！”那仙长才点着头道：“也罢！也罢！姑容他在西边耳房暂住。”

李清连忙拜谢。一头走到耳房里去，一头想道：“我若没有些道气，怎得做仙家弟子？只是当初曾与子孙们约道，遇得仙时，少不得给假回去，报知你等。今我再三哀稟，又得

旁边这几位仙长相劝，才许收留，怎么又请回去？万一触忤了他，嗔责我尘缘未净，如何是好？且自安心静坐，再过几时，另作区处。”那李清走到西边耳房下，尚未坐定，只见一个老者，从门外进来，禀道：“蓬莱山露明观丁尊师初到，西王母特启瑶池大宴，请群真同赴。”并不见有人陈设，早已几乘鹤驾鸾车，齐齐整整，摆列殿下。其时中间的仙长在前，两旁的八位在后，次第步出殿来。那李清也免不得随着那伙青衣童子，在丹墀里候送。只见仙长觑着李清分付道：“你在此，若要观山玩水，任意无拘；惟有北窗，最是轻易开不得的，谨记，谨记！”说罢，各各跨上鸾鹤，腾空而起。自然有云霞拥护，箫管喧阗，这也不能备述。

岂知李清在耳房下凭窗眺望，看见三面景致。幽禽怪鸟，四时有不绝之音；异草奇花，八节有长春之色。真个观之不足，玩之有余。渐渐转过身来，只见北窗斜掩，想道：“既是三面都好看，怎么偏生一个北窗却看不得？必定有甚奇异之处，故不把与我看。如今仙长已去赴会，不知多少程途，未必就回，且待我悄悄的开来看看，仙长那里便知道了？”走上前轻轻把手一推，呀的一声，那窗早已开了。举目仔细一观，有恁般作怪的事！一座青州城正临在北窗之下。见州里人家，历历在目。又见所住高大屋宅，渐已残毁，近族傍支，渐已零落，不胜慨叹道：“怎么我出来得这几日，家里便是这等一个模样了？俗语道得好：‘家无主，屋倒柱。’我若早知如此，就不到得这里也罢！何苦使我子孙恁般不成器，坏了我的门风。”不觉归心顿然而起。岂知叹声未毕，众仙长已早回来了，只听得殿上大叫：“李清！李清！”

那李清连忙掩上北窗，走到阶下。中间的仙长大怒道：“我分付你不许偷开北窗，你怎么违命，擅自开了？又嗟叹懊悔，思量回去。我所以不肯收留者，正为你尘心不断故也。今日如何还容得你在此，便可速回，无得溷我洞府！”那李清无言可答，只是叩头请罪，哀告道：“我来时不知吃了多少苦楚，真个性命是毫厘丝忽上挣来的。如今回去，休说竹篮绳索，已被家里人绞上；就是这三十多里小小穴道中，我老人家怎么还爬得过？”仙长笑道：“这不必忧虑，我另有个路径，教人指引你出去。”那李清方才放下了这条肚肠，起来拜谢出门。只见东手头一位，向着仙长不知说甚话。仙长便唤李清：“你且转来。”李清想道：“一定的又似前番相功，收留我了。”不胜欣然。急急走转去跪下，听候法旨。

你道那仙长唤李清回来，说些甚么？说道：“我遣便遣你回去，只是你没个生理，何以度日？我书架上有的书，你可随意取一本去，若是要觅衣饭，只看这书上，自然有了。”李清口里答应，心里想道：“元来仙长也只晓得这里的事，不晓得我青州郡里的事。我本有万金家计，就是子孙辈连年送的生日礼物，也有好几千，怎么刚出来得这两日，便回去没有饭吃了？”只是难得他一片好意，不免走近书架上，取了一本最薄的，过去拜谢。那仙长问道：“书有了么？”李清道：“有了。”仙长道：“既有了书，去罢！”

李清正待出门，只见西手头一位，向着仙长也不知说甚话。那仙长把头一点，又叫道：“李清你且转来。”李清想道：“难道这一番不是劝他收留我的？”岂知仍旧不是。只见仙长道：“你回去，也要走好些路，才到得家里。便到了家里，也

不能勾就有饭吃，你可吃饱了去。”早有童子，拿出两个大芋头来，递与李清吃。元来是煮熟的鹅卵石，就似芋头一般，软软的，嫩嫩的，又香又甜，比着云门穴底的青泥，越加好吃。再走过去拜谢。那仙长道：“李清，你此去，也只消七十多年，还该到这里的。但是青州一郡，多少小儿的性命，都还在你身上！你可广行方便，休得堕落。我有四句偈语，把与你一生受用，你紧记着！”偈语云：

见石而行，听简而问。傍金而居，先裴而遁。

李清再拜受了这偈语，却教初来时元引进的童子送他回去。竟不知又走出个甚的路径来，总便不消得万丈麻绳，难道也没有一些险处？元来那童子指引的路径，全不是旧时来的去处，却绕着这一所仙院，倒转向背后山坡上去。只见一个所在，出得好白石头，有许多人在那里打他。李清问道：“仙家要这石头何用？”童子道：“这个是白玉，因为早晚又有一个尊师该来，故此差人打去，要做第十把交椅。”李清便问道：“这个尊师是甚么名姓？”童子道：“连我们也只听得是这等说，怎么知道？便知道，也不好说得，恐怕泄漏天机，被主人见罪。”一头说，一头走，也行了十四五里，都是龟背大路，两傍参天的古树，间着奇花异卉，看不尽的景致，便再走两里，也不觉的。

又走过一座高山，这路径渐渐僻小，童子把手指道：“此去不上十里，就是青州北门了。”李清道：“我前日来时，是出南门的，怎么今日却进北门？我生长在青州已七十岁了，那晓得这座云门山是环着州城的。可知道开了北窗，便直看见青州城里。但不知那一边是前路，那一边是后路，可指示我，

等我日后再来叩见仙长，只打这条路上来，却不省费许多麻绳吊去云门穴里去？”问未绝口，岂知飐飐的一阵风起，托地跳出一个大虫来，向着李清便扑，惊得李清魂胆俱丧，叫声：“苦也！”望后便倒，吓死在地。可怜：

身名未得登仙府，支体先归虎腹中。

说话的，我且问你：尝闻得古老传说，那青泥白石，乃仙家粮糗，凡人急切难遇，若有缘的尝一尝，便疾病不能侵，妖怪不能近，虎狼不能伤；这李清两件既已都曾饱食，况又在洞府中住过，虽则道心不坚，打发回去，却又原许他七十年后，还归洞府，分明是个神仙了，如何却送在大虫口里？看官们莫要性急，待在下慢慢表白出来。那大虫不是平常吃人的虎，乃是个神虎，专与仙家看山守门的，是那童子故意差来把李清惊吓，只教他迷了来路，元非伤他性命。

那李清死去半晌，渐渐的醒转来，口里只叫：“救命，救命！”慢慢挣扎坐起看时，大虫已是不见，连青衣童子也不知去向，跌足道：“罢了，罢了！这童子一定被大虫驮去吃了。可怜，可怜！”却又想道：“那童子是侍从仙长的，料必也有些仙气，大虫如何敢去伤他？决无此理。只是因甚不送我到家，半路就撒了去？”心下好生疑惑，爬将起来，把衣服整顿好了，忽地回头观看，又吃一惊：怎么那来路一划都是高山陡壁，全无路径？连称：“奇怪！奇怪！”口里便说，心中只怕又跳出一个大虫来，却不丧了这条老命。且自负命跑去。约莫走上四五里，却是三叉路口，又没一个行人来往，可以问信。看看日色傍晚，万一走差路头怎了！正在没摆布处，猛然看见一条路上，却有块老大的石头，支出在那里，因而悟

道：“仙长传授我的偈语，有句道：‘见石而行。’却不是教我往这条路去？”果然又走上四五里，早是青州北门了。

进了城门，觉得街道还略略可认，只是两边的屋宇，全比往时不同，莫测其故，欲要问人，偏生又不遇着一个熟的。渐渐天色又黑，只得赶回家去。岂知家里房子，也都改换，却另起了大门楼，两边八字墙，好不雄壮！李清暗道：“莫非错走到州前来了？”仔细再看：“像便像个衙门，端只是我家里。难道这等改换了，我便认不得。想我离家去，只在云门穴里，不知担阁了几日，也是有数的。后面钻出小穴来，总是今日这一日，怎么便有这许多差异的事？莫非州里见我不在，就把我家房子白白的占做衙门？可道凡事也不问个主。只可惜今日晚了，拚到明日，打进状词，与他理会。随你官府，也少不得给官价还我。”只得寻个客店安歇，争奈身边一个钱也没有，不免解件衣服下来，换了一贯钱。还觉腹中是饱的，只买一角酒来吃了。便待去睡，终久心下徬徨，这夜如何睡得着。李清在床上翻来覆去，自嗟自叹，悔道：“我怎么倒去抱怨仙长？他明明说我回去将何度日？教我取书一本，别做生理。又道是我回去，就也未有饭吃，把两个煮熟的石子与我，岂不是预知已有今日了。”便去袖里把书一摸，且喜得尚在，只如今未有工夫去看。

待到天明，还了房钱，便遍著青州大街上都走转来，莫说众亲眷子孙没有一个，连那染坊铺面，也没一间留下的。只得陪个小心，逢人便问。岂知个个摇头，人人努嘴，都说道：“我们并不知道有甚李清，也并不曾见说云门山穴里有人下去得的？”只教李清茫然莫知所以。看看天晚，只得又向客店中

安歇。到第二日，又向小巷儿里东抄西转，也不曾遇着一个。但是问人，都与大街上说话一般，一发把李清弄呆了，想道：“我也怪前日出来的路径，有些差异，莫非这座青州城是新建的，不是我旧青州？故此没个熟人相遇。天下云门山只有一个，绝无两个。我何不出了南门，径到云门山上一看，若云门山无异，这便是我旧青州了，再慢慢的访问，好歹究出甚的缘故来。”忙忙的奔出南门，径往云门山去。

将至山顶，早见一座亭子，想道：“这路径明明是云门山的，几时有个亭子在这里？且待我看是甚么亭？”元来题着：“烂绳亭。开皇四年立。”李清道：“是了！昔日樵夫曾遇见仙人下棋，他看得一局棋完，不知已过了多少年岁，这斧柄坐在身下，已烂坏了，至今世人传说烂柯的故事。多分是我众子孙，道我将这麻绳吊下云门穴底，也去遇了神仙，把绳都烂掉在山上，故建立这座亭子，名为烂绳亭。无非要四方流传，做个美谈的意思。看他后面写着‘开皇四年立，却不仍是今年的日月，怎么城里人家就是这等改换了？且再到上边去看。”只见当着穴口，竖个碑石，题道：“李清招魂处。”李清吓了一跳道：“我现今活活的在此，又不曾死，要招我的魂做甚么？”又想了一想道：“是了，是了！是我下到这般险处，提起竹篮上来，又不见了，疑心道死了，故在此招我的魂回去。”又想一想道：“咦！莫非是我真个死了，今日是魂灵到此？”心下反徬徨起来，不能自决，想道：“既是招魂，必有个葬处；若是葬，必在祖坟左右，人家虽有改换之日，祖宗坟墓，却千年不改换的，何不再去祖坟上一看，或者倒有个明白。”

下了云门山，一径的转过东门，远远望见祖坟上，山势活似一条青龙，从天上飞将下来的。想起：“《葬经》上面有云：‘山如凤举，或似龙蟠，一千年后当出仙官。’看我祖坟有这等风水，怎么刚出得我一个！才遇见仙人，又被赶逐回家，焉能勾升天日子？却不知这风水，毕竟应在那个身上？”到了祖坟，不免拜了两拜。只见许多合抱的青松白杨，尽被人伐去，坟上的碑石，也有推倒的，也有打断的，全不似旧时模样，不胜凄感，叹道：“我家众子孙，真个都死断了，就没一个来到坟上照管？”单有一个碑，倒还是竖着的，碑上字迹，仿佛可认，乃是“故道士李清之墓”七个字。李清道：“既是招魂葬，无过把些衣冠埋在里面，料必是个空冢。只是碑石已被苔藓驳蚀几尽，须不是开皇四年立的，可知我死已多时了。今日来家的，一定是我魂灵，故此幽明间隔，众亲眷子孙都不得与我相见。不然，这上千上万的人，怎么就没一个在的？”那李清满肚子疑心：“只当青天白日，做梦一般。又不知是生，又不知是死，教我那里去问个明白？”

正在徬徨之际，忽听得隐隐的渔鼓筒响，走去看来，却是东岳庙前一个瞎老儿，在那里唱道情，聚着人掠钱，方才想起：“临出山时，仙长传授我的偈语第二句道：‘听筒而问。’这个不是渔鼓筒？我该问他的。且自站在一边，待众人散后，过去问他便了。”只见那瞎老儿，止掠得十来文钱，便没人肯出。内中一个道：“先生，你且说唱起来，待我们敛足与你。”瞽者道：“不成不成！我是个瞎子，倘说完了，都一溜走开，那思来寻讨？”众人道：“岂有此理！你是个残疾人，哄了你也不当人子。”那瞽者听信众人，遂敲动渔鼓筒板，先念出四

句诗来道：

暑往寒来春复秋，夕阳桥下水东流。

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

念了这四句诗，次第敷演正传，乃是“庄子叹骷髅”一段话文，又是道家故事，正合了李清之意。李清挤近一步，侧耳而听，只见那瞽者说一回，唱一回，正叹到骷髅皮生肉长，复命回阳，在地下直跳将起来。那些人也有笑的，也有嗟叹的。却好是个半本，瞽者就住了鼓筒，待掠钱足了，方才又说，此乃是说平话的常规。谁知众人听话时一团高兴，到出钱时，面面相觑，都不肯出手。又有身边没钱的，假意说几句冷话，佯佯的走开去了。刚刚又只掠得五文钱。那掠钱的人，心中焦躁，发起喉急，将众人乱骂。内中有一后生出尖揽事，就与那掠钱的争嚷起来。一递一句，你不让，我不让，便要上交厮打，把前后掠的十五文钱，撒做一地。众人发声喊，都走了。有几个不走的，且去劝厮打，单撇着瞽者一人。

李清动了个恻隐之心，一头在地上捡起那十五文钱，交付与瞽者，一头口里叹道：“世情如此饶薄，钱财恁般珍重！”瞽者接钱在手，闻其叹语，问道：“你是兀谁？”李清道：“老汉是问信的，你若晓得些根由，到送你几十文酒钱。”瞽者道：“问甚么信？”李清道：“这青州城内，有个做染匠的李家，你可晓得么？”瞽者道：“在下正姓李，敢问老翁高姓大名？”李清道：“我叫做李清，今年七十岁了。”瞽者笑道：“你怎么欺我瞎子，就要讨我的便宜。我也不是个小伙子，年纪倒比你长些，今年七十六岁了。只我嫡堂的叔曾祖，叫做李清，你怎么也叫做李清？”李清见他说话有些来历，便改着口道：

“天下尽有同名同姓的，岂敢讨你的便宜？我且问你，那令曾叔祖，如今到那里去了？”

瞽者道：“这说话长哩。直在隋文帝开皇四年，我那叔曾祖也是七十岁，要到云门山穴里，访甚么神仙洞府，备下了许多麻绳，一吊吊将下去。你道这个穴里，可是下去得的？自然死了。元来我家合族全仗他一个的福力。自他死后，家事都就零落；况又遭着兵火，遂把我合族子孙都灭尽了，单留得我一个现世报还在这里，却又无男无女，靠唱道情度日。”李清暗忖道：“元来错认我死在云门穴里了。”又问道：“他吊下云门穴去，也只一年里面，怎么家事就这等零落得快？合族的人也这等死灭得尽？”瞽者道：“哎呀！敢是你老翁说梦哩。如今须不是开皇四年，是大唐朝高宗皇帝永徽五年了。隋文帝坐了二十四年天下，传与炀帝，也做了十四年，被宇文化及谋杀了，因此天下大乱。却是唐太宗打了天下，又让与父亲做皇帝，叫做高祖，坐了九年。太宗自家坐了二十三年。如今皇帝就是太宗的太子，又登基五年了。从开皇四年算起，共是七十二年。我那叔曾祖去世时节，我只有得五岁，如今现活七十六岁了，你还说道快哩。”

李清又道：“闻得李家族里，有五六千丁，便隔得七十三年，也不该就都死灭，只剩得你一个。”瞽者道：“老翁你怎知这个缘故？只因我族里人，都也有些本事，会光着手赚得钱的。不料隋炀帝死后，有个王世充造反，到我青州，看见我家族里人丁精壮，尽皆拿去当军。那王世充又十分不济，屡战屡败，遂把手下军马都消折了。我那时若不亏着是个带残疾的，也留不到今日。”李清听了这一篇说话，如梦初觉，如

醉方醒，把一肚子疑心，才得明白。身边只有三四十文钱，尽数送与瞽者，也不与他说明这些缘故，便作别转身，再进青州城来。

一路想道：“古诗有云：‘山中无七日，世上已千年。’果然有这等异事！我从开皇四年吊下云门穴去，往还能得几日，岂知又是唐高宗永徽五年，相隔七十二年了。人世光阴，这样容易过的！若是我在里面多住几时，却不连这青州城也没有了。如今我的子孙已都做故人，自己住的高房大屋，又皆属了别姓，这也不必说起。只是我身边没有半分钱钞，眼前又别无熟识可以挪借，教我把甚么度日？左右也是个死，那仙长何苦定要赶我回来怎的？”叹了几声，想了一会，猛然省道：“我李清这般懵懂，怎么思量还要做仙哩？我临出门时，仙长明明说我回家来，怕没饭吃，曾教我到他书架上拿本书去，如今现在袖里，何不取出书来，看道另做甚么生意？”

你道这本书，是甚么书？元来是本医书，专治小儿的病症，也不多几个方子在上面。那李清看见，方才悟道：“仙长曾对我说，此去不消七十多年，依旧容我来到那里。我想这七十年，非比云门穴底下，须在人世上好几时，不是容易过的。况我老人家，从来药材行里不曾着脚，怎便莽莽广广的要去行医；且又没些本钱，置办药料；不如到药铺里寻个老成人，与他商量，好做理会。”刚刚走得三百余步，就有一个白粉招牌，上写着道：积祖金铺出卖川广道地生熟药材。

当下李清看见便大喜道：“仙长传授我的第三句偈语说道：‘傍金而居。’这不是姓金的了？世称神仙未卜先知，岂不信哉！岂不信哉！”只见铺中坐的，还不上二十多岁，叫做

金大郎。李清连忙向前，与他唱个喏，问道：“你这药材，还是现卖，也肯赊卖？”金大郎道：“别人家买药的，都要现钱才卖；只有行医开铺的，是长久主顾，但要药料，只上个帐簿取去，或一季或一月一算，总数还钱，叫做半赊半现。”李清便扯个谎道：“我原是个幼科医人，一向背着包沿村走的，如今年纪老了，也要开个铺面，坐地行医，不知那里有空房，可以赁住？乞赐指引，也好与贵铺做个主顾。”金大郎道：“就是我家隔壁，有一间空房，不见门上贴着‘招赁’两字么？只怕窄狭，不够居住。”李清道：“我老身别无家小，便一间也尽够了。只是铺前须要竖面招牌，铺内须要药箱药刀，各色家伙，方才像个行医的。这几件，都在那里去置办？不知可也赊得否？”金大郎道：“我铺里尽有现成余下的在此，我一发都借了你去。待生意兴旺时，连那药帐，一总算还与我，岂不两得其便？”

那李清亏得金大郎一力周旋，就在他药铺间壁住下，想起：“当初在云门山上与亲族告别之时，曾有诗云：‘翻笑壶公曾得道，犹烦市上有悬壶。’不意今日回来，又要行医，却不应了两句讖语。”遂在门前，横吊起一面小牌，写着“县壶处”三个字。直竖起一面大牌，写着“李氏专医小儿疑难杂症”十个字。铺内一应什物家伙，无不完备。真个装一佛像一佛，自然像个专门的太医起来。

恰好这一年青州城里，不论大小人家，都害时行天气，叫做小儿瘟，但沾着的便死。那幼科就没请处，连大方脉的，也请了去。岂知这病偏生利害，随你有名先生下的药，只当投在水里，眼睁睁都看他死了。只有李清这老儿古怪，不消自

到病人家里切脉看病，只要说个症候，怎生模样，便信手撮上一帖药，也不论这药料，有贵有贱，也不论见效不见效，但是一帖，要一百个钱。若讨他两帖的，便道：“我的药，怎么还用两帖？”情愿退还了钱，连这一帖也不发了。那讨药的人，都也半信半不信，无奈病势危急，只得也赎一帖，回去吃看。你道有这等妙药？才到得小儿口里，病就好一半，一咽咽下肚里去，便全然好了。还有拿得药回去，小儿已是死了的，但要煎的药香，冲在那小儿鼻孔内，就醒将转来。这名头就满城传遍，都称他做李一帖。

从此后，也不知医好了多少小儿，也不知赚过了多少钱钞。我想李清是个单身子，日逐用度有限，除算还了房钱药钱，和那什物家伙钱以外，赢余的难道似平时积攒生日礼一般，都烂掉在家里？毕竟有个来处，也有个去处。元来李清这一次回来，大不似当初性子，有积无散。除还了金大郎铺内赊下各色家伙，并生熟药料的钱，其余只勾了日逐用度，尽数将来赈济贫乏，略不留难。这叫做广行方便，无量功德。以此声名，越加传播。莫说青州一郡，遍齐鲁地方，但是要做医的，闻得李一帖名头，那一个不来拜从门下，希图学些方术！只见李清再看甚医书，又不亲到病人家里诊脉，凡遇讨药人来，收了铜钱便撮上一帖药，又不多几样药味。也有说来病症是一样的，倒与他各样的药；也有说来病症是各样的，倒与他一样药。但见拿药去吃的，无有不效。众皆茫然，莫测其故，只得觅个空间，小心请教。李清道：“你等疑我不曾看脉，就要下药，不知医道中，本以望闻问切目为神圣工巧，可见看脉是医家第四等，不是上等。况小儿科与大方脉

不同，他气血未全，有何脉息可以看得？总之，医者，意也。无过要心下明，指下明，把一个意思揣摩将去。怎么靠得死方子，就好疗病？你等但看我的下药，便当想我所以下药的意思。那《大观本草》这部书，却不出在我山东的，你等熟读《本草》，先知了药性，才好用药。上者要看本年是甚司天，就与他分个温凉；二者看害病的是那地方人，或近山或近水，就与他分个燥湿；三者看是甚等样人家，富贵的人，多分柔脆，贫贱的人，多分坚强，就与他分个消补；细细的问了症候，该用何等药味，然后出些巧思，按着君臣佐使，加减成方，自然药与病合，病随药去。所以古人将用药比之用兵，全在用得药当，不在药多。赵恬徒读父书，终致败灭，此其鉴也！”众等皆拜谢教而退。岂知李清身边，自有薄薄的一本仙书，怎肯轻易泄漏？正是：

小儿有命终须救，老子无书把甚看。

李清自唐高宗永徽五年，行医开铺起，真个光阴迅速，不觉过了第六年，又是显庆五年，龙朔三年，麟德二年，乾封二年，总章二年，咸亨四年，上元二年，仪凤三年，调露一年，永隆一年，开耀一年，一总共是二十七年了。这一年却是永淳元年，忽然有个诏书下来，说御驾亲幸泰山，要修汉武帝封禅的故事。你道如何叫做封禅？只为天下五座名山，称为五岳。五岳之中无如泰山，尤为灵秀，上通于天，云雨皆从此出。故有得道的皇帝，遇着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亲到泰山顶上祭祀岳神，刻下一篇纪功德的颂，告成天地。那碑上刻的字，都是赤金填的，叫做金书。碑外又有个白玉石的套子，叫做玉检。最是朝廷盛举。那天帝是不好欺的，颂上

略有些不实，便起怪风暴雨，不能终事。这也不是汉武帝一个创起的，直从大禹以前，就有七十九代，都曾封禅。后来只有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个，这怎叫得有道之君？无非要粉饰太平，侈人观听。毕竟秦始皇遇着大雨，只得躲避松树底下；汉武帝下山，也被伤了左足。故此武帝之后，再没有敢去封禅的。那唐高宗这次诏书，已是第三次了。青州地方，正是上泰山的必由去处，刺史官接了诏，不免点起排门夫，填街砌路，迎候圣驾。那李清既有铺面，便也编在人夫数内，催去着役。

其时青州自有了李清行医，羞得那幼科先生都关了铺门，再没个敢出头的。若教他去做夫砌路，万一小儿们有个急病，一时怎么就请得他到，讨得药吃？因此合郡的人，都到州里去替他禀脱。少不得推几个能言会语的做头，向前禀道：“现今行医的李清已是九十七岁近百的人，有甚么气力当夫？我们情愿替他出钱，另顾精壮少年应役，仍留他在铺里，也好保全我一州的小儿性命。”元来李清开铺这一年，依还说是七十岁，因此人只认他九十七岁，那知他已是一百六十八岁了。从来律上凡七十以上的，即系是年老，准免差役。所以合郡的人，借这个名色，要与他顾工替役，仍留他在铺行医。

岂知州刺史是岭南人，他那地方最是信巫不信医的，说道：“虽然李清已有九十七岁，想他筋力强健，尽好做工，怎么手里撮得药，偏修不得路？不见姜太公八十二岁还要辅佐周武王，兴兵上阵。既做了朝廷的百姓，死也则索要做，躲避到那里去？总便他会医小儿，难道偌大一坐青州，只有他幼科一个？查他开铺以来，只得二十七年，以前的青州人家

小儿，也不曾见都死绝了。怎么独独除下他一个名字，何以服众？”随他含郡的人再三苦禀，只是不听。急得那许多人，就没个处置。都走到李清铺前商议，要央个紧要的分上，再去与州官说。李清道：“多谢列位盛情！以我老朽看来，到不去说也罢。你道一些小事，有何难听。那州官这等拘执，无过虑着圣驾亲来，非寻常上司之比。少有不当，便是砍头的罪过。故此只要正身著役，恐怕顾工的做出事来，以后不好查究。做官的肚肠，大概如此，断然不肯再听人说。但我揣度事势，这诏书也多分要停止的。在麟德二年一次，调露元年又一次。如今却是第三次。既是前两次不来，难道这一次又来得成？包你五日里面，就有决裂。不若且放下胆，凭他怎生样差拨便了！”

众人听了这篇说话，都怪道：“眼见得州里早晚就要僉了牌，分了路数，押夫着役，如火急一般，那老儿倒说得冰也似冷。若是诏书一日不停止，怕你一日不做夫！我们倒思量与他央个分上，保求顶替，他偏生自要去当。想是在铺里收钱不迭，只要到州里去领他二分一日的工食哩。”都冷笑一声，各自散去。岂知高宗皇帝这一次已是决意要到泰山封禅，诏下礼部官，草定了一应仪注，只待择个黄道吉日，御驾启行；忽然患了个痿痹的症候，两只脚都站不起来，怎么还去行得这等大礼？因此青州上司，隔不得三日之内，移文下来，将前诏停止。那合郡的人，方信李清神见，越加叹服。

元来山东地面，方术之士最多，自秦始皇好道，遣徐福载了五百个童男童女到蓬莱山，采不死之药。那徐福就是齐人。后来汉武帝也好道，拜李少君为文成将军，栾大为五利

将军，日逐在通天台、竹宫、桂馆祈求神仙下降。那少君、栾大也是齐人。所以世代相传，常有此辈。一向看见李清自七十岁开医铺起，过了二十七年，已是近百的人，再不见他添了一些儿老态，反觉得（null）精神颜色，越越强壮，都猜是有内养的。如今又见他预知过往未来之事，一定是得道之人，与董奉、韩康一般，隐名卖药。因此那些方士，纷纷然都来拜从门下，参玄访道，希图窥他底蕴。屡屡叩问李清，求传大道。李清只推着老朽，元没甚知觉，唯有三十岁起，便绝了欲，万事都不营心，图个静养而已，所以一向没病没痛，或者在此。

方士们疑他隐讳，不肯轻泄，却又问道：“寿便养得，那过去未来之事，须不是容易晓得的。不知老师有何法术，就预期五日内当有停止诏书消息？”李清道：“我那里真是活神仙，能未卜先知的人？岂不知孔夫子萍实商羊故事！只是平日听得童谣，揣度将去，偶然符合。盖因童谣出于无心，最是天地间一点灵机，所以有心的试他，无有不验。我从永徽五年在此开医铺起，听见龙朔年间，就有个童谣，料你等也该记得的。那童谣上说道：

上泰山高，高几层？不怕上不得，倒怕不得登。

三度征兵马，旁道打腾腾。三度去，登不得。

果然前两度已验，故知今次断无登理。大抵老人家闻见多，经验多，也无过因此识彼，难道有甚的法术不成！”这方士们见他不肯说，又常是收钱撮药，忙忙的没个闲暇，还有那伙要赈济的来打搅，以此渐渐的也散去了。

明年高宗皇帝晏驾，却是武则天后临朝，坐了二十一

年，才是太子中宗皇帝，坐了六年，又被韦皇后谋乱，却是睿宗皇帝除了韦后，也坐了六年，传位玄宗皇帝，初年叫做开元，不觉又过了九年，总共四十三年。满青州城都晓得李清，已是一百四十岁。一来见他医药神效如旧，二来容颜不老，也如旧日，虽或不是得道神仙，也是个高年人瑞。因此学医的，学道的，还有真实信他的，只在门下不肯散去。正是：

神仙原在阎浮界，骨肉还须夙世成。

话分两头，却说玄宗天子也志慕神仙，尊崇道教，拜着两个天师，一个叶法善，一个邢和璞，皆是得道的，专为天子访求异人，传授玄素赤黄，及还婴溯流之事。这一年却是开元九年，邢、叶二天师奏道：现有三个真仙在世：一个叫做张果，是恒州条山人；一个叫做罗公远，是鄂州人；一个叫做李清，是北海人。虽然在烟霞之外，无意世上荣华，若是朝廷虔心遣使聘他，或者肯降体面来，也未可知。”因此玄宗天子，差中书舍人徐峤去聘张果，太常博士崔仲芳去聘罗公远，通事舍人裴晤聘李清。三个使臣辞朝别圣，捧着玺书，各自去征聘不题。

元来李清尘世限满，功行已圆，自然神性灵通，早已知裴舍人早晚将到，省起昔日仙长分付的偈语：“第四句说道：‘先裴而遁。’这个‘遁’字，是逃遁之遁，难道叫我逃走不成？明明是该尸解去了。”你道怎么叫做尸解？从来仙家成道之日，少不得要离人世，有一样白日飞升的谓之羽化，有一样也似世人一般死了的，只是棺中到底没有尸骸，这为之尸解。惟有尸解这门，最是不同。随他五行，皆可解去。以此

世人都有不知道他是神仙的。

且说李清一个早起，教门生等休挂牌面，说道：“我今日不卖药了，只在午时，就要与汝等告别。”众门生齐吃一惊，道：“师父好端端的，如何说出这般没正经话来？况弟子辈久侍门下，都不曾传授得师父一毫心法，怎的就去了？还是再留几时，把玄妙与弟子们细讲一讲，那时师父总然仙去，道统流传，使后世也知师父是个有道之人。”李清笑道：“我也没甚玄秘可传，也不必后人晓得。今大限已至，岂可强留。只是隔壁金大郎又不在此，可烦汝等为我买具现成棺木，待我气绝之后，即便下棺，把钉钉上，切不可停到明日。我铺里一应家伙什物，都将来送与金大郎，也见得我与他七十年老邻老舍，做主顾的意思。”众门生一一领命，流水去买办棺木等件，顷刻都完。那金大郎也年八十九岁了，筋骨亦甚强健，步履如飞，挣了老大家业，儿孙满堂，人都叫他是金阿公。只有李清还在少年时看他老起来的，所以原呼他为大郎。那日起五更往乡间去了，所以不在。

李清到了午时，香汤沐浴，换了新衣，走入房中。那些门生，都紧紧跟着。李清道：“你们且到门首去，待我静坐片时，将心境清一清，庶使临期不乱。问金大郎回了，请来面别，也不枉一向相处之情。”众门生依言，齐走出门，就问金大郎，却还未回。隔了片时，进房观看李清，已是死了。众门生中，也有相从久的，一般痛哭流涕；也有不长俊的，只顾东寻西觅，搜索财物。乱了一回，依他分付，即便入棺。元来这尸，也有好些异处。但见他一双手，两只脚，都交在胸前，如龙蟠一般。怎好便放下去？待要与他扯一扯直，岂知

是个僵尸，就如一块生铁打成，动也动不得。只得将就抬入棺中，钉上材盖，停在铺里。李清是久名向知的，顷刻便传遍了半个青州城，主顾人家都来吊探。众门生迎来送往，一个个弄得口苦舌干，腰驼背曲。有诗为证：

百年踪迹混风尘，一旦辞归御白云。

羽盖霓旌何处去，空留药臼付门人。

却说通事舍人裴晤，一路乘传而来，早到青州境上。那刺史官已是知得，帅着合郡父老香烛迎接。直到州堂开读诏书，却是征聘仙人李清。刺史官茫然无知，遂问众父老。父老们禀道：“青州地方，但有个行小儿科的李清，他今年一百四十岁，昨日午时，无病而死，此外并不曾闻有甚仙人李清在那里。”裴舍人见说，倒吃了一惊，叹道：“下官受了多少跋涉，赍诏到此，正聘行医的仙人李清，指望敦请得入朝，也叫做不辱君命。偏生不凑巧，刚刚的不先不后，昨日死了，连面也不曾得见。这等无缘，岂不可惜！我想汉武帝时，曾闻得有人修得神仙不死之药，特差中大夫去求他药方，这中大夫也是未到前，适值那人死了。武帝怪他去迟，不曾求得药方，要杀这大夫。亏着东方朔谏道：‘那人既有不死之药，定然自己吃过，不该死了；既死了，药便不验，要这方也没用。’武帝方悟。今幸我天子神明，胜于汉武，纵无东方朔之谏，必不至有中大夫之恐。但邢、叶二天师既称他是仙人，自当后天不老，怎么会死？若果死，就不是仙人了。虽然如此，一百四十岁的人，无病而死，便不是仙人，却也难得。”即便分付州官，取左右邻不扶结状，见得李清平日有何行谊，怎地修行的，于某年月某日时，已经身死，方好覆命。

刺史不敢怠慢，即唤李清左近邻佑，责令具结前来，好送天使起身。那些邻舍领命出去，内中一个道：“我们尽是后生，不晓得他当初来历详细，如何具结？闻说止有金阿公是他起头相处的，必然知他始末根由。昨日往乡间去了，少不得只在今日明早便归，待他斟酌写一张同去呈递，也好回答。”众人齐称有理，同回家去。恰好金老儿从乡间归来，一个人背着一大包草头跟着，劈面遇见。众人迎住道：“好了，金阿公回也！你昨日不到乡间去，也好与你老友李太医作别。”金老儿道：“他往那里去，要作别？”众人道：“他昨日午时已辞世了。”金老儿道：“罪过，罪过！我昨日在南门遇见的，怎说怎样话咒他？”众人反吃一惊道：“死也死了，怎么你又看见？想是他的魂灵了。”金老儿也惊道：“不信有这等奇事！”也不回家，一径奔到李清铺里，只见摆着灵柩，众门生一片都带着白，好些人在那里吊问。金老儿只管摇首道：“怪哉！怪哉！”众门生向前道：“我师父昨日午时归天了，因为你老人家不在，这灵柩还停在此。”又递过一张单来道：“铺内一应什物家伙，遗命送与你做遗念的。”

金老儿接了单，也不观看，只叫道：“难道真个死了！我却不信。”众邻舍问道：“金阿公，你且说昨日怎的看见他来？”金老儿道：“昨日我出门虽早，未出南门，就遇了一个亲戚，苦留回去吃饭，直弄到将晚，方才别得。走到云门山下，已是午牌时分。因见了几种好草药，方在那里收采，撞见一个青衣童子，捧个香炉前走，我也不在其意。不上六七十步，便是你师父来，不知何故，左脚穿着鞋子，右脚却是赤的。我问他到那里去，他说道：‘我因云门山上烂绳亭子里，有九位

师父师兄专等我说话，还有好几日未得回来哩。’他又在袖里取出一封书，一个锦囊，囊里像是个如意一般，递与我，教带到州里；好好的送甚裴舍人，不要误了他事。即今书与锦囊现在我处，如何却是死了？”便向袖中摸出来看。

众门生起初疑心金老捣鬼，还不肯信，直待见了所寄东西，方才信道：“且莫论午时不午时，只是我师父从不见出铺门，怎有这东西寄送？岂不古怪！”众邻舍也道：“真也是希见的事！他已死了，如何又会寄东西？却又先晓得裴舍人来聘他，便做道魂灵出现，也没恁般显然！一定是真仙了。”金老儿问道：“什么裴舍人聘他？”众邻舍将朝廷差裴舍人征聘，州官知得已死，着令结状之事说出。金老儿道：“元来如此。如今他既有信物，何必又要结状？我同你们去叩见州官，转达天使。”众人依着金老儿说话，一齐跟来。金老儿持了书与锦囊，直至州中，将李清昨日遇见寄书的话禀知。州官也道奇异，即带一千人同去回覆天使。那裴舍人正道此行没趣，连催州里结状，就要起身。只见州官引众人捧着书礼，禀是李清昨日午时，转托邻佑金老儿送上天使的，请自启看。裴舍人就教拆开书来，却是一通谢表。表上说道：

陛下玉书金格，已简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世安民，但当法唐、虞之无为，守文、景之俭约。恭候运数之极，便登蓬阁之庭。何必木食草衣，剖心灭智，与区区山泽之流学习方术者哉！无论臣初窥大道，尚未证入仙班；即张果仙尊、罗公远道友，亦将告还方外，皆不能久侍清朝，而共佐至理者也。昔秦始皇远聘安期生于东海之上，安期不赴，因附使

者回献赤玉舄一双。臣虽不才，敢忘答效？谨以绿玉如意一枚，聊布鄙忱，愿陛下鉴纳。

裴舍人看罢，不胜叹异，说道：“我闻神仙不死，死者必尸解也。何不启他棺看？若果系空的，定为神仙无疑。却不我回朝去，好覆圣上，连众等亦解了无穷之惑。”合州官民皆以为然。即便同赴铺中，将棺盖打开看时，棺中止有青竹杖一根，鞋一只，竟不知昨日尸首在那里去了。倒是不开看也罢，既是开看之后，更加奇异：但见一道青烟，冲天而起，连那一具棺木，都飞向空中，杳无踪影。唯闻得五样香气，遍满青州，约莫三百里内外，无不触鼻。裴舍人和合州官民，尽皆望空礼拜。少不得将谢表锦囊，好好封裹，送天使还朝去讫。到得明年，普天下疫疠大作，只有青州但闻的这香气的，便不沾染，方知李清死后，为着故里，犹留下这段功果。至今云门山上立祠，春秋祭祀不绝。诗云：

观棋曾说烂柯亭，今日云门见烂绳。

尘世百年如旦暮，痴人犹把利名争。

第三十九卷 汪大尹火焚宝莲寺

削发披缁修道，烧香礼佛心虔。不宜潜地去胡缠，致使清名有玷。念佛持斋把素，看经打坐参禅。逍遥散诞胜神仙，万贯腰缠不羡。

话说昔日杭州金山寺，有一僧人，法名至慧，从幼出家，积资富裕。一日在街坊上行走，遇着了一个美貌妇人，不觉神魂荡漾，遍体酥麻，恨不得就抱过来，一口水咽下肚去。走过了十来家门面，尚回头观望，心内想道：“这妇人不知是甚样人家？却生得如此美貌！若得与他同睡一夜；就死甘心！”又想道：“我和尚一般是父娘生长，怎地剃掉了这几茎头发，便不许亲近妇人？我想当初佛爷也是扯淡，你要成佛作祖，止戒自己罢了，却又立下这个规矩，连后世的人都戒起来。我们是个凡夫，那里打熬得过！又可恨昔日置律法的官员，你们做官的出乘骏马，入罗红颜，何等受用！也该体恤下人，积点阴鹭，偏生与和尚做尽对头，设立恁样不通理的律令！如何和尚犯奸，便要责杖？难道和尚不是人身？就是修行一事，也出于各人本心，岂是捉缚加拷得的！”又归怨父母道：“当时既是难养，索性死了，倒也干净！何苦送来做了一家货，今日教我寸步难行。恨着这口怨气，不如还了俗去，娶个老婆，

生男育女，也得夫妻团聚。”又想起做和尚的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住下高堂精舍，烧香吃茶，恁般受用，放掉不下。

一路胡思乱想，行一步，懒一步，慢腾腾的荡至寺中，昏昏闷坐，未到晚便去睡卧。心上记挂这美貌妇人，难得到手，长吁短叹，怎能合眼，想了一回，又叹口气道：“不知这佳人姓名居止，我却在此痴想，可不是个呆子！”又想道：“不难，不难，女娘弓鞋小脚，料来行不得远路，定然只在近处。拼几日工夫，到那答地方，寻访消息。或者姻缘有分，再得相遇，也未可知。那时暗地随去，认了住处，寻个熟脚，务要弄他到手。”算计已定，盼望天明，起身洗盥，取出一件新做的绸绢褊衫，并着干鞋净袜，打扮得轻轻薄薄，走出房门，正打从观音殿前经过，暗道：“我且问问菩萨，此去可能得遇。”遂双膝跪到，拜了两拜。向桌上拿过签筒，摇了两三摇，扑的跳出一根，取起看时，乃是第十八签，注着上上二字。记得这四句签诀云：

天生与汝有姻缘，今日相逢岂偶然？

莫惜勤劳问贪懒，管教目下胜从前。

求了这签，喜出望外，道：“据这签诀上，明明说只在早晚相遇，不可错过机会。”又拜了两拜，放下签筒，急急到所遇之外，见一妇人，冉冉而来。仔细一觑，正是昨日的欢喜冤家，身畔并无一人跟随。这时又惊又喜，想道菩萨的签，果然灵验。此番必定有些好处，紧紧的跟在后边。那妇人向着侧边一个门面，揭起班竹帘儿，跨脚入去，却又掉转头，对他嘻嘻的微笑，把手相招。这和尚一发魂飞天外，喜之不胜。用目四望，更无一人往来，慌忙也揭起帘儿径钻进去问讯。那

妇人也不还礼，绰起袖子望头上一扑，把僧帽打下地来，又赶上一步，举起尖趂趂小脚儿一蹴，谷碌碌直滚开在半边，口里格格的冷笑。这和尚惟觉得麝兰扑鼻，说道：“娘子休得取笑！”拾取帽子戴好。

那妇人道：“你这和尚，青天白日，到我家来做甚？”至慧道：“多感娘子错爱，见拓至此，怎说这话！”此时色胆如天，也不管他肯不肯，向前搂抱，将衣服乱扯。那妇人笑道：“你这贼秃！真是不见妇人面的，怎的就恁般粗卤！且随我进来。”湾湾曲曲，引入房中。彼此解衣，抱向一张榻上行事。刚刚肌肉相凑，只见一个大汉，手提钢斧，抢入房来，喝道：“你是何处秃驴？敢至此奸骗良家妇女！”吓得至慧战做一团，跪到在地下道：“是小僧有罪了！望看佛爷面上，乞饶狗命，回寺去诵十部《法华经》，保佑施主福寿绵长。”这大汉那里肯听，照顶门一斧，砍翻在地。你道被这一斧，还是死也不死？元来想极成梦，并非实境。那和尚撒然惊觉，想起梦中被杀光景，好生害怕，乃道：“偷情路险，莫去惹他，不如本分还俗，倒得安稳。”自此即蓄发娶妻，不上三年，癆瘵而死。离寺之日，曾作诗云：

少年不肯戴儒冠，强把身心赴戒坛。

雪夜孤眠双足冷，霜天剃发髑髅寒。

朱楼美女应无分，红粉佳人不许看。

死后定为惆怅鬼，西天依旧黑漫漫。

适来说这至慧和尚，虽然破戒还俗，也还算做完名全节。如今说一件故事，也是佛门弟子，只为不守清规，弄出一场

大事，带累佛面无光，山门失色。这话文出在何处？出在广西南宁府永淳县，在城有个宝莲寺。这寺还是元时所建，累世相传，房廊屋舍，数百多间，田地也有上千余亩。钱粮广盛，衣食丰富，是个有名的古刹。本寺住持，法名佛显，以下僧众，约有百余，一个个都分派得有职掌。凡到寺中游玩的，便有个僧人来相迎，先请至净室中献茶，然后陪侍遍寺随喜一过，又摆设茶食果品，相待十分尽礼。虽则来者必留，其中原分等则，若遇官宦富豪，另有一般延款，这也不必细说。

大凡僧家的东西，赛过吕太后的筵宴，不是轻易吃得的。却是为何？那和尚们名虽出家，利心比俗人更狠。这几瓯清茶，几碟果品，便是钓鱼的香饵，不管贫富，就送过一个疏簿，募化钱粮。不是托言塑佛妆金，定是说重修殿宇，再没话讲，便把佛前香灯油为名。若遇着肯舍的，便道是可扰之家，面前千般谄谀，不时去说骗；设遇着不肯舍的，就道是鄙吝之徒，背后百样诋毁，走过去还要唾几口涎沫。所以僧家再无个履足之期。又有一等人，自己亲族贫乏，尚不肯周济分文，到得此辈募缘，偏肯整几两价布施，岂不是舍本从末的痴汉！有诗为证：

人面不看看佛面，平人不施施僧人。

若念慈悲分缓急，不如济苦与怜贫。

惟有宝莲寺与他处不同，时常建造殿宇楼阁，并不启口向人募化。为此远近士庶都道此寺和尚善良，分外敬重，反肯施舍，比募缘的倒胜数倍。况兼本寺相传有个子孙堂，极是灵应，若去烧香求嗣的，真个祈男得男，祈女得女。你道

是怎地样这般灵感？元来子孙堂两旁，各设下净室十数间，中设床帐，凡祈嗣的，须要壮年无病的妇女，斋戒七日，亲到寺中拜祷，向佛讨筭。如讨得圣筭，就宿于净室中一宵，每房只宿一人。若讨不得圣筭，便是举念不诚，和尚替他忏悔一番，又斋戒七日，再来祈祷。那净室中四面严密，无一毫隙缝，先教其家夫男仆从，周遭点检一过。任凭拣择停当，至晚送妇女进房安歇，亲人仆从睡在门外看守。为此并无疑惑。那妇女回去，果然便能怀孕，生下男女，且又魁伟肥大，疾病不生。因有这些效验，不论士宦民庶眷属，无有不到子孙堂求嗣，就是邻邦隔县闻知，也都来祈祷。这寺中每日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布施的财物不计其数。

有人问那妇女，当夜菩萨有甚显应。也有说梦佛送子的，也有说梦罗汉来睡的，也有推托没有梦的，也有羞涩不肯说的，也有祈后再不往的，也有四时不常去的。你且想：佛菩萨昔日自己修行，尚然割恩断爱，怎肯管民间情欲之事，夜夜到这寺里，托梦送子？可不是个乱话！只为这地方元是信巫不信医的，故此因邪入邪，认以为真，迷而不悟，白白里送妻女到寺，与这班贼秃受用。正是：

分明断肠草，错认活人丹。

元来这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谦恭之态，却到十分贪淫奸恶。那净室虽然紧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钟声定后，妇女睡熟，便来奸宿。那妇女醒觉时，已被轻薄，欲待声张，又恐反坏名头，只有忍着而就。一则妇女身无疾病，且又斋戒神清；二则僧人少年精壮，又重价修合种子丸药，送与本妇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发九中。那妇女中识廉耻的，好似

哑子吃黄连，苦在心头，不敢告诉丈夫。有那一等无耻淫荡的，倒借此为繇，不时取乐。如此浸淫，不知年代。

也是那班贼秃恶贯已盈，天遣一位官人前来。那官人是谁？就是本县新任大尹，姓汪名旦，祖贯福建泉州晋江县人氏，少年科第，极是聪察。晓得此地夷汉杂居，土俗痼悍，最为难治。莅任之后，摘伏发隐，不畏豪横，不上半年，治得县中好冗敛迹，盗贼潜踪，人民悦服。访得宝莲寺有祈嗣灵应之事，心内不信，想道：“既是菩萨有灵，只消祈祷，何必又要妇女在寺宿歇，其中定有情弊。但未见实迹，不好轻举妄动，须到寺亲验一番，然后相机而行。”择了九月朔日，特至宝莲寺行香。一行人从簇拥到寺前。汪大尹观看那寺周围，都是粉墙包裹，墙边种植高槐古柳，血红的一座朱漆门楼，上悬金书扁额，题着“宝莲禅寺”四个大字。山门对过乃是一带照墙，傍墙停下许多空轿。山门内外，烧香的往来挤拥，看见大尹到来，四散走去。那些轿夫也都手忙脚乱，将轿抬开。汪大尹分付左右，莫要惊动他们。住持僧闻知本县大爷亲来行香，撞起钟鼓，唤齐僧众，齐到山门口跪接。汪大尹直至大雄宝殿，方才下轿。汪大尹看那寺院，果然造得齐整，但见：

层层楼阁，叠叠廊房。大雄殿外，彩云缭绕罩朱扉；接众堂前，瑞气氤氲笼碧瓦。老桧修篁，掩映画梁雕栋；苍松古柏，萌遮曲槛回栏。果然净土人间少，天下名山僧占多。

汪大尹向佛前拈香礼拜，暗暗祷告，要究求嗣弊窦。拜罢，佛显率众僧向前叩见，请入方丈坐下。献茶已毕，汪大

尹向佛显道：“闻得你合寺僧人，焚修勤谨，戒行精严，都亏你主持之功。可将年贯开来，待我申报上司，请给度牒与你，就署为本县僧官，永持此寺。”佛显闻言，喜出意外，叩头称谢。汪大尹又道：“还闻得你寺中祈嗣，最是灵感，可有这事么？”佛显禀道：“本寺有个子孙堂，果然显应的！”汪大尹道：“祈嗣的可要做甚斋醮？”佛显道：“并不要设斋诵经，止要求嗣妇女，身无疾病，举念虔诚，斋戒七日，在佛前祷祝，讨得圣筮，就旁边净室中安歇，祈得有梦，便能生子。”汪大尹道：“妇女家在僧寺宿歇，只怕不便。”佛显道：“这净室中，四围紧密，一女一室，门外就是本家亲人守护，并不许一个闲杂人往来，原是稳便的！”汪大尹道：“原来如此。我也还无子嗣，但夫人不好来得。”佛显道：“老爷若要求嗣，只消亲自拈香祈祷，夫人在衙斋戒，也能灵验。”汪大尹道：“民俗都要在寺安歇，方才有效，怎地夫人不来也能灵验？”佛显道：“老爷乃万民之主，况又护持佛法，一念之诚，便与天地感通，岂是常人之可比！”

你道佛显为何不要夫人前来？俗语道得好：“贼人心虚。”他做了这般勾当，恐夫人来时，随从众多，看出破绽，故此阻当。谁知这大尹也是一片假情，探他的口气，当下汪大尹道：“也说得是。待我另日竭诚来拜，且先去游玩一番。”即起身教佛显引导，从大殿旁穿过，便是子孙堂。那些烧香男女，听说知县进来，四散潜躲不迭。汪大尹看这子孙堂，也是三间大殿，雕梁绣柱，画栋飞甍，金碧耀目。正中间一座神厨，内供养着一尊女神，珠冠璎珞，绣袍彩帔，手内抱着一个孩子，旁边又站四五个男女。这神道便叫做子孙娘娘。神

厨上黄罗绣幔，两下银钩挂开，舍下的神鞋五色相兼，约有数百余双。绣旛宝盖，重重叠叠，不知其数。架上画烛火光，照彻上下；炉内香烟喷薄，贯满殿庭。左边供的又是送子张仙，右边便是延寿星官。汪大尹向佛前作个揖，四下闲走一回，又教佛显引去观宿歇妇女的净室。元来那房子是逐间隔断，上面天花顶板，下边尽铺地平，中间床帟桌椅，摆设得甚是济楚。汪大尹四遭细细看觑，真个无丝毫隙缝。就是鼠虫蚂蚁，无处可匿。汪大尹寻不出破绽，原转出大殿上轿，佛显又率众僧到山门外跪送。

汪大尹在轿上一路沉吟道：“看这净室，周回严密，不像个有情弊的。但一块泥塑木雕的神道，怎地如此灵感？莫不有甚邪神，托名诳惑？”左想右算，忽地想出一个计策，回至县中，唤过一个令史，分付道：“你悄地去唤两名妓女，假妆做家眷，今晚送至宝莲寺宿歇。预备下朱墨汁两碗，夜间若有人来奸宿，暗涂其头，明早我亲至寺中查勘。切不可走漏消息！”令史领了言语，即去接了两个相熟表子来家，唤做张媚姐、李婉儿。令史将前事说与，两个妓女见说县主所差，怎敢不依？捱到傍晚，妓女妆束做良家模样，顾下两乘轿子，仆从扛抬铺盖，把朱墨汁藏在一个盒子中，跟随于后，一齐至宝莲寺内。令史拣了两间净室，安顿停当，留下家人，自去回覆县主。不一时，和尚教小沙弥来掌灯送茶。是晚祈嗣的妇女，共有十数余人，那个来查考这两个妓女是不曾烧香讨簪过的。须臾间，钟鸣鼓响，已是起更时分，众妇女尽皆入寝。亲戚人等各在门外看守，和尚也自关闭门户进去，不题。

且说张媚姐掩上门儿，将银硃碗放在枕边，把灯挑得明

亮，解衣上床，心中有事，不敢睡着，不时向帐外观望。约莫一更天气，四下人声静悄，忽听得床前地平下，格格作响，还道是鼠虫作耗，抬头看时，见一扇地平板，渐渐推过在一边，地下钻出一个人头，直立起来，乃是一个和尚，到把张媚姐吓了一跳，暗道：“元来这些和尚设下恁般贼计，奸骗良家妇女，怪道县主用这片心机。”且不做声，看那和尚轻手轻脚，走去吹灭灯火，步到床前，脱卸衣服，揭开帐幔，捱入被中。张媚姐只做睡着。那和尚到了被里，腾身上去，欵欵托起双股，就弄起来。张媚姐假作梦中惊醒，说道：“你是何人？夤夜至此淫污。”举手推他下去。那和尚双手紧紧搂抱，说道：“我是金身罗汉，特来送子与你。”口中便说，下边恣意狂荡。那和尚颇有本领，云雨之际十分勇猛。张媚姐是个宿妓，也还当他不起，顽得个气促声喘。趁他情浓深处，伸手蘸了银硃，向和尚头上尽都抹到。这和尚只道是爱他，全然不觉。一连耍了两次，方才起身下床，递过一个包儿道：“这是调经种子丸，每服三钱，清晨滚汤送下，连服数日，自然胎孕坚固，生育快易。”说罢而去。

张媚姐身子已是烦倦，朦胧合眼，觉得身边又有人捱来。这和尚更是粗卤，方到被中，双手流水拍开两股，望下乱推。张媚姐还道是初起的和尚，推住道：“我顽了两次，身子疲倦，正要睡卧，如何又来？怎地这般不知餍足？”和尚道：“娘子不要错认了，我是方到的新客，滋味还未曾尝，怎说不知餍足？”张媚姐看见和尚轮流来宿，心内惧怕，说道：“我身体怯弱，不惯这事，休得只管胡缠。”和尚道：“不打紧，我有绝妙春意丸在此，你若服了，就通宵顽耍也不妨得。”即伸手

向衣服中，摸个纸包递与。张媚姐恐怕药中有毒，不敢吞服，也把银硃，涂了他头上。那和尚又比前的又狠，直戏到鸡鸣时候方去，原把地平盖好，不题。

再说李婉儿才上得床，不想灯火被火蛾儿扑灭，却也不敢合眼。更余时候，忽然床后簌簌的声响，早有一人扯起帐子，钻上床来，捋身入被，把李婉儿双关抱紧，一张口就凑过来做嘴。李婉儿伸手去摸他头上，乃是一个精光葫芦，却又性急，便蘸着墨汁摩弄，问道：“你是那一房长老？”这和尚并不答言，径来行事。李婉儿年纪比张媚姐还小几年，性格风骚，又惊又喜，想道：“一向闻得和尚极有本事，我还未信，不想果然。”不觉兴动，遂耸身而就。这场云雨，端的快畅：

一个是空门释子，一个是楚馆佳人。空门释子，假作罗汉真身；楚馆佳人，错认良家少妇。一个似积年石臼，经几多碎捣零搯；一个似新打木桩，尽耐得狂风骤浪。一个不管佛门戒律，但恣欢娱；一个虽奉县主叮咛，且图快乐。浑似阿难菩萨逢魔女，犹如玉通和尚戏红莲。

云雨刚毕，床后又钻一个人来，低低说道：“你们快活得勾了，也该让我来顽顽，难道定要十分尽兴。”那和尚微微冷笑，起身自去。后来的和尚到了被中，轻轻款款，把李婉儿满身抚摸。李婉儿假意推托不肯，和尚捧住亲个嘴道：“娘子想是适来被他顽倦了，我有春意丸在此，与你发兴。”遂嘴对嘴吐过药来。李婉儿咽下肚去，觉得香气透鼻，交接之间，体骨酥软，十分得趣。李婉儿虽然淫乐，不敢有误县主之事，又

蘸了墨汁，向和尚头上周围摸转，说道：“倒好个光头。”和尚道：“娘子，我是个多情知趣的妙人，不比那一班粗蠢东西。若不弃嫌，常来走走。”李婉儿假意应承。云雨之后，一般也送一包种子丸药。到鸡鸣时分，珍重而别。正是：

偶然僧俗一宵好，难算夫妻百夜恩。

话分两头，且说那夜汪大尹得了令史回话，至次日五鼓出衙，唤起百余名快手民壮，各带绳索器械，径到宝莲寺前，分付伏于两旁，等候呼唤，随身止带十数余人。此时天已平明，寺门未开，教左右敲开。里边住持佛显知得县主来到，衣服也穿不及，又唤起十数个小和尚，急急赶出迎接。直到殿前下轿，汪大尹也不拜佛，径入方丈坐下，佛显同众僧叩见。汪大尹讨过众僧名簿查点。佛显教道人撞起钟鼓，唤集众僧。那些和尚都从睡梦中惊醒，闻得知县在方丈中点名，个个仓忙奔走，不一时都已到齐。汪大尹教众僧把僧帽尽皆除去。那些和尚怎敢不依，但不晓得有何缘故。当时不除，到也罢了，才取下帽子，内中显出两个血染的红顶，一双墨涂的黑顶。

汪大尹喝令左右，将四个和尚锁住，推至面前跪下，问道：“你这四人为何头上涂抹红硃黑墨？”那四僧还不知是那里来的，面面相觑，无言可对，众和尚也各骇异。汪大尹连问几声，没奈何，只得推称同伴中取笑，并非别故。汪大尹笑道：“我且唤取笑的人来与你执证。”即教令史去唤两个妓女。谁知都被那和尚们盘桓了一夜，这时正好熟睡。那令史和家人险些敲折臂膊，喊破喉咙，方才惊觉起身，跟至方丈中跪下。汪大尹问道：“你二人夜来有何所见？从实说来。”二妓各将和尚轮流奸宿，并赠春意种子丸药，及硃墨涂顶，前

后事一一细说，袖中摸出种子春意丸呈上。众僧见事已败露，都吓得胆战心惊，暗暗叫苦。那四个和尚，一味叩头乞命。

汪大尹喝道：“你这班贼驴！焉敢假托神道，哄诱愚民，奸淫良善！如今有何理说？”佛显心生一计，教众僧徐徐跪下，禀道：“本寺僧众尽守清规，止有此四人，贪淫奸恶，屡训不悛。正欲合词呈治，今幸老爷察出，罪实该死，其余实是无干，望老爷超拔！”汪大尹道：“闻得昨晚求嗣的也甚众，料必室中都有暗道。这四个奸淫的，如何不到别个房里，恰恰都聚在一处，入我彀中，难道有这般巧事？”佛显又禀道：“其实净室，惟此两间有个私路，别房俱各没有。”汪大尹道：“这也不难，待我唤众妇女来问，若无所见，便与众僧无干。”即差左右，将祈嗣妇女，尽皆唤至盘问，异口同声，俱称并无和尚奸宿。汪大尹晓得他怕羞不肯实说，喝令左右搜检身边，各有种子丸一包。汪大尹笑道：“既无和尚奸宿，这种子丸是何处来的？”众妇人个个羞得是面红颈赤。汪大尹又道：“想是春意丸，你们通服过了。”众妇人一发不敢答应。汪大尹更不穷究，发令回去。那些妇女的丈夫亲属，在旁听了，都气得遍身麻木，含着羞耻，领回不题。

佛显见搜出了众妇女种子丸，又强辨是入寺时所送，两个妓女又执是奸后送的。汪大尹道：“事已显露，还要抵赖！”教左右唤进民壮快手人等，将寺中僧众，尽都绑缚，止空了香公道人，并两个幼年沙弥。佛显初时意欲行凶，因看手下人众，又有器械，遂不敢动手。汪大尹一面分付令史，将两个妓女送回。起身上轿，一行人押着众僧在前。那时哄动了一路居民，都随来观看。汪大尹回到县中，当堂细审，用起

刑具。众和尚平日本是受用之人，如何熬得？才套上夹棍，就从实招称。汪大尹录了口词，发下狱中监禁，准备文书，申报上司，不在话下。

且说佛显来到狱中，与众和尚商议一个计策，对禁子凌志说道：“我们一时做下不是，悔之无及！如今到了此处，料然无个出头之期。但今早拿时，都是空身，把甚么来使用？我寺中向来积下的钱财甚多，若肯悄悄地放我三四人回寺取来，禁牌的常例，自不必说，分外再送一百两雪花。”那凌志见说得热闹动火，便道：“我们同辈人多，不繇一人作主，这百金四散分开，所得几何，岂不是有名无实！如出得二百两与众人，另外我要一百两偏手，若肯出这数，即今就同你去。”佛显一口应承道：“但凭禁牌分付罢了，怎敢违拗！”凌志即与众禁子说知，私下押着四个和尚回寺，到各房搜括，果然金银无数。佛显先将三百两交与凌志。众人得了银子，一个个眉花眼笑。佛显又道：“列位再少待片时，待我收拾几床铺盖进去，夜间也好睡卧。”众人连称：“有理。”纵放他们去打叠。这四个和尚把寺中短刀斧头之类裹在铺盖之中，收拾完备，教香公唤起几个脚夫，一同抬入监去。又买起若干酒肉，遍请合监上下，把禁子灌得烂醉，专等黄昏时候动手越狱。正是：

打点劈开生死路，安排跳出鬼门关。

且说汪大尹因拿出了这个弊端，心中自喜，当晚在衙中秉烛而坐，定稿申报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许多凶徒在监，倘有不测之变，如何抵当？”即写硃票，差人遍召快手，各带兵器到县，直宿防卫。约莫更初时分，监中众僧取出刀斧，一齐呐喊，砍翻禁子，打开狱门，把重囚尽皆放起，杀将出来，

高声喊叫：“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只杀知县，不伤百姓。让我者生，挡我者死。”其声震天动地。此时值宿兵快，恰好刚到，就在监门口战斗。汪大尹衙中闻得，连忙升堂。旁县百姓听得越狱，都执枪刀前来救护。和尚虽然拚命，都是短兵，快手俱用长枪，故此伤者甚多，不能得出。佛显知事不济，遂教众人住手，退入监中，把刀斧藏过，扬言道：“谋反的止是十数余人，都已当先被杀，我等俱不愿反，容至当堂禀明。”

汪大尹见事已定，差刑房吏带领兵快，到监查验，将应有兵器，尽数搜出，当堂呈看。汪大尹大怒，向众人说道：“这班贼驴，淫恶滔天，事急又思谋反。我若没有防备，不但我一人遭他凶手，连满城百姓，尽受荼毒了。若不尽诛，何以儆后？”唤过兵快，将出的刀斧，给散与他，分付道：“恶僧事虽不谐，久后终有不测，难以防制。可乘他今夜反狱，除一应人犯留明日审问，其余众僧，各砍首级来报。”众人领了言语，点起火把，蜂拥入监。佛显见势头不好，连叫：“谋反不是我等。”言还未毕，头已落地。须臾之间，百余和尚，齐皆斩讫，犹如乱滚西瓜。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汪大尹次日吊出众犯，审问狱中缘何藏得许多兵器？众犯供出禁子凌志等得了银子，私放僧人回去，带进兵器等情。汪大尹问了详细，原发下狱，查点禁子凌志等，俱已杀死，遂连夜备文，申详上司，将宝莲寺尽皆烧毁。其审单云：

看得僧佛显等，心沉欲海，恶炽火坑。用智设机，计哄良家祈嗣；穿墉穴地，强邀信女通情。紧抱着娇娥，兀的是菩萨从天降；难推去和尚，则索

道罗汉梦中来。可怜嫩蕊新花，拍残狂蝶；却恨温香软玉，抛掷终风。白练受污，不可洗也；黑夜忍辱，安敢言乎！乃使李婉儿硃抹其顶，又遣张媚姐墨涅其颠。红艳欲流，想老头横冲经水；黑煤如染，岂和尚颈倒浸墨池。收送福堂，波罗蜜自做甘受；陷入色界，磨兜坚有口难言。乃藏刀剑于皮囊，寂灭翻成贼虐；顾动干戈于圈棘，慈悲变作强梁。夜色正昏，护法神通开狂狴；钟声甫定，金刚勇力破拘挛。釜中之鱼，既漏网而又跋扈；柙中之虎，欲走圉而先噬人。奸窈窕，淫善良，死且不宥；杀禁子，伤民壮，罪欲何逃！反狱奸淫，其罪已重；戮尸枭首，其法允宜。僧佛显众恶之魁，粉碎其骨；宝莲寺藏奸之藪，火焚其巢。庶发地藏之奸，用清无垢之佛。

这篇审单一出，满城传诵，百姓尽皆称快。往时之妇女，曾在寺求子，生男育女者，丈夫皆不肯认，大者逐出，小者溺死。多有妇女怀羞自缢，民风自此始正。各省直州府传闻此事，无不出榜戒谕，从今不许妇女入寺烧香。至今上司往往明文严禁，盖为此也！后汪大尹因此起名，遂钦取为监察御史。有诗为证：

子嗣原非可强求，况于入寺起淫偷。

从今勘破鸳鸯梦，泾渭分源莫混流。

第四十卷 马当神风送滕王阁

山藏异宝山含秀，沙有黄金沙放光。

好事若藏人肺腑，言谈语话不寻常。

这四句诗单说着自古至今，有那一等怀才抱德，韬光晦迹的文人秀才，就比那奇珍异宝，良金美玉，藏于土泥之中，一旦出世，遇良工巧匠，切磋琢磨，方始成器，故秀才二字不可乱称。秀者江山之秀，才者天下之才。但凡人胸中有秀气，腹内有才识，出言吐语，自不一般，所以谓之不寻常。话说的，兀的说这才学则甚！因在下今日，要说一桩“风送滕王阁”的故事。那故事出在大唐高宗朝间，有一秀士姓王名勃，字子安，祖贯晋州龙门人氏，幼有大才，通贯九经，诗书满腹。时年一十三岁，常随母舅游于江湖。一日从金陵欲往九江，路经马当山下，此乃九江第一险处。怎见得？有陆鲁望《马当山铭》为证：

山之险莫过于太行，水之险莫过于吕梁，合二险而为一，吾又闻乎马当。

王勃舟至马当，忽然风涛乱滚，碧波际天，云阴罩野，水响翻空。那船将次倾覆，满船的人尽皆恐惧，虔诚祷告江神，许愿保护。惟有王勃端坐船上，毫无惧色，朗朗读书。舟人

怪异，问道：“满船之人，死在须臾，今郎君全无惧色，却是为何？”王勃笑道：“我命在天，岂在龙神！”舟人大惊道：“郎君勿出此言！”王勃道：“我当救此数人之命。”道罢，遂取纸笔，吟诗一首，掷于水中。须臾云收雾散，风浪俱息。其诗曰：

唐圣非狂楚，江渊异汨罗。

平生仗忠节，今日任风波。

此时满船人相贺道：“郎君奇才，能动江神，乃得获安，不然，诸人皆不免水厄。”王勃道：“生死在天，有何可避！”众人深服其言。少顷，船皆泊岸，舟人视时，即马当山也，舟人皆登岸。王勃上岸，独自闲游。正行之间，只见当道路边，青松影里，绿桧阴中，见一古庙。王勃向前看时，上面有朱红漆牌金篆书字，写着：敕赐中源水府行宫。王勃一见，就身边取笔，吟诗一首于壁上。诗曰：

马当山下泊孤舟，岸侧芦花簇翠流。

忽睹朱门斜半掩，层层瑞气锁清幽。

诗罢，走入庙中，四下看视，真个好座庙宇。怎见得？有诗为证：

碧瓦连云起，朱门映日开。

一团金作栋，千片玉为街。

帝子亲书额，名人手篆碑。

庇民兼护国，风雨应时来。

王勃行至神前，焚香祝告已毕，又赏玩江景多时。正欲归舟，忽于江水之际，见一老叟坐于块石之上，碧眼长眉，须鬓皤然，颜如莹玉，神清气爽，貌若神仙。王勃见面异之，乃

整衣向前，与老人作揖。老叟道：“子非王勃乎？”王勃大惊道：“某与老叟素不相识，亦非亲旧，何以知勃名姓？”老叟道：“我知之久矣！”王勃知老叟不是凡人，随拱手立于块石之侧。老叟命勃同坐，王勃不敢，再三相让方坐。老叟道：“吾早来闻尔于船内作诗，义理可观。子有如此清才，何不进取，身达青霄之上；而困于家食，受此旅况之凄凉乎？”王勃答道：“家寒窘迫，缺乏盘费，不能特达，以此流落穷途，有失青云之望。”

老叟道：“来日重阳佳节，洪都阎府君欲作《滕王阁记》。子有绝世之才，何不竟往献赋，可获资财数千，且能垂名后世。”王勃道：“此到洪都，有几多路程？”老叟道：“水路共七百余里。”王勃道：“今已晚矣！止有一夕，焉能得达？”老叟道：“子但登舟，我当助清风一帆，使子明日早达洪都。”王勃再拜道：“敢问老丈，仙耶神耶？”老叟道：“吾即中源水君，适来山上之庙，便是我的香火。”王勃大惊，又拜道：“勃乃三尺童稚，一介寒儒，肉眼凡夫，冒渎尊神，请勿见罪！”老叟道：“是何言也！但到洪都，若得润笔之金，可以分惠。”王勃道：“果有所赠，岂敢自私？”老叟笑道：“吾戏言耳！”须叟有一舟至，老叟令王勃乘之。勃乃再拜，辞别老叟上船。方才解缆张帆，但见祥风缥缈，瑞气盘旋，红光罩岸，紫雾笼堤。王勃骇然回视江岸，老叟不知所在，已失故地矣。只见：

风声飒飒，浪势淙淙。帆开若翅展，舟去似星飞。回头已失千山，眨眼如趋百里。晨鸡未唱，须臾忽过鄱阳；漏鼓犹传，仿佛已临江右。这叫做：运去雷轰荐福碑，时来风送滕王阁。

顷刻天明，船头一望，果然已到洪都。王勃心下且惊且喜，分付舟人，“只于此相等。”揽衣登岸，徐步入城。看那洪都果然好景。有诗为证：

洪都风景最繁华，仿佛参差十万家。

水绿山蓝花似锦，连城带阁锁烟霞。

是日正是九月九日，王勃直诣帅府，正见本府阎都督果然开宴，遍请江左名儒，士夫秀士，俱会堂上。太守开筵命坐，酒果排列，佳肴满席，请各处来到名儒，分尊卑而坐。当日所坐之人，与阎公对席者，乃新除澧州牧学士宇文钧，其间亦有赴任官，亦有进士刘祥道、张禹锡等。其他文词超绝，抱玉怀珠者百余人，皆是当世名儒。王勃年幼，坐于座末。

少顷，阎公起身，对诸儒道：“帝子旧阁，乃洪都绝景。是以相屈诸公至此，欲求大才，作此《滕王阁记》，刻石为碑，以记后来，留万世佳名，使不失其胜迹。愿诸名士勿辞为幸！”遂使左右朱衣吏人，捧笔砚纸至诸儒之前。诸人不敢轻受，一个让一个，从上至下。却好轮到王勃面前，王勃更不推辞，慨然受之。满座之人，见勃年幼，却又面生，心各不美，相视私语道：“此小子是何氏之子？敢无礼如是耶！”此时阎公见王勃受纸，心亦快快，遂起身更衣，至一小厅之内。阎公口中不言，自思道：“吾有婿乃长沙人也，姓吴名子章，此人有冠世之才。今日邀请诸儒作此记，若诸儒相让，则使吾婿作此文以光显门庭也。是何小子，辄敢欺在堂名儒，无分毫礼让！”分付吏人，观其所作，可来报知。

良久，一吏报道：“南昌故郡，洪都新府。”阎公道：“此乃老生常谈，谁人不会！”一吏又报道：“星分翼轸，地接衡

庐。”阎公道：“此故事也。”又一吏报道：“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阎公不语。又一吏报道：“物华天表，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阎公道：“此子意欲与吾相见也。”又一吏报道：“雄州雾列，俊彩星驰。台隍枕夷夏之邦，宾主接东南之美。”阎公心中微动，想道：“此子之才，信亦可人！”数吏分驰报句，阎公暗暗称奇。又一吏报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阎公听罢，不觉以手拍几道：“此子落笔若有神助，真天才也！”遂更衣复出至座前。宾主诸儒，尽皆失色。阎公视王勃道：“观子之文，乃天下奇才也！”欲邀勃上座。王勃辞道：“待俚语成篇，然后请教。”须臾文成，呈上阎公。公视之大喜，遂令左右，从上至下，遍示诸儒。一个个面如土色，莫不惊伏，不敢拟议一字。甚全篇刻在古文中，至今为人称诵。阎公乃自携王勃之手，坐于左席道：“帝子之阁，风流千古，有子之文，使吾等今日雅会，亦得闻于后世。从此洪都风月，江山无价，皆子之力作也。吾当厚报。”

正说之间，忽有一人，离席而起，高声道：“是何三尺童稚，将先儒遗文伪言自己新作，瞒昧左右？当以盗论，兀自扬扬得意耶！”王勃闻言大惊。太守阎公举目视之，乃其婿吴子章也。子章道：“此乃旧文，吾收之久矣。”阎公道：“何以知之？”子章道：“恐诸儒不信，吾试念一遍。”当下子章遂对众客之前，朗朗而诵，从头至尾，无一字差错。念毕，座间诸儒失色，阎公亦疑，众犹豫不决。王勃听罢，颜色不变，徐徐说道：“观公之记问，不让杨修之学，子建之能，王平之阅市，张松之一览。”吴子章道：“乃是先儒旧文，吾素所背诵

耳。”王勃又道：“公言先儒旧文，别有诗乎？”子章道：“无诗。”道罢，王勃遂起身离席，对诸儒问道：“此文果新文旧文乎？后有诗八句，诸公莫有记之者否？”问之再三，人皆不答。王勃乃拂纸如飞，有如宿构。其诗曰：

滕王高阁临江渚，珮玉鸣銮罢歌舞。

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诗罢呈上，太守阎公，并座间诸儒、其婿吴子章看毕。王勃道：“此新文旧文乎？”子章见之，大惭惶恐而退。众宾齐起步向阎公道：“王子之作性，令婿之记性，皆天下罕有，真可谓双璧矣！”阎公曰：“诸公之言诚然也！”于是吴子章与王勃互相钦敬，满座欢然，饮宴至暮方散。众宾去后，阎公独留勃饮。

次日王勃告辞，阎公乃赐五百缗及黄白酒器，共值千金。勃拜谢辞归，阎公传左右相送下船，舟人解缆而行。勃但闻水声潺上，疾如风雨。诘旦，船复至马当山下，维舟泊岸。王勃将阎公所赠金帛，携至庙中，陈于中源水君之前，叩头称谢。起身，见壁上所题之诗，宛然如新。遂依前韵，复作诗一首：

好风一夜送轻舟，倏忽征帆达上流。

深感神功知夙契，来生愿得伴清幽。

王勃题诗已毕，步出庙门，欲买牲牢酒礼以献，看岸边船已不见了，其舟人亦不知所在。正犹豫间，忽然祥云瑞霭，笼罩庙堂，香风起处，见一老人，坐于石矶之上，即前日所

见中源水君。勃向前再拜，谢道：“前日得蒙上圣，助一帆之风，到于洪都，使勃得获厚利。勃当备牲牢酒礼至于庙下，拜谢尊神，以表吾心。”老人见说，俯首而笑：“子适来言供备牲牢者，何牢也？吾闻少牢者羊，太牢者牛。礼，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吾岂可以一帆风，而受子之厚献乎！吾水府以好生为德，杀生以祀，吾亦不敢享也，更不必费子措置。适来观子庙下留题，有伴我清幽之意，吾亦甚喜。但子命数未终，凡限未绝，更俟数年，吾当图相会耳。”王勃遂稽首拜谢道：“愿从尊命！然勃之寿算前程，可得闻乎？”老叟道：“寿算者阴府主之，不敢轻泄天机，而招阴祸。吾言子之穷通，无害也。吾观子之躯，神强而骨弱，气清体羸，况子脑骨亏陷，目睛不全，子虽有子建之才，高士之俊，终不能贵矣。况富贵乃神主之，人之一锤一粟，皆由分定，何况卿相乎？昔孔子大圣，为帝王师范，尚不免陈蔡之厄，所谓秀而不实者也。子但力行善事，自有天曹注福，穷通寿夭，皆不足计矣！子切记之！”于是与勃作别。

叟行数步，复又走回，对王勃道：“吾有少意相托：子若过长芦之祠，当买阴帛，与我焚之。”王勃道：“此何由也？”老叟道：“吾昔负长芦之神薄债未偿，子可与吾偿之。”王勃道：“非勃不舍，适来观上圣殿上金钱堆积如山，何不以此还之？”老叟道：“汝不知殿上之钱，皆是贪利酷求之人，害物私心之辈，损人益己，克众成家，偶一过此，妄求非福，神不危而心自危之，所以求献于庙。此乃枉物，譬如吾之赃矣，焉敢用哉！”王勃再拜受教。老叟即化清风而去。

王勃骇然，仍携金帛之类，离马当出，趁船径往长芦，每

思神所说“脑骨亏陷，目睛不全，终不能贵”，心怀怏怏不乐。船至长芦，正忘神叟所嘱化财还债之言，忽然寒风大作，雪浪翻空，群鸦绕船，噪声不绝。其鸦或歇桅橹，或落船头，船不能进。满船人莫不惊骇畏惧。王勃亦自骇然，乃问舟人：“此是何处？”舟人道：“此是长芦地方。”王勃听了，方想江神之言，遂焚香默祷江神，候风息上岸，买金钱答还。祝毕，香烟未绝，群鸦皆散，浪息风平，于是一船人莫不欣喜。次日舟人以船泊岸，王勃买金钱十万下船，复至夜来风起之处焚化，船乃前进。后来罗隐先生到此，曾作八句诗道：

江神有意怜才子，倏忽威灵助去程。

一夕清风雷电疾，满碑佳句雪冰清。

直教丽藻传千古，不但雄名动两京。

不是明灵祐祠客，洪都佳景绝无声。

王勃亲远任海隅，策骑往省，至一驿舍，欲求暂歇。方询问驿吏，忽闻驿堂上一人口呼：“王君，久不拜见，今日何由至此？”王勃闻言大惊，视之略有面善，似曾相识，忘其姓名。只见其人道：“王君何忘乎？昔日洪府相会，学士宇文钧也。”勃大喜，乃整衣而揖。遂邀王勃同坐。叙话间，命驿史献茶。茶罢，学士道：“某想昔日洪府之乐，安知今日有海道之忧，岂不悲哉！”王勃道：“学士因何至此？”学士道：“钧累任教授，后越阙为右司谏官。唐天子欲征高丽，钧直谏，触犯龙颜，将钧迁于海岛。千里独行，方悲寂寞，何期旅邸，得遇故人。某有《迁客诗》一首，为君诵之。”诗曰：

万里为迁客，孤舟泛渺茫。

湖田多种藕，海岛半收粮。

愿遂归秦计，劳收辟瘴方。

每思缄口者，帝德在君旁。

王勃道：“有犯无隐，事君之礼。学士虽为迁客，直声播于千古矣！”遂答诗一首。诗曰：

食禄只忧贫，何名是直臣！

能言真为国，获罪岂惭人。

海驿程程远，霜髯日日新。

史官如下笔，应也泪沾巾。

当夜二人互相吟咏至半夜，同宿于驿舍。次日学士置酒管待王勃毕，至第三日学士邀勃同行，俄然天色下雨，复留海驿。二人谈论，终日不倦。至第五日，方始天晴，二人同下海船，饮食宿卧，皆于一处。船开数日，至大洋深波之中，忽然狂风怒吼，怪浪波番，其舟在水，飘飘如一叶，似欲倾覆。舟人皆大恐。学士宇文钧心大惊骇，叹道：“远谪海隅，不想又遭风波，此实命也！”王勃面不改容，因述昔年马当山遇风始末，并叙中源水君两次相遇之语，真个是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风波虽有，不足介意！谈论方终，却见波涛暂息，风浪不生，舟人皆喜。

满船之人，忽闻水上仙乐飘然而至，五色祥云从天降下，浮于水面，看看来到王勃船边。众人皆惊。只见祥云影里，幢幡宝盖，绛节旌旗，锦衣对对，绣袄攒攒，花帽双双，朱衣簇簇，两行摆开。前面有数十人，皆仙娥玉女，仙衣灼灼，玉珮珊珊。前有一青衣女童，手执碧符，遂呼王勃道：“奉娘娘之命，特来召子。”王勃愕然，问女童道：“娘娘是何人也？”女童道：“乃掌天下水籍文簿、上仙高贵玉女吴彩鸾便是。今

于蓬莱方丈，翠华居止，其内有马当山水君，举子文章贯古今，特来请子同往蓬莱方丈，作词文记，以表蓬莱之佳景。可速往。不可违娘娘之命！”王勃道：“与君人神异途，焉有相召之言？我闻生死分定于天，寿算乃阴府所主，岂有玉女召我作文？何召之有？吾实不从。”道罢，女童道：“君如不去，中源水君必自至矣。”

道犹未了，只见一朵乌云，自东南角上而来，看看至近，到于船边，从空坠下；就水面之上，见一神人，头戴黄罗包巾，身穿百花绣袍，手仗除妖七星剑，高声大叫：“王勃！吾奉蓬莱仙女敕，召汝作文词，何不往也？况中源水君亦在蓬莱赴会，今众仙等之久矣。子亦有仙骨之分，昔日你曾庙下题诗，愿伴清幽，岂可忘之！”王勃听言自思：“马当山中源水君曾言日后遇于海岛，岂非前定乎？”遂忻然道：“愿从命矣！”神人见说，遂召鬼卒，牵马来至舟侧。王勃甚喜，亦忘深渊，意为平地，乃回身与学士及满船之人作别，牵衣出舱，望水面攀鞍上马。但见乌云惨惨，黑雾漫漫，云霄隐隐，满船之人及宇文钧学士无不惊骇。回视王勃，不知所在。须臾，雾散云收，风恬浪静，满船之人俱各无事，唯有王勃乃作神仙去矣！

从来才子是神仙，风送南昌岂偶然。

赋就滕王高阁句，便随仙仗伴中源。